



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师范大学图书馆

20825595

825595

张寿臣单口相声选

张寿臣讲 何迟等整理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等蘇進124号)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354×1168毫米 1/32 印張 8 1/2 宇歌187,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獻1-5,200

书号:10151 - 541

定价: 0.81元



目 录

小神仙1
化蜡针儿34
娃娃哥哥
拾杠铺64
贼说话72
贪便宜⋯⋯⋯⋯7€
假行家84
三瘸婿97
庸 医105
麦子地110
点痦子· 找牙124
巧嘴媒婆131
读祭文140
渭水河145
三近视153
杨林桥161
吃西瓜167
姚家井177

偷斧子229
天王庙236
五人义242
属 牛251
二十四孝254
携琴访友258
草船借箭261
相声步术家张寿臣其人其史 颁 华 263

小 神 仙

风鉴先生惯说空, 指南指北指西东, 若是真有龙虎地, 何不当年葬乃翁!

这四句呀,可不是现在编的,打老年间就有。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我给您解释解释。"风鉴"就是阴阳二宅啦,巫卜星相啦,全在内。"风鉴先生惯说空",这就是说瞧风水的先生说的完全是假的。"指南指北指西东",就随便这么一乱指,不乱指他怎么能要钱呢!说"龙虎地"呢,这块地呀有龙穴,把爸爸埋在这儿呀,晚辈儿就能出皇上,这块地是虎穴,把爸爸埋在那儿呀,晚辈儿就出元帅——这全是假的。"若是真有龙虎地",要是真有这种地方,"何不当年季乃翁"!当初为什么不把你爸爸埋在那儿,叫你当皇上当元帅,为什么你当这个看风水的混饭儿吃哪?

这种事情啊,都是假的。说"风鉴"这行生意,这年月呀 完了!为什么呢?因为剥削人的人越来越少,再过些年就没啦!原先那个社会呀,他们瞧风水的可赚钱,怎么呢?因为有人想发财,他们就全从想发财的人身上找钱!拿商人说吧,这 个买卖呀,本来成本不大,过几年起来啦,两三层楼;九间门脸儿。这个买卖一赚了钱,商人就这么想啦:"这是运气好!"从这儿给人家的东西老嫌多,赚的钱哪老嫌少,甚至于偷工减料,以假当真,越来越不实在!

买主儿这一方呢,就这一个铺子,别处买去太远,"得了,将就着买吧!"好!在这家儿铺子对面儿呀又开了一家儿,跟他这买卖一样。人家那个买卖给的挺多,为什么给的多呢?东家、经理这么想:

"我要跟他斗斗,我这儿货要比他强,价钱要比他公道, 自然就能够把他顶回去。"

那家掌柜的不这么想。

"嗬,跟我比着!我这儿运气好,根深叶茂,你比不过去呀!"

过俩月他这买卖就见衰落了。怎么?他买卖还是这么作法儿,人家那边儿给的多,货又好,自然他的买卖就少啦!买卖不好啦,他可不说他偷工减料、以假当真,他说这个:

"唉呀,对门儿夺了我的风水啦!找瞧风水的瞧瞧。"

把瞧风水的先生找来了。这先生一进门儿呀,找不出毛病来!找不出毛病怎么拿钱呢?院儿里弄这么个罗盘一支,定南针这么一摆摇,红头绳儿满处一拉,这就出主意啦;

"不错,你这儿正气让人给压下去啦!这个主房应该往高 里长!"

"嗬!这一长高,拆了重盖,钱可多了!"

"不要紧,房脊上啊来十五趟砖,弄个影壁,这个厨房挪 到茅房,茅房挪到厨房,这个门朝那边儿,把窗户堵上。"

胡这么一出主意,他就把钱拿走了。过了两天买卖不但不见

强, 更坏啦! 还得找瞧风水的! 风水先生来啦。

"嗯, 不见效呀!"

"我再瞧瞧。正气倒起来啦。这么办,你花俩钱儿,用朱砂笔画一个山海图,冲着那个门儿这么一挂!"

给那边儿下了个镇物!这掌柜的心里痛快啦,对门儿那位 掌柜的堵心啦!

"怎么?没影儿的事,那小子给我下镇物!"

也得找瞧风水的——斗法呀! 他要找哪,可就不是这个瞧风水的啦。找到这儿弄罗盘一支:

"嗯,不错,这可不成,他画张画儿,咱找块镜子,后头来道符,对他这么一照。"

"这起什么作用呀?"

"他这张山海图压着咱们呢,咱们镜子一照呢,把他的山海图给照回去了,压他自己!"

好! 等把这镜子一挂上门, 那位掌柜的害怕啦!

"不成啊,他他他怎么挂个镜子,跟咱斗法 啦? 这 咱们……"

"有主意呀,弄个八卦!"

那家一瞧: "八卦。"又找瞧风水的, 瞧风水的说:

"咱们弄个老虎脑袋!"

老虎脑袋搁在这儿了,这家:

"咱们弄三枝箭,跟他比划着!"

那边儿:

"我来个瓶,平升三级!"

这边儿又来个"姜太公在此",那边儿又来个"泰山石敢当",实没主意啦,这掌柜的在这房顶儿上搁个夜壶!

唉,你说这是图嘛儿的!说这个事有没有呢?绝对不是瞎话。

今天这个目录叫《小神仙》。听完这一段儿您就知道风鉴 这码事完全是迷信!咱们说说算卦的。

你要按生意人道儿这么一说呀,这里头门类很多,叫"金、 评、采、卦", "金评采卦"是四门儿生意,每一门儿又分多 少多少类, 要背名儿呢, 打这儿一背背到天亮, 也背不完! 咱 就说个大概吧。这个"金"是什么呢?就是相面这一门儿。这 个"金"哪又分七十二门儿哪,七十二样金,就是七十二样儿 相面的。那位说: "都什么呢?怎么还有七十多样?" 您 听 啊,在旅馆里撒传单登广告,那叫"座子金";串胡同儿打那 两块板儿,梆梆梆的,那叫"梆金";提了黄雀儿,那叫"嘴 子金";拿三根竹竿儿,那叫"竿子金";在街上摆卦摊儿, 穿的挺阔,带俩底下人,那叫"伙金",穿着蓝布大褂儿,补 着好些补丁,脸可洗得很干净,手指头伸出来葱根儿嫩笋,拿 着管破笔写字,写出来有体儿,说出来四六成句儿,你这一瞧 象念书的,现在落魄了,相面,这个叫"水金",说摆奇门, 叫"八岔子"; 六爻叫"老周"; 拿着这么一捆儿席簌——秫 秸皮, 量人家的手指头, 临完撅下来比, 比 个 长 虫 啊, 比个 龙啊,这叫"条子金",抓石子儿数数儿,那叫"子儿金", 拿着草根儿,那叫"草儿金",坐在地上,写上"余非哑人, 坐地不语", 那叫"哑金"; 打这儿一过呀, "请过来我送你两 句。"那叫"揪金";有这么种相面的,相面要钱,不给不 行,口硬,那叫"抢金";先说,说了半天别的,临完往相面 那儿一岔,接着找纸条儿,"我给你相。"这个名字叫什么? 叫"倒插符",还有一路叫"花褡子",那位说,"什么叫花

褡子?"南市就有哇,顶缺德的就是这"花褡子"!他坐在地下,地下铺这么个包袱皮儿,这包袱皮儿上净是小口袋儿,一共是七十二个口袋儿,十二辰呀,一样儿是六个,当中间儿十二个开着一个册页儿,他往那儿一坐,那阵儿使铜子儿,现如今使几分票儿买一个钢墩儿,扔在哪儿打哪儿起,先得问你:"是本人儿的,是替人占的?"这个人一说,他就拿着签儿这么一数:"数到你岁数儿言语声儿啊!一岁、十一、廿二……"那位说:"到了。"夹出来就是你那个属相。愚人就这么想:"怎么这么灵呢?"不能不灵啊,他接着天干地支往下推呀,那是绝对差不了的。他那册页子也画着七十二样儿,十二样儿么,也是一样儿六种,分上、中、下,最 缺 德 是 这儿,人嘴两张皮,他瞧这位来算卦的穿章、相貌,这 位 穿的阔,阔人,他这一数就是上等,这是劳动人,一数 就 是 中间儿,穿的破衣罗索,一脸晦气,怎么数他也是下等,绝对好不了!那天我站那儿瞧着,有这么个人扔那儿一大子儿。

"是本人儿的,是替人占的?"

"本人儿的。"

"数到你岁数儿你言语。"

"你数吧!"

"一岁、十一、二十一、三十一、四十一、四十三……" 这位说: "到了。"

夹出来了。

"四十三属鼠儿的。"

"对了,属鼠儿的。"

这个法儿到现在他可弄不转啦!怎么?有这普选年龄哪! 有差一岁的,有差两岁的,数不清楚,那个虚岁数准得对。打 开这么一瞧哇, 是耗了!

- "你是属鼠儿的么?"
- 6嗯。"
- "王子生人。"
- 4 是。"

他瞧这位穿的阔呀,打开了一瞧: 哦嗬, 画得好! 有几囤粮食,粮食上头哇趴着一只大耗子,这个耗子吃得挺肥,吃着粮食,流地下好些,地下还有好些小耗子儿。

"你这个好哇,这叫仓内之鼠有余粮啊,你属鼠儿的就是 耗子呀,生在仓内,一辈子不少吃不少喝呀!你看,就你吃剩下 的,落落[读 lò]的,糟蹋的,就够你子孙晚辈吃的呀!下面的 这都是你子孙呀!几月生日呀?"

"九月。"

"更好啦, 锦上添花!怎么说呢? 九月时候好, 新粮进来啦, 陈粮食还没吃完哪, 丰衣足食富贵乡!"

这位花五分钱,一听挺痛快的,走啦!

旁边儿那位呀是劳动人,也瞧出便宜来啦,花五分买一钢 墩儿一扔。

- "本人?替人占?"
- "本人。"
- "数到你岁数儿宫语一声儿。"
- "你数吧!"
- "一岁、两岁……"

数来数去,数到三十。说:

"到了。"

夹出来了。

"三十, 乙丑年生人, 属牛的。"

"啊。"

"海中金命。"

打开一瞧就堵心啦!怎么呢? 画的是庄稼地里站着这么个 牛,这牛啊,套着夹板儿耕地,后头一个人揪着它拿鞭子轰! 一瞧,不痛快啦!说:

"你这个牛是自创自立呀,奔忙劳碌,自己流血流汗,为他人辛苦啊! 所赚的这个代价就够你一天用的,没多大敷余。 几月生日?"

那位说:

"三月。"

"咳, 更坏啦! 三月的牛正在受累的时候——耕地呀。老年得福, 子孙昌盛。"

这是收口儿、逢赶上穷命的,这个卦末尾都有这么两句: "老年得福,子孙昌盛"。干嘛?为的是好叫这位有盼望呀, 受了一辈子累啦,老年好啊!要没这两句,这位蹿了!怎么? "一样花这五分钱呀,怎么我一点儿好儿都没有!"

这位走啦,我瞧出便宜来啦!我也花五分钱买一个钢墩儿往那儿一扔。

"本人? 替人占?"

我说:"本人。"

"数到你岁数儿言语声儿。"

我说:"你数吧!"

"一岁、十 ……"

数来数去,数到五十七,我说:"到了。" 夹出来这么一张,说:"五十七岁,你属狗的。" 我说:"我是属狗的。"

"戊戌年生人。"

"对。"

打开一瞧:拧啦,太堵心了!别人都画一个呀,我这张画着一群狗!

"这么些狗!我属哪个狗的?"

他拿手一指:

"最头里那个。"

这可讨厌哪!

"你几月生日?"

我说:"我是二月。"

"好狗!"

到我这儿没好儿!这路生意千万别信,你要拿它当金科玉律呀,那是脑子里的油泥没擦干净哪!

说还有一路金,叫什么呢?叫"票儿金"。"票儿金"是 什么呢?就是我说的这个"小神仙"。

这段儿小神仙哪,是咱们北京的事。民国初年哪,在哈德门外花市大街摆摊儿,夏天支把伞,摊儿上头搁着好些个棋子儿,有一盘墨,一碗凉水,沏壶茶,有这么一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,这下嘛?这"圆粘儿",什么叫"圆粘儿"?就是招人,拿这个招人。这盒子盖儿上得画画儿,他因为什么画画儿呀?凡是这个在街上相面的,他别瞧谁,他一瞧谁,这人得赶紧跑!因为什么哪?都知道他们这个毛病,他让谁相面谁也得相,谁要是不相,回头他说出话来转着弯儿骂人!可是人得围上他,他才能赚钱哪,怎么样?他画画儿,拿这画画儿招人。画画儿不拿笔、拿手指头!也画不出什么特别的来,拿手指头

沾墨呀,在这个自油漆的盒子盖儿上画,画个什么对虾呀,画 个海螃蟹什么的!我学这个劲儿您瞧,他老低着头,一抬头人 就走啦!低着头画,只要有人这就一聊,有十几个人这就说起 来了。那位说:"他不抬头,有人他怎么知道?"往下瞧哇往 四外瞧,瞧腿呀!有六条腿,仁人啦!有十二条腿,六个人 啦!二十四条腿,十二个人啦!没错儿。这是那个盒子盖儿, 沾着墨,一瞧这儿有八条腿,四个人,成啦!这就说开了:

"画山难画山高,画树难画树梢,天上难画仰面的龙啊, 地下难画无浪的水,美貌的佳人难画哭,庙里的小鬼儿难画 肉。"

一瞧这儿有三十多条腿啦,十几个人,这就该抬头啦!这画儿呀且不放哪,怎么? 一放人家就知道他不画啦,就走啦! 手里老拿着这画了一半儿的盒子盖儿。人站这儿是为瞧他画画儿,谁也没想到要相面啊! 他往这相面这儿带:

"那位说, 你是干什么的?"

其实谁也没说,他自个儿说!

"我是相面的。刚这么一提相面的、那位老兄啊、把嘴这么一撇、撇的跟烂柿子一样,'二哥,咱们走吧,生意!'哈哈哈……小伙子,你是少见多怪呀!不错,相面的是生意,他们是生意。"

其实他煮在锅里一个味儿!

"他们生意,你怎么不是哪?你也是相面的!我相面,我这相面的今天挣一天钱哪,前半天挣的钱哪,五天花不了。我也没事,怎么样哪?画几张画儿,人都围上我啦,咱们都算有缘哪!同船过渡都有缘,何况这站会儿,每位我都送一相,不要钱。"

先拿这不要钱哪把心稳住!

"这位老兄啊,我知道他有几个儿子,将来得谁的济,受谁的累,啊,这位老弟呀,我能知道他父母全不全,这位老弟有妻无妻,这位老兄啊现如今有事无事,就这四位,全送。一位对是蒙的,两位对算碰的,三位对啦是巧劲儿,四位要全对了,算我对相学有研究,你们四位也别花什么,我也不要什么,咱们是哈哈一笑,大家一散。还有一位,别瞧这儿人不多,二十多位,内中有一位要发财。"

这叫什么哪?这叫拿发财呀把人心扣住就不动啦!

"谁要发财哪?嗬!这人财可大啦!现如今他还没有撤哪,打这儿一过去,七天哪,平地一声雷,陡然而富。可是内中有个小人暗算他,他不但不发财,而且要生气,回头我给他两句话,让他逢凶化吉。要什么不要?等他应验之后,买包茶叶瞧瞧我来,我还许请他吃顿饭,交个朋友!还有一位呀要打官司。打官司啊,他可是败诉,我回头给他一出主意,几句话他就胜诉。"

再说几句就许有人抽签儿,只要有一个人一抽签儿,跟着就相好几面,算好几卦,一天的挑费就有啦!可在这个场合最怕有人走,只要走一个人就坏,走一个人这一场子人全得散!那位说:"不至于呀,围着好几十人,怎么走一个全散?"独单相面摊儿,到这时候走一个全散。为什么呢?走人跟走人不一样,好比吧,街上看见有变戏法儿的,唱曲儿的,不论干什么的,不爱看啦,不爱听啦,就走啦。走是这么走法,好比这是场子,眼前是场子,这位不爱看不爱听想走,回头:"借光,借光。"他正大光明就走啦!这是别的场合。独单相面摊儿没有这么走人的,相面摊儿他要这么走哇,他怕相面的骂,

他得慢慢儿往后退。好比这是那个摊儿吧,这位站在这儿,退了一步,他心想着往后一挤,后头的人往前一拥, 不就 走啦吗! 他忘啦,脊梁后头的也憋着跑哪! "我们瞧你画画儿,没瞧你相画哪!"谁都想走,可谁也不敢走,怎么? 回头一走,他骂街呀!这位往后 退,脊梁后头的跟他一块儿闪哪,旁边儿的人也跟着闪,这是条胡同儿,要一闪哪,不就 到 便 道 上啦,到便道上,走道儿的一撞,"忽啦"这边儿一散,他眼神往这边儿一瞧,那边儿全得走,一点儿办法没有!怎么办哪?这相面的厉害,他说两句话谁也走不了,就仿佛一尺多大钉了把你胸钉地下,他多会儿钱挣够了数儿,你多会儿走!他这儿正在说着,有一位要动……

"嘿,众位,今天哪,你别瞧人不多呀,哈哈,齐全!内中还有一位特别,因为什么?他心里有难说的事情,这话不能见人哪,什么事情哪?告诉诸位,这人哪,他女人哪已经跟他变心啦,又有了爱人啦!他现如今这么的……忘八大爷。我指实了众位看哪,谁是忘八大爷!"

· 大伙儿心说: "这得瞧瞧啊, 瞧他指谁。" 指谁谁打他。

"那位说:你指。指,一定指。那位说:这可是危险,人有脸树有皮,众目之下看着,你这么一寒碜他,他是忘八大爷,他一恼就许给你俩嘴巴呀,你们打起来,你不怕他打你吗?不怕。众位,绝对不怕。因为什么不怕哪?我要说他是忘八,他要敢翻脸,我就给他指实了,我说他女人这个爱人,多大岁数,什么像貌,跟他有什么关系,都给说清楚了! 再不承认,我把名姓都给指出来,指实了他能打我吗?那位说:你指。一定指呀,指可是指呀,可有一节呀,人有脸树有皮,众

目之下看着,我说他是忘八,一害臊、就许跳河、上吊,人命 关天哪,虽然不用抵偿,我也缺德呀!你别忙,他这就走,等 他走了,我报告你是谁。"

谁也别走啦,该走的也不走啦,谁一走他说谁,受不了! 这路生意人哪就这么厉害。再说几句呢,就有算卦的啦!就这 工夫,头里啊,瞧热闹儿的跟瞧热闹儿的打起来啦!

独单相面摊儿, 瞧热闹儿的一打起来, 他算枉用心机。 怎么哪? 大伙儿心里全憋着走哪! 这一打架, 呼噜!

"不是我们不瞧你相面的,我们瞧打架的去!"

这俩人一打架, 警察一来, 跟着全走光, 这可没有办法! 打架跟打架不同,这回谁跟谁打起来啦哪! 一个老头儿跟 一个年轻的。这老头儿七十来岁,耳朵聋啦,这只耳朵还能听 见点儿嘛儿,这只耳朵放麻雷子都听不见! 他在外头哇瞧先生 说的挺有趣儿的, 听不很清楚, 他打算接到里头哇歪着身儿, 把他那耳朵搁先生嘴唇那儿才合适哪!他往里挤。往里挤倒没 有关系呀、他拿着一个玩艺儿讨人嫌。他爱,他爱呀,别人嫌。 什么玩艺儿呀?宜兴壶。怎么叫宜兴壶?出在江苏 省 宜 兴 县 哪,那阵儿旧社会老头儿都讲究拿这个。嗬!镶着铜底儿,铜 嘴儿、盖儿上镶着好几个铜玩艺儿、天天擦、用心哪、这把壶 擦的甑光瓦亮。这老头儿七十来岁,这把壶在他手里用就顶五 十年啦!逢擦宜兴壶这主儿啊,它里头都倒壶开水。倒开水干 嘛呀? 夏天儿拿热水烫着它,越擦越亮。正三伏,手里托着托 不住哇, 他底下垫着寸数来的这么一个毡子垫儿, 手托着, 这 **毛盒着块干手巾擦。往里这么一挤哪,头里站一个小伙子,**一 十多岁、光脊梁。茶壶过来啦、正贴他胳膊上、烫得小伙子直 嚷,"哎!"一回胳膊,老头儿怕把壶摔了哇,一抱壶。这壶

把胳膊粘下这么大一块皮去,立刻往外冒黄油,烫得小伙子直流 汗!

"我说你怎么回事,你怎么烫人哪?"

这老头儿要是会说话哪,赶紧搁下壶,说两句好话,道道 歉,不就完了吗!他不道歉,不但不道歉,还要找理由说你碰 他啦!要不怎么打起来啦哪!

"这小伙子,他怎么这么楞啊!往壶上碰,这壶摔了哪儿 找去!这我爷爷的东西,在我手里就顶五十年!一百多年的 壶,哪儿找?"

挨烫的这个人哪:

"哎,老梆子!我这胳膊没有你这壶值钱怎么着?"

"那是呀,你这胳膊烫坏了我给你治得好,我这壶摔了哪 儿找去?没有这年候儿,有这年候儿没有这东西!"

小伙子过来就要给他一个嘴巴,这一个嘴巴要打上,老头儿就得趴下,老头儿一趴地下,壶也碎啦,谁劝也劝不了,就得法律解决。这一打官司不把买卖吵了吗!别人劝不了哇,小神仙给劝开啦!他怎么劝?他拿这算卦给劝开啦,劝开架不算,从这儿他出了名啦。

先说这年轻的,年轻的要打人哪!

"哎,老弟,往前站,往前站,往前站!我送你两句话,你可要忍,这忍字怎么讲,知道吗?上头一刀刃儿的刃字,底下搁一心字,心尖儿上搁着刀刃儿,要不忍可就危险啦!你有牢狱之灾,刚才说要打官司的就是你。"

这年轻的慌啦:

"怎么样先生?"

他小声儿跟他说,他小声儿说是怕老头儿听见哪! 其实老

头儿听不见, 他耳朵聋嘛。

"老弟呀,你脸上冒暗气,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三天哪,晦气太重,哎呀,你可要忍哪!你跟那老头儿可不是现在的事呀,你们俩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哇,你把手一举,他可就躺下,他躺下你给抵偿啊!因为什么?那辈子他把你打死啦,这辈子你打死他,下辈子他打死你,你们俩一连气儿顶六十多辈子啦!你就挨一下烫不是?哈哈,得忍,得忍,冤仇可解不可结。老弟,你给他作个揖,牢狱之灾可就躲开啦,过去这三天你交好运,要发财呀!道歉,作揖作揖,道歉!"

挨烫的一听这意思满对呀, 过来就作揖。

"老太爷,您烫的对,应该烫,我这点儿倒楣劲儿您给烫 没啦,哈!我现在没有钱,过两天有钱我请您吃饭,我走我 走。"

小伙子走啦!小伙子走啦,他算卦还算不了,怎么?老头 儿开讲啦!抱着这壶:

"我这壶值多少钱, 五十多年的工夫, 这里头 多 厚 的 茶 山……"

他还是算不了卦呀! 小神仙两句话把老头儿说走啦!

"老者,别嚷啦,看你这壶吧,您这把壶出了 占啦! 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三天要摔呀!这三天要不摔你保 存 第四 天哪,跟和氏璧一样价钱——价值连城,赛过聚宝盆哪!可就怕你这造化压不住哇!"

这老头儿说:

"对嘛,对嘛!一百多年啦,可不赛聚宝盆吗!我走啦, 我哪儿也不去啦,我看着壶去。"

他也走啦!

这件事呀,瞧热闹儿的半信半疑: "真的假的?"

第二天这老头儿来啦,没容三天,当天晚上就碎啦!那位说: "不对啦,怎么当天晚上就碎啦?"他要没有这句话呀,这壶碎不了,他这两句话说的老头儿回去睡不着,嘀咕哇,给嘀咕碎啦!怎么给嘀咕碎啦? 咳,这事太巧啦。这老头儿光棍儿一人,没儿没女,有一个侄儿啊一个月给他几块钱,刚够挑费,自己住大杂院儿,一间北房。这老头儿是天一黑就睡,天一亮就起,天天儿把这壶哇搁八仙桌儿上。这天老头儿睡啦,睡到九点来钟啊老头儿作梦,梦见什么啦?梦见这壶啊长翅膀儿飞!梦是心头想啊,这老头儿哪,这思想全都在壶上啦,这壶过两天就是聚宝盆哪!一瞧这壶长翅膀儿飞啦,蹦起来啦!

"哎哟!"

·睁眼,没飞,还在那儿。睡觉吧,再睡睡不着啦,耗神啦,上年纪就是这个,坐起来:

"哎呀,这三天不好看哪,白天成,哪儿不去,看着它;晚上,可是天天搁那儿,回头我要睡着了,借因由它就许走哇!猫拿耗子就许给蹬地下!我得搁一地方,猫拿耗子走不到的地方。"

他屋里又没箱子又没柜子,搁哪儿都不合适,找了半天哪也没合适地方儿,一瞧东墙呀砖活动——到北京啊,小房子都是砖头儿房——他抽出几块砖头儿来呀,胡噜胡噜土,这么大呀一个洞,他把壶往里这么一塞。

"正好,哈哈,猫拿耗子说什么也走不到这儿。" 找张报纸,弄俩按钉儿一按。

"睡觉吧!"

他睡啦。东屋这家街坊是干嘛的哪?拉房纤儿的。拉房纤儿这行是十纤九空,一纤不轻啊。拉着一纤儿哪就能吃一年半载的。这个拉房纤儿的半年多没开张,存俩钱儿都没啦,衣裳都当啦、现在挺热天儿就剩一套裤褂儿,穿的跟地皮颜色差不多,换哪没有第二件,洗呀没有法儿洗——大杂院儿,院里小男妇女的,他脱了上身,裤子怎么办哪?可巧拉成了一档子,明儿早晨在茶馆儿写字儿。这一写字儿哪,他就把钱把过来啦,买房卖房成三破二,他一人靠两家儿。可就是这个呀,他挺脏的裤褂儿,怕买房的瞧着不信任他,定钱不敢交给他。怕这个怎么办哪?洗没法儿洗啊!想出一个主意来,早晨哪买来一块日光皂,顶到快黑啦,跟街坊借块搓板儿。街坊都睡啦、十点多钟啊,他这才把裤褂儿全脱了,脱下来呀怎么办哪?围着一个褥单子,拿裤腰带把褥单子一系,合着全光着,穿着一个裙子!把裤褂儿搁脸盆里头拿水一冲,嘁哧哗啦,对着搓板儿一揉,搓胰子,换了几盆水,洗得挺漂亮。

"行啦,明儿早晨穿!"

不行啊!湿的怎么穿啊?得把它弄干了哇,夏天夜短,说话就天亮,他有主意呀!找根竹竿儿,把小褂儿穿竹竿儿上、头里弄根绳儿系个扣儿,这裤子哪?把竹竿儿伸进裤腰,穿上条裤腿儿,也系上点儿、呼噜呼噜一兜风,等于喽拿进来,在凉席儿上摩挲摩挲、喷点儿水,一叠一折,在屁股底下一坐。

"得啦,明儿早晨一穿哪,跟新的一样,哎呀——得把它 晾起来……"

找绳儿,绳儿找着啦,没有钉儿,现找哇,找不齐全哪, 找俩钉子:一个一寸的钉子,一个八寸五的大铁钉。拿大砸煤 锤子,东墙啊钉这一寸的,找砖缝儿,乒乓,钉上啦。西墙钉 八寸五的大铁钉。他这西墙就是老头儿东墙。

"啊,找不着墙缝儿,就这儿吧!"

大铁钉往这儿一搁, 大砸煤锤"咔!"

"这还是块砖头哪!"

"叭!噗哧!"这壶碎啦!他也不敢说话,老头儿蹦起来啦;

"哎哟, 壶走啦!"

老头儿一宿也没睡,第二天一大早儿抱着这碎壶找小神仙 去了,小神仙啊刚摆摊儿。

"先生,哎哟,你还说三天哪,昨儿晚上就走啦,高低碎啦!"

那挨烫的小伙子不也在那边儿住吗,全是那边儿街坊啊, 贴了一贴膏药,一瞧老头儿的壶碎啦,心想:

"哎哟,嗬!哎呀,算卦先生救我一条命啊,要不我给抵偿啦!这我得报报先生的恩。没有钱哪,请不了客呀,给先生传说传说吧。"

就这么一传说呀,这小神仙儿哪,嗬,红极一时呀!本来算一卦一个大子儿,涉一相五个大子儿。打这儿起涨行市,四个大子儿一卦,不多日子四个大子儿改十个大子儿,改两毛,两毛改四毛,四毛改一块。直顶到谈相啊,口谈就是五块,批八字几啊,二十。这一下儿,五间门脸儿的买卖干不过这一个卦摊儿,一天哪老是一百多卦,风雨勿阻,除非下大雨他算歇啦,刮大风人都围着他,他还没摆摊儿哪就好些人等着,净等他一摆摊儿抽签儿算头一卦。你瞧这人迷信到什么地步啦!不是一天两天哪,这么一说呀就是十来年呀,小神仙发大财啦!

他不是赚钱吗,有一个倒楣的生意人瞧他有气。这倒楣的

生意人是干嘛的?卖野药的。在外头摇串铃啊、满市街卖切糕 丸哪,赚了俩钱儿,一想:

"五十多啦,还老在外边儿跑腿儿吗!安个桌子吧!"

什么叫安桌子?就是开个买卖。在花市大街这儿赁了一处门脸儿,一溜四间房,连住带作买卖,起个字号,上点儿草药,配点儿丸散膏丹,安个栏柜,门口儿玻璃门,当中间儿一个风门,夏天儿拄帘子,挺好。他心想:

"膲个外科,又会下药又会扎针,针灸也能来一气,这不 比外头跑腿几强吗! 花市大街这儿又繁华。"

倒楣啦!怎么回事呀?两边儿好几个大药铺夹着他,人家抓药全上大药铺,小药铺人家不去。丸散膏丹也卖不出去,丸药经了一个六月都发啦,长毛啦!那阵儿又没有无线电播音,请先生啊谁也不请他,你多好能耐呀没有名誉没人请!打四月开张,直到十一月,一个子儿没卖,他这个药铺里头一个人不进。原先还有个学徒的,现如今连学徒的都散了。你说关门吧,一关门儿账 宇儿全来,倒哇倒不出去,这药铺掌柜的天天坐在柜里头运气:

"十一月天气……嗯……哎呀……我倒楣呀倒在小神仙身上,这小神仙堵着我门儿摆卦摊儿! 咳,我就纳闷儿,人就这么愚,他一来就把他围上,一天一天这儿围着,一天一百多卦,把我这一间门脸儿全挡上,药铺让他一挡我还卖什么钱?我把他轰走又轰不开……生意人哪! 是生意人的事 我全都懂啊,他怎么能灵啊!不就两句话一说就一块钱吗!我这药铺生意……切糕丸……切糕丸我也有本儿呀,切糕也是买的,多吃点儿不治病还饱哪!这玩艺儿我轰都轰不开,这不倒楣吗!"

这位掌柜的冲着小神仙老鼓肚子。十一月天气刮大风,小

神仙老顶十一、二点钟摆摊儿,今儿都一点啦还没摆哪,外头 挺冷,药铺掌柜的这儿坐着,隔着玻璃窗户就瞧见 啦 , 来俩 人,直进他药铺,心里痛快啦:

"嗬,怎么样!小神仙没摆摊儿我这儿就进人嘛!都怨他 挡着我的门脸儿。"

一瞧, 俩人进来啦。

"辛苦掌柜的」"

他得欠身儿呀:

"哦, 二位二位, 请吧请吧。"

栏柜外头一边儿一条凳子, 俩人坐下。

"喝茶!"

"谢谢,谢谢,不喝不喝」"

坐在那儿呀不提买药。他半年多没开张啦、他绷不住啦, 就问:"你们二位打听什么方子?"

"不打听什么方子,我们没有病。"

没有病不买药。药铺掌柜一听,心想:"没有病?没有病 上药铺来下嘛呀?"

"今天凉啊,小神仙没摆摊儿哪,我们等他摆摊儿算卦, 上你这屋里暖和暖和。"

药铺掌柜这个堵心哪! "上我这屋暖和来啦! 你说把这俩人轰出去吧,不知道这俩人是干什么的,不敢得罪,把门开开冻冻他们俩人吧,我也冷啊! 没法子,等着吧。"等到一点过去啦,小神仙摆摊儿,小神仙一摆摊儿哪,这俩人也出门儿算卦去啦!

药铺掌柜的也没有什么可丢的, 就这床被窝啦, 他出来, 站在小神仙脊梁后头, 把这腔子火儿都搁到小神仙身上啦, 跟 他打架,一推小神仙肩膀儿:

"哎,小神仙!我说你干嘛叫小神仙?你叫活神仙,真神仙,神仙他祖宗!小神仙怎么讲哪?……怎么你算母就这么灵哪!你要真灵啊你给我算一卦,你算算我这楣倒到多会儿算完?倒到多会儿就倒死?算真了算对了给你传名。你算!"

小神仙知道他穷急生疯带饿膈呀! "我跟他一打架,挺好的生意,一天二百多块钱没啦。他这半年多没开张,你骂我我都忍着,忍财,穷不跟急斗,给你两句好话让你躲开,临完我还赚我的钱。"小神仙满脸带笑:

"噢,街坊,小神仙这名儿也不是我自己起的,是算卦的大家呀送给我这外号儿,说算卦灵。我怎么就灵?别人哪,别人算卦有马虎的时候,我给人算卦的时候减心,诚心给人算,按书上数,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抠,上我这几来算卦也没有取笑的,也都是诚心来的,两方面的诚心哪凑一块儿啦,这叫诚则灵。你要问你倒楣走运那我不知道,我也是人哪,你要算卦我就知道啦,我按卦上给你断。算一卦一块钱,这么的、咱们街坊,头一卦我送给你,谁也不给算,我先给你算一卦,看看多会儿转运。你抽根签儿,我不要钱,我送你一卦。"

这药铺掌柜的憋着打架哪,一伸手抽签儿:

"好,要钱我也给,算,只要灵。"

小神仙把签接过来往那儿一放,大铜盘子,来回这么一推,把方位对好了,硬木的大棋子儿,上边儿镶的铜片儿,一罗仨,叭叭叭,拿起来往盘子上这么一摆。

"哎呀,好哇!为什么抽签哪?先把这意义跟你说说。我这筒子里头哇是六十根签儿,按天干地支一个甲子,这叫占时,占个什么时辰。今天你看这根签儿,这两个红字认得吧?

庚午,庚午的占时。今天这个日子还好啊,今天的日子是庚子,庚见庚啊,逢庚必变,变,子逢午,子午相冲啊,这卦很有冲啊。这个冲卦有好有坏呀,分什么运气,好运气占这卦就坏啦,坏运气占这卦就好啦,就仿佛那个太极图哇, 阴阳 鱼呀,转过来啦,这名字叫否极泰来呀。逢庚必变,让庚不让今哪,打今天说你这倒楣的运气全没啦,往后啊,是一步比一步强。你问你的生意好坏,这个八卦呀,按开门看,你看这开字了没有?这念开呀,你再看底下,底下这四个字呀,是'有贵人扶',扶者扶助哇,有贵人扶助你呀。逢庚必变,两层庚啊,打今天说呀,一天比一天强,转运啦!"

把签儿往筒里一撂:"得啦,你还不走吗?转运啦,好啦,不倒楣啦不就完啦吗!"

他这套跟这位说不过去呀,这主儿也是生意人,全懂,这 位掌柜的叉着腰:

"嗯,嗯,打多会儿转运?"

"打今天,逢庚必变,今天。"

"嗯,今天变运啦,我可没有别的,就这个药铺,我这药铺半年多啦,一个子儿没卖,没开张;今天要还是一个子儿不卖,没开张,那就是不灵,没有冲。那么今天我能卖多少钱,你算算。"

"噢, 卖多少钱哪, 那根签儿也不用找啦, 我还记得, 这 卦还这儿摆着, 今天是个庚子, 那签儿是庚午, 两层庚, 庚申 为金哪, 两层金哪, 卖两块钱哪, 回去等着去吧, 一会儿就卖 两块钱。"

"众位街坊都听见啦啊!我这药铺今儿卖两块钱。今儿要 卖两块钱哪,明儿你就别这儿算啦,到我屋里算去!我这个铺 子归你,我不要啦,我连被窝都不拿,于出身儿,完全是你的。要不卖两块钱,你怎么样?啊?灵啊,我这铺子归你,不灵哪?"

当着好些个算卦的, 小神仙不能输嘴, 一输嘴栽跟头啦。

"噢,你要这么说呀,两块钱往外,一万块钱也算我灵, 十万也对,许多不许少,要卖一块九毛九,那就算 我 经 师 不 到,学艺不高,后半辈儿不算卦,哪儿算卦哪儿给我砸卦摊儿 ——那还是日后的事,当时有你的便宜,要不卖两块钱哪,你 瞧我这摊儿了没有?哪一天都是二百多块,这二百多块完全归 你,这个归你呀,连这铜盘子带签筒,连这棋子儿的铜片儿算 在一块儿六十多斤,你拿走,暖水壶我也不要,全是你的!"

"是那么的?街坊可都听见啦! 承其所有。我卖两块钱我干出身儿、被窝都不要啦; 不卖两块钱, 这摊儿有什么都是我的。完啦,咱们晚上见!"

他这儿算卦, 这药铺掌柜的往这柜里一坐,

"哎,小子,今天让你栽跟头! 豁着这倒楣的买卖呀不进人,即便进人,我这几没东家,自己作主,该收一块钱哪,我收六个子儿,顶多不过一毛钱,一过四毛钱我就合! 说什么我也不让卖两块钱! 小子,你这摊几不归我,咱们俩吵!"

在屋里一坐,人家作买卖都盼着进人,他不盼进人! 十一月天最短哪,四点钟,他这药铺一个人没有,掌柜的心里痛快:

"怎么样,没进人,一个子儿没卖!小子,你这摊儿归我,反正我瞧,今儿个带批八字儿三百来块,得啦,钱归我!"

他痛快啦, 小神仙哪, 堵心啦, 这一天哪嘴里净吃栗子,

什么叫吃栗子? 嘴不利落,说着说着说错啦,说着说着说错 啦!怎么回事?走心啦!他那心哪全在药铺身上啦,一边儿给 人算卦,他一边儿回头瞧,他这脊梁后头不就是药铺吗!一瞧, 没有人!每天三点半就收,今儿个四点也不敢收,怎么啦?他 一收,那药铺掌柜的就问他啦:

"我可一个子儿没卖啊, 你怎么样?"

这怎么办? 他那意思等着,哪怕进去一个串门儿的哪,回 头我好跟他矫情矫情啊,我好有的说的;连个串门儿的都没有!四点啦!外头还亮,屋里都掌灯啦,就这个时候,他再不 收摊儿,药铺掌柜就出来问他啦!

"你这还带灯晚儿吗?"

就这个工夫,打东头儿来一个老头儿,七十来岁,穿着大 襟破棉袄,还戴着豆包儿毡帽,到这儿就作揖:

"先生,你是小神仙吗?"

"啊,是我。"

"对啦,对啦,找你来啦!小神仙算封灵着哪,我们街坊都说你灵。"

把签几递给他。小神仙算卦呀走了心啦,把签 儿 放 在 这 儿,把盘子一推,棋子儿一摆:

"问什么事呀?"

"丢东西啦,问问丢的了丢不了,哪里找去。"

算卦的就这个呀,你丢东西他怎么能给断出来哪?拿话这么一带,丢什么东西他就知道啦。这回他走了心啦,没问那一句,短一句话就差远啦!

"丢不了,回家找去吧!屋里头哇,犄角儿啊,炕席底下呀,炉坑里头哇,水缸后头哇,小抽屉里头哇,你回去找一找

就找着啦!"

"先生,我丢了个驴。"

水缸后头找驴?小抽屉里? 瞧热闹儿的一听都乐了! 他得把错误搁到算卦的身上:

"这个老头儿,说话不明啊!你丢什么我不知道,我按卦上给你找,你要丢个小物件啊,不就找着啦?驴不是东西呀, 驴是四条腿儿的呀,是活物哇。哎呀,怎么丢的?"

他说:

"我们两口子开个豆腐房,头年哪买的驴,三十块钱,新近哪又花了一块二毛钱买的笼头,夜后晌啊,也不知道是贼呀,也不知是溜了缰啦,到天亮磨豆子啦,驴没啦!找也没找着,买卖也没作,找了一天也没有。我们街坊啊都说你灵啊,你给算一卦,你知道这驴到哪里找去?"

"嗯嗯, 哟, 昨天晚上丢的, 三十块钱买的, 一块二毛钱的笼头, 嗯嗯, 我按卦理给你断, 我说话你听不听啊?"

"你看,不听你的话听谁的话呀!我就为听你话来的呀! 算卦么,你说嘛我听嘛呀。"

"嗯,这驴你还要不要?"

"不要怎么着?不要怎么磨豆子!"

"嗯,好哇,你得吃药哇!"

老头儿一听:

"先生,我没病。"

"是呀,没有病也得吃药!你听我的话没有错儿。你拿两块钱,可还是当时就买,呆一会儿一掌灯可就不灵啦,你要没有钱,不用回家取去,我这儿给你两块钱。"

怎么回事呀?他怕他回家拿钱,这儿关门啦!

"别的药铺不灵啊!我脊梁后头的药铺,进门儿给他两块钱,让他给你抓药!不论什么药,拿回去就吃,吃完了就睡觉,睡觉可别关门,把门对上,别扦着,天不亮驴就回来啦!驴回来啦怎么样哪,今儿这卦钱你别给,明天,你牵着驴到我这儿来给我送卦礼来,给我传传名。驴要不回来你也来,来到这儿呀,三十块钱买的驴,一块二毛钱买的笼头,连药钱三十三块钱,我给你五十块钱,让你有赚儿,听不听在你。"

这老头子一听, 驴不回去他这儿赔, 希望挺大:

"好好好, 听你的话, 你这卦钱今天不给, 我 腰 里 还 有 钱, 我也不拿你的钱, 抓药去!"

老头儿进药铺啦。药铺掌柜的才要 瞪着眼出来问他: "你怎么还不收摊儿呀?"一瞧那儿来了个算卦的,一听怎么的,"丢驴吃药?嗬!"一瞧,真进来啦!他不能出去啦,在 栏柜里头这么一坐,故意不理他,一瞧老头儿从腰里掏出两块 钱来往栏柜上一扔:

- "抓药!"
- "嗯, 药方子哪?"
- "没方子。"
- "什么药哇, 丸药汤药?"
- "全行。"
- "我说你治什么病?"
- "兵驴。"
- "丢驴吃药?老者,多大岁数啦?"
- "七十二啦。"
- "怎么活来着?"
- "这什么话!"

"哎,你七十二一天吃两顿饭,你就听小神仙胡说吗?他 让你吃药你就吃药? 丢驴你不找驴去?你赶紧找去,药是不能 抓,这要吃出娄子来谁负责啊?出去出去,出去!"

他要把他轰出去就上门,这老头子不走,坐在板凳上冲着 他瞪眼:

"我说,有你这样买卖人吗?你这什么买卖规矩呀?是财神爷往外推,象话吗?你抓药不就完啦!你管哪!你抓嘛我吃嘛,小神仙说的,小神仙算卦灵着哪,言必有中,你……你抓啊,驴不回来他赔五十块钱啊,你管哪,你抓药!"

非抓不成! 药铺掌柜这么一想: "这药不能抓呀,一抓我输啦!"又想: "没有错,我不收他两块钱还有事吗!我这儿没东家,我收多少是多少哇,好好,我卖。"

拿起一块来,拿这手指头扒拉这一块:

"哈哈哈, 老朋友, 把这块钱带起来, 今儿你来巧啦, 今 儿是药飞令生日。"

药 E 爷是四月, 怎么会跑十一月去啦?

"今天是大减价呀, 二八扣, 倒二八, 一块钱只收两毛, 你这不是两块钱吗?你把那块带起来, 我找你六毛, 你花四毛就是两块, 啊!"

这老头子不明白呀:

- "那一块多钱不能省,省,驴问不来就麻烦啦!"
- "哎、我这儿减价。"
- "减价你多抓药不就完了吗!倒二八呀,你按十块钱的给 抓呀!反正钱我不省啊,钱一省这驴回不来就麻烦啦!"

嗬,药铺掌柜的这个烦!心说:"把他轰出去就上门,决不能进来第二个倒楣人哪!不抓不成啊,抓!"一想:"抓什

么呀?他没有病我给他抓什么呀?"又一想:"噢·老头子有病,他一肚子净是大粪,七十多啦,小神仙说什么他倌什么,我给他打打!"

嗬,抓了一包,黑丑、白丑、红片、紫花、地丁、鸡爪黄连、泻叶,余外搁四个巴豆,一大包。

" 拿 走 。"

他这儿捣乱不提呀,单提豆腐房内掌柜的。豆腐房的内掌柜的一看掌灯啦,老头儿没回来,门口儿等他!

- "哪里去啦?还不回来!"
- ·瞧老头子提了包药回来!
- "啊,怎么样老头子?"
- "丢不了,小神仙说的,吃药就回来,煎药吧。"
- "吃药干啥?"
- "你不用管, 驴不回来他赔五十块钱!"

他这儿吃着饭哪、老婆儿弄个小砂锅儿,在煤油灯底下打包儿,一打包儿哇把老婆儿吓着啦!因为什么?这老婆儿娘家呀,是安国县人,她们家里开药房,一瞧:泻叶、紫花、地丁、巴豆。

"哎呀,老头儿到年七十三岁,大肠搁不住哇,吃完了巴豆拉肚子,他拉呀!"你说不给他煎药哇,老头子又是这个脾气,回头打起来啦!煎药,没儿没女,老夫老妻,疼啊,"哎呀!"

背着老头儿,给煎了一半儿,搁了俩巴豆,那俩巴豆 包 哇搁抽屉里,要一问就说全煎啦!顶上点多钟,老头儿吃完了饭,药也煎得了,一摸呀挺温和,一对口儿,一仰脖儿这碗药就下去啦,下去直扎嗓子。"嘿!"连鞋也没脱,躺炕上,头

冲里:

"老婆子啊,你给我盖上被,你可别睡啊,你把门啊推上, 别扦着,你一宿看夜儿,天不亮驴就回来,明天咱也不作买卖, 给先生传名去啊,我这儿睡啦!"

他那儿睡啦,给他盖上被窝。老婆儿哪,点盏煤油灯在旁边儿纳底子。十点躺下的,顶十一点钟,就听老头儿肚子里跟开 火车似的, 呼噜呼噜……

"搁不住, 到年七十三啦!"

十二点、一点、两点,到两点半,四个多钟头,这老头子 打炕上平着就蹦起来啦,差点儿掉地下,占便宜没脱鞋呀!

"不成,我去拉去。"

手纸也没拿呀, 出门就往茅房跑!

到这地方咱得说说他这方向。他这门口儿是南北的这么一个小马路,他这两间门脸儿在路东,路西就是个小死胡同儿,茅房啊在北口儿外头,这老头儿出门往北跑,刚到小死胡同口儿就跑不了啦,再有两步就得来一裤子,一解裤腰带,"哗——"这泡稀屎呀!老头儿的耳朵直叫唤,眼前冒金花。两点半拉的,顶到三点啦,这泡屎拉净啦,冷啊,回家吧,站起来呀一提裤腰,不行,肚子疼,又来啦,又蹲那儿拉,拉到三点一刻起来啦,又蹲下啦;十分钟一起来,五分钟一蹲下,起来蹲下,起来蹲下,二十多回,拉到五点这泡屎没拉完!

巧哇,该着小神仙成名,他要不拉稀呀这驴丢啦, 一拉稀,驴回来啦! 那位说: "这话不对,这驴跟吃药拉稀挨不上啊! 怎么这驴就回来啦?"该着哇。他这驴昨儿晚上啊没系好,溜了缰啦,夜里头一刮风啊,这风门子开了,驴跑出来了。它跑出来哪,直进街西这小死胡同儿里来了。这胡同有个

顶头门儿,就一家儿,是车厂子,有二十多辆胶皮,两口儿人。这两口子好耍钱,旧社会呀,净耍,两口子对着这么一要,车份儿收进来胡吃海塞呀,家里不作饭净耍,输了他也亏,嬴啦也是亏,再置车置不了,越来越少,这车也都卖没啦,现而今没有辙。没辙,两口子怎么活着?这样好哇,赌友儿多呀,弄个小局吧,晚上抽个头儿,两口子对付着吃饭。昨儿晚上打四圈儿牌呀,有一个人家里有事走啦,剩三家儿打不了哇,他得找人去,找人找不齐全,这三家儿也走啦!赶等这三家儿都走啦,车厂内掌柜的出来关门,把门往上一推,还没关严哪,外面跑进一个驴来。嗬,车厂内掌柜的把这驴耳朵这么一张哇,拉着缰绳,把门这么一关,叫他爷儿们;

"嗨、嗨、嗨! 出来、出来, 出来!"

一门怎么回事。

"哪儿来的驴呀?"

"豆腐房的,豆腐房的,小白驴儿。"

"这可活该呀,啊,这老两口手挺倔, 赊块豆腐都不赊。 拴后院儿,别告诉他啊,明儿给卖喽!"

拴后院儿啦。第二天哪跟口儿外头一个汤锅说好了,到这儿看了看,一看驴挺肥,十块钱讲定的,先给两块定钱,拉了去再给他八块钱。人家汤锅不拉,得让他们拉,他呀,没有后门儿,就这一个门儿,一出这门儿挺长的胡同儿,斜对着豆腐房,怕豆腐房这老两口子瞧见,就是豆腐房瞧不见也不成,这两口子人缘儿不好,豆腐房老两口子人缘儿好,让街坊谁瞧见这也是娄子,这得晚上啊才能往外拉,白天拉不出去。这还有困难,这驴呀饿了它叫唤,它一叫唤挺大嗓子,怕豆腐房老两口子听见要驴,再 打官司,还落个偷他,得买草料喂,一买

草料得打豆腐房门口儿走,又怕豆腐房老两口子疑心:

"没有牲口你买草料干嘛呀?"

你喂它得买去,不喂它它叫唤,没法子,喂了一个枕头,还有俩草帘子,对付着吧!整天哪老关着门,谁也不让进来,顶到后半夜四点啦,两口子一核计:

"成啊,这会儿街坊正睡得香哪,拉到汤锅去 咱 们 就 来 钱,啊!"

爷儿们牵着驴,贼人胆虚,告诉内掌柜的:

"你先牵会儿,我出去瞧瞧,咱们俩人缘儿不好,回头有小孩儿瞧见,明儿说破了,这可是麻烦,日后丢什么东西都找咱啦!"

"不不,我出去,你牵着,你牵着我瞧瞧。"

男的牵着驴呀跟在女的后头,女的出了门口儿啦,他往外一迈步哇,这驴也迈腿儿,再一步就全出来啦,一瞧女的打外边儿跑回来啦!

"拉回去,拉回去!"

这爷儿们赶紧退回来啦,这女的把门一关,拿 屁 股 一 倚门。

"坏啦,坏啦!"

"怎么啦?"

"坏啦!豆腐房老头子知道啦,老头子在胡同口儿踌着哪!"

"不能啊!"

"不能?他那儿蹲着哪吗!"

"驴也没叫,他怎么会知道了哪? 绷绷劲儿, 绷绷劲儿, 绷绷劲儿!"

心口直噗腾!

"这么的,我门口儿遛遛去,这老头儿啊他见我要骂街说闲话,那他知道啦,不说闲话那是误会,啊!"

说着,爷儿们出来啦。爷儿们出来,他要上他跟前儿去就瞧见他拉屎啦,可他不敢上跟前儿去,他贴着墙边儿遛,要白天他也瞧见他拉屎啦。一瞧老头儿站起来啦,又蹲下啦,站起来 蹲下还不要紧,他说出话吓人哪! 站一蹲:

"嘿,小子,我让你拉,拉到天亮吧小子!"

"要命! 天亮, 天亮也拉不出去!"

老头儿说的是那泡屎,他误会到驴这儿来啦! 赶紧进来。

"坏啦! 他骂街哪,他骂街哪! 拉到天亮也拉不出去呀! 这不要命吗! 咱们落个偷他的驴呀!"

"这邪行啊,你看着门,我再瞧瞧。"

女的出来,女的出来也不敢上跟前儿去呀,也是贴着墙儿遇 ս,一瞧老头儿站起来啦,又说了句:

"完得了吗?小子!天亮叫巡警,告你兔崽子!" 他拉的受不了啦,等天亮啊他要告小神仙。女的跑回来啦!

"了不得啦, 天亮他要告哪!"

爷儿们说:"这不倒楣吗这不是!"

"哎呀,给它轰出去吧,轰出去吧!"

"你说轰出去,这阵儿不能轰啊,他那儿蹲着怎么轰啊! 反正他得回去,他一回去咱就把驴弄出去!我也不能白喂它一 天哪,凭什么喂它一个枕头、俩草帘子?把刀磨快了……"

· 上嘛……"

"拉块肉,炒着吃!"

"你这可不成,回头你一拉肉,它这么一踢,再踢死你, 这不是麻烦吗!"

"反正我也不能便宜他呀,我跟他一点儿交情没有,凭什么喂它一个枕头哪!把笼头给解下来!"

"笼头咱们没有用。"

"没有用? 饺碎了搪炉子, 当麻刀, 不能便宜他。揪着耳朵, 把门关上, 他多会儿进去, 多会儿轰驴, 把驴轰出去, 跑哪儿咱不管。"

把笼头给解下来了,揪着驴耳朵,扒门缝儿瞧着,老头几只要一进去,把驴轰出去就算完。

十一月不是夜长吗,这老头儿直拉到五点半钟,这泡屎才拉完,一掖中衣儿,腿也木啦,扶着窗台儿往屋里走,一迈步,门坎儿一绊,"呱唧"摔一大跟头,老婆子过来一搀哪,靠墙一站,再一瞧可就不是样儿啦,腮帮子也白啦,眼也掉坑儿啦,抬头纹也要开,直抖下巴颏儿!

"老婆子,不行啦,你把大棉袄穿上吧,办不了啦,你可想着告那小神仙!"

老婆予说:

"你看,到年七十三,搁不住,不让你吃药,你……"

驴进来啦! 驴饿了一天,吃枕头不饱哇,那儿把它 轰出来,驴在这几呆了一年多,它认得呀,呱答呱答跑到这儿把脑袋一撞,当!一撞风门子,呱答呱答往驴圈那儿跑。 老婆儿说:

"不让你吃药……哎,当家的,这药真及啊,驴回来啦!"

老头子一听驴回来啦, 嗬, 这精神大啦, 靠着墙;

"好先生,给先生传名!老婆子,别管我,把驴拴上。" 老婆儿过去拴驴,一摸,光出溜儿:

"哎, 当家的, 驴可回来啦, 笼头没回来。"

"啥?"

"笼头没回来。"

"不要紧, 你把药给我煎上, 吃 1遍, 吃完了我好门口儿 蹲着去!"

他还要吃二煎哪! 老婆子问:

"你还要命不要哇?你!这药我给你煎了一半儿你就拉成这样儿啦,你要再吃 二煎,还活的了啊!"

老头子一听煎了一半儿,给老婆子一个嘴巴:叭!

"你这不是耽误事吗! 叫你全煎上你不全煎上,你要全煎上,连笼头也丢不了哇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化蜡钎儿

这是我们街坊的一档子事——凡是这个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的!那位说:"你哪儿住哇?"这您别问,我就这么说,您就这么听,"姑妄言之,姑妄听之"。

弹哪,当当……铜声儿。打聘姑娘之后哇,没有二年,老头儿死啦。老头儿一死呀,剩个老婆儿啦。这老婆儿从这儿起就受苦!说怎么受苦啦?无论男女做这个家长最难,家长要怎么着?要拿得起来呀!这位老太太呀,把权力撒手啦,她不当家,让她儿子当家。这个心也是好。可家有千口,主事一人。谁是头儿哇? 仁儿子全当家!这妯娌仨哪,不投缘。这个厨房的火呀,一年到头老生着。为什么?做饭做不完。大爷呀早晨想吃捞面,二爷呢要吃烙饼,不在一块儿吃,三爷呀要吃贴饽饽熬鱼,大奶奶呀要吃干饭,二奶奶要吃花卷儿,三奶奶要吃饱炖,这怎么弄这个!吃完了饭哪?吃完了饭坐屋里骂大街,有孩子骂孩子,没孩子骂猫,吵的街坊四邻不安哪,一宿一宿的吵。原先街坊给劝,后来连架都不劝啦。临完怎么样哪?过不到一块儿,分家。

这一分家呀,把亲友都请来了,这叫吃散伙面。这分家怎么分哪?一人分几处房子。这房子有值多值少的,少的怎么样哪?少的这个拿银行的钱往那儿补。剩下银行多少钱哪,分三份儿,屋里的家具分三份儿;直顶筷子,剩一根剁三节儿!煤球儿数一数数儿!分来分去剩一个大子儿,这一个大子儿归谁?归谁也不成!怎么办哪?买一个子儿崩豆儿分开,一人分几个,剩一个,剩一个扔人街上,谁也别要!连鸡、猫、狗都分,可就是这个——妈妈怎么办哪?吃哪房啊?不管,没想到那儿!分家呀,大爷住这个老宅子,一爷、三爷呀搬出来。都分完了,门口儿拴大车往外装东西。一爷、三爷不等亲友走,他们就走:

"众位亲友,我们先走您哪,我们得拾掇拾掇去,新安家呀!"

他们这位老姑娘啊,别瞧这是女的,年纪不大,三十挂点几零,嗬,心里有算计啊!打来到这儿,好端端,别的什么话也没说,嘻嘻哈哈,等到这个时候才说话:

"二哥、三哥就这么走吗?"

"老妹子,你这儿坐着吧,我们不等吃晚饭啦,我们得安置安置。"

"别忙啊,这还有没分完的你们就走吗?"

哥儿仁都楞啦,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分完:

"哎哟,想不到啦,老妹子帮忙吧,你提个醒儿,还有什么?"

"这还有个妈呀!这妈是怎么分哪?你们是把她勒死分三份儿是怎么尚?是活着剁呀?"

"那谁敢哪!"

亲友们都在这儿, 听这话有劲! 老太太养活闺 女 没 白 养活, 好! 这哥儿仨半天没说出话来, 大爷领头儿:

"对,对,老妹妹这话对。勒死谁敢哪!咱这家呀,应当分四份儿,有妈妈一份儿养老金。可是妈妈有百年之后,剩多剩少不是还得由我们哥儿仨再分吗?那不费事了吗?今天一分就分完啦,省得费二回事。这个哪……妈妈怎么活着……这个有办法。一个月三十天哪,妈妈轮流住:今天不初一吗?妈妈就在这儿,到十一呀二爷接,到二爷那儿去;二十一呀三爷接,到初一呀我再接回来。要送哪,逢十的日子晚上送。要送全送,要接全接。这怎么样?"

亲友们 听,这个成啦!

"就这么办吧!"

大家各回各家。

头一天什么事没有,头天老太太晌午吃的散伙面,晚上吃的折罗。第二天早晨哪,老太太得吃大爷的饭啦!得,老太太 从这儿就受罪!

您瞧那意思可真好,老太太起来坐在那儿,儿媳妇——大奶奶给倒碗茶,儿子在旁边儿一站。

"小子你坐下!"

"我不用坐下,我不用坐下,可是您疼我呀,跟您一块儿 坐着,亲友进来一瞧不老好看的。不说我不恭敬啊,哈哈,说 您没有家规!……我有点儿事情啊跟您商量,您今天要喜欢呢 我就说,您要不喜欢呢,过两天说也成。"

老太太说:"什么事呀?你说。"

"您喜欢吗?"

"我有什么不喜欢的,说吧!"

"是,您让我说我就说。嗯——您愿意我露脸哪,您愿意 我要饭哪?"

老太太说: "这什么话呀? 十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啊! 露 脸你们全露脸哪,我干什么愿意你要饭?"

"是,是,您疼我呀我知道。您也愿意我露脸,我也愿意我露脸,无奈一节呀,这个脸不好露。在一块儿过呀,不洒汤不漏水,他们哥儿俩都比我有能耐。那么分了家了哪,我就这点死水儿,他们都有事由,就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。怎么着哪?就得口里省肚里攒,牙齿往下刮,吃点儿不好的!为什么跟您说这话?您难受哇!一个月您在这儿才住十天,这十天之内呀,您想吃什么给您做,给您做呀可就够您一人儿吃的,您可别给孩子他们分。我们吃半顿呀您也别管,我们喝粥哪,抗一顿呀,您也别难受。给您做。您想吃什么呀回头您吩咐话。"

老太太说: "这个不象话,不对不对,不对! 干嘛给我单做呀? 你打明儿过好了还好,你有亏空了——让妈妈把你吃穷了,我可不落那个。我吃也吃不了多少,我随随便便,一个月住十天哪,你做什么我吃什么,我最爱吃棒子面。"

"是,是。您最爱吃棒子面哪,就做您最爱吃的,您喜欢吃什么就给您做什么。大奶奶,做饭去!"

缺大德啦! 他把这句话打老婆儿嘴里挤出来,大奶奶做饭去啦——棒子面儿! 你蒸点儿窝头也好哇,窝头还软和,她贴饽饽! 特意地多搁柴火,这嘎巴呀有一半儿。贴出来这么大个儿,连咸菜都没有! 这老太太呀没有对口牙,她咬不动这嘎巴呀,只可把这嘎巴揭下来,啃那半儿软和的。吃了三分之一,这半拉贴饽饽就吃不下去啦! 馋?不是。人一到五十往外呀,差不多有这现象: 非肉不饱。嘴里咽不下去啦,肚子又饿,怎么着哪? 就算饱啦! 把这饽饽搁这儿啦。心想: "没饱哇,没饱不要紧哪,等晚上吧,晚饭她不得做点儿面汤吗! 拿面汤泡饽饽也能吃呀!"想错啦,晚上不用做饭啦,有饽饽哪! 凉了给老太太烤烤哇! 这一烤不更吃不动了吗?

他们这一家子可也吃,弄块窝窝头哇,在老太太跟前儿呀举着,好歹咬两口就搁笸箩里,不吃啦,饱啦!大爷呀带着俩孩子出去玩儿去啦,应名儿玩去,在外头不管哪个饭馆儿随便吃点儿嘛,吃完再回来!大奶奶哪?抱着小的带着姑娘上街坊家串门儿去啦,斗十胡去啦!饿了哪?掏出钱来让她们姑娘去买呀!大饼、酱肉啊在那儿吃,吃完了再回来!合着这饽饽就给这老婆儿留着!打初二就吃起,直吃到初六,瞧了瞧这锅饽饽还有多一半儿!老太太这么一想:"瞧这意思到初十完不了哇!上二爷那儿去吧!"上二爷那儿去啦。临出门,儿子、儿

媳妇都没问问上哪儿去,老太太也没提。

老太太进了二爷的门儿,一进门儿,您瞧她那二儿子,

"妈,来啦!不是到上一你才来哪吗?怎么今儿就来啦?是在 我这儿住半个月怎么的?为什么那天不把它说明白了哇?"

老太太坐在那儿直喘:

"哎!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,吃了五天还没吃了,我肚子饿,吃不下去!"

"就这么着吗?就这么着吗?他倒有贴饽饽呀,我们连贴饽饽都没有!您来这儿反正我们得给您吃呀,能让您饿着吗! 贴饽饽挺好您不吃,我们想吃还弄不着哪!哎、给您做点儿软和的吧,给您熬粥。"

买棒子面呀熬了一锅粥。这倒好,省牙啦!那儿吃完贴饽饽,这儿拿粥一溜缝儿! 半斤棒子面熬了一大锅,老太太喝了两天,一瞧,还有半锅哪!饿得眼前发黑,上三的那儿去吧!

一进三的门儿,她那三儿子。

"嗬,我说你怎么还不死呀!你死啦不就完了吗!你死了 弄个大褂儿一穿不就得了吗!你这不是吃累人吗这不是!到二 十一才是我的份儿,今儿才几儿呀?今儿还不到初十哪!这不 是赶罗人吗这不是!"

老太太说:"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吃了五天;二哥那儿 熬粥,喝了两天还有一半儿,我肚子空啊,不饱!"

"就这么的嘛!他们有钱,他们不给你花,他们都兜起来啦,良心哪!你别瞧我分家的时候儿分钱分产业,都还了账啦!短人家不还成吗?人家起诉!这房啊都使了钱啦,典三卖四!打昨儿我们就没揭锅!您来啦,我们能让您饿着吗?我们要饭不也得给您吃吗?妈妈嘛!我是没钱,哎,三奶奶有钱

吗?"

"我哪儿有钱哪?我没有钱!"

"问问,哪个孩子身上有钱?"

问了半天、那大孩子腰里还有一个子儿。

"一个铜子儿买什么?得啦,给奶奶买一个子儿崩豆儿!"

好哇! 吃完了贴饽饽, 升点儿粥一溜缝儿, 再弄几个崩豆儿一磨牙! 一天吃了仨, 顶晚上睡觉哇, 嘴里多含了一个, 睡膏了差点儿噎死! 老太太这么一想: "就剩一个道儿,还有一个老姑,要再不成啊, 干脆跳河, 没有别的法子!"

出三爷门儿上老姑那儿去,走是走不了啊——没有劲啦!雇车腰里没钱。坐车到老姑门口儿下不了车,告诉拉车的叫门,叫她们小孩儿的小名儿,告诉姥姥来啦!拉车的一叫门,老姑出来啦。一瞧妈妈这个相儿,抬头纹也开啦,耳朵梢儿也干啦,下巴领儿也抖啦,七窍也塌啦,要死!瞧见老姑娘啊就要哭!这位姑奶奶够明白的,一边儿给老太太擦眼泪呀,一边儿掏钱。

"别哭哇,别哭哇,让人笑话,屋里说去。"

连拉车的帮着,把老太太搀进来,往那儿一坐,拉车的走啦,老太太还要说,叫闺女把嘴给捂住了;

"您别说啦,让人家街坊听见多笑话呀!您的心理我全知道,您这仨儿子、仨儿媳妇怎么档子事我全知道。胆儿小的不敢让您进来,怕您死在这儿。您没有病,什么病也没有,素常体格儿也很好,就是饿的!来到我这儿想吃什么给您做什么这不行,饿肚子饿肠子,这一顿多吃一口就撑死!您回头撑死,我那仨哥哥来啦准得讹我!我先对付您两天再说吧!"

头天哪,给老太太冲点儿藕粉哪,来点儿茶汤面啊!第二天哪,做点片儿汤啊,甩个果儿啊!第三天煮点儿挂面哪,包个小饺子啊!过了一个礼拜熬鱼啊,过俩礼拜炖肉哇!二十多天哪,把老太太给恢复原状,精神百倍。这阵几老太太哪儿也不想去啦,就想在老姑娘这儿呆下去啦!

这天她们姑爷有事出去啦,孩子也都睡着啦,夜里头娘儿 俩坐 块儿说闲话儿,老姑娘说:

"我有一档子事跟您提提呀,您可别难过。世界上养儿得济、养女也得济,丈母娘吃姑爷呀,这有的是,不算新鲜,可得分怎么回事。没有儿子成啊,没有儿子能饿死吗?就得吃姑爷,有儿子呀,没有办法也可以,您不价,您这仨儿子都有事、都挣钱哪!那还不算,都站着房躺着地,银行里一个人都存一万多呀!您在我这儿这么一住,可是我们两口子感情没有说的,夫妻之间啊,没有盆儿碗儿不磕不碰的,往后拾杠拌嘴哪,您姑爷拿这话一刻薄我,这一句话我一辈子翻不过身儿来!我这儿呀有一个戏法儿,这戏法儿呀是我变的,您给拿一块洼单、只要这洼单不打开,打这儿说起呀,儿子、儿媳妇超过二十四孝、大孝格天!孙男弟女呀,在您身边儿团团乱转,净是顺气的事。可这洼单别打,一打洼单戏法儿露啦,儿子、儿媳妇拿您不当人,孙男弟女甩着您,没人养活您、那怨您把戏法儿变露啦!"

这阵儿这老太太呀,闺女说什么是什么。怎么 个 戏 法 儿哪?如此如彼这么这么档子事。那位说:"怎么一档子事呀?"就回头我说这档子事。老太太说:

"行吗?"

"行!"

"好,咱就那么办!闺女,依着你!" 就手儿一齐动手。

白天买了五十斤劈柴,到厨房先把大灶点上。娘儿俩呀, 先把屋里所有的锡器家伙——就是出门子时候陪送的那四十多 斤锡器家伙,完全提到厨房去。锅烧热了,往里那么一搁就化 了。化了之后,姑奶奶就拿火筷子在地下锄了些个坑——长的 圆的都有,拿铁勺儿舀锡器汁儿往里倒,凉了拔出来,再往里 倒。半宿的工夫化得了,长的圆的都有、拿簸箕一撮,撮到炕 上。白天哪买了 丈多白布,用这块白布,娘儿俩一齐动手, 给老太太做了这么 条褡子, 裁了斜着 缝, 有这么宽, 把锡 饼子、锡条哇弄进一块去,把它扒拉到边儿上,四外一枘,再 挨着来一块,一块一块,这么一排一排的,都缝好。缝得了之 后,把老太太上身儿衣裳脱了,把这条褡子往腰里给她这么一 围、围上之后, 系麻花扣儿, 系上还不成, 怕他们解呀! 义拿 针线哪都给缝上。往下出溜怎么办哪?又来两根细带子、十字 披红这么一缝,把带子头儿完完全全给抐上,再把 衣裳 穿好 了,这工夫儿天也就亮了。给老太太打点儿浆子买点儿果子,吃 完了,给老太太带上块钱——现洋。一块钱哪,那会儿换成毛 票儿、锔子儿、往兜儿里这么一带:

"您就这么这么办啊,上您大儿子那儿去, 车钱没给, 到门口儿您给车钱。"

把老太太换到车上,老太太上大儿子那儿去啦!

那阵儿还不是三轮儿哪,是人力车。到大儿子门口儿,正 赶上大儿媳妇在那儿买鱼哪。一瞧婆婆来啦,没理。老太太一 掏钱哪,嗬,拿手指头这么一顶啊,掉地下两块现洋。当哪一 声,一响,这拉车的捡起来: "嗬, 老太太, 您钱掉啦, 给您。"

"哎,好好,劳驾劳驾!哎,哪行都有好人,我没瞧见,别人可就眯起来啦!得啦,谢谢你,啊——三十子儿雇的,给两毛钱不用找啦!"

两毛! 那阵儿一毛钱换五十多子儿哪!

儿媳妇这么一瞧,"嗬,这老婆儿开通啊!打腰里一掏钱 哗楞哗楞直掉现洋!三十子儿雇的车,两毛钱甭找啦?这……" 拉车的才要搀老太太,儿媳妇赶紧过来啦!

"我搀我搀,老太太您哪儿去啦?我正要接您去哪!我搀 您哪!"

換! 換可是換,这手抱着孩子,那只手往老太太腰那儿摸去。那位说: "儿媳妇怎么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哪?"您听啊:这老太太一下车呀,一边儿走,一边儿拿这手往上掂。那位说: "干嘛还掂?"四十多斤哪,那玩艺儿它沉哪!大奶奶瞧见啦!心说: "嗯,腰里有东西。"这手抱着孩子,这手一摸呀,硬帮帮硌手。

"大爷! 老太太来啦!"

这大爷呀,打他爸爸死之后没听过这句,穿着袜底儿就蹦 出来啦!

"啊,妈!您哪儿去啦?我正要接您去哪,哈!" 大奶奶说:"你搀着,你搀着!"

"哎!"

大爷手往胳肢窝那儿插,大奶奶一撤身儿,冲大爷一递眼神儿,朝老太太腰那儿努嘴儿,大爷也就明白啦!搀到屋里:

"您坐下,您坐下。"给老太太倒碗茶。"您那儿去啦? 正要接您哪!"

"接我了嘛呀!我不自己个儿来啦嘛!我的家嘛我不来! 孩子,我告诉你呀,世界之上无论男女得有心,没有心可就坏 啦!就说我吧,这点儿心哪我算用到啦! 你爸爸活 着 的 时 候 呀,我呀留点心眼儿。这点儿东西哪,在你老妹妹那儿搁着, 我给带来啦!为什么哪?我告诉你,孩子,你可别瞧你给我棒 子面儿吃,吃棒子面儿没法子,那是你没能耐挣, 那 没 有 办 法呀,棒子面儿倒管饱哇!我上你二兄弟那儿去 , 他 给我熬 粥! 事由几不好也得算着,熬粥,它 也 是 粮 食 呀! 老 三那 儿给我崩豆儿吃,想把我噎死,象话吗?得啦,我谁也不吃累。 我把这点儿东西带来呀,谁待我好我找谁,我找你来了! 你可 听明白了,我可不吃你,你把呀——哪间房都成,你给我腾出 来住。我住可是住,我给房钱,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!雇个老 妈子服侍我,做点儿吃的够我们俩吃的就成。孩子愿意上我那 屋里吃去,我可不往外推,不上我那儿去我可不找,反正这点 几东西呀够我花的。临死哪,剩多剩少,把眼一闭就完啦!给 我腾房吧!找老妈子吧!"

这大儿子在旁边儿呀, 乒乓左右开弓给自个儿 来 四 个 嘴 巴。

"妈,妈,您别说啦,您别说啦!幸亏没有亲友,要有亲友听见,人家拿我当人吗!我是人吗我是?您不如给我两刀哪!我不好,招您生气啦!我跪着您打我一顿出出气!别说这个呀,您住房给钱,这象话吗?这房是您的,连我们骨头肉儿都是妈妈的!老妈子伺候,老妈子伺候有儿媳妇伺候的好吗?爱吃棒子面儿是您说的,我们哪儿知道您说反话呀!您不爱吃棒子面儿您说话呀,这哪儿的事!哎,给老太太炖肉!"

嗬! 炖肉啦! 立刻就炖肉! 得啦, 老太太这么一吃! 吃完

了,领老太太到外头听戏去啦,买包厢!听完了戏回来,在外边饭馆儿吃的晚饭,吃完晚饭回来太阳还老高哪,这儿把炕铺得了!

"老太太,您,您睡觉吧,您睡觉吧!"

"于嘛这么早睡觉哇?"

"您早早儿睡,养神吧,早点儿睡养神吧!啊,早早儿睡 早早儿起呀!"

把老太太搀在炕边儿啦, 儿子过来就接拐棍儿。老太太往 炕边儿一坐,儿媳妇过来就解扣儿,要帮着脱衣裳。

"唷!"老太太站起来啦,一拿拐棍儿:"哎,儿媳妇,这可不成啊,你别动我衣裳!我知道,你是好心,你是服侍我,孝顺!衣裳我可不能脱。非脱不成;我可叫警察!一动我衣裳我就走!我告诉你们俩人,这点儿东西是我的命根子,谁动也不成!啊,反正够我后半辈儿花的,临死我就不管啦!啊,动我衣裳,不雇车我也得走!"

大爷说:"得啦,您不用着急,妈妈不愿脱衣裳啊,比脱 了衣裳睡更好,省得冻着,得了!"

这一宿哇,这两口子给老太太盖七回被!那位 说: "于 嘛?"不是盖,是揭开。灯关啦,大爷拿手电棒儿:

"老太太,别端了被窝冻着! 掖掖,掖掖。"

这儿掖,这儿把被窝掀开用手电棒儿照着,摸老太太腰上, 摸了半天,研究了半天,把被盖好,溜秋秋儿回屋里,两口子 开会:

"长的那个,那是五十两的金条,短的那是十两的,圆的那是锭子,方的是方楷儿。瞧这意思呀,黄的多,白的少!……别让老太太生气呀,老太太要一走,咱们俩可玩儿命!把

孩子叫醒了嘱咐嘱咐,小的不用叫,小的他懂什么呀,把俩大的叫起来,叫、叫!"

孩子他不醒啊! 上五六岁的孩子他跑一天啦!

- "他不醒,明儿一淘气,要把老太太气跑了,这怎么弄? 抓脚心,抓脚心!"
 - 一抓脚心,孩子醒啦!孩子才醒,他可不冲阵儿吗!
 - "这不要命吗!他不醒!"

出去舀碗凉水,含一口,朝着孩子:"瀑——"

- "明白过来了没有?"
- "明白啦!"
- "不明白往头里转个弯儿过过风儿再进来!"
- "怎么回事呀?"
- "怎么回事呀!告诉你们俩人,你们俩,不算这个小儿的,打明儿说,在奶奶跟前,奶奶喜欢,在那儿玩儿,奶奶不喜欢,赶紧带他们走。你奶奶爱听什么说什么,不爱听什么,别说。打明儿起你们谁要招奶奶生气,奶奶要是一走,不上这儿来啦,你可估摸着,把你们小猴儿囝子撕把撒把喂鹰!"

"知道啦,明白啦!"

头天夜里把孩子嘱咐好啦,第二天哪,老太太这两顿饭, 点什么给做什么。

才住了四天,也不怎么这消息传到二的耳朵里去啦!二儿 子来啦,坐在老太太对面儿哭,老太太说:

"你跟谁怄气?"

"我跟谁怄气呀!谁跟我怄气呀!我也不去欺负人,人也不欺负我,外头谈论都骂我,一样的儿子,您老在我哥哥这儿住着,不到我那儿去,那象话吗那个,您让我在外边儿怎么交

朋友?"

把妈妈抢走啦! 抢了三天去,大爷又往回抢, 到 那 儿 没啦,一问哪儿去啦?叫三爷那儿抢去啦!又往回抢。

剪断截说吧!这三家儿呀——说一家儿就代表那两家儿啦——全是想吃什么吃什么,吃完了听戏呀,看电影儿呀,老早就睡觉,叫老太太脱衣裳,不脱……全是这一手儿;哪儿也乱抢。整整齐齐抢了有二年半,这哥儿仨呀,凑在一块儿开了个小会儿,大爷说,

"咱们别抢啦,这么一抢不是让亲友瞧着笑话吗!不就为 腰里那点儿东西吗! 打这儿哪,咱们别让她生气, 老 太 太 爱 什么咱们来什么,尽孝! 临完老太太百年之后,咱们三一三十一就得啦。谁要把老太太气着,老太太说了话啦,说这东西没有谁的,那往后可……可别红眼!老太太只要一有这话,说不 给谁谁就完!"

这哥儿俩同意。此后老太太到哪儿哪儿更孝顺啦,连哥儿 仨带仨儿媳妇!孝顺可是孝顺,就一个心气儿,什么心气儿,哪?盼这老太太早点儿死!一死,一分就完啦!

这老太太不但不死啊,倒结实了。老太太怎么七十多岁倒结实啦?这里头有原因哪!头一个,七十多岁的人顺气儿,儿子、儿媳妇孝顺,孙男弟女全都围着团团乱转,心里头她痛快!第二一个哪,想吃什么呀,来啦,当时这就吃到,养料丰富,这是结实的第二个原因,第三哪,四十多斤锡饼子老在身上挂着,日久天长那也是功夫哪!

究竟怎么样哪? "老见春寒秋后暖", 上年纪人过七十啦, 处处得讲究卫生, 处处得留神。这天晚上老太太吃东西吃的不消化,又喝了两口"捂秃水", 夜里就跑了三趟茅房。老

太太心里明白。"上年纪人跑三趟茅房搁不住啊!回头一躺下,这点儿东西顾不过来,叫儿子、儿媳妇给弄下来,一瞧是锡饼子,死在街上没人管!"这老太太跟她们姑娘定规好了的,老姑娘二年多顶三年没上这儿来,老太太柱着拐棍儿一早儿就出去啦,打腰里掏出块现洋来,求街坊小孩儿:

"上哪儿哪儿,门牌多少号,把老姑接来。"

不到上点老姑娘就来啦。到这儿一看,大爷呀同着一位西 医正进门儿,二爷三爷也正往外送医生哪,两位。怎么回事呀? 两位中医呀!二爷三爷一人请一位,相关着给开的方子,大爷 带着西医进来,看完了也开了方儿,走啦。大夫走了之后,二 爷就问:

"老妹妹在这儿,咱们按中区这方子抓药哇, 是拿西医这方子抓药? 我去抓药去!"

大爷说:"别,别!这不是老妹妹在这儿正好,老妹妹不来还得把老妹妹接来哪!有件事情咱们哥儿仨核计核计:你们哥儿俩哪,无论如何得帮我的忙。咱们四个人哪,脚蹬肩膀儿来的,可是咱们仨人分了家,不管怎么说,一父之子一母所生,我哪,是长子,头一样儿哪,你们别让我落骂名,我那儿是老宅子,咱们家多少辈儿在那儿住着;第二一个我是长子长门,老太太呀可是病到谁家也是一样,那么要有百年之后哪,要老在别处呆着,我这骂名落得起吗?你们哥儿仁帮我个忙,我赶紧叫辆汽车,把妈妈背上汽车。你们哥儿仁哪,她们妯娌俩,愿意上我那儿去全去,不愿意往我那儿去呀,哪天去都成。"

这二爷呀坐在那椅子上, 嗬! 稳当! 理着小胡子,

"大爷,您这话太光明啦,太磊落啦! 叮 有 一 样 儿,哈哈,不行!变戏法儿的别瞒打锣的!告诉您实话吧,吃下去顺

溜,再吐出来不成!妈妈病在我这儿,那是我运气好,凭天转,转到我这儿啦,打算接走那是不行!"

三爷也抢。老妹妹答茬儿:

"咳咳,你们这让街坊听见象话吗!不笑话吗?我说,我说。"

- "啊,老妹妹说。"
- "你们不就为老太太腰里这点儿东西吗?"
- "不能。"

"不能什么呀!我不瞒着,告诉你们实话,老太太腰里那点几东西,原本在我那儿搁着,是跟着我那嫁妆过去的。"

对呀,实话,锡家伙可不跟着嫁妆去的吗!

"在我那儿搁着,那一回老太太非带走不成。我要不让老太太带,是我贪图是怎么着!我不落那个!让老太太带着上你们这儿来呀,你们哥儿仁谁也别争,谁也别抢。老太太上年纪啦,来回一折腾,这口气老太太受不了,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。二哥呀给找个箱子,把空箱子拿过来,咱们都检查检查,看箱子有毛病没有。没有毛病,咱们大家伙儿看着把老太太腰里这点儿东西解下来,解下来搁箱子里头锁上。锁上可锁上,钥匙我拿着。你们要不放心,你们哥儿仁每人再贴道封条。老太太要是好了哪,咱们再给老太太系到腰里(还留后口儿哪)!老太太要百年之后哪,这点儿东西呀,听我的吩咐。按规矩说,儿分产女有份,得有我一份。可我决不占 分一厘,娘家东西我不要。那么怎么办哪?这主权可在我这儿。老太太百年之后哇,我瞧你们哥儿仁谁对老的好,谁孝顺,这东西就归谁,要跟老的一不孝顺,一分一厘也没有他的!"

这哥儿仨伸大指:

"对!对!女英雄!比不了,比不了!咱们就这么办。" 找箱子,把箱子都看完了,姑奶奶给老太太脱衣裳。这仨 人足这么一忙活,拿小刀、剪子,"嘁哧咔喳"剪开上头的带 子,解开了也没让大伙儿瞧,"呱喳"就扔箱子里 啦!盖上盖 儿,锁上锁,带起钥匙,这哥儿仁每人贴上条封帖。接茬儿给 老太太治病。

怎么样哪?四十来天,这老太太弃了西方正路!嗬!这老太太这么 死呀,这大儿子孝顺!大儿子给老太太买的棺材,这棺材是八仙板金丝楠,五寸多厚!铺金盖银,陀罗经被,身底下压七个大金钱,七颗珠子——都这么大,要凭他们家底儿不趁哪!家里没有现款哪!钱打哪儿来的哪?把房子卖啦!卖房啊发送妈妈,够孝顺的。这二爷哪,不能再买棺材啦,让大爷占去啦,能再买口棺材比着吗!搭棚。在二爷家里嘛,起脊大棚,过街牌楼,钟鼓二楼,一殿一卷,门口儿一个大明镜,立个大牌楼,这牌楼上写仨大字:"当大事"。讲经哪,打北京来的僧、道、番、尼四棚经,搁七七四十九天。二爷钱也早就花没啦,也是卖房啊!这三的怎么办哪?这三的房早就卖啦,借加一钱,给老太太讲杠,六十四人杠换三班儿,执事拉开走半趟街,金山、银山、烧活,嗬!借印子钱发送妈妈,您就说多孝吧!

不孝能卖房给妈妈买棺材吗?不孝能卖房给妈妈念经吗?不孝能借加一钱给妈妈讲杠吗?孝顺。孝顺 可孝顺,就一样儿特别——这么大的白棚啊没人哭。除去呀,烧纸的时候儿他们姑娘哭两声,剩下没人哭。街坊家都纳闷儿:这家儿怎么回事?隔辈人——孙子孙女儿不哭是小孩儿不懂,儿媳妇不哭,究竟是抬来的,她跟婆婆不一个心,这儿子横是她养的,他怎么不哭

啊?一个眼泪不掉!不但不掉哇,出来进去、您瞧她那仨儿子穿着一身重孝,谈笑自若,就是胡子茬儿长点儿;走道儿腆胸叠肚,嘴里头嘟嘟囔囔、哼哼唧唧唱小曲儿;细这么一听,唱什么哪?《马寡妇开店》!这街坊啊可就有问的,要问这哥儿仨、妯娌仨,就得问六回,咱问一回就表示全问啦!好比问二爷吧:

- "二爷,这棚事办的露脸哪!"
- 一提露脸, 二爷打心里痛快:
 - "哈哈, 老家儿死了, 提不到露脸, 罪孽深重!"
- "好, 听说您不老富裕的, 把房子出手啦给妈妈念经, 真 够孝顺的!"
- "那应该应份,房子不算嘛儿,外来之物。再一 说 是 祖 产,凭着祖产过日子没有志气,给老的花,正当。"
 - "孝,孝!我可有句话,这嘴可太直。哈,哈,您原谅!" "什么事?"
 - "怎么您不哭哇?"
 - 这一说不哭, 当时掉脸:
- "你这个人,你这个人,说这话象话吗! 哭管什么! 谁没有死! 我妈妈今年七十四啦,这不叫 老 喜 丧 吗! 我们哭,哭成,我哭死,让我妈活了——不是哭死我妈也活不了吗? 老喜 丧啊,人早晚有个死呀!"
 - "你怎么乐哪?"
- "我怎么不乐呀!不乐象话吗! 喜事呀,喜丧嘛我不乐! 它没有那规矩,有那规矩我们还唱戏哪!您别说这个,您也有 老的,他死了也按我们这么办那就对啦!"

把街坊啊,顶撞得一楞一楞的。谁一问哪,就是老喜丧。

哥儿仁、妯娌仁一样儿毛病,直到摔盆儿都没哭,入上为安都没哭!

到坟地那儿埋完了, 哥儿仨、妯娌仨把孝袍子、孝帽子一 脱:

"老妹妹, 老妹妹, 上车吧, 上车吧, 回家吧,回家吧!" 嗬! 他们这位老妹妹稳当, 坐在坟地那儿:

"回家?回我们家啦!好几个月,我也够受的啦!"

"不价, 你先回去一趟, 先上我们那儿去一趟。去趟啊有点儿事, 回头办理完了你再回去歇着, 过两天给你道谢!"

"不用,不用,不就是为箱子里那点儿事吗!你们先回去一趟,瞧瞧那封帖扯了没有?"

"我们出来瞧了,封帖没动,封帖没动。"

"封帖没动我就不负责啦!这么着,把钥匙给你们。想当初哇我有一句话,虽说是儿分产女有份儿,我绝对不要那个,我有主权,这东西哪,你们哥儿仨谁对老的最孝顺归谁。到现在一看,你们哥儿仨对老的全孝顺,卖房子发送老的。借加一钱发送老的,都孝顺,我能够向着谁?这么的,你们哥儿仨呀三一三十一,把它分了,别给我打份儿,分厘毫丝我也不沾。不是封帖没动吗?我没有责任。钥匙交给你们,哥儿三个分这个别打起来就得!"

"对!对!老妹妹,女中英雄,比不了,比不了!过两天给你道谢!哈!"

这哥儿仨回来啦,回来两眼发直! 妯娌仨过来呀搬过箱子一瞧。

"封帖没动啊,没人家的责任。"

扯封帖, 开开, 抱出来呀往炕上一搁, 妯娌仁拿刀子拿剪

子"嘁哧咔喳"剪开了往炕上一倒,唏哩哗啦……。这大爷一瞧,站在这儿直嘬牙花子:

"哎呀 -黄的没有,行,白的也能打点儿饥荒。我我我……我说这是银子吗!"

那三爷机灵,

"大哥,没错儿没错儿,银子咬不动。"

一听咬不动, 引儿仁、妯娌仁一人拿一块, 往嘴里一咬, 一瞧四个牙印儿!

"锡饼子!哎哟,妈呀,这可缺德啦!这谁出的主意呀? 这不害人吗!妈呀!活不了啦……"

哭上没完啦!

街坊们纳闷儿呀! 街坊说:

"这家什么毛病啊?妈妈咽气没哭,入殓没哭,摔老盆儿 没哭,怎么完了事哭起来没完啦?过去劝劝。"

过来一劝。

"哟……要了命啦……您别劝……活不了啦……妈妈死了 死了吧,这怎么活呀……"

"不是老喜丧吗?"

"老喜丧,这账没法儿还哪……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娃娃哥哥

这两天天儿热,怎么回事呀? 气候哇! 您要问 我 怎 么 回 事,我也摸不清,反正啊热,每年到伏天啊它就热,也没有什 么很出奇的。在我小时候, 倒退五十来年儿, 那年夏天这个热 呀!是木头的不能坐,不能挨, 模就烫的慌! 老年间铺眼儿 挂的幌子是锡的,太阳地儿挂着,能给晒得往下掉锡珠儿! 要 是上哪儿去办点什么事呀,得晚上去,白天没人敢走,白天打 太阳地儿一过,"刺拉"一下子,头发都烧光了,能烧得一根 头发没有, 亮光亮光的, 这是热。要到冷的时候, 冷的时候真 冷啊! 上年纪人留胡子, 出门儿的时候还挺好, 回来冻冰啦! 赶紧拿热水烫。耳朵冻木啦, - 扒啦就掉。吐口唾沫掉地下摔 两瓣儿——冻成冰啦!街上见熟人不敢拉手儿,"上哪啊?" 一拉手儿,坏啦!两只手冻一块儿啦!怎么办?过年开春儿化 了冻再松手! 受的了吗? 从这儿留了占语啦: "某人跟某人他 俩掰不开的交情",掰不开啦嘛!那怎么办哪?上茶楼哇上澡 堂子弄壶热水呀往上浇! 要不怎么叫"交(浇) 朋友"哪!那 位说: "有这么档子事?"这是我瞎聊!

说这个年月呀跟原先不一样。比如说:这两天儿没下雨, 没下雨它到时候就下,听气象台报告。原先怎么样?求雨,迷 信哪!求雨管什么?任嘛事不管。嗬!满市贴条,您瞧:"普天甘霖"、"普降甘霖"、"天降大雨"……贴了两万多条儿究竟怎么样?也没下!以先的事跟现在不一样,现在什么事都找真理,原先哪,原先净讲迷信,其实有些明白人也知道是假的,假的不是,可胡涂人还是信。您拿月蚀、日 蚀 说吧,日蚀、月蚀呀如今报纸上早就宣布啦,天文台报告,到多咱月蚀、月蚀呀如今报纸上早就宣布啦,天文台报告,到多咱月蚀,难的!到多咱日蚀、准的!在我小时候可不这样,您不信哪,您跟六十来岁的人打听打听,要一到月蚀呀,哈!晚上是庙全敲钟,有钟敲钟,有磬敲磬,咚咚乱响,男女老少都跪在当院,敲洗脸盆,敲铁锅,敲钱板儿的:"叭叭叭叭,叭叭叭叭,多咱月亮出来啦算完!现在有月蚀的时候,您看有敲钱板儿、敲铜盆的吗?没有。那时候儿说什么哪?说这是天狗哇把月亮给吃啦!这天狗也不知多大个儿!哪儿有那么大的狗哇!迷信。

说迷信,咱们天津就有一宗迷信事儿,从解放后大伙儿觉悟一提高,给铲除啦!什么哪?您听我说。

从前天津人说话里头有个大迷信,全中国都没有,就天津 有。

解放以后,现如今见姓甚么的就称呼这人什么同志:"张同志,李同志",不知道姓的就称呼同志:"同志,同志"。解放以前哪,天津跟别处不一样,以先天津人见了面儿不称呼同志,称呼什么?称呼"二爷"!这"二爷"是迷信。不管行二不行二,姓什么搭上什么姓,不搭上姓就叫"二爷",这位准不反对,"爷爷爷爷……"您叫他一个"二爷",他还您一连串儿的"爷",打心里爱听这"二爷"俩字。那位说:"这不对,这不是迷信;叫'二爷'这是恭敬人,'敬人者人恒敬之',

你恭敬人,入就恭敬你呀!"不对,您不信,挪个地方就不成啦!离这儿二百四十里——北京,不管谁,您要称呼他"二爷",他行二成,要不行二呢?不行二当时就翻脸。

"啊, 你怎么瞧出我是行二? 胡说八道的, 我是大爷!" 这位不明白:

"我称呼你是好话,怎么翻脸啊?"

这"二爷"呀到天津是恭敬人,到北京就不是好话。怎么哪?报告您哪:在旧社会时候,这"二爷"是跟班儿的——底下人,伺候人的那个才叫"二爷"。到北京得称呼"大爷"。

到天津二爷怎么是好话哪?到天津"二爷"就是大爷。天 津是从二爷、三爷往下数,没有"大爷"。"大爷"哪?"大 爷"是"娃娃哥哥"。"娃娃哥哥"就是泥人儿呀!就是"拴" 的"娃娃"呀! 那位说: "这是怎么回事? 拴娃娃 哪 儿 都 有 哇,旧社会的迷信,哪儿都有拴娃娃的!"是啊,哪儿都有拴 娃娃的, 可哪儿也没有咱们天津厉害, 天津对于这个特别盛 行,差不多家家都有"娃娃哥哥"。这是怎么回事哪?这是娘 娘宫老道给造的魔! 这说的是解放前多少年的事, 现 在 不 行 啦!现在娘娘宫的老道都卖药糖去啦!原先"娃娃哥哥"可给 他们挣了钱啦,旧社会的时候,这是老道来钱的道儿啊!怎么 哪? 块现洋啊合三百铜子儿,"娃娃哥哥"都是泥的,拿模 子一扣就一个,老道花一块现洋能买一四百个,合着一个子儿 一个,买来就扔在娘娘脊梁后头,等着。 等什么哪? 等 烧 香 的,初一、十五哇少,平常日子,来的多半儿是少妇,花枝招 展,刚结婚日子不多,到娘娘宫烧香来。那位说:"怎么回事 呀?"结婚啦,夫妻恩爱、燕尔新婚,两口子瞧别人抱小孩, 眼馋!这位太太也想抱一个,你忙什么呀! 等到时候不就有了

吗? 他不懂,偏要到这儿"拴"一个!拿股香进娘娘宫。老道 哪,他也得吃饭哪,没别的路,就拿人们的迷信当饭碗啦,这 里咱们就得把宗教和迷信勾当分清楚。老道在平常日子,他买 一块钱的泥人儿三百多个,都搁在娘娘脊梁后头,他盯着,一 瞧来了烧香的主儿,拈香呀,打磬啊,念无量佛啊,在大殿伺 候着; 伺候什么哪? 瞧你给多少钱! 你烧香, 烧完香打腰里掏 出来,"哗啦"一大把铜子儿,有几毛钱,要不然是整块儿现 洋,往斗里这么一扔,老道 瞧赶紧躲开,让你心 里 痛 快 痛 快, 你多花钱啦。你给一个子儿, 就给一个子儿他不走, 他老 盯着,他盯着干嘛? 他那是门儿呀,骗人钱的一个门儿! 怎么 讲哪?这"拴娃娃"不是拴,也不是求,是什么哪? 是偷娃 姓, 花钱哪落个偷, 花钱作贼, 偷! 干嘛偷呢? 不能让老道瞧 见:不让老道瞧见啊,这娃娃拿回去立得住,要让老道瞧见 哪,他立不住啦,白养活!立不住,你拿回去呀,回头又跑回 来啦!这是老道造的魔。老道在那儿盯着,你要多给钱哪,多 给钱他躲开啦,你好"偷"哇! 多给钱他赚着啦,一个子上的 本儿, 你这一把够好几毛, 要不是两块现洋, 他躲开啦! 就扔 一个大子儿他不躲,为什么不躲哪?他没有什么赚儿呀!他那 儿瞧着、给钱多、他才躲开哪!

这位太太趁老道瞧不见的工夫儿偷一个,把偷的这个娃娃拿回家,做小褥子,小被窝,搁在炕犄角,有的搁在被窝底下、喝茶时候摆碗水,吃饭时候摆碗饭,平常日子是这样,要到年下又有讲究儿,到大年三十,把帘子打开,把门开开,多冷,她也得开开门!为什么?好让娘娘把娃娃送进来!弄 盘子饺子往炕上那么一搁,把这娃娃拿出来呀往饺子旁边那么一放,筷子、醋、蒜都搁好了,这位太太呀拿着马杓,磕着门坎

儿,一边磕着一边念歌儿:

"黑娃娃,白小子,上炕跟着妈妈吃饺子!" 念完啦,把马杓一放,站旁边儿;

"吃吧,多吃点儿。"

出来把门关上,到别的屋串门子去啦!这几呆会儿那儿呆会儿,可自己屋哇且不回来哪,顶到后半夜才回来,进门 瞧,嗬,这盘儿饺子没啦,这位太太还乐哪!

"嘿,这么个娃娃呀饭量真大,全吃啦!"

它全都吃啦! 你把它砸碎了瞧肚子里头有没有? 全让耗子 拉了去啦,她楞说让孩子吃啦!

这位太太过了三年真养活了个小子,这是娘娘给送来啦,这是娃娃哥哥 ——泥人啊给带来啦!养了头胎,头胎呀可行二,大爷哪?大爷是泥人儿!要不你见面称呼人家大爷他怎么不爱听哪,你拿他当泥人儿啦!得叫二爷。

这位泥人儿有兄弟啦,有兄弟怎么样哪?得长个儿!泥人儿怎么长个儿呀!没法儿长啊!要是胶皮的可以吹点儿气,泥人儿怎么长啊?能长,有兄弟它就长个儿,没有兄弟它不长。怎么长啊? 能长,有兄弟它就长个儿,没有兄弟它不长。怎么长啊?洗洗澡,个儿就大啦。洗澡可是洗澡,拿着上澡堂子可不行,澡堂子反对,好,都上那儿洗去,池子成泥粥啦!人就甭洗啦!单有洗娃娃的地方,哪儿呀?报告您哪,要说错了我负责。现在可没有啦,怎么?现在转业啦,人家不信这个啦!我指您地方,鼓楼北,路东,一家挨一家泥人儿铺。您瞧窗台上、铺子里头摆的,多大的都有。这位太太得了头生啦,拿这个泥人儿洗澡去啦,到泥人儿铺:

"掌柜的,把这个给洗洗。"

这掌柜的, 嘴! 能敲竹杠。

"好,大洗呀?"

"大洗。"

准知道她得了头生儿, 要不她不拿来, 她不洗。

"这是您大少啊?"

4啊。"

"长几岁呀?"

"长几岁",您听这话了没有?这是天津的规矩。长几岁这是怎么句话呀?拴这娃娃之后畦几年有的小孩儿,就叫长几岁。掌柜的这么一问,太太说了:

"长三岁。"

长三岁洗的时候儿呀长三寸,一岁长一寸,一寸有一寸的钱。一寸哪! 那么点儿黄土值多少钱哪? 好! 比一 车 黄土 还贵。

"长三岁呀?"

"啊。"

"穿什么衣裳啊?拿什么玩艺儿哄着兄弟呀?"

"红袄绿裤, 开裆裤, 老虎鞋, 梳个小坠根儿, 拿支糖堆 儿。"

糖堆几千嘛呀? 哄着兄弟呀! 糖堆几也是泥的, 那玩艺儿怎么哄孩子, 孩子吃, 噎死啦!

"好吧,您一个月以后取吧!"

"还得看着兄弟哪、快着点儿。"

"俩礼拜吧!"俩礼拜。

"多少钱哪?"

"好办、哈、您哪大喜事、还不好办吗」"

没价儿,回头取的时候瞧你家当儿。这位太太怕取的时候 儿胡要钱找麻烦;

"你说个价儿,再不说价儿我上别处洗去啦,一家 挨一家!"

"您给二十块钱吧!"

二十呀! 那时候儿一块四毛钱一袋儿面,就弄个泥人儿呀要二十! 争了半天,十块钱,先给五块钱定钱。

"你给洗好着点儿!"

"没有错儿,俩礼拜来吧!"

把五块钱给啦!这位太太一出门儿,这泥人儿铺掌柜的抓起孩子往后头院墙底下一扔——那墙底下一堆泥,把泥人儿就葬到里头啦!那位说:"不对呀!洗出来没有本人啦!"干嘛本人呀,它全是一样啊,全是一个模子的货呀!扣出来的有的是!俩礼拜以后取的那个早就做得啦,都干啦! 画巴画巴:红 祆绿裤,开裆裤,坠根儿——把脑袋那儿用锥子扎一窟窿,弄点儿头发塞进去,扎上小头绳儿,四外涂点儿墨,那就叫坠根儿。糖堆儿呀刷点颜色,穿着老虎鞋,开裆裤,往那儿一坐,永远它坐着,站也站不起来,老那个像儿。到日子来取啦,钱给啦!

"您瞧您这少爷多喜庆!"

"嘿,真好啊!"

倒楣去吧! 十块现洋买这么块黄土泥, 连一个炉子都套不了! 抱家去啦!

"看着兄弟,好好哄着。"

它会哄吗?这不是迷信吗!这是生头一个——二爷的时候儿,这么办。赶以后又生一个,那是三的,还有四的、五的、

六的。可是生一回呀它洗一回澡,洗一回澡它长一回个儿、长来长去这么高,还在炕上搁着,拿着糖堆儿啊花棒呀,别管拿着什么!

顶到生了五六个啦,这回花钱可特别多,大洗,这回洗澡 哇,哈哈!没有几十块现洋洗不了,哪个澡堂子也没这么贵。那位说:"这是怎么回事呀?"它"压"底下的,它是大爷!好象生了五六个没死都是这位大爷一泥人儿给保住啦!逢这 主儿都是趁钱的主儿,这回洗得大洗啦!没几十块现 洋洗不了!

头大的娶媳妇啦—— 二爷娶媳妇啦,这回更得大洗啦! 上泥人儿铺,换样儿啦! 怎么哪? 不但长个儿啦,也不在炕上搁着啦! —— 娶兄弟媳妇,它上条案上去啦! 在条案上一坐,迎着门儿,在座钟旁边儿坐着去啦! 不是坠根儿啦,也不红袄绿裤老虎鞋啦,是袍子马褂儿啦! 袍子马褂儿,旁边搁着 茶壶 茶碗,夏天拿把扇子,冬天拿对核桃,往那儿一坐。等娶侄儿媳妇它就留胡子啦! 那位说: "干嘛换服装呀?"嗬,想的太周到哇! 不是迷信吗? 他们想的可到家呀? 它有兄弟媳妇,它是老大伯子啦,把兄弟媳妇娶来的时候呀,小拜大,兄弟、兄弟媳妇儿得给它叩头! 别看它是泥人儿不是? 它坐那儿受双礼! 要不换服装,还是开裆裤,兄弟媳妇给它叩头不象话。您就说这迷信到了什么地步!

拴娃娃这主儿老活着,什么事没有,拴娃娃这主儿两口子一死,一分家,得啦,老道算瞧上啦!一分家呀老道准来。那位说:"这是怎么回事呀?"他坑人哪!逢这主儿都趁钱,我家里老道绝不去,归里包堆一个破火炉子,一口水缸还有好些锅子,八口儿人两双筷子俩碗,吃饭得换着吃,他去于嘛!逢

能这么折腾的主儿,不是大地主就是资本家,底下人跟老道勾着,等到一分家的时候呀,不早不晚老道来啦!一念无量佛,哥儿几个接进来:

"哎呀,师父来啦,请进来吧!"

他进来装胡涂:"哎呀,怎么亲友都来啦?无量佛!"

"今天哪,是我们分家,清坐吧,吃饭吧。"吃散伙面。 老道跟亲友们一通儿大吃大喝。

- "怎么分哪,分几份儿呀?"
- "哥五个,我们分五份儿。"
- "五份儿不对呀,怎么五份儿?"
- "每人一份儿。"
- "你不是老大吗?"
- "啊。"
- "行六哇,怎么分五份儿?"
- "我们大爷是娃娃哥哥、它不要产业呀!"
- "谁说的?谁说的?你们大爷有功劳哇,功劳最大呀,它 得分两份儿呀!"
 - "得啦,每人分一份儿吧,分次份儿。"
- "你们大爷跟谁过呀?"——跟谁过这份产业是谁的! "跟谁过也不合适,你们大爷没有家眷哪,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在一块儿可不合适,我接回去吧,我接回庙里去吧!"

接回去啦。怎么接呀?趁钱哪!来一顶轿子,找几个吹鼓手,吹吹打打,把"娃娃哥哥"往里一搁,抬回庙里去。那位说:"这笔钱谁花?"老道花呀,就接个泥人儿吗?泥人儿接个嘛劲儿呀!泥人儿底下压着什么哪?房契、地契、股票、折子、金条、珠子,全异走哇!要不从前娘娘宫老道的产业哪儿

来的?那不全是分人家分来的吗!"娃娃哥哥"回店,兄弟、兄弟媳妇儿、侄男侄女们,到时候三节两寿,娃娃也有生日呀,不得给大爷拜拜节拜拜寿吗?拜寿能空手儿去吗?不得买点儿礼物吗?给大爷上上供啊!上完了供,谁吃呀?老道吃呀!要不老道们都吃得那么肥实,比我还胖哪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抬 杠 铺

说一段笑话儿。

笑话是什么呀? 逗您一乐。怎么就乐啦? 瞎话儿呀按实话那么说,瞪着眼睛撒谎。这一行最难的是什么哪? 不能笑,不害臊,这是说相声儿的宗旨。那位说:"这怎么讲啊?"什么叫不害臊哪?说的这个话呀不对,不对得瞪着眼睛楞说对,说对了您就不乐啦,就得把不对的楞说对,我们心里也知道是不对,脸上表情得表出对的样子来,别害臊。原本是假的,回头说出来又怕人责备,一边儿说一边儿害臊,这您乐不了! 第二个是不能笑,不能笑怎么讲啊? 由头至尾一位乐的没有,那可不行。得让您听着可乐,我们不能乐,让您乐,您们各位还没乐哪,我这儿乐的说不上来啦,这个不行。

说相声儿还得学吗?得学。头一个,我们说话 得 滔 不 断,您还得乐。乐,怎么个乐法儿哪? 乐不乐瞧哪儿哪? 瞧眼睛,眼犄角儿一发现鱼尾纹——仿佛鱼尾凹似的那种纹,这就 乐啦! 您瞧,这位老皱着眉,那他乐不了。我这儿 说 您 得 帮 忙,我这儿说,您那儿冲着我生气,老瞧我别扭,您永远乐不了。 欢哪!

说,说话有什么难?难在要学什么人说什么话。您瞧二位

一谈话,您在旁边儿这么一听,听不过五句话就知道作什么事,都听得出来,那话里都带着哪!说话得学,有地方话,有时间话。那位说:"什么叫地方话,什么叫时间话?"您跟街坊说话,一早几有一早儿的,晌午有晌午的,晚上有晚上的。一早儿上见人:

"您刚起呀?"

"刚起。"

到晌午啦,午前:

"您吃饭啦?"

"偏了您哪。"

到晚上啦,掌灯以后再见人:

"您还没睡哪?"

"还没睡。"

它分时间哪! 说不按时间说,随便说,想说什么说什么,不成,说出来不受听。一早儿,这位刚一推门,一见面儿说晚上的:

"嗬,还没睡哪?"

这位说: "还没睡?我这一宿于什么去啦?"

这是时间话。地方话哪?街上见人说街上的、街上见人:

"买东西呀?"

那位说:"可不是吗!"

"我给您雇车。"

"不用啦,前边就到啦。"

"回见。"

"回见回见。"

这在街上。要到饭馆子哪,一进门儿.

"嗬, 几位您哪? 我给。"

这位:

"给过啦。"

这位坐着站起来啦:

"来不及啦, ·块儿吃吧!"

这位:

"我同着人哪,我给您添几个菜。"

"不让啦、吃饱啦。"

"回头咱们算一块儿。"

"两便吧!"

这位坐在这儿要了酒菜:

"来吧几位,这儿找补点儿。"

"不客气啦,吃完啦。"

您要是把这套话拿到茅房去说,那满拧!这就是在饭馆子 的话。说话都得有规矩。

说话,一问一答,往一块儿一和,越说越对劲儿,不往块儿和,两下就要抬杠。说抬杠哪,我有个大爷专爱抬杠,在北京啊开的杠房——抬杠铺。那位说:你大爷开杠房,那是应出殡的买卖呀?"不应,出殡他不应,他这抬杠不是那么抬杠,是说话爱抬杠,抬杠啊能把人说倒了。怎么抬哪?求真理呀。好比说吧,不管谁跟他抬,不能自抬,得赌点儿嘛,就跟娶钱似的。反正每回拾杠啊他总赢,这么一来,我这大爷呀响名啦!在旧社会时候,他有个外号儿,叫什么?叫"杠头"。谁也抬不过他——杠头!他一响名啊,又收了四个徒弟,这四个徒弟都叫杠头,怎么分别哪?大杠头、二杠头、三杠头、小杠头,那么我大爷哪,他叫老杠头!嗬,这五个杠头在北京响

了大名啦,就在东四牌楼灯市口儿开的杠房!

北京这么一响名,旧社会时候,来了一位跟他抬杠的,谁哪?旧社会那个圣人一一孔圣人。孔圣人这么一想。

"杠头在北京响这么大名,又收了四个徒弟都叫杠头,他 叫老杠头,他怎么治,也抬不过我去呀,我得访访这杠头去。"

孔圣人来啦! 孔圣人到门口儿, 杠房伙计往里边儿一让, 说: "您里边儿坐,喝茶。"

说: "我到这儿找你们老杠头。"

"您找他有什么事?"

"跟他抬杠。"

"您是哪一位?"

"某人某人。"

嗬!这四个杠头,打大杠头哇直到小杠头,不敢跟他抬。 圣人,名誉大! 赶紧把老杠头请来,就把我大爷请去啦!

我大爷一进门儿,见了孔圣人一作揖:"嗬,哎呀,您今 天光临,实在使草舍生辉呀,倒茶倒茶!"

圣人说呀:"也不要客气,我今天特地来找你抬杠!"

"好吧,按说不敢跟您拾呀,可是我开着杠房要不跟您 拾,我这买卖就瘪啦,为我的营业我得跟您抬,是不是?这么 的,咱们抬着玩儿吧!"

圣人说: "那何必哪, 赌十块钱吧!" "好吧。"

叫小杠头拿十块钱来。打柜房拿十块现洋搁这儿啦!圣人哪打腰里也掏出十块钱搁这儿。

说: "怎么个抬法?"

圣人说: "我也明白,这是赌钱。我要把你问短了哇,临

走的时节,你这十块钱我拿着,你要把我问短了,我这十块**算你**的啦!"

"好吧,请坐。"

这圣人就坐下啦。

"我跟您抬是怎么个抬法?"

圣人说: "你呀跟我抬杠,我要是把你问短了,那不算新鲜,你是平常人,我是圣人!你问我,我回答你,回答的理由充足,那就是你输啦,回答的理由不充足,那就是你把我问倒啦!"

"好吧。"

俩人这儿坐下。我大爷说:

"按说可不敢跟您抬呀,今天我可要对不住,跟圣人要抬 杠啦。怎么抬法儿哪,我就拿圣人说的这句话咱们抬抬吧!"

"哎,好好好,哪句话你不明白,我告诉你!"

"是,是。"我大爷说呀:"老圣人、想当初您说了这么句话:敬鬼神而远之。咱就拿这个鬼神哪抬抬!"

"好吧,怎么意思?"

"敬鬼神而远之,恭敬它为什么又要远之哪?这怎么讲啊?"

圣人说: "这个事情极容易明白,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, 这鬼神哪原本是没有,信则有,不信则无啊,你信就有,不信 就没有。"

我大爷说:"这个不对啦!您说敬鬼神而远之,信则有, 不信则无,这话呀不对您哪!"

"怎么哪?"

"圣人哪,您得给我们一个道儿,两条道儿您全占着不成。您要让我们往东啊,回头又往西指,说打那边儿绕也过得

去,那就不对啦! 这鬼神倒是有,倒是没有,您说又有又没有,两边儿您全占着,那怎么算圣人说话哪! 信则有,不信则无,倒是有,倒是没有哇? 那么到底有没有? 您说呀!"

圣人说: "鬼神这档子事呀谁也没瞧见哪,没瞧见就是空虚的,空虚的就是无,它就没有哇!"

"是,您这话对,这是您承认没有鬼神啦!说既然没有, 为什么有鬼神这俩字哪?既说没有,为什么有这俩字?"

圣人说:

"瞧不见就不能说有!"

"噢,瞧不见就是没有。我跟您说话,这话您听见啦,这话在哪儿哪?您瞧见这话啦吗?您能说这话没有吗?这一把香草,闻着挺香,这香在哪儿哪?香味儿什么样儿?谁瞧见啦?这都得说有的。这个小事不用提,您在空气里活着,谁能说没有空气?没有空气人就憋死啦,这气什么样儿呀?怎么鬼神您就说没有哪?怎么空气有哇,香有哇,声音也有哇?"

圣人说:

"那么说——鬼神就得说有!"

"有鬼神,什么模样?鬼神究竟多高的身量儿,怎么个长像儿,在哪儿住?我们给它去封信,它能给我们来回信吗?"

圣人哪,没词儿啦!圣人站起来于出身儿,把 十 块 钱 撂下,走啦!

嗬,我这位大爷——这老杠头可了不得啦,响了名啦,把 圣人都问短啦!又过了半年多,圣人不成不是?来了一位比圣 人还高的!什么哪?神仙。这种仙是谁呀?中八仙哪有个瘊拐 儿李。这瘸拐儿李呀抱不平,一听杠头这么大名誉,他把圣人 都抬回去啦,"我得给圣人找找场!"瘸拐儿李来啦。背着大 葫芦、拄着拐、一瘸一颠的穷老道相儿,往门口儿那么一站。 小杠头哇认为是化缘的:

"大师父,这儿僧道无缘,不打发。"

瘸拐儿李说:"谁跟你们化缘哪?找你们抬杠!"

"噢,您是哪位?"

"瘸拐儿李!"

哎哟嗬,名誉很大,小杠头不敢抬,赶紧找老杠头! 老杠头来啦,到门口儿一抱拳:

"哎呀,李大仙,您里边儿坐。"让到里面儿,"倒茶!您今天光临,有什么贵干……"

"甭客气,光临不光临咱们甭提,听说你把圣人嬴啦,你 能拾呀,今天我特地找你抬杠!"

我大爷说:

"按说我可不敢跟您抬,您是神仙嘛!我要不跟您抬,我 这买卖就得关门儿,您既然来啦,我就跟您抬抬, 赌钱哪……"

"你跟圣人赌上块钱,我也跟你赌士块钱得啦嘛!倒不在 乎输赢,我得转转这个场!"

"好吧。"

拿十块钱现洋搁这儿, 瘸拐儿李也搁这儿十块钱。

"这规矩……"

"我知道哇,我要问住了你,钱归我 拿 走哇,你 问 住了我,干出身儿呀!"

"打这儿就要拾杠啦?"

"抬吧!"

"您说我说?"

"我要把你问短了,你让神仙问短了还算新鲜吗?你不明

白的事你问我呀,我回答你呀,我是神仙哪!"

- "好吧,打这儿可要抬杠啦啊,咱就拿您本人抬吧!"
- "好吧。"
- "您是谁呀?"
- "瘸拐儿李呀!"
- "泰嘛的呀?"
- "什么也不卖呀!"
- "那么您是神仙哪——中八仙哪,中八仙背那 葫 芦 干 嘛 呀?"
 - "葫芦是我的一个宝贝呀!"
 - "您这葫芦里头是什么呀?"
 - "丹哪,金丹哪。"
 - "金丹?"
 - "金丹哪、是我们出家人炼的丹。"
 - "炼它干嘛?"
- "干嘛?这金丹能起死回生啊,死人吃了这金 丹 能 复 活 呀,专治内外两科各样的病症。"
- "您别说,您别说,您这金丹能治内外两科的病症,为什么不把您的腿治直了哪?您怎么是瘸子哪?不能治己,还能治人?"

把瘸拐儿李给问住啦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贼 说 话

作贼的有说话的吗? 这个贼上了房,等人睡着了他 好 偷啊,人家老不睡,他在房上着急啦: "我说你们怎 么 还 不 睡呀? 睡了我好偷哇!"没有那么一个。

闹贼,旧社会有这事,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,没有贼可是没有贼,您睡觉的时候对于门、窗户可也要留神,您要不留神,丢了东西,您让我负责我也不负责! "张寿臣说的没有贼,我丢东西啦!"我不管这档子事。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。到什么时候留神哪?下雨天儿,刮风天儿,睡觉的时候得特别留神。这一下雨,唏哩哗啦,"好,外头下雨啦,挺大的动静,在屋里忍了吧,早点儿睡,凉快!"天热,"啃,今儿可凉快啦!"一觉睡得塌塌实实的,醒来一瞧。全没啦!——下雨得留神。

刮风,外头有动静,"呱喳"一响,是下来人啦,屋里人这么想:"这风大砑把什么给刮下来啦!"不出去啦。不出去, 丢东西啦!

"点灯人未睡"呀,"咳嗽心必虚"。这怎么讲哪?外头一有动静,屋里这位呀直咳嗽,贼不走啦!"咳嗽心必虚",他知道你胆儿小哇;外头一有动静,你屋里一咳嗽,其实你告

诉那贼: "你可别闹哄啊,我可胆儿小,我这就睡觉,我睡着了就不管啦,东西全是你的!"醒了全没啦! 外头有动静,他开开灯,坏啦! 你这一开灯啊,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哪,你屋里是怎么个人,有几口儿,有什么防备,抵得住抵不住,他全知道啦。外头一有动静,我告诉您一个好法子: 屋里这儿说着好好的话儿,不说啦。电门"奔儿"关啦; 这贼抹头就跑,他知道您憋着算计他哪!

贼不说话,可也有说话的时候儿,这叫贼说话。怎么贼说 话哪? 嗬, 什么事都特别! 有一年哪, 我们 家 闹 贼——那 位 说: "你们家还闹贼?"他分什么社会呀,这是在日本闹混合 面儿那年,我们家里闹贼!那位说:"怎么闹贼呀?"那阵儿 跟现在不一样, 您瞧我们的生活, 拿我张寿臣个人说吧, 如今 哪您瞧我这身肉,吃得饱,睡得着哇! 穿什么 衣裳都 能 上台 呀,就穿这身制服,就能上台,见谁都成,制服就是礼服哇, 就行啦。那年月不行,那年月要穿这么一件上来,台底下能 让? 你得架弄着! 在旧社会我们作艺的, 哪怕借加一钱哪, 也 得架弄着! 夏天大褂儿就得有好几件儿,罗的,绸的。为什么 哪?您想啊,上一场啊它就揭啦,再上一场,哎,福了半截 儿,您瞧多寒碜! 干干净净,至少得有两件儿。到冬景天儿,皮 袄、大衣、水獭帽子。一出来,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,其实真 着急,借加一钱来的!那是衣裳吗?那衣裳用处可大啦,这一 件儿衣裳兼了好些差事,分到哪儿,走到街上,这就是便服; 上哪儿去有应酬,这就是礼服,上台,这就是行头,睡觉,这 是被窝; 死啦, 它就是装裹, 全在身上哪! 出来进去的就这一 身儿呀, 家里着急, 光炕席, 任嘛儿没有!

这贼呀他瞧上我啦, "不怕贼偷, 就怕 贼 惦 记 着" 嘛!

"张寿臣一定富裕;他要不富裕,出来能皮袄、大衣、水獭帽子吗?"嗯,他哪儿知道哇,我们家里住一间房,屋里四个旮旯空,一块炕席,睡觉压着,连被褥都没有!我是我那身儿呀浑身倒;我女人哪是她那身儿 棉裤、棉袄、大棉袍儿,浑身倒!枕头都没有哇,枕着我这双靴头儿,我一只呀,我女人一只,我女人那双靴头儿她得穿着,怎么?她那双袜子都没有袜底儿啦!就那么难。

哎,闹贼! 我怎么知道闹贼呀? 我们 住一间 北 房,后 山 炕,头冲外睡,我哪,脑袋正对这个门,戴着我那帽子,把带 儿一系,省得凉啊!这天后半夜儿,就觉着凉风一吹脑门子, 我睁眼一瞧哇,蹲着进来一个人,又把门关上啦,我知道是闹 贼,我可没嚷、因为什么没嚷?我回头一嚷,他这么一害怕, 贼心胆虚,手星拿着家伙给我一下子,中伤啊!反正我没的可 丢的, 你屋里摸摸没有, 你走啦, 不惦记我就完啦。我这么瞧 着他,他过来摸,一摸我这身儿呀全穿着哪,扒呀扒不下来, 揪帽子,一揪我醒啦!其实我早醒啦;靴头儿,枕着哪!我女人 也那身儿,炕上就炕席。还摸,我心里说:"你还不走吗?你走 了就完啦,你走了我好睡觉哇!"他摸来摸去呀摸到西南犄角 儿去啦,吓我一跳!怎么回事?西南犄角儿哇那儿 有 我 的 存 项,是我的粮台,那儿有一个坛子,里头装四十多斤米。日本 的时候不是买米买不着吗, 托人哪弄了四十多斤。我这么一想 啊: "没有错儿,他绝不能抱着坛子上房,连坛子带米一百多 斤,一来也笨,二来走街上准犯案。多一半儿贼都迷信,贼不 走空,取个吉利——抓一把走;抓一把也就是熬碗稀饭,连干饭 都吃不了,我何苦得罪你呀,你不惦记我就完哦!"

我瞧他到那儿啦,一摸呀是个坛子,上头盖一秫秸杆儿锅

盖,把锅盖搁地下啦,摸了摸里头是米,我心里说:"你还不抓点儿吗?"他站在我眼头里叉着腰想主意。贼可狠啦,狠心贼嘛!他这主意太损啦!他把他那二大棉袄脱下来啦,脱下棉袄往地下一铺哇,又抱坛子。我明白啦,我心说:"好小子啊,你可损啦!你那意思把棉袄铺到这儿,把坛子抱来往那儿一倒,一倒剩坛子底儿,顶多给我留个四两半斤的,你全奔走,这我可对不住你啦!"他铺完棉袄一抱坛子,我这手顺炕边儿下来啦,把袄领子逮着啦,往上一拉哪,就压在我身底下啦,我喜欢啦;"成啦,我身底下多一个褥子啦,我还瞧你的!"

他不知道哇,抱这坛子往我脑头里"哗—"这么一倒,我心里痛快啦,心说:"小子,你算拿不走了啦!我吃的时候呀费点几水!"他把空坛子又搁那儿啦,他摸一一他摸着大襟袖子一挎不就走了吗!一摸没摸着,他心里纳闷几呀:"怎么摸错地方啦?"把米扒拉扒拉,一摸是地,他纳闷几呀:"一间屋子半拉炕,是铺这儿啦?"又一摸;

"嗯?"他出声儿啦!摸这头儿也没有,"咦?"

他这么一"嗯"、"咦",声音挺大,我女人醒啦,女人 胆儿小,拿脚直踹我:

"快起来,快起来,有贼啦!"

我沉住了气啦, 我说:

"睡觉啊,没有贼。"

一说没有贼, 他答茬儿啦,

"没有贼?没有贼我的棉袄哪儿去啦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贪便宜

我现在说相声,年轻时候可不是于这行的,于什么呀? 在光绪末年,我十几岁,不到二十,跟官。跟谁呀?跟一位县长。这位县长是棉花县知县。那位说:"地图上没有哇!哪省有棉花县?"这您别较真儿,没有最好。怎么最好哪?我说棉花县,在场各位绝对没有棉花县的人,没人挑眼。你要说真实的县名,赶巧啦,听相声的有一位是那县的人,那位听了就不满意。说棉花县哪,绝没有在那儿住的,就完啦!

"今天我上任哪,跟你们要仨人。"

嗬:这十几位头儿一听就一哆嗦。这仨人一定是要案哪, 要紧,不办不成。

"是,请您哪赏下这仨人名姓。"

这位老爷一说呀,这当差的为难啦!因为什么?这仨人没名没姓。没名没姓怎么办哪?要的这仨人是三 样 儿 脾 气:头一个呀要一个慢脾气——慢性子,脾气越慢越合适;第二个要一个急脾气的,脾气越急越好;第三个要一个爱占便宜的,老

好占点儿便宜才合适。哪儿找去!这仁人到街上不好打听啊!

"二哥!"

"什么事您哪?"

"您是慢性子吗?"

这位当时就得掉脸:

"我怎么啦我慢性子!"

"那么您是急脾气?"

"我于嘛呀我急脾气!"

"那么您爱占便宜?"

"你才爱占便宜哪!"

打起来啦!

赏五天限。五天没办着。又讨限两天,这两天再办不着哇打八十板子,事由儿也就完啦! 当差的 没 法 儿 办哪,哪儿办去! 这几位头儿哇一核计,内中有一位说:

"得啦,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,没地方办去!咱们先 开开心,有什么话到后天再说。"

他们哪几开心去?

"南关外头唱野台子戏,咱们听戏去。"

这十几个头儿听戏去啦!野台子戏是会里头办,没有戏园子,过路人能站着听,要坐着没地方坐,坐地下,离家近哪扛着凳子来,挨着戏台呀有卖茶的——茶案子,茶摊儿,坐那儿呀连喝茶带听会儿戏。在茶案那儿一坐,他们是县里的头儿,作买卖的都认得,给沏了壶好茶,这哥儿几个在那儿听戏。听着听着哪,旁边儿坐下了一位听戏的。这位的像貌特别,四十多岁不到五十,瘦,要没有骨头挡着,还得往里瘦!眼睛不小可没有神,坐那儿瞪着挺大眼睛,瞧那样儿就仿佛睡着了!叫好儿

哇净张啸,可不出音儿。知道的是叫好儿,不知道的就仿佛鲇' 鱼喝水哪! 挨着他坐着一个小伙子,二十多岁,眼睛鼓着,攥 着拳、扶着茶案子,叫好儿手脚乱动:

"好!好——!哎,有意思啊!"

再使劲椅子碎啦!这个当差的要乐没好意思乐:

"什么人都有,这俩人分匀分匀多好哇!"

就这么个工夫儿,打人群儿外边儿跑进一个小孩儿来,十 来岁。这小孩儿一说话呀,才知道是这瘦人他儿子。慌慌张张 跑进来呀揪这瘦子:

"爸爸,快回去吧!别听戏啦,咱们家里着火啦!"

旁边儿的人哪都替他惊心, 水火无情啊! 再 瞧 瘦 人 哪, 嘴! 慢条斯理儿的不着急, 瞧瞧这孩子, 说话无声无力;

"着火啦?刚着哇,早着?"

"着了半天啦!"

"哎, 你先玩儿去吧, 我── 听完这两出戏呀, 睡一觉儿 再教去。"

旁边几人听着不象话呀,挨着他坐着的这小伙子受不了啦,叭!一个嘴巴、把瘦人打到地下直啃上!

"象话! 你们家着火不赶紧回家! 听戏要紧救火要紧? 听完了戏睡一觉儿再家去,把街坊都连上啦!"

这瘦人躺地下不起来,他讲理:

"这你管不了啊,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,我就这慢性子!"这头儿听见啦。"哎,他是慢性子!哗楞,嘎奔儿,锁上拉了就走!这打人的挂不住啦,怎么哪?在旧社 会里都这么想:俩人一打架,官人过来只要给对方一个不好看,就算给他露脸啦!这小伙子想:啊,给我作面儿!得啦,我一劝把他放

开,不得念我的好处吗!"过来就作揖:

"辛苦辛苦,头儿,得啦,哈哈,我已然打他啦,他们家着火啦,他实在没有理呀,着火啦要紧哪还是听戏要紧哪?我已然打他啦,您把他放了,还让他回家救火去!我的面子!"

这头儿不能放啊,这头儿为他受了罪啦,到今儿个找了六 天啦!

"不成,一定得把他带走!"

小伙子·想:我这不是多管闲事嘛!打完了还 得 把 他 带走! 家里还着着火!自言自语:

"咳!我这急脾气,这不多管闲事嘛!"

头儿说: "啊, 他是急脾气, 把他锁上。"

也锁上啦! 进城啊,关厢那儿围着好些个人,跟前是一家饭馆儿,怎么回事呀? 看,伙计、掌柜的、学徒的按着一个饭座儿那儿打哪!头儿问!

"你们怎么打他?他是干嘛的?"

"饭座儿呀!"

"饭座儿,你们打人象话吗?"

"头儿,这个人太难!吃完了饭喝完了酒他没给钱哪,他怕我们跟他要,他跑啦!我们揪住哇,打他身上又翻出四把酒壶来,吃完饭不给钱,偷酒壶,什么道理?"

头儿说:"世界上有你这种人吗?吃完饭不给钱,偷酒壶, 这什么规矩?"

"别的没有啊,我就是爱占点儿便宜!我瞧见什么不偷, 我手痒痒!"

"啊,好,好,带走,带走。" 仨人全了案啦! 带回衙门,到班房,往上头一回报,知县升堂,是二堂问案,把这仨人带上来往二堂一跪——那阵儿旧社会都跪着打官司。知县挨着问:"你怎么回事?"

这瘦的说: "老爷,我是慢性子,天生来的脾气。怎么个慢法儿哪?有事情不爱办,有话不爱说,这事情搁仨月五个月的也许说也许不说,有人问哪想起来呀再说,想不起来就忘啦!"

"噢,是慢性子。你哪?"

这小伙子:

"老爷,我急脾气,我这脾气跟他相反,有事就得办,有话就得说,不办哪把我急死,有话不说把我憋死,就这急脾气!"

"噢,是急脾气。你哪?"

"老爷,就我这毛病不惊人,我瞧见什么就想偷点儿,买 东西老想饶点儿,他饶哇我也不痛快,饶完了还得偷,不留神 我不给钱就跑,不偷心里别扭,痒痒!"

"是,是爱占便宜!我找你们仨人干嘛哪?你们仨人也没 犯法,让你们仨人在我这儿当差,我有用你们的地方儿。"

这慢性子干嘛呀?给他看少爷。这老爷跟前俩儿子,一个 五岁的,一个不到两岁的。这孩子太磨人,要雇人看哪,在老 爷、太太跟前儿,小孩儿怎么磨这个人也没关系,抓他、咬他他 也不敢还手儿,可是离开老爷、太太,这孩子吃亏,掐一把拧 一把地,小孩儿受伤。用慢性子看少爷,他慢性子嘛,小孩儿 怎么磨他,他不着急,小孩儿哭没关系,抓他就抓,咬他就咬。

"用你呀给我看少爷。急脾气干嘛呀?跟班儿。我要上哪儿去呀懒得动弹,怕耽误事,睡觉哇谁也不敢叫我,急脾气敢叫我,我要到时候不出门儿,急脾气敢催我,耽误不了事。爱

占便宜于嘛呀? 打零碎儿——打杂儿, 买东西, 连买带偷哇咱们省俩钱儿!"——这老爷也这毛病!

都当差啦。过了没有几天,知县上南关拜客去,一早儿天一亮去的,十点多钟才回来。回来呀坏啦!正赶上关厢那儿叉车,到桥头这儿过不来啦。您算,外县街道又窄,两辆大车,辆往南,一辆往北,又有一个大草车,还有小车子、行人、挑挑儿的,过不去啦! 叉的挺严。这知县坐在车里着急:

"咳! 我肚子也饿啦, 天都这时候啦, 下午两点也家去不了哇! 我要知道这么费事, 我走东关哪, 这得什么时候家去!"

急脾气 - 听老爷着急,他从马上下来啦!把马交给别人,过来一掀车帘儿,冲老爷点手儿:

"下来,老爷!"

老爷说:"什么事?"

"下来、下来。"

"于嘛呀?"

"你下来呀!"

老爷知道急脾气,不惹他,从车上下来,急脾气一转身儿 呀把知县背起来啦。

知县想: "背我于嘛呀?"

"我回头赏你十块钱!"

急脾气一听,这么一撒手,"咕咚",把知县扔河里啦! 冲知县作揖:

"谢谢您赏钱哪!"

知县喝了好几口水,站起来啦:

"哎,你怎么把我扔河里?"

"这不给您道谢吗!"

"到岸上道谢呀!"

"我这急脾气等不了啊,我就这脾气呀!"

知县这么一听: "怨我呀,我要不用他,哪儿有这事,差 点儿淹死!"

回到县衙,进了大门,一拐过屏风,一瞧挺可乐。瞧见什么? 瞧见慢性子啦! 这慢性子干嘛? 哄小孩儿哪! 哄这二少爷。这二少爷一生日多不到两生月,也会踏踏,也会爬,他怕摔着,拿带子系这孩子腰,他不抱他,他坐在台阶儿上揪这带子头儿,孩子往哪边儿走也出不去他这范围,他这儿放鹰玩儿。

- "慢性子子嘛哪?"
- "老爷回来啦,这不哄着二少爷哪吗。"
- "大少爷哪?"
- "大少爷掉井里啦!"
- "大少爷哪?"
- "掉井里啦!"
- "多咱掉井里的?"
- "六点半哪!"
- "怎么这时候才说?"
- "我这慢性子不爱说,不是您问得紧,我打算过年八月节 再告诉您!"

"这不要命嘛! 捞吧!"

捞, 这孩子连控水都控不出来啦! 太太也哭, 老爷也哭。

"赶紧把少爷装殓起来吧!"

买棺材去吧。让别人去也好,单让这爱占便宜的去啦!带着十块票儿,到棺材铺一瞧小棺材:

"这怎么卖、掌柜的?"

"这个十二块钱。"

"不值呀, 三毛五怎么样?"

"您买劈柴也买不了。"

磨了半天哪, 六块五毛钱。给人这十块钱, 那人上柜房儿 找钱。那人一上柜房儿,他瞧这屋里没人,把这棺材盖儿打开。 旁边儿有个小匣子儿, 把小匣子儿给搁到里头啦! 找回钱带起来, 人家要送。

"你不要送,我自个儿弆回去吧,没有多大分量。"

他怕人家伙计一扛分量大,回头打开盖儿一看还有一个哪怎么办?他夹着回来啦! 老爷正哭着,他往跟前儿一放:

"老爷,别哭啦,买来啦!"

老爷、太太擦了擦眼睛:

"哎,废物, 五岁的孩子买这么大棺材,这用得上吗?"

"这个大呀? 大不要紧,来这个!"

"哎!你怎么买俩呀?"

"您别嚷,大的是买的,小的是偷的。"

"偷它于嘛?"

"有用啊,等您这二少爷死了省得再买啦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假行家

从前我们有家儿街坊,姓窝,叫窝心,趁钱,财主,房产多,有的是钱哪,那阵儿开了好几个买卖。家里有个孩子,特别的笨,这孩子念了二年半快顶三年的书啦,百家姓儿呀一篇儿没念完,"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"啊他老忘一半儿,记住一句忘一句,记住上句忘下句,老师都腻啦。这一天放学的时候儿把他叫到跟前:

- "再念一遍,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。"
- "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。"
- "记住了没有?"
- "记住啦。"
- "再念。"
- "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。"
- "行啦,明儿早晨上学呀背这两句,背下来我给你上书,还忘一句就别来啦!知道的是你笨哪,不知道的说我耽误人家子弟!明儿要是忘一句就不用上学啦!去吧。"

这小孩儿还真用心,一边儿走,一边儿背:"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,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,赵钱孙李……"

刚到"赵钱孙李"呀,走道儿一拐弯儿,狗打架把他撞躺

下啦,把"周吴郑王"又忘啦!回家哭啦!

"啊…"

- "怎么啦,挨打啦?"
- "没挨打。"
- "没挨打哭什么呀?"
- "老师给上书上的太多, 赵钱孙李 底 下 那 句 老 忘 , 绕 嘴!"
 - "不要紧哪,明儿上学问老师呀!"
 - "他说啦,再背不上来就不让去啦!您告诉我。" 他妈是文盲,不认字呀,"等你爸爸回来再问吧。" 呆会儿窝心回来啦,一瞧孩子直哭:"怎么回事呀?"

太太一说这档子事, "你告诉他吧, 赵钱孙李 底 下 是 什 么。"

窝心直甩手儿: "我没念过书哇,我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呀! 明儿让他问老师去。"

"老师不让去啦! 跟外头打听打听, 找 一个 念 书 的 问问。"

找别人也好,对门儿住了一位,姓假呀,叫假行家,嗬! 嘴可真能聊,无所不知,百行通。别看嘴能聊,一个字不认得,瞎字不识。你要一问他呀,他是支唔经,比老郎神多八出戏!什么都懂!

窝心把假行家请来啦,告诉太太: "外头叫几个菜,家里有炖肉,炖小鸡子,烙几张饼,绿豆稀饭加白糖。"

预备好了,让孩子打酒,外头叫了几个菜,把假行家请来啦。这假行家不知道是什么事呀,假行家这么一看,连家里做的带外头叫的,嗬!烙饼、绿豆稀饭、白糖、酒、这么些菜。

吃得这假行家胸口比下巴颏儿高起二寸! 沏上茶之后:

- "您吃饱了吗?"
- "吃饱啦。"
- "您喝茶。"

端起茶碗来一喝。

"求您点儿事,——把孩子叫来。"把孩子叫来,"给你假大爷行礼。"

孩子一作揖,旁边儿一站。

"这是您侄儿,今年十一啦,就是太笨!也不怨这孩子笨哪,就怨这老师呀给上的书太多,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也绕嘴,他老记不住。这个老师说啦,明儿要背上来呀还让念,要背不上来呀就不让去啦!您想,孩子他不念书不耽误了吗!没有别的,假大哥,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,您告诉您侄儿,明儿让他上学呀就接着念啦。"

要命啦,假行家也不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,又不能说不知道——吃了人家啦——怎么样哪?就得蒙事。坐在这儿,反正沉住气啦,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摩挲胸脯儿;

"哎呀——赵钱孙李底下那句呀,大哥、别忙,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念啦,我得慢慢儿想想。赵钱孙李底下那句是不是? 反正我一说你就想起来啦。"

小孩儿在旁边儿:

"对啦,您 提呀就想起来啦,就在嘴边儿上想不起来!"

"嗯嗯,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人之初吧?"

小孩儿: "不是人之初。"

"不是人之初?要不是 一子曰!"

"没有子曰。字儿多!"

"字儿多?赵钱孙李 · 这玩艺儿二十多年没念啦哪,就 差事啦!这几年脑子也不老好的。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理不 通!"

孩子摇头: "不是理不通。"

- "不是理不通,就是通天彻地!"
- "不是。"
- "地下无人事不成!"
- "又不对。"
- "城里妈妈去烧香!"
- "不是。"
- "香火庙的娘娘!"
- "不是。"
- "娘娘长,娘娘短!"
- "不是。"
- "短剑防身, 申公豹!"
- "不是。"
- "豹头环眼猛张飞!"
- "太多啦!不是。"
- "飞虎刘庆!"
- "不是。"
- "庆八十!"
- "不是。"
- "十个麻子九个俏!"
- "不是。"
- "俏皮小佳人儿!"

- "没有那么多字。"
- "人能治火!"
- "不是。"
- "火上熬粥」"
- "不是。"
- "周吴郑王!"
- "哎,哎,周昊郑王!"

嗬,绕了一百八十多里地呀把周吴郑王逮着啦!

他逮着周吴郑王啊了不得啦,窝心这两口子就拿假行家当圣人啦!可见着高人啦!这假行家呀这一跟头摔到皮袄上—— 算拽着毛儿啦!天天在这儿吃在这儿喝,吃得挺好,吃到半拉 多月,吃得假行家满脸油光的。

这一天俩人在一块儿吃饭喝酒,谈心,窝心问:

"我说假大哥,您天天不做事,您是哪行发财呀?"

他怎么样? 哪行他都没做过!

"哪行发财呀,我跟您说,哪行都发财;就是这个,扎蛤蟆还得有根竹签儿哪,扎耗子还得有纸捻儿哪,我不瞒您哪,我嘛也没有,净有能耐不行,没人帮我的忙,发不了财!有钱就成啊。"

这窝心他钱多呀:

"那么的,您领我个东,我这儿闲着搁着也没有用,咱们 哥儿们越走越近乎,做个买卖,您瞧什么好您就来什么。"

"是啦,您交给我吧。"

有钱啦,假行家在街上这么一转游哇,瞧什么买卖赚钱哪?什么买卖他都瞧着利小,他就瞧药铺便宜。药铺这买卖叫一本万利,怎么哪?药铺哇大秤抬来的呀,拿戥子往外戥啊,

给多少是多少; 要多少钱没有还价儿的, 给多少没有争竞的。 象买萝卜: "多给点儿呀。"买白菜: "约〔念邀〕高着点儿呀。" 买药: "你给约高着点儿!" 要不: "多抓点儿?" 没那个事。 跟买别的不一样。还有一样儿, 药铺到夏景天, 有好些个菜, 不但不糟践东西, 他还赚钱。什么? 就说冬瓜, 一到夏天您 瞧, 熬冬瓜, 氽冬瓜, 面汤里搁冬瓜, 吃饺子也是冬瓜, 老是 冬瓜。吃冬瓜干嘛呀? 白吃呀还剩钱, 冬瓜霜、冬瓜皮、冬瓜 子、冬瓜瓤儿、冬瓜把儿完完全全都卖钱哪。假行家一想啊: "开药铺合适!"

就在我们北京啊,在东珠市口路北啦,有三间门面一个药铺哇关啦,他一弯转哪把药铺倒过来啦,多少钱哪?那阵儿是四千多块钱,把这药铺连货底儿倒过来啦。拾掇拾掇门面呀,再上点儿货,顶一万块钱,这药铺开起来啦。亲友们送 匾挂红。假行家应当把前任掌柜的、先生都请来,药铺换东家换掌柜的啦,得请几位帮忙,他不请,因为什么?人家都内行,把人家请来啦,怕别人瞧不起他,他完全不要,自己来。这药铺外行来不了哇,你一个人儿开这买卖不成啊,他跟窝心商量:

"大哥,您也帮着忙和忙和。"

"我不识字!"

"不识字没有关系呀,我这一个人弄不了哇,您在柜里一 呆,不是充个数儿吗?"

还得找学徒的。这窝心有个侄子,本家一个侄子,十六岁,叫窝囊废,把窝囊废找来啦,这窝囊废呀在这儿学徒。合着这药铺哇就三个人;东家窝心,掌柜的假行家,学徒的窝囊废,就这仁人。

一早儿放了挂鞭,九点来钟,进来一个人,这人有六十多

岁,连鬓胡子,穿着蓝夹裤蓝夹袄,系着一条带子,大包头儿的鞋。一进门儿呀满脸陪笑就作揖:

"嗬,掌柜的,开市大吉呀,万事亨通!道喜道喜!" 掌柜的、东家都站起来啦:

"哦,您柜里边儿坐!"

"不价不价,给您道喜,还求您点儿事。我跟您是街坊,我是皮匠,在您这门口儿摆皮匠挑儿,我姓陈,都管我叫陈皮匠,在您这门口儿摆摊儿呀摆了三十多年啦,现如今换了掌柜的,换了东家啦,我还在这儿摆摊儿,求您照应赏碗饭吃。"假行家倒挺客气:

"没有说的,还得求您照应哪,咱们是街坊,您要是彻水呀,用开水上柜里头来,后院有火,多咱都行!"

"好啦, 谢谢您哪, 我可就挑挑子去啦。"

出去啦,把皮匠挑儿挑来啦,坐在那儿,一边儿喝着水, 一边儿缝着破鞋。

也就十点来钟,进来一位买药的,打腰里一掏哇,那阵儿 花锅子儿,掏出仨子儿;

"掌柜的,给包仁子儿的白芨。"

"好您哪。"

白芨呀就是研朱砂那个白芨。他拉抽屉找。其实呀,哪个抽屉搁几味药有几个条儿;他不识字,他乱找,即便找着白芨呀,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白芨。拉了四个抽屉找不着,叫学徒的,怕人走了哇,一走于他不好看;

"倒茶呀,来了买主儿不倒茶吗?把东家那茶叶沏上,倒茶,点烟卷儿!"

药铺没这么应酬过呀。倒了碗茶,点了烟卷儿,烟卷儿是

老炮台, 仁子儿不够抽烟卷儿钱。他呀拉几个抽屉不拉啦, 把学徒的叫过来, 低声地:

"去、到帐房儿跟东家要两块钱,打后门儿出去,回头还 从后门儿进来,别打前门儿走,上菜市儿,越快越好,买个小 鸡子,白的,不要差毛儿的。"

这孩子要两块钱走啦。

窝心一听特别呀: "要两块钱买小鸡子干嘛呀?" 这买药的还直催:

"掌柜的, 你快点儿拿!"

"您候一候儿、今天我们是刚开张,货不全,到堆房给您取去,哈哈,您这儿坐一坐!"

这个人有心走,这根烟卷儿比那仨子儿贵,又喝了碗茶,等 着吧。窝心柜房儿里还嚷:

"掌柜的,掌柜的!"

假行家到柜房儿:

"什么事您哪?"

"您让孩子买白小鸡子干嘛呀?"

"白鸡呀,这人不是要买白鸡吗?"

"噢,买多少钱的?"

"仨子儿的!"

"仨子儿?咱们两块钱买去,给人多少哇?那不就赔了吗!"

一说赔了,这假行家一掉脸,说:

"这可不行您哪,您要说赔了,这个买卖我可做不了啦!咱们这刚开张啊,不得把名誉卖出去吗! 一伸手赚钱哪,明儿人家不来啦!大药铺不全这么样儿开起来的吗!"

窝心一听,别理他啦,他说什么是什么吧!

"好,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吧。"

这孩子呀转游半拉钟头没找着白小鸡子,为什么哪? 北京啊跟别的地方不一样,北京莱市上白小鸡子少,差不多不买它,嫌它丧气,非起灵啊,棺材上头才搁个白小鸡子哪,谁好模当样儿起灵哪!转游半天没有,回去不好交待,他花了一块六毛钱买了个白小鸡子,有两个黑膀子,打后门儿进来;

"给您、掌柜的。"

他接过来呀,攥着鸡脖子,把学徒的啐了一口: "呸!" "怎么啦?"

"怎么啦,学徒都不用心! 让你买白小鸡子,这俩黑膀子怎么回事?"

"没有!"

"没有?象话吗?让人说咱们这货不真!哼!"

攘住小鸡子,拿牙薅这两个膀子,小鸡子"嘎嘎" 直 叫唤。药铺得给人包上啊,活小鸡子没法儿包哇! 药铺栏柜上头挂着一溜儿药方子,"奔儿",摊下一张来,他不认字呀,什么呀扽下来就包起来? 牛黄清心丸,使牛黄清心丸那方子把鸡脑袋一裹。

"您拿走吧。"

买药的一膲,说:

"你等等儿,掌柜的,我买白芨呀!"

"是白鸡呀,有俩黑膀子不是现给您薅了去啦吗! 没 错 儿。"

这位一想: "仨子儿买得着吗,我拿走,回家宰着吃!" 这位走啦。 这位刚一出门儿,又进来一位,搁这几俩子儿。

"掌柜的,你给包俩子儿仁朱。"

"买银猪哇?好好!"叫学徒的:"倒茶!点烟卷儿!" 这回他不拉抽屉啦,等学徒的倒完茶,点完烟卷儿,他低 声儿告诉学徒的:

"隔壁首饰楼,越快越好,多加工钱啊,打个银猪。一两来重就成啊,多点儿少点儿没关系。"

东家不问他啦。俩多钟头这孩子回来啦,拿着一个包儿,底下有一个条儿,这条儿上写着四块五一一银猪手工。假行家接过来啦,接过来打开了,又换了一张纸、打上面儿又扽了一张方子——开胸顺气丸,包好了。

"您拿走吧。"

这位等了俩多钟头,拿手里一掂哪挺沉,心说:"刚开张的买卖呀给的多!"出门口儿打开一看,"嗬!"这位不爱便宜,又回来啦:

"掌柜的,你拿错了,我买仁朱!"

"是呀、错了管换,你拿夹剪把它夹开了瞧,绝对是十足银子,银猪;要是洋白铜啊,您把字号给我们捅下来,没错儿!"

这位赌气把猪往那儿一搁,拿起钱来走啦! 这位刚走,又进来一位,拿出五个子儿来。 "掌柜的,你给包五个子儿的附子。" 附子、甘姜、肉桂呀,热药。

"父子呀?"

"啊。"

"东家!"

窝心说: "什么事您哪?"

- "您回家把您少爷带来。"
- "干嘛呀?"
- "应酬门力!"
- "什么应酬门市?"
- "奏啦!"
- "把我们孩子卖啦?"
- "不是呀,连您都有哇!人家买父子嘛。您家里有父子呀,父子爷儿俩呀,我家里是光棍儿一个人哪,我要有孩子我绝不能卖您的!"
 - "卖多少钱哪?"
 - "五个子儿呀。"

窝心一听: "倒血楣啦!我们孩子今年十一啦,敢情是药材呀! 连我也在数儿哇!好,等着,等着!"到家,这孩子下学上吃饭哪,窝心脸都气肿啦!

"别吃啦!"

大奶奶当这孩子惹了祸啦:

- "怎么啦?"
- "怎么啦,卖啦!"
- "哟!怎么把孩子卖啦?"
- "连我都有,我们爷儿俩一块儿。人家买父子,药铺嘛, 我们是父子爷儿俩!"

这位太太说:

"那可不行,三口几人,你们俩上哪儿我也跟着」"

孩子吓得直哭,这位太太呀气得一边儿走一边 儿 骂。 这位大爷带着孩子打前门儿进来啦。

"您把他带走吧!"

买药的问: "我带什么您哪?"

- "您买什么呀?"
- "我买附了!"
- "您买父子,这是亲父子,您打听,要是抱养的、过继的,您甭给钱,绝对亲父子!"

这位不敢要哇!

正说着哪,又进来一位,搁那儿俩人子儿;

"掌柜的,你给包俩大子儿砂仁儿。"

砂仁儿、豆蔻。

"仨入儿呀?哎呀,我们这儿连东家加我带学徒的整仨人儿,仨人儿不成啊,买父子的买走了一个,剩俩人儿啦。哎,我们内东家来啦,合适啦,您把我们都带走得啦!"

这买药的也乐, 你瞧我也乐, 我瞧你也乐!

这位太太直骂街,小孩子吓得直哭,把窝心气 得 脸 都 绿 啦。门口儿围好些人。这会儿陈皮匠进来啦,进门儿作揖,

"哎,掌柜的,我可多嘴啊,哈哈,您,这是您少东家? 有什么事儿呀家里说去,家务事要在这儿一吵一闹,让人家街坊一看,甭说这是头天开张,就是平常日子也不合适。"

窝心哪这才发发牢骚:

"陈师傅,好,我算倒了血楣啦!这个买卖呀一万多块钱,那倒不要紧,刚才有人买白鸡,我们两块钱买的,仨子儿叫他拿走啦!又有人买银猪,你瞧,那条猪还在那儿搁着哪,还没给人家首饰楼的钱哪!这都是小事呀,进来这个人买父子,我们父子爷儿俩跟着走!这位买仨人儿,连买卖都归他啦!这买卖开什么劲儿!"

陈师傅一听这个,没等说完,皮匠挑子也不要啦,抹头就跑。假行家把他揪回来啦,说:

"你跑什么呀?"

"我不跑?这回头再来一个买陈皮的哪,你把我也卖啦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三瘸婿

说相声以说当先。你们这嘴能说呀?提不到,这"能说"俩字呀我可不敢说。为什么哪?有比我们还能说的!那个能说的是什么人哪?各行业都有。旧社会买卖人里头哇属鞋铺最能说!怎么哪?一进门儿买鞋,穿着合适给钱,他给您开发票,这用不着能说,什么时候用着能说呀?穿哪双鞋也不合适!连换了三回不是大就是小,换换这种式样,这位不要,要那种式样,挑了这尺寸不合适又换那尺寸,要不赶上这尺寸的鞋没有啦!没有怎么办哪?他要是这么说哪:

"您明儿来吧,现在这尺寸没有啦!" "好吧!"

这位一出门儿他明儿不来,他上别处买去啦!鞋铺一家挨一家,哪儿买不着啊,非你这儿不可? 所以他不这么说。怎么说哪?他变着法子非让你把这双鞋拿走!说不合适,不合适也得拿着! 褒贬是买主哇!你褒贬它绝对跑不出七样几去,哪七样儿哪? 大啦,小啦,肥啦,瘦啦,底儿薄,底几厚,不好看,七样。你说哪句,他拿哪句回答你,这位就把鞋拿走啦!拿走穿着不合适,明儿再换来,赶来换的工夫儿,他这尺寸的鞋也就有啦!要没有呢,一等一个月也得等,换钱,换不了去

啦!好比说吧:

"这个底儿呀厚!"

"您现在穿厚的最好,怎么哪,走道儿哇不咯脚!"

说: "底儿薄!"

"您穿着脚底下图轻!"

#肥! "

"肥,您脚不受屈!"

"瘦」"

"痩哇,您穿着利落,跟脚。"

"小!"

"小哇,您穿两天儿它就松啦!一松您穿着就合适啦!"

"大!"

"大,一着潮气呀它回棺!"

"不好看!"

"咳,这是新样子,最耐兴啦!"

怎么的你也得把它拿走。这是鞋铺,鞋铺的人能说。

还有一行最能说,能说是最能说,可现在这行没饭啦!哪 行啊?就是说媒的媒婆儿。

"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",这句话耽误人!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,媒人哪就两片嘴,只要把父母说的心一动,这就能结婚。夫妻两个人,这是一辈子的事,生同床,死同穴嘛!旧社会结婚的时节谁不认得谁,俩人脾气谁也不知怎么回事。隔山买老牛,好也这辈子,不好也这辈子!旧社会不能离婚,就得这么着,一辈子算完啦!

老年间不正常的婚姻多啦!您听过那出戏~~~"小女婿", 男的十一岁,女的十九岁,不合理!还有调过来的,男的七十 六,女的十五!这事情旧社会很多很多的,他钱多呀,随便他想怎么办怎么办!还有这么句话:"好汉占九妻",您瞧,他饶着玩弄女性啊,还落个"好汉"!

还有这个哪,小孩儿娃娃亲,抱着就定亲啦!这俩小孩儿呀,一个太太抱着一个,都是街坊,两位太太呀一块儿哄小孩儿凉快,说话越说越投缘,跟家里先生一说呀先生也同意,怎么样哪?

"得啦,咱们结个亲吧!"

这两个小孩儿算定亲啦!这俩太太投缘,这俩小孩儿投缘 不投缘她不管!

还有比这个更糟的,叫"指腹为婚",这俩人还没出世零就定婚啦!二位太太都有身孕,说的挺投缘,跟家里先生一说,先生也愿意。

"得啦,咱们定个亲吧,养下来瞧,养下来要是一个小子一个姑娘啊就是夫妻两口子,定下吧!"

定下啦!

"等着吧,养下来瞧。"

过了半年多,这位太太养了个小孩儿,等那位太太养下来再说吧!又过了半年多呀没信儿,一年多啦,还没信儿!十个月怀胎呀,她十四五个月啦!细一了解呀,那位太太是水嗷!这不是糟吗!

说老年间婚姻全不好吗?也有好的,好的少。有那么一个典故,这夫妻和美呀就用这句话,叫:"举案齐眉"。"举案齐眉"。"举案齐眉"是怎么回事呀?汉朝的事。离如今两下来年,这男的呀叫梁鸿,女的叫孟光,这夫妻一辈子相敬如宾,到吃饭的时节呀把案举起来,夫妻对让。这是千古的美谈。案是什么呀?跟!

托盘似的,有三四寸长四条腿儿,漆的,搁饭菜用。如今"举案齐眉"的有没有?古时不就有梁鸿、孟光吗?如今"举案齐眉"可多了去啦!怎么?新社会婚姻自主啦!

我们街坊出了这么档子事——逢这特别的事都 是 我 们 街坊! 我们街坊啊有个老头儿,趁钱! 跟前有仨姑娘,大姑娘二十二,二姑娘二十,三姑娘十八,挨肩儿的亲姐儿仨. 这姐儿仨感情很好啊,不愿意出阁。为什么不愿意出阁哪? 姐儿仨这么想:

"出阁不是嫁三姓人吗?内中如果要有位外省人一回家, 姐妹见面的时候就少啦!"

后来姐儿仨一核计,怎么办啊?出阁也成,嫁亲哥儿仨, 错了亲哥儿仨不嫁。这就难啦!亲哥儿俩不成,亲哥儿四个也 不成!亲哥儿四个怎么也不成哪?姐儿仨嫁给老大、老二、老 三,剩下老四不还得再娶一个吗?娶一个妯娌就有外姓人啦, 一烦心,不还得分家吗!故此哥儿四个的也不成。 2

让媒人给说去,要说停当了谢两千块现洋。这媒人姓酸,叫酸梅。这酸梅呀满市街给找主儿,过了半年啦也没有合适的!有一天酸梅呀住娘家去啦,她娘家表嫂也是媒婆儿,叫烟儿煤。烟儿煤那村儿呀离我们那村儿五十多里地,这村儿有亲哥儿仨,家里财主,开着烧锅、木铺、大粮行。大爷呀二十三,二爷二十一,三爷十九,年岁相当,财产相当,这哥儿仨还都是念书的人,女方这老头儿哇,在前清是个进士,这不是门当户对,挺好吗!有一样儿麻烦,什么麻烦?这哥儿仨呀都

有点儿残疾。有一个相不上就不行啊,这哥儿仨呀都有残疾! 什么残疾? 哥儿仨都是瘸子!

这哥儿仨还是三样儿瘸!

大爷呀是抽筋儿腿。什么叫抽筋儿腿呀?走道儿哇这条腿迈不出去,他得把浑身力量使到腿上往外抡,抡出去画半拉圈儿再落地。这二爷哪?这点儿病在脚面子上,脚尖儿立着,一走哇高起一块来。顶这三爷这瘸子瘸得太寒碜,三爷这病在大胯骨上哪!走道儿哇这腿抬不起来,拉拉着,拖着走!

这酸梅、烟儿煤一想,

"错过这哥儿仨还找不着合格的,这不要命嘛」"

找老头儿天花乱坠一说,老头儿得相相啊! 上 哪 儿 相 去 呀? 上烧锅相去。这哥儿仨坐在柜台里瞧着账,旁边 搁 着 算 盘,大爷喝着茶,二爷点着烟卷儿,三爷瞧着报,老头儿由酸梅、烟儿煤同着进来一给引见:

"这是某某老先生,这是三位东家,大爷、三爷、三爷。" 哥儿仁站起来一抱拳:

"老伯,请坐请坐。"

坐下了,他们也坐下一齐谈话,老头儿一听:

"好学问,好谈吐!"

临走,临走要一迈步可就露啦!他不迈步哇,站起来装着要往外送,一说"留步",这哥儿仨说:

"好好,恭敬不如从命,您慢慢走。"

又坐下啦! 说什么也瞧不见他的腿呀!

这门亲事老头儿愿意,同来跟老婆儿一说,老婆凡不放心,要亲自相相这三位姑爷。这麻烦啦!这三位姑爷离这几好几十里地,老婆儿不能上烧锅那儿去,又不好意思让那哥儿仨上这儿

来,怎么办呢?老婆儿出这主意挺好:老头儿不是个进上吗,让老头儿立一回诗社,出帖请些位年轻学生,把这哥儿仨呀也请到里头,拿别的学生衬着这仨人,老头儿当社长出题,让大家呀作篇文章,一来看看这哥儿仨的相貌,二来也试试这哥儿仨的才学。这哥儿仨呀接到请帖也知道是为这档子事,就是不能来,怎么?一来就吹啦!大爷抽筋腿,二爷踮脚,三爷拉拉膀,不行啊!可娶媳妇儿心胜,不来也不行啊!怎么来哪?嗬,酸梅、烟儿煤这俩媒婆儿主意太高啦!来的时候呀这酸梅呀跟着块儿来,烟儿煤在女家这头儿等着,这哥儿仁呀特意地迟到一个来钟头,哥儿仨来的时候坐一辆车,老年间没汽车马车,坐那种一对菊花青骡子拉着的轿车,大爷坐在尽前边儿,二爷坐在大爷脊梁后头,三爷在尽里头。烟儿煤在这儿等着,酸梅骑着驴跟着轿车儿。

到村口儿这驴先进村儿, 车慢慢走。到门口儿, 酸梅呀冲 里头一嚷;

"老太爷、老太太,人家可来啦啊,迎接迎接!"

亲友都在这儿, 听说新亲来啦,得看看,嗬! 全出来啦,门里门外、台阶上都站满啦,要瞧瞧这仨人什么模样儿!

这仨人到门口几下不来车,怎么? 一下车这瘸子就露啦! 大爷抽筋腿,二爷踮脚,三爷拉拉胯,那哪儿成啊!车一到, 烟儿煤几句话呀,好比一只大手把大伙儿的眼都给盖上啦,能 让大家瞧不出这哥儿仨是搬子来,这主意多高!

烟儿煤说:"哟,大爷,二爷,三爷,这会儿才来呀,人家亲友早就到啦,连我们也来了半天啦!回头我们得开开眼,这老太爷呀出题,大家作文,我们也没念过书,不懂什么叫文,回头我们得看看,见识见识。"

这位大爷还跨车沿儿哪,不能下来呀,一下来腿就露啦! 冲老头儿一抱拳:

"哎呀,老伯,您可千万不要听烟儿煤的话,作文呀我可实在作不好,我写几个字还能勉强凑合,正、草、隶、篆、魏碑、蝌蚪文都能写,不但双手能写,连我的脚都能写,今天众位亲友到这里赏光,我要献献丑,我把袜子扒了,用两个脚趾头夹着笔,写几个篆字请众位给指正指正。烟儿煤,取文房四宝,找纸!"

说话就解腿带儿,要扒袜子! 其实他写不了哇! 烟儿煤赶紧跑过来:

"大爷,您先别忙,您写的多好哇,我们没念过书,也不懂,也就是让老太爷给指点指点,再说,大街上扒袜子,当这么些人不老好看的,您既能写呀写地下就成啦! 搀着您下来。"

烟儿煤、酸梅把大爷架下来啦!

"好好,那么就不用扒袜子啦,恭敬不如从命,写几个字 众位给指点指点,众位,我可要献丑啦,哈哈哈哈,写几个篆字!"(学瘸子抡腿)

写了没仨篆字他蹦进去啦,一百多口子没瞧出来!这老头 儿注意瞧着地,理着胡子:

"哎呀,我怎么不认得哪?"

那哪儿认得哪!谁也认不得呀!

酸梅、烟儿煤又把二爷挣下来啦! 二爷下车不说别的话, 往地下一看:

"众位众位,您看我哥哥这一笔够多好(以脚尖点地), 这笔多足,最好是这一笔……"

他也进去啦!

再把三爷搀下来,三爷站在车旁边呀跟大哥嚷:

"大哥大哥,哎呀,这什么道理!您怎么把字写地下让人 踩着,这不是毁谤圣贤吗!岂有此理!我给您都划啦了吧!" (学拉拉胯)

三爷也进去啦!

您说这种骗人的事够多缺德吧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膚 医

原先旧社会呀,嗬,有些位大夫先生就知道要钱!任嘛学问也没有,托人情来个执照儿,来病人之后任嘛儿也没诊出来就给人家下断语。这儿诊着脉,"哎呀,你心里不舒坦。"这不废话吗!他舒坦找你干嘛呀!

有这么一种医生, 又赚钱又不负责任。

病人哪眼看不行啦,来了大夫哇 -诊脉,要死!不能开方子,一开方子回头活不了,怕负责任哪,不开方子白来一趟,这位大夫又拿钱哪又不负责任。

这儿诊着脉。

"哎哟,先生,您瞧我怎么样?"

"不要紧, 你没什么病。"

"别人都不给开方子啦!"

"别人他诊不出你的病,我告诉你呀,你真正的病没有,你这肚子里头药吃杂啦,药跟药打起来啦,我呀,给你下这副药先别治你这病,先开开你的胃,吃点儿东西,明天哪就比今天强,再吃几剂药就能下地啦,过不去三剂药我保你好,你只管放心,死了我给抵偿!"

嗬, 这病人一听, 痛快!

"噢,谢谢先生,这才是神医哪,给先生倒茶!" 倒茶,这儿开方子,脉钱也拿走啦。临走本家儿往外送, 送到门口儿要上车啦:

"这病人赶紧给预备呀,现在都见了绝脉啦! 依我看——也许我看不到,可以请别的先生再给看——依我看得预备啦, 省得临时抓瞎! 刚才我开那药哇,没有什么别的,就是几样儿 鲜货,吃不吃都可以。"

"谢谢您哪!"

钱拿走啦还得道谢!因为什么哪?"省得临时抓瞎"呀。 有这么一号儿砸锅匠的大夫,他一诊脉——这病人原就害怕,好几个先生不给开方子啦,才找的这位。一诊脉。

"哎呀!"

这个人 哆嗦!

"啊啊啊,怎么样您哪?"

"不行啦!"

"啊——"

他还没撒手哪病人就咽气啦! 这算谁的? 算他吓死的, **算** 人家病死的? 这种事也有。

我有个街坊——逢这个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。您瞧这位先生砸多大的锅!这还是我们院儿里一档子真事,就出在解放前的前两年。

我们院儿里这家儿呀三口儿人,三十多岁的哥哥呀,三十来岁的嫂子,二十二三岁的妹妹——没出阁的姑娘。哥哥在银行里写字,小职员。住两间房,里外间儿,哥哥和嫂子在里头屋哇,妹妹在外间屋搭铺,一早儿哥哥上班儿哪,还得拆铺做饭。这些日子嫂子坐月子,养活了个小孩儿,小姑子炕上炕下

的伺候月子。半个来月嫂子下地啦,嫂子才下地, 妹 娱 受 感冒,病啦!哥哥疼妹妹,说这个:

"外头屋不能睡呀,病人,发冷发烧,开门关门多大风啊,你跟你嫂子炕上睡,晚上我外屋搭铺。"

昨儿晚上妹妹折腾了一宿, 哥哥临走的时候儿说:

"请先生瞧瞧吧!"

他上班儿没工夫,托街坊老太太把大夫给请来啦。这位先生派头儿可不小,提了大皮包,戴这么个大光儿的墨镜,一进门儿瞧屋里没有男人——男人上班儿啦,就这俩女的,地下站着一位呀,炕上躺着一位。病人盖着被窝,旁边儿呀拿褯子裹着小孩儿,拿小被窝盖着,先生倒楣就倒楣这孩子身上啦!一进门儿瞧了瞧这孩子。

"小孩儿多少日子啦?"

地下这位太太答茬儿啦:

"十八天啦!"

倒楣呀!十八天,你倒问问是谁的呀!没问。挨炕这儿有凳子,就坐那儿啦。把皮包搁桌儿上。这位太太在炕头儿上搁个枕头,把她妹妹的手搁到枕头上。诊脉吧,这儿一诊脉,还理朝子哪!

"不要紧。"

什么也没诊出来,他给人开方子啦,开完方子拿脉钱,他 走啦!这姐儿俩是文盲,不认字。没人抓药去,嫂子在月子里 不能出去,妹妹病着不能出去,等哥哥下班儿。

顶六点多钟, 哥哥下班儿啦, 太太这儿催:

"抓药去吧!"

"先生哪?"

"先生走啦。抓药去!"

把药方儿拿过来啦,这位大爷一看哪,差点儿把鼻子气歪喽! 先不用说药哇,先说头里那脉案,写着: "产后失调,淤血不净"。人家是姑娘,他告诉人家产后失调,淤血不净。气的大哥不敢骂街,一骂街,回头妹妹一问怎么回事, 非说不成,一说得把妹妹气死。这位太太还直催:

"快抓药去!"

"哎,抓去。"

出来,没法儿抓呀!花钱多少不提,这药不治她那病啊! 在街上转了半天怎么回去呀?买点儿黄花儿、冰糖渣儿,一进门儿就说:"那屋大妈说呀先不用吃药,吃'嘴了倒麻烦啦,说 她没什么病,受点儿感冒,用黄花儿、冰糖渣儿呀熬点儿水, 搬搬汗,好了就好了,不好上医院……我给熬。"

黄花儿、冰糖渣儿熬了一大碗,让她妹妹喝,妹妹喝完了,盖俩被窝,又压上一件儿大衣,俩多钟头出了一身汗,妹妹好啦!

要吃他的药不就坏了吗!

正巧啦这天是星期日,大爷不上班儿,大爷说:

"咱们教训教训这先生!"

太太说: "别价!"

"别价可不行!"让她妹妹:"你上大妈那屋呆会儿去,不叫你别出来。"又告诉太太:"昨天谁请的大夫,还托谁把大夫请来。请来呀,我躺在炕上盖上被窝,让他给我诊诊脉,把脑袋盖上,千万别掀被窝,他问怎么的,就提我冷,昨天吃一副药见点儿轻,求您再瞧瞧。"

妹妹出去啦,把先生也请来啦。这先生进来一瞧,还是那

个人, 炕上还是小孩儿。

- "天冷,他不让掀开。"
- "那不要紧,吃药怎么样?"
- 4见轻。2
- "行。"

坐在那儿,皮包放下啦,这位太太搁个枕头,把大爷手拉出来往那儿一搁。他第二个倒楣哪,倒楣这儿啦,大爷在银行里写字,没作过累活儿,这手伸出来细皮白肉儿。细皮白肉儿吧,男的女的你摸不出来吗?这儿诊着脉,还理胡子。

"好,略见好转,往下打一打,淤血还是不净。"

这位大爷听到这儿,从被窝儿里蹦出来,叭!给先生一个大嘴巴!这先生一躲没躲利落,把鼻子给打破啦!

"哎? 你怎么打人哪!"

大爷说:

"打一打嘛,淤血不净啊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麦子地

今天我说一段我们那个村儿的事,逢是这种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,那位说:"你哪儿住哇?"这您别管,我就这么说,您就这么听。其实即便说出地名儿来也没关系,怎么哪?这是头五十年的事啦。光绪末年哪,我那阵几九岁,我们这位街坊在乡下住,这家儿是地主,我们那个村儿里就属他财主,他一个人趁五十多顷地,净膘满肉肥的牲口就是二十来头,老头儿啊五十多岁不到六十,姓什么哪?姓窝呀,叫窝心。这窝心哪不认字,不但他不认字,他们家里一个认字的也没有,亲戚朋友哪,也没有认字的,打他往他上辈儿说哪,三辈儿没念过书,可就是趁钱。您别瞧他没念过书,啃,对于算计上那可是算计得到家,对于长工、月工,哪个人使多少钱,他是清楚极啦,算盘子儿净往他那儿扒拉,不往外扒拉。

这窝心哪跟前有一个孩子,这孩子十一岁,挺聪明。街坊 里有人就劝窝心:

"员外,您这少爷多聪明啊,让他念几年书多好哇!" 老头儿一说话就透着倔:

"念书?我们不花那冤钱!"

"好认得字呀。"

- "认字有什么用处啡」"
- "写个来往信。"
- "写信干嘛?我们家没人出门儿。我们念完了书,认得字,会写信了,不会写的都来求我们写,给别人写 呀,犯不上!"
 - "有好处!"
 - "一点儿好处没有!"
- "你要赶上秋后粜粮食哪,它不也能帮你算算吗?能记个 账。"

哎,窝心一听这个,他这么一想啊: "有用,往外一粜粮食记个账什么的,省得费脑子。"又这么一想: "请先生一年可得花不少钱,我得请一位有学问的,我得出道题考考老师。" 紧跟着跟街坊说:

"这么办,我出一个字,这先生要能认得我这个字,教我的孩子,一个月给他五十块钱,一天管两顿饭,早晚有四个菜,大锅里头的饭那小锅儿的菜,晚饭还有四两酒,外饶一个汤,可得认得我这个字,要不认得这个字呀,他就是神仙我也不用。"

街坊这么一听,只要认得这个字,一个月五十块钱,一年不少挣啊,辗转周折呀找了一位老秀才。这个老秀才到他这儿,他把这字拿出来啦,这老秀才一看一摇头,走啦!秀才不认识这个字。不用说秀才,打这儿往后说,举入、进士、直到状元也不认得他这个字,因为什么哪?字典上没有。

怎么个字啊?他为写这个字特地买了支笔,买了块墨,买了张纸,这纸不是仿纸,也不是信纸,是一张糊窗户纸。在这张纸上头滴溜儿圆画一个大圈儿,当中点了一个点儿——没认

得的! 半年多的工夫项回去十三个先生, 也就没人上那儿问去啦, 把这茬儿也就搁下啦。

事逢凑巧,离我们那儿十八里地有一个姓假的,这人叫假行家。假行家嘛! 你要问他什么事他都行家,其实哪样儿也不到家,嘴里能说,无一不知,百行通,比老郎神多八出戏,嘴!小子能聊,谁跟他聊上他就吃谁,谁爱听他说,坐在家里这么一聊,到熟饭的时候儿他能走吗?把这一村儿呀都吃怕啦,谁也不找他啦。假行家在家里头越想越不是滋味儿: "哎呀,我在这村儿里不灵啦,大伙儿净躲着我呀,何不往外发展发展?这十八里地之外有个窝心,他找教学的,一个月五十块钱、一天两顿饭,晚饭还有四两酒,我干一个月不就挣五十吗?我去教学去。"假行家一天书没念过呀,一个字不认得,他上那儿蒙事来啦。

一叫门, 老头几把他接进去啦, 让到外头院儿客厅 一他 家里挺款式, 说来说去呀说到教学这儿来啦, 老头儿跟他说:

"到我这儿教学呀,我有个字,不认得我这个字,就是神 仙来了我都不要。"

假行家沉住了气啦:

"员外,也不是我跟您说大话,有字您就写,没有我不认得的字,中国字、外国字都成,您写吧。"

老头儿说: "我早写得啦。"拉抽屉把那个字拿出来往桌子上'铺。假行家只瞧了一眼,就瞧清楚啦——上头一个圈儿,当中间点了一个点儿。心里琢磨这个字,嘴里跟窝心聊天儿: 庄稼不错呀? 种多少大庄稼呀? 麦子怎么样啦? 用多少长工啊? 嘴里净说这个,心里头想这个: "这字念什么呀? 这字我得蒙啊,一句话就得蒙对了哇,这一句蒙对了他 就 服 了我

啦,他一服,我打这儿就把他吃上,我吃他后半辈儿呀!这一句蒙不对,再蒙第二句就不灵啦。对,想准了再说。这一个圈儿当间点了一个点儿,这圈儿比什么?点儿比什么?这圈儿好比是大盆,这点儿是块洋胰子?……不对,洋胰子不能搁大盆里泡着,这不对。这圈儿是个胰子盒儿?……胰子盒又大点儿,没这么大的胰子盒儿。哎呀,这是个烙饼,象,烙饼多大张儿都有,这点儿是烙糊啦?……烙糊了不成啊,烙糊了是一片哪,这是一点儿呀!想了半天哪,假行家蒙出这么一句来:

"员外,这个字错非是我可没有认得的,这个字念嗵。" 老头儿说:"啊,啊啊,您说念嗵,怎么讲?"

"这个圈儿呀好比是个井,这个点儿呀是块砖头,砖头往井里头一扔,嗵——!"

老头儿乐得蹦起来啦:

"嗬!念嘴,我这才遇见高人!"

行啦,把孩子带过来拜老师,买了三本小书儿来:《三字经》 《百家姓》 《千字文》。假行家不认字他怎么给人家上书哇? 他是蒙钱来啦,把书往那儿一捆:

"别忙, 员外, 我这个教书的可是有一样儿啊, 得先给学钱, 念一个月再给钱我可不干, 我这是上打租。"

这会儿,他说什么是什么。老头儿说: "是是是,给拿钱去。"

五十块现洋拿来啦,给他啦,他把它包起来,带身上啦。

"可有一样儿,今天是初……"

"是,初一。"

"到下月初一给我钱。"

"啊,是是是。"

- "少给我一天我就不教。"
- "是,到初一一定给您钱。"
- "可是今天明天后玉我不教。"
- "怎么啦?"
- "我得歇马三天哪,你得请请老师呀,老师来了就教吗? 不得歇几天吗?日久天长啊!"
 - "是啦是啦。"
- "一天啊吃两顿饭,一顿饭多预备四个菜,多来四两酒。"

老头儿是全给预备,嗬,假行家就这么一吃啊,吃完了一睡,睡醒了还接着吃,吃完了还睡,三天吃了六顿,吃得胸口比下巴额儿高一寸五,走道儿得托着肚子!

到初四怎么办?得给人家教哇。到初四啦,把老头儿叫到跟前儿。

"今儿个是初四啦、开学啦。"

老头儿说"哈哈,您受累啦,您教给孩子念书吧。

- "这个念书是你们孩子一辈子的事呀!"
- "是呀,一辈子。"
- "你得查个好日子,今儿个什么日子你知道?找本儿皇历 我给你查查。"

"哎!"

他不认得字,家里没有皇历呀,得赶集现买去。初八的集呀,先生打初一来的,吃了七天,到初八一早儿把皇历买来啦。

"您给查吧。"

他接过来翻,他不认字,翻腾!翻了两篇儿:

"哎!"埋怨老头儿,"耽误事啦!"

"怎么啦?"

"你早把皇历找来,那不就开学了吗? 误事就误在你身上, 昨儿是好日子1"

老头儿说: "这个——把好日子过去啦?您再查一查,打 今天往后,几儿是好日子?"

"打今天往后没有好日子!"

说完这句话他又后悔啦——打今天往后没有好日子这怎么办? 这甭教啦! 不教,下月的钱也别要啦,他要退这月的钱怎么办哪?

"嗯,有好日子,有好日子可就是远点儿,等不等在你!"

"是,几儿都等!"

"下月二十八是好日子」"

这一下儿一连气儿吃了五十七天哪,嗬,吃得这假行家肥头胖脑的。到二十八啦,得给人家上书哇,他又后悔啦!"咳,我要知道这么的,我多支他两天,明儿是二十九,小尽,后儿初一,初一又拿五十呀,我已经拿了一百啦,再来五十这不是……哎,蒙吧,蒙他两天。"

又过了两天,怎么着他也得给人家上书哇,一瞧 《 三字 经》 《千字文》都挺厚,扔一边儿,就是《百家姓》薄,才几 篇儿,把孩子叫过来。

"上书哇!"

"是!"

"我上书可上的少,为什么不多上哪?贪多嚼不烂。多念 几遍,把它记住了,一边儿念去。回头背书,可不许忘,忘了 可别问我,问我可不告诉你。"

那位说:"这是什么规矩,问怎么不告诉?"他怕孩子忘了,一问他,他也忘啦,这不要命吗!胡弄吧!指着"赵钱孙李",他一瞧这老头儿住的是四合房儿,他给上上啦,念:"正房三间。"孩子不懂啊,就念:"正房三间,正房三间。"孩子不懂啊,就念:"正房三间,正房三间。第二天念什么哪?"东西厢房。"这孩子就念:"正房三间。东西厢房。"第三天上什么哪?门外头有几棵柳树,他给上上啦:"门前有柳。"第四天哪?后院儿有几棵桑树,"后院种桑。"这本《百家姓》叫他这么一教是乱七八糟什么全有啊!"正房三间。东西厢房。门前有柳。后院种桑。"

咳!可惜这孩子这么聪明,让假行家给耽误啦。怎么哪?这孩子用心,他瞧着书本儿啊拿手指着念:"正房三间。东西厢房。门前有柳。后院种桑。"这孩子到第四天哪,他瞧出这里头有毛病啦——也没人教给他,也没人告诉他,他们家一个认字的没有,十一岁的孩子就瞧出毛病来啦,要不怎么说聪明哪。瞧出什么毛病啦?头一句"赵钱孙李",第二句"周吴郑王"啊,他教给他是"正房三间,东西厢房"啊,这两句呀就俩"房"字,上句是正房三间的"房",下句是东西厢房的"房",这俩字的笔划儿不一样,怎么哪?赵钱孙李的"钱"字儿多少笔呀?一个大金字旁儿,这边一个"戈"字,这个周吴郑王的"王"字儿是三横一竖儿哇,三横儿都那么平着,坚儿两头不出头儿哇。这孩子瞧出不对来啦:"正房,这房字儿事由儿多,厢房这个少。"这孩子拿着这本儿书来问老师来啦!到这儿把书一放:

"老师。"

假行家:

- "怎么样,忘啦?"
- "没忘。"
- "没忘不在那儿念书, 下什么来啦?"
- "老师, '正房三间'?"
- "啊」"
- "'东西厢房'?"
- "对呀!"
- "老师,这个念'房',这是正房,这个念'房'是厢房,正房厢房俩'房'字儿它怎么不一样啊?"

按说不是让孩子问住了吗? 假行家可问不住, 假行家有词 儿呀, 一瞧这俩'房'不一样, 假行家啐这孩子一脸唾沫;

"呸! 正房、厢房能一样吗? 正房多高多大? 多 宽 的 面 口, 多大的进身? 你瞧瞧你们家的正房!"他拿手指着"钱"字儿的大金字旁儿:"你瞧,你们家的正房是不是起脊呀?"他管这大金字旁儿呀叫"起脊","你瞧一瞧你们家厢房,是不是平台呀?"

"王"字那一横儿赶情是"平台", 可巧他们那 正 房 起 脊, 厢房是平台。这孩子说:

"对啦对啦,正房跟平台不一样。"

打这儿也不敢问他啦。

这孩子刚问完了书,正念哪,出事哪!怎么啦?老头儿打外头进来啦,这老头儿跟人打起来啦!因为什么打架呀?这老头儿有一片麦子地,他一早儿拣粪去——那位说:"不对,他家里种五十多顷地,当家的还出去拣粪去?"就这个,要不怎么叫看财奴啡!这泡马粪他能跟出四十里地,他也不让别人拣

去,你要问他干嘛,他遛腰腿儿。这天他背着粪筐,叼着小烟袋儿,走到地边儿上,过来一个放羊的,这放羊的也是我们一个村儿里的,姓刘叫刘柱儿。这刘柱儿家里呀养了几只羊羔儿,刘柱儿的羊打他地边儿一过呀,他说吃了他的麦苗儿啦,这老头子过来就骂街,刘柱儿不服他,俩人打起来啦!老头儿打刘柱儿哪儿打得了啊?刘柱儿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推老头儿俩跟头,这老头儿打不过刘柱儿,自己做伤,把手里的粪叉子一调手,尖儿冲脑袋上,叭!扎了四个窟窿,血,"哗——"就下来啦!把粪叉子一扔。

"哎,刘柱儿,好小子,你把我脑袋叉破啦!成啦,我写 呈子告你!你等着吧!"

跑回来啦!

这孩子正在那儿念哪:"正房三间。东西厢房。 门 前 有柳。后院种桑……"

老头儿。"别念啦!"

假行家吓一跳! 当是"正房三间"犯了案啦! · 瞧老头儿脑袋流血:

"怎么啦您哪,怎么啦?"

"哎,哼哼哼,先生,咱们村东头儿放羊的刘柱儿,放羊吃咱们麦子,我一跟他讲理呀,他把我脑袋叉四个窟窿!你给我写呈子,我上县里告他去。这官司赢了,我谢你二十亩地!

假行家这么一听: "得,这算完!写星子?这星子没法儿写,一个字不认得!要跟他说实话,一个字不识,他能把我也告下来! 连我一块儿告,让我一退钱,这事我受不了!就得沉住了气,我呀,蒙他一笔钱我跑!"向老头儿:

"好啦好啦,哈哈,员外,您算找着好儿啦,算找着高人

啦!让我给您写,甭说您这官司还有理,您就是一点儿理没有,我给您写星子,我有个外号儿叫刀笔,笔下生花,写完了一交给官儿,这知县一看,您的官司占一百五十成儿赢!我可得高兴,不高兴写不好,今儿个呀您回头请客,告诉厨房多炒四个菜,多来一两酒,我这儿吃着喝着,您给我拿出半年的学钱来。"半年的学钱三百块钱哪,吃完了喝完了,拿上三百块,他好跑啊!"您回头睡觉,我一宿不睡,我把这张呈子给您写得好好儿的,明儿早晨这官司准赢。"

明儿早晨?明儿早晨他跑啦!这老头儿不知道啊!

"半年学钱?一年我都支给您!那倒没关系,可就是明天不成,明天这血干啦就不好告啦,这是今天流的血呀,我这就进城!您当时就写吧,您就写吧!"

假行家这么一听啊,"这三百块钱别要啦,饭也别吃啦, 把他支走,我跑吧!"

"好啦好啦,我给写,您里头睡觉去。"

"我刚醒啊,一清早儿还没吃早饭哪,我不困哪。"

"是不困哪……您里边儿休息休息……"

"也不累的慌啊,您写吧,我瞧着您写。"

他不走。急得这假行家直跺脚!

"您瞧着我干嘛?您瞧着我写不上来!我写字不让人瞧,您里头呆会儿不就完了吗?您瞧着,回头我写错一个字,官司输了赖谁?"

老头儿不知道:

"噢、瞧着写不了哇?您写吧,我在门口儿等您哪。"

假行家一听, "门口儿等着,还是跑不了哇!"老头儿出去啦,假行家赌气子把孩子也轰出去啦, "出去出去!"把门

关上。要命! 写什么? 一个字不认得! ~转弯儿呀急了一身汗。 该着,不是在开学的时候儿买了一本皇历吗? 就学房有认字的 呀、不能让老头儿拿走、他拌在墙上啦。他把皂历摘下来、来 回翻腾。皇历上有嘛? 新皇历旧皇历都是一样。一年一本儿,一 个月一篇儿,一天一行儿呀, 大尽 三十行, 小尽二十九行。 日社 会的皇历可比新社会的农历事儿多,怎么?它有迷信。 - 行儿 是一天,分什么日子,有二十八宿哇,哪天谁谁谁值日,有什 么黑道日黄道日。好比说吧, 今天是好日子, 这行儿里头都有 字,满着,宜合婚嫁娶,动转挪移,出行动上,上 梁 , 进 人 口,剃头修脚……全在上头写着。今儿个呀平常日子,宜祭祀 沐浴,就完啦,半行儿。今儿个是坏日子,诸事不宜,凡事不 吉。 他瞧了瞧, 五月六月的字多,嗤、嗤!把两篇儿皇历撕 下 来啦! 撕下来之后, 把皇历还挂在钉儿上。这两篇儿皇历不能 给老头儿呀,给他不看出来啦?窗台儿上搁着糊窗户剩下的半张 高丽纸,高丽纸不是一道儿一道儿透亮儿的吗? 他把两篇儿皇 历夹到高丽纸里头啦,四四方方,见棱见角儿的这么一折, 折完 了他得粘上那角儿哇,不然一打开,一瞧是皂历,不是麻烦啦? 抹点儿浆子一粘, 粘好之后, 一拉门:

"老头儿,写完啦!"

这老头儿还真高兴:

"嗬, 写得真快呀!"

那怎么不快,就撕了两篇儿还不快!

"您拿着啊,半道儿可别打开瞧,不打开瞧,这官司准赢, 一打开瞧,可就不灵啦。"

"好啦!哈,官司赢了,谢您二十亩地。"

老头儿把"呈子"带好就走啦。老头儿走啦,假行家也跑

啦,怕回头这皇历犯案!

老头儿怎么到城里告状咱们先不管,咱先说说知县。这是清末的事情,这知县是三千块钱买的,捐班儿。这知县哪,也不认得字!知县不认字,有公事怎么办哪?有师爷呀!巧啦,正赶上师爷发疟子。这知县就怕打官司,打官司来啦—— 击堂鼓,老爷升堂,那阵儿打官司还兴跪着哪,把老头儿带上来往前面儿一跪,知县皱眉:"讨厌!浑账之极!单赶师爷发疟子你打官司!"

"怎么回事?"

老头儿跪在那儿。

"老爷,我叫窝心,我们那个村儿里有个恶霸叫刘柱儿, 养活羊,放羊啊不吃青草,吃我的麦子,我一跟他讲理,他把 我脑袋叉了四个窟窿!您想啊,我们庄稼人,麦苗儿都让羊吃 啦,我们人吃什么哪?我们拿什么纳粮啊?"

"啊,听明白啦、听明白啦,刘柱儿的羊吃了你的麦子,好吧,你要没状子我让你赢!"

没状子他就不用瞧啦,他不识字呀,他就怕他拿状子。这 老头儿快六十啦,耳朵聋:

"什么您哪? 老爷, 要状子? 状子有。"

把皇历掏出来了,往上一举,当差的接过来递给知县,知 县接过来搁在桌儿上:

"讨厌、浑账东西! 带划柱儿!"

把刘柱儿带来啦。刘柱儿怕官,上堂一瞧,就知道把他告下来啦,一上堂就嚷;

"老爷,我们放羊啊在地边儿吃青草,没吃他麦子,脑袋是他自己叉的,您派人上地里瞧去。"

"跪下, 跪下, 跪这边儿。"

知县一想: "我就这么问哪不象话,不看状子就这么问, 甭说别人,衙役就得瞧不起我,回头到外头嘀咕,说我不认 字。这状子我得看看,看是看,反正我不念,谁知道我认字 不认字?反正说什么也得让老头儿赢,说什么也是他的羊吃了 他的麦子啦,不就得了吗1"

"你的羊没吃人家的麦子人家能告你? 能够连 呈 子 都 写了? 我看看。"

知县把粘着的这点儿扯了去呀,翻篇儿一瞧,这气就大啦! 因为什么生气呀?他不认得这是皇历,他拿这皇历呀当成麦子 地的地图啦,麦子地不是一垅儿一垅儿的吗?皇历上不是一行 儿一行儿的吗?

"把这个刘柱儿先打八十板子!"

当差的按例刘柱儿,一扒中衣,"叭、叭"就打。这刘柱儿一边挨打一边儿嚷:

"老爷,您怎么没问明白就打人,这是怎么回事呀?" "打完了告诉你!"

打完了八十板子呀, 屁股都打破了, 直流血, 一掩中衣儿, 当差的一搀他, 往那儿一跪, 扶着地:

"老爷,你没问明白为什么就打人哪?"

"打你还屈吗?"他拿着这两篇儿皇历呀往前一探身儿, 他让这刘柱儿瞧皇历。"你瞧!"

这刘柱儿一抬头,刘柱儿也不认字呀,不知道 怎 么 回 事呀!

"啊,老爷,怎么啦?"

"怎么啦?还嘴硬,你说没吃,你看看,这一垅儿给人家

吃了多半城儿啊,这一垅儿没动,这儿吃了两垅儿半,这一垅 儿吃了十分之一,你把这二亩地吃得乱七八糟,我还不打你吗?"

知县一作威,一甩手,两篇儿皇历掉地下啦!低头一瞧, 一张高丽纸。

"把刘柱儿打死!"

"老爷, 您怎么打死人哪?"

"是得打,那块地还没吃净,瞧,这二亩地都给吃没啦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点痦子•拨牙

有一行生意对于人民有害处,就在这儿,您往南一遛达就有。干嘛的呀?点痦子的。他们跟相面的是一行,不相面了就点痦子。桌儿上头哇搁着小匣子,上头搁俩瓶儿,这儿呀挂着一张画儿,这张画儿上画着俩大脑袋,脑袋上啊净是黑点儿,一个黑点儿底下写几个字,单有几个红点儿,红点儿底下也写字,一个黑点儿呀代表一个痦子,红点儿哪,代表好痦子。人打这儿一过他就叫,没有脸上没有黑点儿的,打这儿一过他就叫,

"老弟,老弟!你往前点儿,我跟你说两句话。"

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呀, 跟他一对脸儿, 他眼睛快,

"你这个痦子可不好哇,一辈子老有亏空,你挣多少钱也不够花的,全这个痦子的坏处。你瞧,我这儿写着哪,这个痦子长这儿是不是破财?给你小镜子,你照一照。"

这位把小镜子接过来啦。

"你看长这地方跟画儿上这地方一样不一样?一辈子老有亏空,存不下攒不下,老有亏空等着你!你怎么样哪?拿药把它点下去,我这儿有药,点脸上又不疼又不痒,它自己就掉啦! 花钱不多——一分钱,打这儿往后净走好运,点不点在你。"

这位一想,破财是一辈子的事情,花一分钱点了去,便宜,买

块糖不还得二分哪吗!

"好吧, 你给点去吧!"

"哎!"

他一开小瓶儿啊,里头的药哇雪白,拿小锅杓几一舀那白 药膏儿,这手拿一支红骨头签儿。药膏儿是什么?我告诉您哪, 他这种药膏儿杂货铺卖,叫"大白"呀,又叫"白土子", 分钱买这么一大块,合上凉水搁他那瓶儿里头,一分钱能买八 瓶儿,八瓶儿才合一分钱的本儿。拿这骨头签几一挑。

"你这个痦子也不好,这个痦子犯口舌!" 他一说呀就点上啦,一碰就一个白点儿呀。

"这个痦子有是非,这个痦子往后有牢狱之灾,这个痦子克妻,你娶八个也到不了头儿,这个痦子克父,这个痦子克母,哎,你看这个痦子了没有?这痦子你给我现大洋一百万我也不给你点,因为什么?我不缺那个德!你这个痦子,往后发财、走运、娶妻生子、有好儿子好子孙,全在这个痦子上哪!你看这儿写着哪!大富大贵,富贵寿考。"

得有一个好的,有这么个好的这位好爱听,要 没 这 个 好的,这位就蹿儿啦;

"怎么,我这一脸没有好地方儿吗?"

"这个痦子克长子,这个痦子克少女……"

反正啊他慢慢儿找,是黑点儿他全给点上,最末没地方儿点啦,才把这个破财的给点上。一分钱一个呀,你数去吧,一个、俩、仁……一数数儿哇九十八个,一分钱一个,一块钱找你二分,把钱先把过来,找你二分。

"你绕弯儿去吧,哪儿玩去都成,半拉钟头回来,回来我给你换药,换药可就不花钱啦啊!"

"哎!"

钱也花啦, 顶着一脸白米饭, 遛达半拉多钟头回来啦,

"先生,这时候儿成不成?"

"成啦,成啦,我给你点!"

这回呀又打开一瓶儿,这个瓶儿跟那个瓶儿一样,可药不一样,药畦发点儿粉红色儿,这是什么药哪?这是烧酒合石灰呀里头加强水,往脸上点这个啦。扒拉下一个白点儿呀,往上点这个。那位说:"不对,要是烧酒、石灰合镪水,他打底根儿就点这个不得了吗,那白土子不发生作用啊,何必点两回呀?"这个算盘您没打过来,不点那个不成,那个不疼又不痒,他要一伸手就点镪水和石灰呀,九十八个呀他点不上,过仁这儿就受不了啦。您瞧扒拉一个点一个,点到五六个那儿,头一二三个就变色儿啦,肉色儿呀四外发红,紧跟着就发紫,您再瞧这个人,五官挪位!这儿刚点六七个:

"嗬,哎呀,先生,你这药劲儿怎么这么大呀?" "不要紧,忍一会儿,说话就好。"

他是这么的: 你就是不点啦,钱你拿不回去啦,九毛八归 他啦。这位咬着牙全点上啦。

"明天哪、别洗脸、后天就好啦!"

回家吧。明天别洗脸哪? 俩礼拜也洗不了脸! 怎么? 它楞往下烧哇,烧肉哇! 过俩礼拜——半个多月这才掉疙渣儿。再拿镜子一照,痦子没啦,痦子没啦,可一脸麻子!

还有 行啊比点唇子还厉害,诸位可千万别上他的当。什么哪?拔牙的。牙要有病怎么样哪?上专门牙科,或是上医院,保险,多花少花没关系,有好处,没坏处,该拔的拔,不该拔的不拔,让南市摆摊儿的牙医给拔呀,可有性命之忧!您

听他说的可了不的! 嗬,在南市一摆摊儿、搁一洋面口袋儿、 上头这么一大堆牙,这堆牙少说有八九千个,"这人好大能耐 呀,他要没能耐能拔这么些牙吗?"您哪儿知道哇,那不全是 人牙,有狗牙。您听他说话可了不的,他到过二十多国,科学 家都不如他,他是老科学家,天花乱坠!

来一位, 捂着腮帮子, 脸也肿啦, 找他摘牙来啦, 一边儿 捂着一边儿嚷:

"哎呀,先生,您给瞧瞧吧,喝口水也不成啊, 凉的不成,热的不成,出入气都疼!"

"不要紧,不要紧,来到我这儿就好啦,张嘴,张嘴!" 这一张嘴,他打口袋里拿出一根铁棍儿来,这铁棍儿 尺 半长啊,手指头那么预。

"张嘴,张嘴!"他把铁棍儿塞到嘴里,一扒拉,"哪个 疼啊?"

"嗬,哎呀,你这么 和弄都疼啦!啊,就这个。"

"嗯,哎呀,坏啦!"

"怎么啦!"

"你这病啊没在牙根儿上,在牙筋上——神经上哪!这里头发了炎啦,要不摘下来,在里头它烂哪!这一烂,神经系全传,这一烂,你这一口牙靠不住,栽不住是小事,牙床子烂啦,腮帮子烂一个大窟窿!喝水流水,吃饭流饭,你就残废,啦!我这儿给你摘了哇最省事。"

"哎呀! 先生, 摘, 疼不疼啊?"

"你放心,我这儿摘牙不脚(觉)疼!"

您听这话缺大德啦,他摘牙不"脚"疼,谁摘牙也不脚疼啊! 牙是牙,脚是脚,摘牙脚当然是不疼,摘牙碍不着脚哇。

"不脚(觉)疼啊,你放心吧!"

"哎!"

"来吧!"

"多少钱哪?"

"两块钱一个,官价!"

"两块钱不行,我刚打医院来,医院也两块钱,我没有那么些钱,我这儿还有四毛,您受点儿累给摘下来得啦。"

"四毛不成啊,净手术费就一块二呀!"

麻烦半天,一块二。两块钱拿出来给他。

"你这不是有两块钱?你说瞎话!"

"我还没吃饭哪,得留八毛钱饭钱哪!"

"好, 找你八毛!

找八毛,那一块二收下啦。收了之后哇,打他口袋里拿出一把老虎钳子——这么预的钉子一夹就折的那个。拿老虎头钳子一举:

"张嘴!"

吓的这位:

"哎呀! 嗬,我瞧见就哆嗦! 这哪儿成啊,我拿舌头一碰就疼,你拿这钳子我受得了?你给上药哇,不上 药 一块 二,你……"

"你说的对呀,我也知道上药好,这不够药钱哪,这种药 现在是进口货呀,药得多少钱哪!你再拿两块!"

"我没有那么些钱哪!"

麻烦半天,八毛钱又给他啦,这不是倒楣吗!还合两块钱 哪!

两块钱花啦,这个主意呀比老虎钳子还缺德,打口袋里拿 128 出一根儿弦来——二弦。把这根儿弦哪拴一个套儿——越**挎越** 紧的套儿。

"张璐!"

把弦套在牙根儿上啦, 他拿着这头儿。这位算走不了啦。

"哎,你把我拴这儿啦?"

"给你摘牙嘛!"

他把这头儿拴桌腿儿上啦。这位两块钱花啦, 拴 在 那 儿 啦,走也走不了,站也站不起来,蹲也蹲不下,腿帮子离桌子 半尺多高。

"先生,把我拴这儿怎么回事呀?得多咱掉?"

"你等着,我给你上药哇!"

打口袋里拿出一个瓶儿来,把 盖儿 拿 了 去,他往桌子上 磕,磕这么一个小坟头儿似的。这药什么颜色儿?漆黑。这是什 么药哇?就是年下放那个二踢脚哇、麻雷子、爆竹里的炸药。他年下买来不放,搁着,他作这个生意。把这瓶儿带起来啦。

"就离这么远,啊,别近了,近了可受不了,药力太大,一会儿就掉。"

"得多咱掉?"

"用不了五分钟就掉!"

这阵儿钱也到他手里啦,这位拴着也跑不了啦,药也磕上啦,他可自由啦,把烟卷儿点上这么一抽。

"哎,先生,你不管我,你那儿抽烟怎么回事呀?我这儿 牙疼……"

"等着,还没到五分钟哪,到时候就掉啦,你只管放心, 绝不让你'脚'疼。"

他抽了几口, 弹这烟卷几灰, 弹完灰往下一耷拉手, 拿

烟卷头儿碰这炸药: "轰!"

这位:

"哎,嗬,哎呀!"

"嘿、先生,你这主意可真缺德呀!我要知道你用这种手术,我还在医院摘哪!我这两块钱花的多堵心哪!" 走啦。

这位走啦,没有半个钟头又回来啦,脸都青啦,捂着脸: "先生,不行,咱俩找地方儿说理去!疼的牙没动,你把 好牙给我摘下来啦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巧嘴媒婆

六月炉边铁匠, 腊月江上鱼翁, 干什么说什么, 卖什么吆喝什么!

就拿这个月份儿,打铁的如何?他也得工作;"六月炉边铁匠"嘛!"腊月江上渔翁",腊月多冷啊,江上打鱼的也得起五更睡半夜打鱼!拿我们说吧,说相声,站在这儿说,老拿把扇子,拿扇子夏景天为了扇风啊,可冬景天我们也拿着!老拿着干嘛呀?手里有抓挠儿呀!说书哇也离不开这把扇子,拿着它什么都是:说书说到写信那儿啦,这就是笔,提笔修书;说到打仗那儿啦,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……全是它。

同是一把扇子,扇法儿不一样,分什么人: "文 胸、 武 肚、僧道领、媒肩"。不信您瞧,这扇子,文人哪扇胸,练武 的扇肚子,和尚老道扇大领子,这叫"文胸武肚僧道领"。 行 那念书的老学究,这扇子闭一半儿扇一半儿,走道 儿 迈 方 步 儿,说话离不开"之乎者也矣焉哉"! 要见人一说话,先把扇 子闭着。 "哎呀, 久违得很。"

那位: "您哪里去?"

"我见几个诗友谈谈诗。"把扇子一打,扇两下儿胸口。 "您这扇子好哇,我得领教领教、瞻仰瞻仰。"

这位呀赶紧地双手递,一哈腰。伸手拿过来不恭敬,得双手接。那位接过来先瞧下款儿:

"好,好,刘春霖哪,状元。这骨儿是真正子安的!"你夸他扇子比请他吃顿饭他都痛快。就怕呀来一位楞爹: "我瞧瞧你这扇子,"接过来,猛放猛闭,"不错!" 他一心疼能吐口血!——"文胸"。

"武肚"哪,您瞧那练武的人呀,扇肚子。原先在我小时候儿北京有相扑营,相扑就是摔交啊。您瞧个个儿都是直着胳膊、穿小衣裳、系骆驼毛绳、穿单口靴子、那扇子全是大桑皮纸、红面儿、没有画儿、即便有画儿、也是"五鬼捉刈氏"。见面儿一请安哪是"茶汤壶"。"好您哪!"我比那个人吧:这就是壶身儿(指自己身子),这就是壶嘴儿(指右手),这就是壶把儿(指叉在腰间的左手),一见面儿:"好您哪!"(打千)这不是冲一碗吗?

"法天儿热呀!"

"可不是吗!"

"您练啦吗?"

"没练,浑身僵的慌!这天儿太热呀!"一扇肚子。——"武肚"。

"僧迫领"——和尚老谊扇大领子。他们管念经叫佛事, 和尚见和尚:

"嗬, 师兄, 您上娜儿?"一边儿说, 一边儿冲大领子里 132 头扇风。

"白天没事, 您有佛事吗?"也扇着哪。

"我这些日子没有佛事,昨天有接三,去早点儿又回来啦!"

"怎么?"

"东家没死哪!"

没死你去干嘛呀!

"文胸武肚僧道领"。再说"媒肩"—— 媒婆 子扇 肩 膀儿。这号儿人都拿鸡毛扇儿,串百家门儿,哪儿都去。 ·扇肩膀儿:

"老太太,吃饭啦?大少爷放暑假啦?大少爷年纪不与了吧,定下了吗?"

有一搭无一搭瞎聊,鸡毛扇儿扇肩膀儿!

说媒的嘴可能说,见什么人说什么话,死汉子 能说 翻了身,媒婆儿的嘴呀,嗬! 天花乱坠呀! 张家长李家短,仨和尚五只眼! 说的你点头咂嘴儿! 现如今不行啦,这行儿没饭啦! 现如今哪都自己找对象,媒人是一点儿辙没有。老年间是专制婚姻哪,讲究"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"哪! 她呀满市街一串,就凭两片嘴,到时候又吃又喝! 说成了能白说吗? 到我们那儿——北京的规矩,说停当之后,送四对猪腿四对羊腿,都这么粗! 往后天一凉,一涮羊肉多美呀! 吃得媒婆儿一个个都肥头大耳的! 干嘛谢猪腿羊腿呀? 有个理由哇: 当媒人的说亲事来回一跑、把腿都跑细啦,谢这猪腿羊腿哪,让她吃这个腿补她的腿!

当媒婆儿的一年能肥肥实实吃十个多月,有一个多月差点儿,哪个月呀?就是由打腊月一进门儿呀直到正月上六,没

事!为什么呢?旧社会有这么个讲法:"正不娶,腊不定"。那么这一个多月没地方说媒去就挨饿吗?不!这一个多月吃得更肥实。人家家里有几个儿媳妇哇,有几个闺女呀,那个媒婆儿全仗这一个多月的收入换季呢!怎么?这媒婆儿呀就下这么一块来钱的本儿买点儿东两就得,买什么哪?买条红带子,剪成一骨节儿的,再买点儿花生、栗子、小枣,一过腊月二十三她就出来啦,直到正月十六。哪儿去哪?哪儿都去!穿着新蓝布褂儿,没有新蓝布褂儿,把旧的洗洗。不管认得不认得就上人院儿里去,楞拉门,楞往屋里去,进屋抓把红带子、花生、栗子往炕上一撒!于嘛呀?找吉庆啊!花生、小枣、栗子,搁在一块儿好听啊!枣儿跟栗子叫"早立子",早养儿子里得济呀!花生哪?更好啦,净得儿子想姑娘,净得姑娘啊想小子,她这一把全扔出来啦。在生、枣儿、栗子,花搭着生,姑娘小子全养。兜这么一兜,进门就唱:

"给你个栗子,给你个枣儿哇,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儿哇!" 唱完往炕上撒这么一把花生、枣儿、栗子唔的!

一进门儿呀,一瞧,嗬! 男的没在家,就一少妇,一看屋里: 红炕围子,红窗户帘儿,得啦,逮着啦! 新婚。这位太太结婚不到半年就腊月底过年啦! 扔这么一炕枣儿、栗子、花生,明年来个大胖小儿,多好听啊! 给两块现洋。归里包堆扔这一把不值仨子儿,那阵儿两块钱一袋儿面! 要再争竞争竞哪,又来一块,三块。这屋出来,那屋进去。一个大杂院儿十好几家儿,到哪一家儿都赚钱! 这屋出来那屋进去,也"给你栗子给你忘儿,明年来个大胖小儿",这位太太给媒婆儿俩嘴巴,临完踹出来啦! 怎么回事? 这位太太是寡妇! 要命,倒楣啦! 巧嘴呀哦有巧错的时候!

当媒婆儿没有不骗人的,她怎么骗人哪?嗬!她要受谁的 贿赂哇就帮着谁骗人!男的给点儿贿赂哇她就骗女的,女的给 点儿贿赂哇她就骗男的!我怎么知道哪?我有家儿街坊——逢 这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街坊! 我们街坊有个媒婆儿、姓酸哪叫 酸梅,那两片 产嘴跟小刀 子似的!我们那儿有个大地主儿,家 里财产挺厚、这老太太呀六十来岁,没有儿子,就一个闺女, 这姑娘二十一岁,这姑娘要嫁谁呀,这份财产就跟着过去啦! 就打上来岁就给这位姑娘说亲,直到二十一岁没人 要。 为 什 么? 姑娘有残疾,什么残疾呀? 偏缝 —— 到北京叫豁嘴儿,南 边叫花嘴子。这姑娘这豁嘴儿打鼻子里就豁,连牙床子都豁出 来啦、通天到底」这还不算,双的,一边儿一个!这姑娘把手 搁鼻子底下,您瞧,一百八十分人材,这手一抬开,刚吃完饭 全叶出来啦!老太太疼姑娘,给说主儿啊,年纪得相当,像貌 得好,有一点儿毛病啊她还不给!让媒婆儿给说去,说停当了 中,谢媒婆儿一所四合房儿,五千块现洋。这媒婆儿贪这个就 满市街说去,跟谁说谁摇头,说了半年多没一个成的! 后来遇见 一个小伙儿呀,这小伙儿也让媒婆儿给说门子亲事,说停当了 也有重谢。这小伙儿要漂亮人,有残疾的不要。这小伙儿可也 有残疾——没鼻子,这儿一个大坑。两边儿都是这个条件:这 头儿有残疾的不给,这头儿有残疾的不要。 可两边 儿 都 有 残 · 放, 哎!这媒婆儿还真给说停当了!要不怎么管媒婆儿叫"捏 合山"哪 ─ 两个山头儿她都能给捏合到一块儿去!搬山倒海 的能耐! 她把这两档子还真给说成啦。说成是说成啦,她得把 这豁曙儿、没鼻子说到头里,不说到头里,瞒着盖着不成。怎 么说呢?跟男的说这个:

"大爷,这门亲事说停当了,往后后半辈子什么也不用干

啦。您娶的这位大奶奶,这位老太太就这一位姑娘,明儿这份 儿财产您承受,银行存多少多少,趁六个房产公司,那都不用 说,就这姑娘本人儿的储蓄呀您四辈子花不完!"

这小伙儿说话哪,没有鼻子,这个味儿。

"我告诉你,她六个金山我不爱,别看我没有鼻子,这姑娘有点儿毛病,不要,你千万给说到头里!"

"要不要在你呀,我瞧着都好。要瞒你,往后不是落埋怨吗!这姑娘没别的毛病,就是嘴不好!"

这小伙子以为什么哪?口敞! 嘴不好是好说好笑。

"噢,那倒不在乎!嘴不好不算毛病,慢慢儿劝说她吧!" 怎么劝说呀?这毛病劝说不好哇!

这头儿说成了,上那头儿说去。

"老太太,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」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一岁、身量儿、长像儿哪儿都好,这个亲事要还不停当啊,您小姐后半辈子甭出阁啦!"

老太太说: "可这么的, 你也别瞒着, 我们姑 娘 叮 有 残疾, 这男的有一点残疾我不给, 你别瞒着别盖着!"

她还得把没鼻子说头里:

"老太太, 甭说您还谢我那么些钱, 还有房子, 这是您小姐一辈子大事, 我不能缺德, 您就一个钱不花, 我也不能作那种缺德事。小伙儿哪, 都挺好, 就是眼下没有什么!"

告诉你啦,没有鼻子! "眼下没有什么"嘛! 眼下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鼻子啊! 这老太太哪,也想左啦,以为没有产业哪!

"那不算毛病啊,跟下没什么怕什么啊,我陪送的多呀, 再说往后过着过着不就过有啦!" 他怎么有哇? 有不了哇!

"我这儿富裕,我添补。"

你添补? 你拿什么添补哇! 你不也就有一个吗! 把你的挖下来搁他那儿? 不合适呀!

停当啦!停当可停当啦,要糟!怎么?要相相。要命啦!这一相不吹了吗!媒婆儿主意高,她跟男的说这个:

"你相可不好,人家老家庭、头门不出,二门不迈,你瞧瞧像片儿,我把像片儿给你拿来。合适呀你把像片儿留下,不合适退给人家,别耽误人家事。往后娶过来不是这本人儿,算我骗你,你到法院告我去!"

跟那头儿也是这话:

"男的没在本地,在外省哪!事由儿忙,人家不能告假, 人家来了要不成哪,就耽误人家事啦。您瞧瞧像片儿得啦!"

應像片儿吧!两头儿都有残疾,这像片儿怎么照哇?照像片儿五官挡不住哇!可是照半截身儿,半截身儿是照上半截儿,没有照下半截儿的呀!哎呀,这媒婆儿主意太高哇!男的照像、女的照像,她带着照去,到那儿她给摆弄。男的不是没鼻子吗?他要一堂花园儿的布景——远景、近景,山子石上头搁花盆儿,花盆儿里有芍药花儿,这尺寸哪跟小伙儿身量儿拉好了,让他呀站到花盆旁边儿,拿着那个花头闻花儿,就仿佛逛花园儿瞧见芍药啦,香!他一闻,照,照得了看看,不好重新另来!不是没鼻子吗?没鼻子,这花儿不就盖上了吗!照得了挺俏皮。女的哪,豁嘴儿怎么办?她叫她打电话!站在这儿把耳机子往这儿一搁,就挡住了!这媒人哪好缺 德啦,这媒人!

说这是看像片几容易受骗,要面对面几地对相对看大概没

有事啦! 谁说的? 听媒人说对相对看, 受骗受的更厉害! 这也是酸梅的事——酸梅这一辈子办的缺德事多啦!

这档子更新鲜! 也是两边儿有残疾,有残疾的不要,有残疾的不嫁,还是对相对看,她楞给说停当啦! 男的 是什 么残疾? 男的是瘸子! 您别瞧他瘸,他要说漂亮人,有点儿毛病的不要! 女的哪? 女的是一只眼! 瞧什么得吊线,也要漂亮人! 嗯,她把两边儿说停当啦! 说停当是说停当啦,最末对相啦,这怎么相啊? 定规好啦! 姑娘啊站在门口儿跟媒人说闲话儿,好象串门儿送人,留这几说两句闲话儿似的,男的呀打女的门口儿走一趟,男的哪不认得女的,瞧谁跟媒人在一块儿站着谁就是。女的不认得男的,媒婆儿跟她嘀咕!

"瞧,来啦,进口儿啦,穿什么衣裳,戴什么帽子,瞧瞧 成不成,不成作为罢论,成就放定。"

那位说: 她枉费心机呀,成不了! 男的打女的门口儿走,瘸子! 女的瞧不上,女的在门口儿瞧人这么瞧,吊线! 男的瞧不上。两边儿都不愿意,那不就吹啦!

媒婆儿这主意高哇!她叫男的骑着马,男的不是瘸子吗? 他骑着马哪! 手里拿着马鞭儿,打门口儿一过,一瞧媒婆儿跟 谁站在一块儿谁就是:

"哽,行」"

女的哪,在门口儿里头哇,开一扇门关一扇门,使门掩上 点儿脸,把这点儿毛病就满挡上啦!

相相停当啦! 放定。老年间哪,放定,过礼,不见面儿,什么事儿没有。拜天地的时候儿女人盖着盖头,新娘也瞧不见他是瘸子,新郎也瞧不见新娘是一只眼。一入洞房,打起来啦! 怎么?入洞房以后盖头撤啦! 新郎一走道儿,"哟!"

俩人都吓一跳:

"哟!你怎么是瘸子?你骗人是怎么的?我相的时候不瘸,这会儿怎么瘸啦?说实话!"

男的会解释——媒婆儿早教给他啦:

"是呀,相的时候不腐呀!不是骑着马哪吗,刚出你们胡同,洋车放炮,声音挺大,马惊啦,跑出十几里地把我摔下来啦,腿也摔瘸啦!先不瘸,这腿是摔瘸的!你这一只眼怎么回事?说实话!"

女的哪也会遮说:

"是呀,我听说你摔瘸啦,我一着急把这只眼也哭瞎啦!" 多巧!

巧是巧, 这媒婆儿的腰包可装满啦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读 祭 文

我是说笑话儿的,我给您作大报告,行吗?哪位也比我有学问,我要作报告您非退票不可。要说我的学问是连一知半解也不够,九牛一毛都不足哇!说学问哪我没多大学问,我说我是文盲,这话亏点儿心,比文盲啊强不多,斗大的字认得两车,认得几个字啊马马虎虎。

现如今认字的人多啦,差不离儿的都拿一张报纸看。原先 认字的人太少,有个认字的,这就是"圣人"。好比马路旁边 儿贴张告示,围着好些人看,看的人全认字吗?不是。不认字 他看什么哪?他那意思让别人念念,别人念念他好明白明白 呀,这就是不认字的痛苦。赶巧啦有人念出来啦,这他算没白 瞧,要赶上这位认字的怕念错了叫人笑话,心里明白不敢往外 念,这位不认字的瞧着于出汗!

说这人嘴里嘟嘟囔囔,您可别问他。因为什么? 别看他嘴里嘟囔,他未必认字。我怎么知道哪?在解放以前的前二年,在官银号那儿贴了张告示,有一位嘴里直嘟囔,可不认字,不认字怎么会嘟囔哪?他买了个烧饼,一边儿吃烧饼啊,一边儿嘴里直嘟囔!他嚼烧饼,嚼烧饼得啦,他偏出声儿装相,这几呀拿烧饼吃一口;

- "嗯,嗯,可以,不错!"
- "不错" 呀是材料不少, 里头麻酱啊搁的多!
- "了不得呀!"

又咬了一口。"了不得"怎么回事?烧饼个儿小啦!"了不得"!

旁边儿呀站着一位也不认字,打听打听啊,跟别人打听也好,单跟吃烧饼的打听,怎么?他嘴里嘟囔啊!

- "嗯, 了不得呀, 可以, 哈哈……"
- "什么呀?什么呀?"
- "嗯----真够瞧的!"
- "什么呀?"

紧着问。他不认字,怎么说呀!他把手伸出来啦!

- "写的是什么,您哪?"
- "烧饼、你吃吗?"
- "咳!我说那上头的。"
- "上头是一层芝麻。"
- "我说那黑的。"
- "黑的是火大点儿,烙糊啦!"
- "我说那有红圈儿的那个!"
- "有红圈儿的你自己买去吧,那是豆沙馅儿的。"

俩人哪抬了半天杠, 驴唇不对马嘴!

说还有这么种人,什么样儿人哪?认字马虎。这个字他瞧着它象什么他就念什么!街上常有这种事:糖炒"栗"子呀他念糖炒"票"子,北京"午"门他念"牛"门,"醫"院念"酱"院……这是常见的事。

我眼见过这么一件真事,什么事呀?这话在事变以前啦,

在官银号老铁桥一拐弯儿呀,那儿有一个霓虹灯——我一说, 天津老住户都想得起来——霓虹灯是佛教会安的,晚上挺亮。 那一行字是什么哪?"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"。那天有一位先 生走在那儿呀,正赶我上园子打那儿路过,他站在那儿高声朗诵:"嗬,南无大悲观世音赔产。""菩萨"他念"赔产", 观世音赔谁的产哪?这是真事!

还有一档子。在北京有个五牌楼,就是前门大街的五牌楼。在我十八岁的时候,五牌楼南边儿路东有个关闭的酒店,门口儿贴了个条儿,这条儿贴了好几年也没人来倒他这买卖,他写什么哪?按说应该写:"比铺出倒,家具拍卖。"这"拍"字儿不是一个"提手儿"一个"白"字吗?这位先生啊,写了个"竖心儿"一个"白"字:"此铺出倒,家具怕卖——怕卖就别卖啦!

还有写信。这个字不会写,一问人,问的不清楚,出了错 儿啦!这位老太太呀叫他儿子给他娘家兄弟写封信,合着接信 的这个人是这位写信的舅舅。他舅舅出门儿到上海啦。他舅舅 到秋天爱吃茄子,可是一吃茄子就发眼。姐姐 关心 兄弟,这 天晚上让自己儿子给兄弟写封信,这学生马马虎虎,归里包堆 就几个字: "大舅,勿吃秋茄子,恐其发眼。"他写 茄 子 这 "茄"字儿忘了怎么写啦!他问街坊,街坊睡觉啦,院里有一 个二大爷。

"二大爷!"

把二大爷叫醒啦!

"什么事呀?我起来。"

"您甭起来啦,我写信,这茄子的'茄'字儿怎么写?您告诉我。"

"'茄'字儿不会写?'草'字头儿一个'加'字儿。"

这个"加"是加减的加,他给写了一个住家的"家"。写 到发眼的"眼"字又忘啦!

"二大爷, 眼字怎么写呀?"

"'目'字旁,一个乾坎艮的'艮'字。"

目字旁是眼目的"目"啊,他写了金木水火上的"木",这就不念眼啦!这封信他舅舅接着啦,一看不知是怎么回事: "大舅勿吃秋蒙子,恐其发根!勿吃秋什么呢?没这么个字儿呀!发什么根哪?……"莫名其妙。

我们街坊还有一档子事,念祭文给人家念砸啦!在旧社会时候,喘!念祭文的人派头儿可不小,本家儿孝子孝妇——就是本家大爷大奶奶穿着孝服往地下一跪,亲友在四外这么一站,这位先生捧着祭文高声朗诵。我们这位街坊本来斗大字不认得二升,可他偏要充相儿。这祭文上写的是谁上祭哪?就是这孝子孝妇哇夫妻俩。他一念:"孝子","孝子"俩字念的挺清楚。本家儿呀姓潘,名字叫良题——潘良颠(显)。他把"孝子"念完啦,这仨字儿一个也没念对!

"孝子、番艮颜!"

他念完了,这本家儿一听:"怎么啦,翻眼头?这叫什么礼节呀?怎么让我翻眼头?"

他没动弹。茶房过来啦,茶房听先生指挥, · 拍本家儿肩膀儿:

"大爷,您翻吧,这不先生让您翻的吗,您翻!" 这本家儿大爷跪着跟茶房嘀咕:

"我没练过!"

"没练过不要紧,先生让您翻的,我抱您腰,您翻。"

这儿·抱腰,本家儿三十多岁,还真灵,"奔儿",翻了个跟头,完了脆那儿啦!他往下念:"孝妇",孝妇是本家儿大奶奶呀!旧社会时候女人不写名字,娘家姓什么呀是什么"氏",这位大奶奶娘家姓乜,就是之乎者也那"也"字儿没有那竖儿。

他一念: "孝子翻跟头",翻完啦!又念: "孝妇,也氏。"

本家儿大奶奶跪在这儿一听:"也是?我也翻跟头吗?" 茶房不能过来呀,老妈子过来啦:

"大奶奶,您翻吧,这不,大爷都翻啦,您也翻!来,我 抱您腰。"

这位大奶奶为难啦,六个月身孕!你说翻跟头吧,又怕小产,不翻跟头吧,又怕失礼!没法子,翻吧!老妈子不敢使劲儿抱,这位太太跪在地下抬起一条腿来,跟先生商量:

"先生,跟头我可翻不了,这么的吧,我拿蝎子爬得啦!" (张寿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湄 水 河

刚才呀应当我表演,为什么没表演哪?来晚啦吗?不是。 没来晚怎么没表演呢?今天哪有个晚会,紧赶慢赶,赶到这儿 来呀上气不接下气,进门一看正该我上场。这是同志们照顾 我,让我呀在后头喘喘这口气儿。要是不照顾我哪?跑到这儿 来嘘嘘带喘地就上台,回头上台一说呀就许说忘了、说错了。

那位说: "你们久干这个的还能说忘了、说错了?"这可保不齐。无非是呀我们说相声儿的要说忘了不老显的。为什么哪?相声原来是招笑儿的,忘了哇,观众们不说是忘啦,说这个: "哈哈,张寿臣哪,为招大伙儿一乐,他成心装的。"其实倒是真忘啦。

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,推一辈子小车儿没有不翻车的。 变一辈子戏法儿碰巧也许变露啦,这可保不齐呀,上台表演的 工作,撒手不由人。说这手戏法儿是功夫,今儿赶巧了啊,一 抽筋儿,就许错了,这可保不齐!

唱大鼓哪?唱大鼓也有忘了的时候呀。说: "我们常听大鼓,没听见他忘过啊?"他忘了啊您不理会。我告诉您这地方几您注意,一有这种地方儿,那就是忘啦:他唱完一个"甩板儿",是行腔儿,行完了腔儿呀,弦子弹过门儿,打鼓,把这

鼓套子打完了,张嘴就唱,那是没忘。有这时候儿,这鼓套子打完了哇还接着打,那就是忘啦。打两回鼓套子,有这俩鼓套子的工夫想词儿,就想起来啦。有这时候儿.只要一忘了词儿就着急呀,一着急脑袋就大啦,就更想不起来啦,要再连着打鼓套子,打仨,观众们就听出来啦,要一叫倒好儿多寒碜哪?这时候就得弹弦儿的帮助他。他已经打了俩鼓套子啦,还要打,这弹弦儿的就不能让他再往下打啦。这弹弦儿的跟他说话可不成,怎么?小声儿说他听不见——脑袋都大啦!大声儿说,他倒听见啦,可观众也听见啦,这么一来,倒给泄了气啦。那么怎么办呢?弹弦儿的一听已经打俩鼓套子啦,这弹弦儿的手指头一使劲儿就行啦,就帮他的忙啦。怎么呢?手指头一使劲儿,"奔儿!"弦就断,弦一断就不能唱啦,他得接弦呀。他这一接弦,唱的人放下了鼓板,喝口水,松快松快,脑筋哪去点儿负担,低头,俩人嘀咕,这就成啦。

唱大戏也常有忘词儿的时候。

大戏里头有些不通的词儿,有错了的词儿。这种词儿有打原本儿上就错了的,这不能怨演员,得怨编戏的人。这怎么回事呀?旧社会跟现在不一样,旧社会里唱戏的人多 辛 儿 是 文 自、打七八岁就进科班儿,他哪儿有工夫念书啊?本子上的词儿抄得太糙,里头有不少错字,教戏的也是演员出身哪,文化水平太低呀,也就按错的念,一辈儿传一辈儿,就那么传下来啦。戏里常有这句词儿——"阳世三间",这是大错。"阳世三间"怎么讲啊?"阳世"俩字有讲儿,阴间阳间嘛!这"三间"哪?这"阳世"上就三间房,连三间半都没有?那么六亿多人往哪儿住哇?那么是怎么回事呀?抄本子的时候快,那个人一边说词儿他一边儿抄,是"阳世之间",那个"之"字呀

连着下来啦,等到别人再念这个词儿呀,他不认得这是连笔写的"之",就念成"三"啦,把"阳世之间"念成"阳世三间",就这么传下来啦。

《乌龙院》阎婆惜给她妈妈做红鞋穿,宋江问她为什么做红的?"马.娘生日。"阎婆儿她不姓马呀,阎婆惜怎么叫她马二娘哪?那是那个"妈"字儿,也许当时写得快,没写"女"字旁儿,起许当时写了"女"字旁儿,后来念本子的人不认得,就念成"马"啦!这句话原本是"妈妈娘的生日","妈妈娘"入一个"妈"字本来就不清楚,这个"妈"字底下点了两点儿,是"妈、娘",这位教戏的教师不认得,就认为是"马二娘"啦!

唱戏的演员哪,精神不集中就出错儿。有这个事吗?我亲眼见过几档子,咱不必提他的名儿,就提这件事吧。这件事出在北京,这天演《问谯闹府、打棍出箱》这出戏,有这么个演员给唱错啦,还是个名角儿呀。哪点儿错啦?范仲禹一出场,唱,

"适才樵哥对我论,那老贼名叫葛登云。"

"适才樵哥对我论",这句唱得挺好,"那老贼名叫"这几个字也唱出来啦,到"葛登云"忘啦,把这个人名儿给忘啦!这接不下来呀,怎么办呢?会让听戏的听不出来。怎么呢?忘是忘了,可脑筋清楚,心里头明白,在台上掉了能拣。一出门儿:

"话才樵哥对我论、那老贼……"

忘啦! 怎么办哪? 心里头清楚, 他这仨手指头 这 么 一凑

合,听戏的不知道,内行都知道,这叫"掐",鼓也不打啦,弦子全都不动啦。他这儿哪?加两句道白。原本这儿就是唱没有白呀,他加了两句白:"……那老贼……呜嘿呀,是方才那樵哥对我言讲的是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是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这老贼的名字,怎么一时之间我想他——不起!"

你忘了嘛,你还想得起来! 他倒说实话!

到这儿一透袖,透袖干嘛呀?又把家伙叫起来啦。叫什么家伙哪?叫"乱锤","呛呛呛……"就这个点儿。这干嘛呀?他在台上低头摸脑袋,想这个人的名字。

"这……"在台上转弯儿。转了半个过场,跟这打鼓的接 近啦,问打鼓的:

"叫什么来着?"

这位打鼓的跟他玩笑,拿着鼓锤儿,

"哎呀,我也想不起来啦!"

"哎呀,不凑巧哇!"

转了四个弯儿:

"嗬嗬,想起来了哇!"

那还想不起来! 转了五分钟啦还想不起来! 仗着当时灵机 快,没让人听出来。

还有这么档子事,别人在台上闹笑话儿,他给找回来啦。 谁呀?杨小楼。这出戏呀配角儿唱错了,他把这错儿给找回来 啦。什么戏呀?在北京第一舞台演《青石山》,杨小楼去关 平,钱金福去周仓。钱金福那天有点儿事情,告假。临时一告 假怎么办哪?就叫别的花脸替啦。这位唱花脸的呀,早晨给人 家出份子去啦,喝了好些酒。一听钱老先生告假,后 台 老 板 说:"你来这个啊!"别的戏他不能唱啦,他得陪杨小楼唱这 出《青石山》哪,在后台呀,他老早就把脸画上啦,扮好了装,靠大衣箱往墙上一倚,先迷个盹儿。他迷盹儿的时候可没戴着胡子——周仓戴那个叫"黑扎"呀,他没戴。心说:"等上台再戴吧。"他这一睡睡着啦,大伙儿也没叫他,容他睡到演这出戏的时候儿才叫他:

"哎,上台啦,上台啦!"

"哎,哎!"

醒啦, 迷里迷登就上台啦, 还是没戴胡子。

他没戴胡子,后台没瞧见,看戏的也没瞧见。观众怎么也没瞧见哪?那阵儿唱《青石山》台上有个大幕,王老道捉妖清神仙在幕外头。幕后头是摆场于一一摆的这场子正跟老爷庙一样,中间是关公,这边儿是周仓,这边儿是关平,还有四个马童儿 一马童儿是武行扮的,没拉开幕这些人得在那儿准备着,各人站到各人的地位上,等到一把送神火,王老道一喊,"开山!"把幕一扯,观众一瞧正是老爷庙。一"开山",幕一拉,听戏的都往台上看;

"哎! 什么戏呀?"

旁边儿那位说:"青石山哪!"

"青石山?不对呀!这是谁呀?"

"周仓啊!"

"周仓怎么刮脸啦?"

大伙儿都瞧。

杨小楼捧着印往那边儿一瞧: "坏啦,他没戴胡子! 头里一起哄,一叫倒好儿怎么办!"杨小楼灵机一动——原本这戏里没有这句,他给加了句词儿:

"呀!面前站的何人?"

周仓这儿扶着刀,心说:"这什么词儿呀这是?戏里头没有这句呀,你怎么添这个呀?再说你忘了题啦,你怎么不认得我,让我通名哪?咱们俩人是伙伴儿呀,周仓、关平啊,老爷庙这儿就咱们仨人哪,天天脸对脸儿站着,你怎么不认得我呀?我是周仓啊!"到这儿说"我是周仓"不行,得摆身段,戏台上嘛!摆身段的时候儿呀拿手理胡子:

"俺是周仓——"他这么一理呀,没逮着,这才明白: "哎哟,没戴着!"可已经把周仓说出来啦,再说别的也不成啊,他的灵机也快,一攥拳头:"——的儿子!"

杨小楼那儿:

"咳,要你无用,赶紧下去,唤你爸爸前来!" "领法旨!"

周仓下去戴好了胡子, 又上来啦。

出这种错儿,哪儿都有。那年哪我在河南,这话民国十来年,在河南开封听河南梆子,河南梆子闹错儿啦。什么戏呀?这出戏叫《黄河阵》。咱们这地方不常唱这个戏。《黄河阵》是怎么个剧情哪?是武王伐纣,姜子牙带着八百诸 侯 哇 伐纣 王,走到半道儿哇出来一个赵公明,赵公明摆了一个阵,挡着武王的大队不让过去,这阵叫"黄河阵",很厉害,姜子牙打不开,正着急哪,燃灯道人来啦。燃灯道人跟赵公明俩人是道友,一见面儿哪劝劝。赵公明啊不说理,说什么我 得摆这个阵、你来啦,你打打我这个阵。俩人越说越戗啊,打起来啦,就这工夫儿,唱错啦!

原来俩人都是朋友嘛,都下了脚力——就是骑的牲口。赵 公明骑黑虎,然灯道人骑梅花鹿,赵公明把马鞭儿放下,好比这 是黑虎,那边儿燃灯道人把马鞭儿放下,好比下了梅花鹿啦。 俩人说着说着打起来啦,一打,他得上自己的脚力呀,这儿有两句唱词儿,唱词儿是什么哪?这边儿:"赵公明把黑虎跨。"那边儿哪:"燃灯道人上梅花。"俩人打起来啦。

这赵公明啊闹错啦,头一句他唱:

"赵公明,骑梅花。"

他把梅花鹿骑上啦!回头燃灯道人再骑梅花鹿,就俩梅花鹿。燃灯道人没词儿唱啦,他给来了这么一句,一指赵公明:

"你骑梅花我骑啥?"

你骑梅花鹿,我骑什么哪?

赵公明不错,还算有词儿:

"我的老虎你骑吧!"

俩人换换! 燃灯道入唱:

"我骑老虎我害怕。"

那这出戏还怎么唱啊!

我二十来岁那年哪,在北京,梆子正时兴、金钢钻儿、小香水儿呀,他们在三庆戏院表演。谁闹错儿呀?开场戏。可不是名角儿。哪出戏? 《渭水河》。这位演姜子牙的闹错儿啦。原词儿是这么几句: "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,姓姜名尚字子牙,道号叫飞熊。"这么个词儿。他呀,把"道号叫飞熊"忘啦!

"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,姓姜名尚字子牙……"唱到这儿忘啦! 落不下腔儿来,这儿也不能行腔儿呀,没词儿呀。没词儿 怎么办? 还重这句:

"字子牙……"

胡胡儿: "冬龙根儿龙"。还想不起来:

"字子牙……"

唱了五六句,头里一听: "怎么回事啊?" 有位挨着台的 观众给他来个倒好儿:

"好1"

这一叫倒好儿哇,他跟这位一对眼睛: "你别叫倒好儿哇,我想一想啊。"他嘴里可不能住,老这句呀: "字子牙……"胡胡儿: "冬龙根儿龙"。又一位观众:

"好!"

"字子牙……"

"好!"

"字子牙……"

谁叫好儿,他冲谁"字子牙",来了二十多句。

挨着台的这位观众实在绷不住,站起来啦!

"你还字子牙哪?你当我们爱听这句是怎么着?这不是叫好儿,这是倒好儿!"

一提"倒好"俩字儿,他想起来啦;

"道号叫飞熊。"

合着这位给他提了词儿啦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三近视

今天这个节目叫什么?叫《三近视》。那位说:"我们听过这出戏——《四进士》,没听过三进士呀!"这"近视"跟那"进士"不一样、这个"三近视"是三位近视眼,这三个人都不是外人,都是我本家叔叔。我这三位叔叔都是近视,我大叔那种近视叫"清睁"。那位说:"什么叫'清睁'啊?"一早儿哇,什么也看不见,叫"清睁"眼。我二叔的近视也有名儿,叫"热涌",一到晌午哇,哎呀!能叫骆驼绊一个大跟头。我三叔那叫"雀蒙",一到晚上什么也瞧不见。

我这三位叔叔呀,嗬!闹的那笑话儿多啦!还是我小的时候儿哪,有一次,我大叔上南顶 一在北京永定门外头,五月初一开到五月十五,有庙会,他上南顶逛去啦。走到半道儿,他不知道还有多远,他要打听打听。一瞧,路西里站着个人。其实不是人,是什么哪?是坟地里的石头人——石人、石马嘛!我大叔跟石头人打听起道儿来啦!

"先生,劳驾劳驾,这儿离南顶还有多远?先生,这儿离 南顶还有多远哪?"

他问了四五句,那石头人能说话吗?还在那儿站着。"哎!你是聋子?"

这石头人脑袋上落着个乌鸦,他这么一晃摇手哇:

"哎? 聋子?"

乌鸦飞啦! 他也乐啦:

"嘿嘿,这人多死呀,问你道儿你不告诉我,哼,你的帽子让风刮去啦,我也不告诉你!"

您瞧这眼睛耽误多大事!这是我大叔。

我二叔哪?也有笑话儿呀,有一天我二叔走在街上,有位老太太买了一个鹅——买鹅干嘛呀?到我们北京是这个规矩:给儿子定亲哪,定亲之后要通信,男的这头儿给女的那头儿得送个鹅去,大白鹅——夹着。我二叔瞧着挺白呀,眼神儿不老强的:

"嗬,这棉花不错啊!我说,您这棉花多少钱一斤哪?" 他说棉花。这老太太还只当是别人买了棉花,他跟别人说话儿哪,没理他。我二叔走到跟前一边儿拿手摸,一边儿 问:

"老太太,这棉花多少钱·斤?"

他顺着毛儿一摸, 挺滑溜。

"哎哟, 瞧错了, 猪油哇!"

他又当是猪油。

"猪油多少钱一斤哪?"

他往这头儿一摸呀, 把鹅脖子攥住了, 挺长。

"哎呀,藕哇!"

藕!他一使劲,魏这么一叫唤,他撒手啦。

"啊?喇叭!"

说什么他也没说对。

我三叔哪,有一次人家请他听夜戏回来,夏景天,才下过

雨,有块炉灰地冲得挺干净,地里有根针,在地里头埋着半截 儿,针尖儿在外头露着、电灯一照,挺亮。我 三叔 犯了 财迷 啦:

"钻石! 钻石! 哎呀! 这玩艺儿值钱!"

到跟前儿,想伸手捡起它来。一按,针尖儿冲上啊,扎了他一下子。

"哎呀嗬!蝎子!哎呀、蝎子呀!"

到电灯底下一瞧,流出一个血球儿来,软忽忽。

"哎呀,不是蝎子,珊瑚,珊瑚!"

他拿手一捻,一片血。

"咳」臭虫!"

全没说对呀!

我这三个叔叔是分家过,他们亲哥儿仨呀, 它分三院,前后临街, 大爷、二爷住在前头那趟街, 我这三叔住在后边儿那趟街。夏景天儿, 哥儿仨凑在一个院儿里, 沏上茶, 一块儿说话儿, 凉快。说来说去呀就说到眼睛这儿来啦。怎么哪? 一个人哪, 他要是有个缺点, 他就单护着这点儿, 他不说这点儿差, 老说这点儿比别人强。大爷坐躺梳上;

"嗬!哎呀,老二、老二,你瞧 我这 眼睛 啊,近来 好多啦,这蚊子在我眼前一飞呀,我 就分得 出这蚊子 是公 的是母的!"

我二叔一撇嘴:

"得啦您哪,得啦您哪,上回您出门儿让汽碾子给绊了一个跟头!这图嘛儿?连汽碾子都瞧不见,还瞧得见蚊子哪?"

"我是夜盲哪,越到晚上越瞧得清楚!"

三爷说: "大哥、二哥,你们也别吵,也别说谁眼神儿

好,咱们这胡同口儿外头有一座关帝庙,这关帝庙明天挂匾,咱们上哪儿瞧这块匾去,瞧瞧这匾什么词儿。瞧完了词儿,瞧得清楚的,吃饭白吃。咱们哥儿仨赌 顿饭,谁 瞧不 清楚 谁请客。二位哥哥,我这个主意怎么样?"

大 爷、二爷 说: "好 啦,就 这么 办 啦,明儿 咱们 瞧匾去。"

哥儿仁定规好了,到上二点来钟凉风也下来啦,二爷、三 爷都回家睡觉去啦。

我大叔躺在炕上睡不着: "不行,不行,明儿早晨一瞧匾,他们俩眼神都比我强,我一定瞧不清楚,请他们吃顿饭那没什么,还落个眼神儿不好,让他们留话把儿!"已经打赌了怎么办哪,想了半天想起来啦: "关帝庙的和尚知道这匾是什么词儿啊,我事先跟和尚打听打听,问明白了怎么个词儿,心里有根,对!"起来呀,出门儿,上和尚庙。到庙门口儿拍门。

"和尚、和尚!"

叫了两三声,和尚出来了。怎么哪?每天到十二点**和尚要** 上回香,一听外头叫门,赶紧出来开门。

"哪位?"

开门一瞧:"嗬,张大爷,您请里面!"

"不价,不价,给您添点儿麻烦!"

"什么事,您哪?"

"我听说明天是给关老爷挂属吗?"

"对啦,施主给挂的。"

"跟您打听打听,这个匾文是什么词儿呀?"

和尚知道。和尚说:"是给关老爷挂的,四个字:义气千秋。"

"噢噢噢, 义气千秋! 哈哈哈……劳驾劳驾!"

打听完了走啦,和尚也不知道是 怎么回 事,关门回 去睡觉。

庙门口儿上我二叔来啦。我二叔跟我大叔一个心思,也怕 瞧不清楚,饶着请人吃饭,还落个话把儿,也上这儿打听来 啦。他出胡同儿,我大叔进胡同儿、哥儿俩走对脸儿会谁也没 瞧见谁,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啦!到这儿叫门。

"当家的,和尚!"

和尚出来啦,开门一瞧是张二爷。

"嗬,施主,请里边儿坐!"

"不价不价,明儿这儿挂匾吗?"

和尚说: "不错,给关老爷挂蠃。"

"什么词儿呀?"

"义气干秋。"

"义气干秋!"

我二叔比我大叔心细:

"这匾是什么颜色呀?"

"蓝地金字。"

"噢噢, 蓝地金字! 哈哈哈……明儿见, 明儿见!"

二爷走啦!和尚关门回去睡觉。庙门口儿上三爷又来啦。 三爷也是睡不着觉哇,一个心思呀!打后街上这儿来啦。

"和尚、和尚」"

和尚心话: "今儿晚上别睡啦!"

出来一瞧,是张三爷。

"嗬,张三爷,您里边儿请!"

"不价不价,明儿您这……"

刚说到这儿,和尚就说:"明儿这儿挂<u>图!给 关老 爷挂</u>的, <u>隔上是:义气千秋。蓝地儿金字。</u>"

是数我三叔年青不是?他的心可比谁都细。

"噢噢、有上下款儿吗?"

"有啊。"

"上款儿是什么?"

"上款儿啊,是年月日,红字,下款儿是,信士弟子某某某恭献。那个献字儿是红的,剩下的是金字。"

"是啦是啦,劳驾劳驾!"

他也走啦。他走啦,和尚也睡觉啦!

天一亮,大爷起来啦,漱口,正在攥着牙刷了漱口哪,二 爷、三爷来啦:

"大哥!"

"啊,老二,老三,屋里去,喝水。"

"喝水?喝水干嘛呀?回来再喝得啦嘛,咱们看匾吧!" "走走走。"

把牙刷子往这儿一放,哥儿仨手拉手儿奔关帝庙来啦。一出口儿,其实这庙啊,山门在这儿,我这位大叔呀往那儿指:"得啦得啦,到啦到啦,别上跟前儿,上跟前儿谁都看得见。哈! 赌这眼神嘛! 你瞧!"

满以为自己心里有底了,毫不在乎,其实离着庙还远哪! "这题好啊:义气千秋!义气千秋哇!"

我大叔是文盲,他还要逞能:

"你瞧这秋字儿写得多好!这秋字儿的三点水儿多好!" 秋字儿哪儿有三点水儿?这 不是 瞎闹 吗! 二爷 说: "大 哥,你这眼神儿是好多了,原先瞧 不清 楚,现 如今瞧得 挺明 白,义气千秋。可有一节呀,大哥!那么大的字再看不见那不 是太难了吗!你瞧是什么颜色儿?字是什么颜色儿, 匾什么颜 色儿?"

大爷楞啦!心说:"坏啦!昨儿晚上忘了问啦!"

二爷说: "你看不清了吧! 要不 怎么 得分 颜色儿 哪, 蓝 匾, 字是金字! 哎, 看我瞧得多清楚!"

三爷说:"二哥比大哥眼神儿强。可是呀,义气千秋那么大的字好看,蓝匾金字,叫太阳光一照,那再瞧不清楚,不是眼睛太坏啦!就凭这个,您把上下款儿念念吧,上下款儿您念念。"

二爷瘪词儿啦,没问哪! 三爷说 啦: "你们 哥儿俩 都不成,我念给你们听听,上款儿呀年月日,红字,下款儿是信士弟子某某恭献。那个献字儿是红的,剩下的是金字。哎,怎么样您哪?一字不差! 我瞧得最 清楚,你 们哥儿 俩掂对 谁请客,反正我是白吃呀!"

大爷说: "这么**着吧**,老三一定白吃,义气千秋是我先瞧的,我也白吃,让你二哥花钱。"

二爷说:"我不能花钱哪,我比您多瞧见点儿颜色啦,您得请客呀!这么着得啦,您拿八成啊,我拿二成,老三白吃!"

"我可不能拿, ·定我得白吃。"

哥儿仁呀, 越说声音越大, 差点儿打起来。

这时候儿,和尚出来啦,和尚一瞧是张家哥儿仨。

"嗬,老三位来得挺早!"

"好好, 当家的, 好啦好啦!"把和尚揪过来啦。

"今儿您这儿挂匾对不对?"

和尚说: "不错,挂匾。"

"给关老爷挂的?"

"是呀。"

大爷说: "义气千秋,对不对?"

和尚说:"对呀。"

二爷说: "蓝匾金字儿,对不对?"

和尚说:"对呀,没错儿。"

三爷说: "上下款儿是什么什么,对不对?"

和尚说:"全对呀!"

"成啦!我们仨人拿这事儿赌顿饭,和尚您也跟着吃,听您一句话,您说,谁输谁赢?"

和尚一听,乐啦!

"我说你们哥儿仨呀请客吧,全输啦!我一个人赢啦!我 白吃,你们哥儿仨拿钱。"

"你怎么赢啦?"

"你们来得太早啦,我这匾还没挂哪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杨林标

我有个表叔,姓杨啊,名字叫什么? 叫杨林标。嗬,他那个嘴呀比我们说相声的还能说,真正叫苏秦之口,张仪之舌,死汉子说翻了身,吃铁蚕豆似的,叭嗒叭嗒山响! 可就是这样儿,交朋友特别奸! 他找便宜呀,你还瞧不出他找便宜来,喝茶、坐电车、洗澡、吃饭,无论干什么他都不花钱!

喝茶哪?到了给茶钱的时候儿呀,他往别的桌上点头儿; "几位!一块儿给吧!"跟这几个人不认得呀,这几人必说: "不客气,不客气,谢谢!"人家一说不客气,他再多说两句 哪,他这朋友把茶钱就开啦!这是喝茶。

坐电车哪?他先上去,上去他往里挤,挤到里边儿嚷: "我这儿买票!"掏出钱来:"卖票的,过来过来!"您想, 他这朋友没往里边儿挤,挨着门儿,正挨着那卖票的,就得掏 钱买票,再说卖票的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挤到里边儿去呀!闹 一身汗再出来,这边儿全耽误啦,回头好些人到站下来再买票 更麻烦!这儿有拿钱的,得啦,就省事啦。这一来,他就不花啦!

洗澡哪? 洗澡哇, 他脱得快, 穿得慢——穿完衣裳先走不 是得给钱吗! 进门脱了就洗去,不但洗,他作全活呀! 剃头哇, 搓澡哇,修脚哇,刮脚哇,全来着,作全活嘛! 叫点儿什么点心在澡塘子这么一吃,萝卜、烟卷儿的,全要。回头要穿衣裳啦,人家都穿好啦,他那只袜子穿呀穿七回,穿上把它脱下来,抖落抖落,翻个个儿,瞧瞧这儿,看看那儿,再穿,穿上啊,象是有点不合适的地方,再扒下来,老穿不好! 澡堂子里热呀! 他这朋友都穿好啦,直抹汗哪! "嗬!没结没完啦,快穿哪!"这朋友说:"屋里太热,我们门口儿等你吧!"门口儿等! 这位朋友出门儿,由柜台边过,把钱给啦,他这份儿省下来啦!

吃饭哪?顶缺德是这一手儿,他漱口! 早不漱口晚不漱口,多咱伙计把吃了多少钱的那个条儿往这儿 一举,他先含口水,嘴里鸣噜鸣噜,掏出皮包来呀,连瞪眼带摆手,带跺脚,那意思:你可别给呀,我给。他这皮包老不打开,这儿含着漱口水,这儿干掏皮包。到火候儿,吐了水:"哎,别价,嗯,嗯嗯,嗯吧——又你给啦!"多新鲜哪,你老漱口,人家还不给?

他就是这么一路人!

杨林标跟几位朋友一块儿拜了一盟把兄弟。大爷、二爷、三爷都是作事的人,挺规矩。大爷姓苗,苗大爷。二爷姓葛,葛二爷。三爷姓萧,萧三爷。杨林标最小,行四,杨四爷。他老这么甩开腮帮子吃朋友,一文钱不花,这哥儿仨也不好说什么!这一天这哥儿仨在一个饭馆吃饭哪,这萧三爷呀多喝了点儿酒。萧三爷就说:"大哥、二哥,今天我可多喝了点儿酒,我有两句话憋了好几年啦!咱们哥儿几个脾气相投,都好,就是咱们老四,跟着一块儿吃一块儿喝没关系,他老耍偏门儿,这个事让人瞧着不好看!他拿谁当傻子?这是什么道理哪?"

这葛二爷就说啦:"萧三弟说得对呀,我也有这意思,我

不好说呀,今儿你提起来啦,咱俩是一个样的心气儿。"

苗大爷说呀: "你们哥儿俩不必这样儿,让别人一听啊笑话,想当初怎么拜的把兄弟哪!不错,他是这脾气,老占人便宜,我是作大哥的,我能说什么呢?你们哥儿俩呀这么办,多咱咱们四个人遇到一块几呀,无论怎么说,让他请回客,咱们哪怕喝他一碗水哪,吃他一个烧饼哪,三位来他一碗豆腐浆喝哪,都成啊! 总得让他花回钱,赶上一块儿上电车,说什么也得让他买回票,就算成啦! 往后 时别提这个。"

把这哥儿俩的话压下去啦!

这工夫,杨四爷杨林标来啦,怎么回事呀?老跟朋友一块 儿走不花钱哪,吃馋啦,在家里家常饭吃不下去,不知道这哥 儿仨上哪儿啦!借电话,打电话满市街找,嗯,一打打到这儿 啦, 听说这哥儿仨在这儿吃饭,赶紧就来了。伙计往里让: "来啦?哈,您往里请吧,那儿位在楼上四号。"

杨林标上了楼,伙计这么一打雅座的门帘子,他 进来 点头: "大哥、二哥、三哥,巧啊!我这儿呀有应酬,上这儿呀应酬来啦,到这儿啦不是,敢情是我把日子记错啦! 差十天,我要走哇,听说您们哥儿仨在这儿哪!来吧来吧,一块几聚会聚会!伙计,添份儿杯筷。"

添上杯筷这就要吃呀! 苗大爷没说什么,葛二爷、萧三爷 肚子都要气破啦!这两位都瞧着大爷,苗大爷实在绷不住啦,说: "这么着吧,老四呀,你先别喝酒,你来了最好,今天哪,咱 们哥儿四个是席前有酒,无令不成欢,咱们说一个字令儿,说 完了再喝酒再吃饭,说上来的哪,白吃白喝,说不上来的那个 人请客,谁说不上来呀谁掏这个钱,花多少钱也是他作东道! 就 这么办。" 杨林标反对,杨林标说:"大哥,不用,那有什么意思呀?最好咱们划拳。"

他愿意划拳。愿意划拳是怎么回事呀?划上拳他好又吃又喝呀,输了他喝!他净喝吗?他不得吃菜吗?赢啦,赢啦是人家喝,他也挂挂红啊,一挂红也得吃也得喝呀!他要划拳,萧三爷摇头:"不成,就依大哥这个主意!二哥哪?"

葛二爷也说:"依着大哥!"

这回他拧不过去呀,哥儿仁都一致,杨林标也 得 随 着 , 说: "好吧,怎么个说法儿呀?"

苗大爷说呀:"咱们呀写六个字,这六个字呀,前三个让它是一样的头,后三个字呀是一样的旁儿,叫仨字同头,仨字同旁,还得合辙押韵哪,把这六个字连在一起,得象一档子事情,说这么六句。我先说一个啊!"

跟跑堂的要过笔来,要过纸来。纸笔墨砚往这儿一放,苗 大爷写了这么六个字,前三个字写的什么哪? "芙蓉 花"。 "芙蓉花"这仨字都是草字头儿;后三个字哪?写的是"姐妹妈","姐妹妈"这仨字都是女字旁儿。"芙蓉花,姐妹妈", 很合辙。怎么说呢?说:

"仨字同头芙蓉花, 仨字同旁姐妹妈,要戴芙蓉花,必是姐妹妈, 不是姐妹妈, 不戴芙蓉花。"

大爷说:"这算我说上来啦,你们哥儿仨都按我这个说。" 苗大爷说完了,葛二爷来,葛二爷写了这么六个字,前三 个字是"常当当",后三个字是"吃喝唱",说:

"仁字同头常当当,仁字同旁吃喝唱,皆因我好吃喝唱, 没钱我就常当当,要不好吃喝唱,何必常当当。"

也说上来啦! 该萧三爷啦,萧三爷写了这么六个字,前三

个字是"疮疥疔",后三个字是"哎哟哼",说:

"仨字同头疮疥疔, 仨字同旁"哎哟哼", 长了一身疮疥疔, 疼得我就哎哟哼, 要没长疮疥疔, 我也就不哎哟哼。"

也说上来啦!临到杨林标这儿没词儿啦!急得直出汗。想了半天想不起来,即便想起来啦,这仨字不是一个头儿,好容易想起仨字都是一个头儿,仨字一个旁儿想不起来,想起仨字一个旁儿的来了,又不合格,跟前仨字说不到一块儿,仨字同头是什么字哪?他在大街上走哇,常瞧见铺户的匾,他想起来"茶葉荘"这仨字是同头儿哇,"有这仨字就成啦,先有一半啦!"仨字同旁哪?仨字同旁他想起来啦!"游泳池",仨字都有三点水。"游泳池,茶葉荘,这挨不上,游泳池改茶葉荘可不象话,茶葉荘改游泳池也不行!"想了半天脑筋也细啦,急得直流汗哪!苗大爷,葛二爷、萧三爷直乐!苗大爷说:

"老四呀,别着急啦,别出汗啦,你想不起来呀,这么着吧,咱们喝酒吃饭,今天由你请客就完啦!"

杨林标说:"别忙,我想一想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,你们也知道我这字上马虎,比文盲强不了多少,写是写不好,这是你们知道的,这不是为难我吗!"

苗大爷说: "不要紧哪,你写不好你说呀,你说我们给你写也行啊,只要有六个字,说出来合辙押韵象句话,就成啊!"

"好!"冷不了出来一句呀,这哥儿仨听着都楞的慌。杨 林标说:

"仁字同头哇苗、葛、萧。"

"这是怎么句话?"

"苗、葛、萧就是您们哥儿仨,大哥姓苗,二哥姓葛,三哥姓萧哇,都是草字头!"

这哥儿仨一听: "真巧哇! 那么仨字同旁哪?"

"仁字同旁啊是我杨林标。杨林标这仁字都是木字旁儿!" 这哥儿仁心里说:"这可寸哪!"

大爷说: "苗、葛、萧,杨林标,可是合辙: 合辙可是合 辙,你说不到一块儿!"

"怎么说不到一块儿呀? 仨字同头就是你们苗、葛、萧, 仨字同旁啊是我杨林标,要吃您们苗、葛、萧哇,就得我杨林 标,不是我杨林标哇,叮吃不了您们苗、葛、萧。"

他吃定啦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吃西瓜

不易,哪行也不易! 就拿我们说相声的说呀,俩人好办,一个装傻,一个装机灵,俩人哪背道而驰,说着说着 您 就 乐啦! 实在不成啊,俩人来了装不认得,这个问那个:

"贵姓啊?"那位说:"不敢,贱姓什么。"

- "您才来呀?"
- "我来了会儿啦。"
- "我怎么不认得您呀?"
- "没人给介绍。"这是俩人。
- 一个人不成,一个人我自己问我自己:

"我贵姓啊?我不敢,我贱姓张。我早来啦?我来了半天啦。我怎么不认识我啦?"

我这怎么活来着!我要不认识我,回头我怎么家去!一个人呀就得慢慢地说。还有一样啊,出我们的口,得入您的耳,难!站在这儿呀要紧的是人缘儿,没人缘儿不成,往外一站八个字口语,完啦!哪八个字呀?"头脑个别,面目可憎",人越瞧越恶心,一点儿爱人肉儿都没长,就是长点儿爱人肉儿,也长脚心上啦,管什么用哪,谁瞧见啦?不易呀!

说作生意难哪,作生意怎么难哪?他得变着方儿 赚人家

钱,难哪。

拿鲜货行说,这行呀就难,正叫"鲜货",也可以叫"险 货"。怎么?赚钱哪也是它,赔了钱也是它。好比说吧,鲜 货,越大果局子越赚钱,越摆小摊儿的越不容易。旧社会那阵儿 送礼的多, 坐着汽车, 带着底下人, 打这儿一过就 站 住 啦: "约多少多少斤苹果,约多少多少斤蜜柑。"这个 那 个 的 这 么一要,连价儿都不问。他外头摆着的这个呀 全 是 好 的,约 的时节呀,分量小点儿那位也不争竞。猴顶灯。什么叫猴顶 灯?上头是好的,破的、烂的搁底下啦!给那头儿送礼,那头 儿收礼不能当时就吃呀,绝不能当着朋友就吃呀!再说收礼的人 比送礼的派头儿还大呀,就搁一边儿啦。过些日子烂啦,不说 这东西原先就烂啦,说它搁日子多,搁烂啦!其实打根就是烂 的! 那个能赚钱。街面儿上摆摊儿的那个小贩,坐汽车的人不 上他那儿买去,他这价钱哪买来的贵。大果子局是 輅 筐 买 来 的, 他买的贱。摆摊儿的没那么大本钱, 得打他们手里买, 这 头层利让他们赚了去啦。这一摆摊儿,好比卖苹果吧,这儿摆 着,走道的吃不起的不吃,连瞧都不瞧。这位呀吃得起,拿起 来呀先掂掂: "这苹果不老磁实的!"这位一掂那位一攥哪, 这苹果一会儿就黑呀,黑了还怎么卖呀? ·说价钱,"嗬!那 么贵!"往摊儿上一扔,摔着的地方一个大坑、他走啦!这卖 东西的能把他叫回来吗? "你回来,你为什么不买? 攥了半天 你给攥个大坑!"净麻烦。可他也能变着法儿赚钱,一带生意 口儿就赚钱啦!

卖枣儿,卖葡萄,刚下来的时节呀他吆喝甜的,他老说好的,其实这葡萄哇是酸的!枣儿哇是抄枣儿!他一吆喝 就 这个,在我们北京啊:

"甜葡萄哇,嘎嘎枣儿,吃枣儿吧,又贱又甜!" 甜葡萄,你买去,不甜哪也得算着!刚下来呀,它不甜 哪!他要说实话哪,说实话,就卖不出去啦!

"酸葡萄来, 抄枣儿来, 买枣儿来, 连吃带吹!" 里头净虫儿, 谁吃! 他得把它夸好了! 生意口儿嘛!

最难是卖柿子的,乍下来好卖,乍下来嘣焦酥脆甘口儿甜,柿子不是涩的吗,为什么才下来倒甜哪?是啊,这种柿子它涩呀,吃一口就张不开嘴,嘴就木啦,拉不开舌头。怎么办哪?怎么就甜啦?他在柿子店哪拿开水过了一回,可不是搁锅里煮,搁锅里煮就烂糊啦。把柿子摆在大缸里,缸底呀有窟窿,有竹筛子,缸盖儿呀是这么厚的毡子,弄开水呀往缸里这么一浇,倒到里头一盖盖儿,底下有筛子,水打底下流出来啦,拿热气一闷,顶到晚上啊,把柿子拿出来,搁到炕席上这么一摆,当院儿这么一晾,拿露水这么一打,明儿早晨哪,柿子上挂这么一层白霜,吃嘴里嘴焦酥脆甘口儿甜,那个涩劲儿没啦。就在八月节前后,柿子最好吃。就怕什么月份呀?九月,过霜降,要命啦!这柿子熟哇,是打里头往外熟,外皮儿呀还涩,要拿开水一冒哇,外皮儿倒不涩啦,里边儿馊啦!吃了拉稀。不见开水它是涩的,卖不了。卖这种柿子带生意口儿的能卖。要不带生意口儿的,他是这么吆喝:

"不涩来,涩啦白吃来!"

这是规矩的卖柿子的。要遇上那号净想赚钱的哪,他就不 这么吆喝啦,他吆喝价钱,不吆喝别的:

"一毛啦,八分啦,这边儿一毛,这边儿八分啦!" 来一位吃柿子的: "怎么卖的呀?" "大个儿一毛,小个儿八分。" 拿起来先问: "涩不涩?"

卖柿子怎么说?说这涩!说涩人家走啦,不吃,凭钱谁吃涩的!说不涩,不涩人家咬一口,涩!说瞎话冤人家不成。这位问涩不涩,要不怎么叫生意口儿哪,一问:"涩不涩?"

"先生,您尝,您尝!"

听这话了没有? 你问他涩不涩,他任什么没说, 他 让 你 尝, 他不负责任, "您尝。"这位也听话, 拿起来就咬;

"嗬! 涩呀! 涩呀!"

"是,先生,是这么的,现在过霜降啦,里边不涩啦,您 把皮儿啃去,吃瓤儿,瓤儿不涩。"

这位也听话,一啃皮儿,把皮儿全啃了去啦,再试瓤儿,试也试不出来啦,因为什么? 舌头全木啦!拿起又一咬:

"里边儿也涩呀!你给换吧!"

"先生,是这么的,我们一个小买卖,这一个柿子卖您一毛,八分多钱的本儿,您啃去半拉,再卖卖给谁呀!"这位一听,"对呀!"把柿子扔啦,给一毛钱。

堵心哪!怎么办? "我哪几也不去,反正我也没事,我跟你鳔啦!"到界壁儿杂货铺买把刮舌子。"哪儿摆我哪儿刮舌头!"

这儿是柿子挑儿哇,他在这儿刮舌头。来一位呀吃柿子,一瞧刮舌头,躲开啦!又来一位呀,倒楣,没瞧见刮舌头的, 净瞧见柿子啦,拿起一个一问:

"怎么卖?"

"这个一毛,这个八分。"

"涩不涩?"

他不说你尝啦,一说你尝,那个人就说啦:"别尝啊,我

可上当啦!"他往那儿指:

"你问问,那儿有吃主儿。"

他往那儿支。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呀,拿起来就问:

"先生,濯不涩?"

这人憋了一脑子官司, 刮的喘不上气几来,

"啊? 不涩?"

一听不涩,咬一口,涩!他跟他嚷嚷上啦!

"哎,你不是说不涩吗?"

"不涩我刮舌头!"

这就是生意口儿。

还有一行,这行是什么行道儿哪? 卖西瓜的。 写 的 是 三 分、五分, 您要不问价儿, 吃哪块哪块五分, 您得问到底哪种 三分哪种五分,问完了再吃。要是不问,您是吃哪 块 哪 块 五 分!这种事可实在有。我上过这个当!卖西瓜的不一样,规矩 主儿卖的、着吃、可您瞧着块儿小,我告诉您哪,瞧着块儿小 可块儿大,您瞧着块儿大那个块儿小。同是一个西瓜,到规矩 主儿手里切出来,能跟带生意口儿的差二十块西瓜。小块儿显 着块儿大的还是先卖完,那个大块儿显着块儿小的得剩下。那 位说:"那怎么讲哪?"生意口儿卖西瓜呀,他是齐着切,瓤 儿高发薄,打老远来你瞧是瞧一面儿,绝不能瞧八面 儿 呀! "嗬,这西瓜块儿挺大!"拿起来就咬,要咬了一口,一瞧块 儿小, 你也不好意思搁下啦。怎么拿起来就小啦哪? 他立着瞧 啦,瞧八面儿啦,不就小啦!至少你得吃一块呀。一吃好吃, 你把那上当就忘啦,就许连着吃好几块。规矩主儿切西瓜、船 形, 当间儿宽两头儿尖, 那个西瓜, 着吃。那么他不会按人家 那么切吗? 那么切它站不住哇,他往那儿一搁,叭 唧 , 躺 下 啦!再一立,西瓜瓤儿全掉啦!净剩下西瓜皮。生意口儿切西瓜有技术,凭这技术骗人,吃东西上当不上当就在这儿。还有一样儿:生意口儿能卖生西瓜。一刀下去,夹刀,一夹刀准是生的,切出来也没人吃,怎么办哪?这底下没切透哇,起出刀来俩半拉连着,搁桌子底下啦!切好的卖,这个先不切。切好的可是切好的,可最好的那种脆沙瓤儿啊且不切哪,往当间儿那么一摆,拿那个作幌子,号召。你听他吆喝,这么吆喝,到我们北京啊,一分钱他吆喝"一个大",他吆喝"俩大"呀是两分钱,"五个大"呀是五分钱,吆喝这个"大",他不吆喝几分钱。一吆喝这个味儿来:

"斗大的西瓜切成船大的块儿来,两个大来,白冰糖的味儿!"

自冰糖? 白天净卖好的,顶到晚上啦,就把这个生葫芦头儿的拿出来啦。拿出来,他把它切四分之一,不全切,往案子上四个犄角儿一摆,有红瓤儿啊白瓤儿啊衬着这个。有一种西瓜叫三白,这路生西瓜就两白。那位说: "怎么两白呀?"三白是白子儿、白瓤儿、白皮儿。他这个呀,是白子儿、白瓤儿、白皮儿。他这个呀,是白子儿、白瓤儿、黑皮儿!还没有菜瓜好吃哪,吃了就拉稀,酸的!那么谁瞧不出来它是生西瓜? 两白呀?别忘啦,白子儿、白瓤儿卖不出去呀! 他骗人啦,电灯上啊弄了个红灯泡,没有红灯泡哇,他棚点儿红纸,拿这红纸一照,这西瓜全是粉红瓤儿,长膝的,近视眼,才上这个当!

我有个大爷是近视眼,吃完了饭,打家里出来避跶,夏景天,穿着小衣裳,穿双拖鞋,拿把团扇儿,上街上兜风。"天可真热呀,哎呀,嗬!"一听那儿吆喝:"白冰糖的味儿来……""西瓜!"走过来,"个儿不小啊!"一伸手就拿

起这么一块来,生的。逢吃西瓜都找块儿大的,这路西瓜比别的块儿大。拿起来呀他往灯头那儿凑合。"红瓤儿。" 灯 照的,离灯越近它越红啊!

"怎么卖的呀?"

"两个大来!"

拿起一块,一咬:

"嗬! 呸! 呸! 掌柜的, 这怎么酸的?"

卖西瓜怎么说?说那是生的,生的麻烦啦,人家找地方跟你说去:"你卖西瓜卖生的,我们吃了拉稀!"满打人家不跟你怄气,给你三分钱不就完了吗!叮哪儿就等一位近视眼来哪,好容易来了个近视眼,能让你走吗!少说你得吃几块,吃一块不能让你走!话跟的紧,要不怎么是生意口儿哪!

"哎哟,先生,这哪儿的事,您憋屈呀,您憋屈呀,您甭 给钱,这是哪儿的事!这是我们那伙计耽误事,刚才买卖忙, 他一边儿收钱哪一边儿吃饭。我说,你先吃吧。他不价,他站 在那儿一边儿收钱哪,一边儿拌炸酱面,吃面他往里倒醋,一 倒醋哇撒到西瓜上啦!西瓜撒上醋,它不就酸了吗? 您 扔 了 吧,您甭给钱1"

人是一口气呀,立刻我大爷这气就消了,攥着这生西瓜: "完啦完啦,我没听说过,我今年差两岁七十啦,没听说过酷 泡西瓜!"

"哈哈,是是是,算我的!"

"算你的干什么,一个小买卖人,哪儿就赚出块西瓜啦。 完啦,算我的!"

"您吃这边儿的。"

他往这边儿让。我大爷打这边儿拿起一块来,"也是红瓤

儿!"它跟那个是一个吗,它不红瓤儿!一咬,"嗬!呸!"一吐。

"我说,这个怎么也是酸的?"

"哎哟! 您憋屈, 您憋屈! 您吃那犄角的。……怎么? 也 撒上醋啦!"

我大爷把西瓜扔啦,赌气给四分钱走啦!一边儿走,一边 儿骂。回到家里睡不着,怎么哪?越想越堵心: "四分钱不要 紧,他欺负我的眼神儿呀!你卖生西瓜告诉我澈醋!我不应该 走哇,我应当找地方跟他说说去!拿那块西瓜找好眼神儿的瞧 瞧去,是撒了醋,是生的?明儿找他去!"

第二天下雨,连着下了四五天,这四五天雨呀,市上的西 瓜少啦, 一晴天哪, 西瓜摊几少啦。那位说: "怎么啦?"北 京啊和咱们天津不一样,北京啊连雨天,城外水挺深,西瓜车 进不来。天津啊多咱也来西瓜,有船。北京全凭西瓜车,城外 那么深的水、没车拉、那西瓜来得了吗!来不了。瓜子市存着 的涨行市、一个西瓜涨多少多少钱。规规矩矩卖西瓜的就不能 卖啦, 切不出来本儿呀。他们这个哪还卖, 卖可是卖呀, 嗬, 厉害呀! 这西瓜怎么切呀? 这西瓜比往常大了 一 倍,大 了 一 倍可是二分不成,四分也不成,不够本儿。卖两毛, 两 毛 一 块。那位说: "两毛一块说不下去呀!"讨厌哪, 缺德就缺在 这儿啦,不说这是一块呀,要说两毛一块,谁给定的行市呀? 他说"一牙儿", 您听见了没有?"一牙儿"。他 拿 这 个 把 "一块"呀就遮啦!一牙儿的这个呀,一块切三小块,连四块 都切不了,把这小块儿的西瓜搁当间儿几块,四外净大块 - 牙 儿的,这小的卖多儿钱哪? 卖二分哪。干嘛又是小的 又是 大 的?他吆喝哇不吆喝两毛哇,他吆喝二分,吆喝二分哪,可是 摆着两毛的,当中间儿那几块您瞧不见。老远一瞧, 块儿挺大,西瓜不错,到跟前儿拿起来就咬。"嘿,挺好!"吃着这块西瓜还瞧着哪块西瓜好,打算再吃两块,一瞧当间儿那么大的那个。

"掌柜的, 当间儿那个怎么卖?"

"当间儿那个二分。"

"当间儿那个二分,那么我这块哪?"

"您那不是一块,那是一牙儿,那是两毛!""哈哈!" 我大爷去啦,近视眼。晚上出来吃亏呀,他白天出来。 "不行,跟他找地方说说去,生西瓜告诉撒上醋,我嚷一通 儿,把桌子给他兜了,我们俩人找地方说理去!"一听哪儿吆喝:

"白冰糖味儿来!"

"是这儿,是这儿。哼哼,这么大块儿,怎么卖?" 他也不理他,他吆喝,

"两个大来!"

"嗯嗯,这么大块儿二分,合不上价,生的吧?"心说,"咬一口要是生的,我跟他打架。"拿一块边儿上的一咬。"嘿!"吃着好吃,这气就消啦!吐吐子儿,把皮儿扔大筐里,又拿起一块来。吃过五块去呀,这才心平气和,冲这卖西瓜的:

"哈哈, 真有你的, 我今儿找你打架来啦。这, 完啦!"还念叨: "生西瓜告诉我撒醋, 真是生意人, 真惹不起!"又拿起一块来: "卖点儿好的成啦, 象话。那么骗人哪发不了!"一咬: "卖好的就得!"

他这一边儿吃一边儿聊天儿, 卖西瓜的也不理 他 。 我 大

答,您倒少吃呀,吃着好、吃了十八块、十八块儿西瓜皮儿往那儿一扔,拿手绢儿一擦嘴。卖西瓜的明白,嗬! 比谁都聪明, 瞧他擦嘴,那是不吃啦。你要容他把钱掏出来给钱,"我吃十八块呀,二分钱一块,给你一块钱,找钱。"这就麻烦啦、再说两毛钱一块不成啦,那就办不了啦! 他呀,不容你掏钱哪,他改,让你这手拿钱拿不出来,你按二分一块给呀,是你吃不起跟他找麻烦,他把这错误搁你这头儿。这么一吆喝。

"赛冰糖来!"

这儿一擦嘴:

"这当间儿的?"

"两个大来,外头一牙儿,都是两毛钱一块啦!" 十八块全是外头的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姚 家 井

今天咱们说这么一档子实事,这档子事出在我们北京,在北京广安门里, 地名叫姚家井, 这是光绪年间的事, 是一档子很出奇的事。

姚家井这村子里头住了这么两个朋友:中间儿住的这位姓 刘,叫刘子清,南头儿住的这位姓李,叫李子清。这两个人哪 当时都当练勇。练勇是什么哪?在光绪年间有乡团,在乡团里 当兵就叫练勇,当练勇的都挣约斤馒头,所以又叫馒头勇。这 两个人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,又在一个村儿里住,又在一块儿 当差,感情别提多好啦。

这俩人家里都有太太: 刘子清这位太太娘家姓王,李子清 这位太太娘家姓刘。刘子清跟前一个小男孩儿,这小男孩儿名 字叫小瑞子。李子清跟前一个小姑娘儿,小名儿叫招弟儿。

这招弟儿呀跟小瑞子他们俩人是同岁,俩小孩儿长的好看,一对儿玉娃娃似的。他们俩哪老在一块儿玩,谁有什么吃的谁都惦记着给谁,打小时候儿两个人就没打过架。李子清跟刘子清这么一核计,说:"咱们哥儿俩都到四十多岁才得儿子得闺女,咱们跟前就这么一个儿,孩子又挺亲密,咱们交情又挺好,就做个亲吧。"核着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啦。

谈定了之后,马上就放定。小孩儿是娃娃儿亲,放什么定哪?就是两个银戒指——白的,为什么不用金的哪? 吉庆话儿呀,叫,白头到老。戒指上头有两个柿子,一个如意,那叫什么? 那叫事事如意。也是句吉庆话儿。这两家儿把小帖一过,就算是定了亲啦。

这两个小孩儿到七八岁的时候就都懂事啦,也就知道这两个人是夫妻啦,有人的时候俩人就不在一块儿玩儿啦,没人的时候儿俩人还在一块儿,可是一有人过来哪,俩人脸一红,就躲开啦!一过七八岁俩人就见不着啦,怎么哪?在旧社会,姑娘最晚到七八岁呀就得缠足啦,男小孩儿一到七八岁就上学啦,小瑞子哪就上学啦!

这姚家井啊没有学房,到哪几上学哪?上老君地。老君地在哪儿呀?牛街南头儿。老君地那儿有学房。这孩子呀由打九岁念书,顶到十五岁,很好,都念经书啦。这天老师没在家一一有应酬出门儿啦,让大学长看着孩子,给小学生上课。您想,孩子管孩子哪儿成啊!大学长才十六岁,他先领头儿玩儿。这就叫。阎王爷不在家,小鬼儿登殿!干什么玩儿哪?要钱!这大学长啊家里开宝局,他身上老带着骰子,哎,把小孩儿聚到一块儿,来"吊猴儿",赌真钱的。小孩儿光有点儿点心钱,没有多少现钱啊,赌账!嗬,这瑞子倒楣,掷来掷去老输!不大会儿工夫,就输了不少钱。好容易骰花儿刚变过点儿来,要往回捞啦,这位大学长说话啦!

"别来啦,别来啦,老师快回来啦,算算账,算算谁输谁 赢!"

这一算哪,小瑞子输了四十一个钱,就属他输的钱多,把 账全折他身上啦!大学长当时就要钱,小瑞子说。 "现下我没有这么些个钱,慢慢儿还你吧!" 这个大学长挺厉害。

"慢慢儿还可不成!我六百多钱都输没啦,净赢你的账;你要不给钱,我就找你爸爸要!"

小瑞子一听就害怕啦,怎么哪?他爸爸管的太严。说好说 歹应着三天还钱。三天? 三天他也没有指望啊,十天他也没有 法子啊,又怕他爸爸知道,可就偷了他爸爸二两银子——那阵 儿使银票,偷了二两银票。小瑞子也不知道二两银子能换多少 钱,就都给了人家还赌账啦。

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儿,这对子清跟太太——王氏两个人说话儿,这工夫儿小瑞子出去解手儿去啦,刘子清问,

- "你拿了我二两银票去?"
- "没有哇!"
- "没有?我怎么短二两银子?"
- "也许你花忘啦。"
- "没有的话,我怎么会花忘啦!"
- "要不就是丢啦!"
- "丢啦?要丢全丢哇,怎么这一卷票子就短这二两哪!不 用说,瑞子偷了去啦!"
 - "咱们把他叫过来问问。"
- "别问,别问!你一问他呀他也不认账! 回头越问越生气,一打他,他一嚷,街坊过来一劝,这孩子可就管不了啦! 从这么大儿就偷,偷来偷去偷的胆子大了,可就成了贼啦!今 天别理他,等他回来睡觉,明儿早晨堵被窝儿,光屁溜儿打! 他要不说实话,咳咳,我把他的腿打俩窟窿,让他在炕上躺半年!他再不说实话,我把腿给他打折了!"

独单管小孩儿,对待儿女,千万不要说横话。其实作父亲的绝不能把自己儿子的腿打折了,他是气头儿上说的这句话 呀,哈哈,这句话可招了事啦!

这瑞子偷了他爸爸二两银子,他心里害怕呀,嘀咕哇,就 扒在窗户外头偷听,一听:犯案啦!他爸爸明儿早晨要把他的 腿打折了!这孩子没敢进屋,出大门就跑啦!

等到睡觉的工夫儿,这孩子还不回来,两口子在外头这么一嚷,把街坊都喊起来啦!

"哪儿去啦?没有啦!"嗬,这王氏可急啦:"这一定是你说横话,叫他听见啦,一害怕就跑啦!不是投河就是觅井!找吧!"

整找了多半宿,没有。等到天亮,是苇塘全找遍啦,没有。哈哈,满市街贴条儿啊,找了多少日子还是没有。因为这件事,刘子清把差事也辞啦,上了趟通州、上了趟天津,各处贴条儿满市街找孩子去。找了二年半,没有一点儿音信。一回家两口子就打架。连想儿子带着急,不到三年的工夫儿,刘子清得了场病死啦!刘子清一死,王氏更着急啦,天天儿哭,没有几个月把眼睛也哭瞎啦!整整齐齐六年哪,六年之中毫无音信,连个口信也没有,老婆儿的眼也瞎啦,日子一天不如一天,有点儿产业也吃干啦!

这天哪,老婆儿正在炕上擦眼泪哪,李子清来啦。李子清 一进门儿:

"嫂子」"

"哎,子清来啦!坐下坐下。"

"噢。您吃饭啦?"

"咳,我也做不了饭哪,街坊帮着给蒸锅 窝 头哇就 吃 几

天,喝点儿水就得啦!"

"跟您打听点儿事。瑞子有信儿吗?"

"哪儿有信儿哪!……大概其这孩子没啦!我也不指望啦!我应当是这么个受苦的命啊,老来贫,如今老了没人管!"

"您先别着急,咱慢慢儿打听。可有一节呀,嫂子,您得给我想一想,您想瑞子这一走六年,您侄女招弟儿到现在二十一啦,我家里养活这么大姑娘,这不象话!哪怕瑞子有个口信哪,等十年我也等,连个口信也没有,我得等到多哨哪?"

"咳,子清啊,别耽误孩子啦,我哪,也没有使唤儿媳妇的福,这么办,您转聘吧!"

"那合适吗?"

"没什么不合适的,您转聘吧!"

李子清来了好几趟,这老婆儿呀让人家转聘。转聘是转聘啊,这李子清没把定礼——那两个小戒指给退回去。李子清本来要退,老婆儿说这个:

"咳! 算一块儿能值几个钱哪, 让孩子戴着吧, 爱戴就戴, 不爱戴把它卖了买糖吃,我不要啦! 瞧着更难受!"

就这么着,俩小戒指没退,就把招弟儿另给了主儿啦!

咳!给这主儿太糟心啦!这招弟儿出息的好看,一朵花儿似的,长像儿身量儿,瞧哪儿有哪儿,二十一岁,挺规矩一个姑娘。给了一个呀货郎儿——就是卖绒线儿的,这卖绒线儿的都四十多啦,大麻子,一辈子没进过澡塘子,人没到味儿先到!这都不要紧哪,还是个老缝——豁子!嗬,牙床子、门牙都往外龇龇着,这份儿难看哪!

怎么会给他啦?这件事才巧哪!这老缝啊姓王,行三,叫

王三。这王三哪有个姐姐,他这姐姐是干什么的?在宅门儿里当女佣人。当女佣人呀跟宅门儿这位厨子俩人不清楚。跟厨子不清楚这件事让本家儿知道啦,把他们俩人都 散 啦!散了之后,这厨子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

这厨子姓什么?姓赵哇,叫赵三丰。这赵三丰啊是顺治门外头车子营的厨子头儿。您想,他有这个毛病,净跟女佣人胡闹,这谁还找他哪?都不找他,他就总没有事。没有事怎么办哪?这女佣人养活他。这女佣人家里本来有男人,生叫他们俩给气死啦!就这么着,这女佣人挣多挣少完完全全交给赵三丰,合着赵三丰这一家子吃这女佣人吃了十来年。

近来赵三丰啊一步升天——有阔事啦!什么阔事呀?有个礼亲王把赵三丰找去当大厨房,这赵三丰手艺好哇,礼亲王吃他的菜吃的对味,因此赵三丰很得宠。这些日子礼亲王又当了一份儿得意的差事,什么得意的差事呢?他当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外交部哇。礼亲王啊常请外国人吃饭,外国人最爱吃中国饭,逢是吃过赵三丰作的菜的外国人哪都夸这厨子的手艺,赵三丰这一下子就抖起来啦!哪一天都得摆多少桌酒席,他手下的厨子就用了二三十个,嘴,这赵三丰就算一步升天、发了财啦!

赵三丰发了财之后,不久老婆也死了,就把这女佣人—— 王氏接来啦,两个人就算正式的夫妻啦。接来之后,赵三丰一想,"这十几年全仗她养活着我,如今我得报答报答她!她有个卖绒线儿的兄弟,给她娶个媳妇吧。"

两口子一商量, 把王三找来一说:

"兄弟,我打算给你说个媳妇,你愿意不愿意呀?" 这老缝啊说话这个味儿: "行啊, 姐夫, 姐姐, 好啊! 娶媳妇可是娶媳妇, 别瞧我 今年四十二啦, 我是初婚, 我可要挑人儿, 不好我可不要!"

"好好好, 你挑, 只要这个人是那么回事, 姐 夫 就 给 你 娶! 说, 你要谁吧?"

"叫我说啊,姚家井有个李子清, 李子清他姑 娘 叫 招 弟 儿,我就要她。除了招弟儿,我谁也不要!"

老缝要这招弟儿。

这王老缝啊打二十来岁就在那儿作买卖,在那边儿挺熟, 他就爱这招弟儿。招弟儿十八岁的时候儿买针买线,常跟他打 交道,一买线的时候儿呀,他特别给的多。

"招弟儿呀,你吃饭啦?"一边儿说着话儿呀,一边儿捯着线,"你今儿的辫子梳的挺好哇,你这辫子是你妈给你梳的啊?"一边儿说,一边儿捯线,"你十……十几啦?脚裹的挺周正啊!"

这招弟儿不理他。招弟儿不理他,他那儿捯线哪老捯,他 这线要是捯完了,招弟儿不就走了吗?越说越没有完哪,招弟 儿买两个制钱儿的线,这一团线半斤多全捯完啦!我瞧出便宜 来啦,我也那儿买线去!

"啊,张寿臣买呀,买多少钱的?"

我说: "买一吊钱的吧。"

花一吊钱哪给了我也就是三尺线,赚我的钱补招弟儿的*亏*空!

这招弟儿讨厌他不是?他可爱招弟儿,非她不娶。赵三丰哪,有钱有势力;

"不要紧,咱们托人,打听打听。"

这一托人哪, 婉转周折, 好几个朋友这么一找, 就找到了

一位在姚家井住的媒婆儿啦。这个媒婴儿姓左,叫左大脚,两 只老大的脚,专管说媒拉纤儿。这左大脚当媒人哪,跟李子清 一念叨,她不说这老缝不好,净夸这赵三丰,"他姐夫怎么怎 么趁钱,怎么怎么有势力,现如今礼亲王 府 大 厨 房,……" 嗬,足这么一夸!

这李子清啊 正赶上手里头紧,等用俩钱儿。说,

"我这姑娘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主儿,我可得使钱。"

"你使多少只管说。"

"我使一个礼。"

这一个礼是多少钱哪?那阵儿光绪年间,说银子九十六两啊就算一个礼。这媒人哪跟赵三丰一念叨,说李子清要一个半礼,半个礼是四十八两啊,核着她自落四十八两。赵三丰满不在乎,一个半礼当时就拿出来啦,这还不算,放定的时候儿还是四大金——金镯子、金镏子、金首饰、金兜肚练儿、嗬,这么一铺张,春夏秋冬四季的衣裳,花了不少的钱,这么一放定。这一放定,净是食盒呀就是八拾,讲究嘛、给内弟娶媳妇嘛!又给内弟开的绒线儿铺,在广安门大街报国寺买的房子,嗬,很讲究!定日子可就娶娶啦。

这招弟儿哪,不愿意嫁给这个人。没有法子啊,父母的专制,可就定规好在九月底娶啦。好比这么说吧,九月二十六娶,九月二十五哇,嘿嘿,瑞子回来啦!您说这不是巧吗!要不是这么巧,怎么会有这出奇的案子哪!

瑞子这几年上哪儿去了哪?皆因他爸爸要打他,他一害怕呀,出了大门往南去就是城墙啊,上了城墙,打那边儿就下去啦。那位说:"城墙那么高,他能上得去吗?"是我们北京的孩子全如是,上城墙下城墙那是方便之极啦。怎么回事呀?小

时候都爬城墙摘酸枣玩儿,是挨着城墙住的孩子,谁也不花钱 买酸枣儿,都上城墙上摘去。这瑞子顺着城墙就下去啦。下去 之后,从护城河广安门桥那儿过河,过了河撒腿就跑。跑到哪 儿啦?跑到马家沟。在马家沟蹲了一宿,等到天亮,找那边儿 住户要点儿吃的,吃完之后也不敢回家,那么怎么办哪?正赶 上有打着旗儿招兵的,他就报了名啦。

报了名,到哨官那儿得问。哨官是什么?那阵儿的哨官哪就好比现如今的连长。招了多少兵,到他那儿一点名。这哨官问;

"你多大哩?"

"我十五啦。"

"十五的孩子能当兵吗?"

"我——我在家里偷了我爸爸二两银子,我爸爸要打我, 我就跑出来啦!"

"嗯,因为啥偷二两银子?"

"因为我在学房里头耍钱!"

"学房?噢、你还认得字儿!"

"认的不多。"

"啊,好好,你写一个条儿,把你的履历、姓名、年岁、 住址都写上,我看看。"

这孩子就写了这么一个条儿,写完之后,双手递给哨官。 哨官接过来一看哪,乐的闭不上嘴儿啦,

"嘿,你这个字儿写的太好,好! 真他娘的有意思儿!" "是,哨官,您看哪个字写的好?"

"啊,都不错,全是黑的!"

多新鲜哪,墨笔写的不是黑的。这哨官不认字。哨官还有

不认字的?那个年月呀统领都有不认字的。从这天起这孩子就在这儿当书记,吃一个兵的饷。当书记每天没有多少事,天天儿呀吃完了饭就跟着练——下操,什么叫杠子啊,哪叫皮条啦,全来着。这孩子呀吃松心饭,这么一摔打,几年的工夫长成人啦。长成人啦,上级挺爱见,这么一保举他,说现如今跟着谁哪?跟着两江总督哇刘坤一,在刘坤一手底下当"戈什哈"。"戈什哈"是满族话,什么叫"戈什哈"呀?就是副官哪。刘坤一挺喜欢他,保举他四品军功,能戴三品顶儿,是刘坤一跟前的红人儿。

刘坤一坐镇南京啊,这年西太后调他进北京来议论什么事情,这刘坤一就带着他手下人来到北京啦,到北京哪住在贤良寺。贤良寺在哪儿?就在东安市场后身儿煤渣胡同那一溜儿,是外任官来啦都住那儿。

这年瑞子二十一岁。从十五岁离家,到现在整整齐齐六年啦,今年回到北京,想清假去看望自己的父母。刘坤一正在书房坐着哪,瑞子进来请安:

"回事。"

"什么事?"

"跟帅爷您回呀,跟您请三天假。"

刘坤一一听就不乐意啦,说:

"什么事呀?什么事请三天 假呀?我 刚 到 北 京, 挺忙的,明天还得面圣,还得拜客。你有什么事?"

"是,我也知道您忙,皆因我呀离家六年 啦,始终没回来,连个信都没有,今天到家啦,我想念我的父母,父母年岁都六十多啦,我回家呀看看父母。"

"嗯,哪儿住哇?"

"我家就在姚家井。" "姚家井在哪儿呀?" "广安门里头。" 刘坤一说:

"这也不至于请三天假呀,即便你今天去,夜里头关城,进不来城啦,也就是明天回来呀,到家里瞧瞧,何必三天假?"

说到这儿呀,这瑞子脸一红。在老年间青年人一提完婚, 脸必红。

"是,还有一件事,因为我呀自幼定下一门亲,也在我们一个村儿,跟我同岁,也二十一啦,要能够择个好日子完婚哪,就得三天工夫。"

听到这儿,刘坤一乐啦,

"好哇,这是人间大道理呀!好吧,我给你两天假,回到家定了日子,赶紧回来报告我,一切一切的,我这儿给你预备——好吧,先到账房儿拿五百银子吧。"

这孩子道完了谢,领了五百两银票。同事们都给道喜:

"好哇, 定规好了日子我们喝您的喜酒!"

"您众位这儿辛苦吧!"

说话就把自己的小包袱拾掇起来啦。这包袱里头有点儿银票,这是这些年他存的。这些年这孩子可规矩呀,连烟他都不抽,人家要钱,他在旁边儿睡觉,绝对没要过钱,因为什么?他受过要钱的害。这几年自己存的有二百多银子,连这五百多银子搁到一块儿,腰里还带着点儿零的——有四十来两,一共有七百多银子,包起来之后,把衣裳换好了,回家。

穿的什么哪?穿的是缎子面儿旗呢的这么个夹袍儿,青卡

拉马褂儿,大绒的套裤,底下是皮底缎靴,腰里头系着一根蓝色的带子,挎了把绿鲨鱼皮腰刀。腰刀把儿冲后,把儿上啊挂着他那顶大帽子,帽子上头是线穗子,晾蓝顶儿一一三品。

要雇车一直雇到姚家井可不行,因为什么?那阵儿是轿车儿,不往那边儿拉,那边儿拉捎不回座儿来。要到姚家井得先 定到牛街子北口儿。瑞子到了牛街子下了车,天气什么时候哪?太阳啊快落啦。他就顺着牛街一直往南,到南头儿老君地,再往西南一偏就回姚家井啦。

赶进了姚家井村口儿,太阳就落啦,迎面几来了一个老头儿,他一瞧这老头儿,认得呀,这是比他长一辈儿的老街坊。 赶紧站住啦,把腰刀摘下来在手里提着,过来请安。

"您好哇,老叔!"

瑞子一请安,这老头儿瞧着他一楞,不认得!怎么哪?小孩儿变模样,老头儿不变。一瞧他大帽子蓝顶儿——三品,这老头儿就还礼;

"噢噢、嗬,这位大人,您认错人啦吧,您认错人啦吧?" "没有,我哪儿认错人啦!您不是某人某人我老叔吗?" "啊,我是呀,您是哪位呀?贵姓啊?"

"嗬, 老叔, 您都不认得我啦? 我叫瑞 子, 我 出 外六 年 啦, 今儿个回来啦。"

这老头儿一听,一吐舌头。

"啊啊啊,噢,你是瑞子啊,哎呀,我这眼可太拙!我有事情,改天见吧,改天见吧!"

这老头儿没说几句话, 言语支吾, 抹头就走啦!

老头儿一走,这瑞子心里怎么想哪?"唉!人哪可千万要 学好哇,我偷我爸爸二两银子,就这么一点儿事情,虽说过了 六年啦,老街旧邻的见了面儿还不爱理我哪!"其实不是那么 档子事。

那么这个老头儿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呀?这老头儿啊知道他们这门亲事: "招弟儿呀跟他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,明儿一早正豁子就给娶走啦,招弟儿就归王豁子啦。王豁子他姐夫是赵三丰,有礼亲王的人情,惹不起。瑞子戴这么个大帽子——三品顶儿晾蓝,我们这儿顶大的官儿是守备,守备是白顶儿。这明儿早晨准是娄子,碰巧就许出人命!我跟他说话说的工夫儿大了我有嫌疑,明儿早晨这场官司我受不了!"是老年人把官都怕在心里,故此不敢跟他说话。

这个事情啊瑞子不知道,瑞子进了村儿见了老婆儿也是这个样子,见老婆儿是婶子、大娘,过来一请安,一说话儿,这老婆儿一问明白他是谁,抹头进去,"光当"就把门关上啦! "这是怎么档子事?"瑞子莫名其妙!

不会儿来到自己家啦,一瞧住的这三间北房啊,旁边儿拿 杠子支着,房头儿的草长的挺高,篱笆墙啊歪七扭八,窗户纸 呀破破烂烂,瞧这样子呀心里又难过又凄惨!在外边儿就叫:

"妈!妈!"

这么说,他知道他爸爸死了吗?他不知道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叫爸爸哪?人之常情啊!

叫了两三声、里头才答茬儿。

"谁呀?谁这么缺德呀?下嘛,在这儿恶心 我 呀!别 叫啦,这儿都死绝啦!"

说话的声音是他妈的声音,直生气。这是为什么哪?这里 头有原因:瑞子回来的工夫儿,李子清刚出门儿。瑞子要是不 跟那老头儿老婆儿说话呀,回到家来正碰上他丈人李子清。李 子清干什么来的哪? 李子清上这儿来是一分好意啊, 一进门儿 瞧见这老婆儿把被窝也铺好啦,坐在被窝上啊低着头发楞,李 子清一进门儿,老婆儿就问:

"谁呀?"

"嫂子,您还没睡吗?"

"哎哟,子清来啦!"

"嗯!"

"我坐一会儿就睡。"

"哈……有点儿事」"

"什么事呀?"

"明天请您喝杯喜酒,您早点儿去,送招弟儿上轿!" 嘴,老婆儿蹿啦!

"子清啊,你……你……你这是成心气我呀!"

"哟,嫂子您这是怎么啦?"

"怎么啦?我老头子也死啦,儿子到如今一点儿音信没有,一朵花儿似的媳妇儿明儿早晨让人娶了走,我……我还送她上轿?我出殡吧!我送三吧!这是哪儿的事!你……你这不成心嘛……"说着说着老婆儿就哭啦。

"我是好意!"

"我不管你好意歹意,你给我添麻烦,你……你出去!" 李子清也不能再跟瞎老婆子说什么啦,走啦。

李子清走啦,这瞎老婆子坐在炕上就哭。正这儿哭着哪,一想:"我哭管什么呀!"擦了擦眼泪,要睡觉。就在这时候儿外头"妈,妈!"地叫,这一叫,给老婆儿叫烦啦!

"啊,这是谁恶心我?别叫啦,这儿都死绝啦!"

瑞子进来啦,进屋子一瞧,屋里漆黑,这份儿凄凉啊!又

定了定神一看,他妈在那儿坐着,眼睛大概是瞎啦!屋里破破烂烂,瞧了半天没瞧见他爸爸,骨肉情长,把腰刀跟包袱往炕上一扔,过来就把妈妈抱住了,往地下一跪,连哭带叫!

"妈,妈!"

这老婆儿哪:

"哎哟, 你是谁呀?"

"我是瑞子呀!"

一说瑞子,这老婆儿把手指头搁嘴里就咬。干嘛咬哇?一咬要是疼哪就不是做梦,不疼啊就是做梦。把手指头往嘴里'搁,牙也不对口儿啦,还得歪着嘴找俩对口儿牙。你倒是慢着点儿咬哇,"亢呛"一下子,嗬,真疼!这老婆儿也顾不得手指头疼啦,把孩子一抱;

"哎呀,孩子,你哪儿去啦?到今儿你才回来!"一边儿哭,一边儿摸这孩子,嗬,一摸身量儿也长成啦!再一摸身上的衣裳挺滑溜:"孩子,你哪儿去啦?"

"我呀……"如此这般这般,瑞子把经过呀这么一说。

"哎呀, 你怎么不往家里写信哪?"

"我不敢来信哪,皆因为当兵啊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儿去,我往家一写信,我爸爸准得找我去,我要在那儿还好,要不在那儿,开到别处儿去啦,我爸爸到那儿就扑空啦,故此呀没往家来信……我爸爸哪?上哪儿去啦?"

瑞子哪, 父子情长, 一听爸爸死啦, 急得自己直躲脚, 放 声痛哭。妈妈倒劝他: "得啦,得啦,你回来啦就算行啦,你爸爸呀也到年岁啦,父母不能跟你一辈子,总算我没白瞎眼睛,我把你盼回来啦!好啦,好啦,哎,你吃饭啦吗?我给你做饭去。"

"您别做饭啦,我饿了回头上街买点儿什么得啦。"说着话儿就把包袱打开啦:"给您哪,这是七百四十两银子。"把银票就递过来啦。

老婆儿接过来就闻。闻什么哪?那阵儿银票跟如今不一样,那阵儿银票印的都有油味儿。老婆儿这么一闻哪。

"哎哟,嗬!这是多少哇,孩子?"

"这是七百四十两。"

"哎呀,我跟你爸爸过了这么半辈子啦,我也没有见过这么些钱!好,我给你收起来,哎,过些日子拿这笔钱,我给你说个媳妇儿!"

这瑞子一听这句话啊,不对劲儿,"怎么……不是有媳妇儿吗,怎么还说媳妇儿?"不好问,到这时候儿又不能不问。

"妈,于嘛还说媳妇儿啊?不是……小时候儿定的我李叔他们那儿的姑娘——招弟儿吗?"

"哎哟!咳!我走嘴啦,你别问啦,你就别问啦!你吃什么不吃呀?"

"我不吃呀,您干嘛不叫我问哪?"

"咳、别问啦!"

"您得说呀,到底是怎么回事呀?您说说,我明白明白, 是招弟儿死了怎么的?"

"死了也……咳,孩子你别问啦,这个事情啊可不怨人家啊,这怨我;你出去六年连个口信儿都没有,人家那么大姑娘,二十一啦,搁着不象话呀,我让他们转聘,明儿个就娶

啦! 你要是爱瞧哇, 明儿早晨起来瞧瞧轿子得啦!"

嗬,瑞子这么一听啊,万丈高楼失脚啊!一想:"咳!小时候不学好,就捕这么大娄子!就为耍钱、偷了爸爸二两银子这么点儿事,害得我爸爸也死啦,妈妈眼睛也瞎啦,媳妇儿也归了人家啦!嗬!……这个事情我得打听打听,打听招弟儿嫁这个人是干嘛的,比如这个人跟我年岁相仿,人品比我强,这样儿我心平气和,要是年岁比我大,像貌不如我,又没有好事由儿,招弟儿以后受了罪,她得骂我一辈子!我得打听打听是嫁给谁。"

"这不要紧. 妈,您只管放心,招弟儿嫁了人,我再娶一个,那不算什么!"

"哎,这话我爱听。"

"那么她嫁给谁啦?您知道不知道?"

"咳,我怎么不知道哇!嫁的这个人你也认得,他在这儿做了多少年的买卖啦!"

瑞子一听:

"做了多少年的买卖……我也认得,一定比我年岁大呀, 是谁哪?"

"就是卖绒线儿的,那个摇铃儿的王豁子!"

"王豁子? ……"

他想了半天才想起来。因为男小孩儿呀对于卖绒线儿的不 接近,女小孩儿都认得。

"哎呀,王豁子!人没到味儿先到!我们小时候儿他就三十来岁啦,如今得过四十!"

"可不是他嘛!"

瑞子这么一听啊,心里头一盆火似的。"这不是糟啦!招

弟儿得骂我一辈子!怎么嫁这么一个人!说什么我得到她家,把我心里话:为什么不往家写信,怎么个意思,对她说说。让招弟儿明白明白,别让她骂我!"心里想:"我怎么去哪?不去不行,非去不可!"

"妈您睡觉吧。"

"我说话就睡,这不是擦油灯哪吗?这灯净是油泥,多少年就不点它啦,你去倒点儿油,搓根棉花捻儿,好照亮儿,你也睡吧!"

"您先睡,我出去一趟。"

"你上哪儿去呀?你出去上哪儿去?可不许找寻人家李子 浩去!"

"我上人家那儿干嘛去呀!"

"那么你出去上哪儿呀?"

"我到街坊四邻家里,给人家道道谢呀!"

"有什么谢可道的?"

"您瞧,我爸爸死啦,人家帮忙没帮忙?"

"帮忙啦!"

"您眼睛瞎啦,挑挑儿水都得街坊给您挑,我不得给人家 道道谢吗?婶子大娘人家照顾您,我回来啦不给人家道道谢, 那对吗?"

"对不对的也得明儿去呀!"

"明儿去也行,其实我就是永远不去,人家也不能说什么,可得分怎么回事,我要是要了饭回来啦,我哪儿也不去,人家也不能挑我,如今大小我是个官儿呀,我要不给人家道道谢去,回头人家撇嘴,说我一做了官儿就瞧不起老街坊,这个骂名咱担得起吗?我得给人家道道谢,跟人家说几句人情话。"

"哎,这也对,快点儿去,别耽误着,我这儿给你铺炕, 赶紧回来睡觉。"

"是啦,是啦。"

这老婆儿一边儿说着话,一边儿就把腰刀拿过来啦,怕他 拿着凶器。

这孩子打家里出来一看,街坊们都开着门探头儿往外瞧着。怎么?他这一回来,在街上见了几家老街坊,一个传一个,全村儿都知道啦,都探头儿往外瞧着。等见他一出来,"乒当光啷"全都把门关上啦!

瑞子到了南头儿,来到李子清的门口儿。李子清住了这么一座小三合房儿,棋盘心儿,北房三间,一东一西,这么个起脊的小门楼儿。家里头明儿嫁姑娘,可连棚也没搭,就在墙垛子上贴了两个喜字儿。

瑞子到这儿一想:"我叫门不叫门哪?叫门我跟他说什么呀?不叫门我干嘛来啦?"刚要上台阶儿,这工夫儿门开啦,打里面出来个老头儿。谁呀?李子清。那位说:"他怎么这么巧,出来啦?"我还没说招弟儿家里这档子事哪!

这门子亲事招弟儿根本不愿意,说死说活不嫁王豁子,天 天儿哭哭啼啼,眼睛都哭肿啦,脸也不洗,头也不梳!她妈呀 就催:

- "洗脸吧,洗脸吧。"
- "我洗脸干嘛呀?"
- "梳梳头。"
- "我不梳头! 梳头干嘛呀?"
- "你把那戒指戴上。"
- "我戴它于嘛呀?"

"你总得戴呀,那是定礼呀,到时候儿怎么不戴呀!" "哎,戴!"

戴可是戴呀,她把刘家那俩小戒指戴上啦!圈口小,拿剪子撑啊,她给戴上啦!

老婆儿 : 瞧:

"咳,这俩戴它干嘛呀!戴黄的呀!"

"我不戴! 这俩就是我的装裹!"

嗬,她说刘家这俩小戒指是她的装裹!

老头儿跟老婆儿到一块儿一嘀咕,老婆儿可就骂老头儿。

"你瞧你办这缺德事,我就这么一个女儿,我四十挂零才生这么一个姑娘,咱们俩六十多啦,就这么一点儿指望,她要是因为这门子亲事心里一窝囊,这孩子要是死了,我可跟你拚命!"

老头儿也没法子:

"已经到这时候儿啦,我有什么主意呀!哎.晚上她要投河觅井这可要命!看着她吧——咱们俩倒换班儿看着,反正到娶的时候儿别出事,就完啦!"

谁看着哪?这刘氏娘家有个侄女,十三岁,小姑娘叫玲儿,把这玲儿找来跟她表姐呀一块儿做伴儿,告诉玲儿;

"我们两口子睡觉的时候儿你可别睡,等我们睡醒了,你再睡觉,倒换班儿看你表姐,多咱上轿,就完啦!"

天天儿这么看着。今天李子清这么一想: "今儿晚上是要紧的关头哇,明儿早晨轿子一来,一上轿就完啦。得弄点儿酒喝提提精神。"找了把酒壶,上小酒铺儿打酒去。才推开门儿一瞧,门口儿站了个小伙子,这老头儿就不愿意。因为什么?在老年间,家里有大姑娘,门口儿站着小伙子,他不愿意。

"你找谁?"

瑞子往前一抢步:

"您好。岳父!"

这个人一请安叫岳父,老头儿他不爱听。

"咳, 你怎么胡认亲戚呀, 你是谁呀?"

"您不认得我啦、岳父?我不是瑞子吗!"

这儿一说瑞子呀、这老头儿就觉得脑袋一阵发晕。

"啊! 瑞子? 哎哟!"到跟前一瞧,可不是瑞子嘛!"哎呀你哪儿去啦?"拉着瑞子的手。

这瑞子说话声音特别大, 他为的是好让院儿里听见, 说:

"您要问哪,我呀皆因小时候儿没有出息,偷我爸爸二两银子,我爸爸要打我,我跑啦,当了兵,这几年哪差事不错,跟两江总督刘大帅呀当戈什哈,我们大帅呀褒举我四品军功、三品顶戴,这回跟着大帅呀到北京来,住在贤良寺……"

老头儿这么一听,

"啊,啊,啊,你这……"

"我这不是回来啦吗?就为的是完婚回来的,先知会您一 声儿,这两天我要完婚!"

嗬! 老头儿一听啊,脸也白啦,腿也颤啦,这下子可要了命啦! 一个姑娘给了俩主儿,两边儿都有势力,这位是三品,那边是礼亲王府的红人儿,这不是要命嘛! 老头儿一肚子话,没地方儿跟他说去。那位说: "怎么会没地方儿说? 上茶馆儿说去。" 茶馆儿说不成,天什么时候儿啦? 定更来天,茶馆儿早就关门啦! 再说这儿是姚家井,乡下,没有茶馆儿。那么就在门口儿说吧,不行,这儿家儿街坊全把门打开,露着一道缝儿,有把脑袋伸出半拉的,有把耳朵搁在外头听的。这李子清

也知道,他把姑娘给了王豁子,是这边儿的街坊都反对,大伙儿都不愿意理他,"我在这儿跟他一说,旁边儿要出来几位街坊一多嘴,一加盐儿,就许出人命!……别处?……苇塘?苇塘怎么说去!菜园子?菜园子怎么说!这不是要命吗!"李子清就怕瑞子进院子,还是非往院里让不可。

"咳,这是哪儿的事!你进来,你进来。"

这瑞子正想进去哪:"好好!"进来啦。

进了大门,拐过影壁,这老婆儿可就打上房屋里出来啦。 因为什么? 听外头说话声音挺大。老婆儿可就问:

"谁呀?"

他往前一抢步:

"岳母, 您好啊! 我是瑞子, 我回来啦!"

"哎哟,瑞子,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巧哪! 今 儿个 你 回 来啦,明儿早晨你媳妇儿就让人娶走啦!屋里坐。"这就往屋里让。

急得李子清要咽气:

"你往哪儿让啊?往哪儿让啊?"

往北屋一让、跟他闺女就见着啦、他不让往北屋让。

"来来来,东屋里,东屋来!"往东屋让。

这间东屋原先没有人住,如今糊了糊,炕上铺上领席,把 被窝摆上,屋里搁一张桌子,俩凳子,就为明天来了亲友好有 地方儿坐。

"来来来,屋里来,屋里来!"一拉风门儿,把瑞子让这屋来啦,"坐下,坐下。"

瑞子坐下啦,老头儿也坐下啦,把酒壶往桌儿上一放。这老 婆儿也进来啦,老婆儿进来拉着这扇风门几,小脚儿哇,晓着 一条腿,这条腿往这儿一别,一瞧这瑞子,越瞧越爱,越瞧越爱,右手指着老头子:

"哎呀,老缺德呀,你瞧你办的这叫什么事!这位姑爷多好哇!这么好的姑爷不给,你给那王豁子!你这才叫扔了金条收炉条哪!咳!"

"老帮子,你就别抱怨我啦!这就够我受的啦!你别答茬儿呀,让我跟瑞子——我们爷儿俩说几句话。瑞子,这个事情啊,我这一肚子苦处我跟你念叨念叨。可不是我不愿意把姑娘给你,我愿意给你,小时侯定这门亲事的时候也是我先说的,我愿意!谁让你走了六年,一点儿音信没有哪!你爸爸也死啦,你妈也瞎啦!我哪,跟你妈核计了好几回,你妈愿意让我找主儿,我才给你妹妹另找的主儿。阴错阳差,你今儿回来啦,明儿人家娶!如今哪就看你积德不积德吧,你要是积德票,你往开里想,明几个呀让人娶,别让我为难,你哪算救我这条命!你妹妹让人娶了之后,你怎么办哪?往后哇挑着样儿说,你想说谁家的姑娘我给你说去,我这还有五亩园子,四亩苇塘地,我全把它卖了,这座三合房儿也卖了,卖了之后哇,这笔钱完完全全都帮着你成家!这个哪,是你的一分德行!你要是不做德行哪,你是非要招弟几不可哪,也就是让我急死!两条道儿由你挑,做德行不做德行在你!"

要说李子清说的这篇话是有理的话,人家有理,转聘是他 妈的主张。瑞子到了这个时候儿,低着头是一句话也没有啦, 怎么哪? 跟人家说不出理去呀。他来的那份儿意思呀,也就是 想把自己的肺腑之言说说,让招弟儿知道知道。

就在这个时候儿发生变故啦! 发生什么变故啦? 外 头 有 人。谁哪?这里这么一嚷、一说,玲儿这孩子来啦! 把窗户纸 捅一个窟窿,往屋里这么一看,一看她这个姐夫,嗬,长的漂亮,穿的衣裳也整齐,缎子靴子,卡拉马褂儿。就埋怨他姑父:"哼,老缺德,这么好的姐夫他不给,给那么一个王豁子!"她看了一会儿,可就上北屋去啦。

这招弟儿听说有人来啦,也不清楚怎么回事,正在屋里抹 眼泪儿呢!

"姐姐, 你别哭啦,这个姐夫来啦! 这个姐夫可漂亮啊,可 比那豁子姐夫强! 走,我带你瞧瞧去!"

招弟儿就跟玲儿出来啦。来到这儿,这玲儿一指窗户上的 窟窿,好比说,你甭捅啦,我这儿捅了一个啦。这招弟儿从窟 窿里一瞧自己的丈夫,打小时候儿就漂亮,到这时候儿出息得 更好看啦,一听他爸爸说的话,她反对,她在外头咬牙:

"活该,活该!气死你,急死你也不多!嫁豁子?我是不嫁他!反正我是绝对不上轿,即便上轿我也死在轿子里!今几他回来正合适!"

再一瞧哇这瑞子一低头,看这个意思呀瑞子要点头,招弟儿可就急啦,到这时候儿可就绷不住啦,一拉风门,使劲使大啦,把门拽开啦,把她妈扔一跟头!——她妈正在这儿晓着一条腿,拉着门站着哪,"光当"一下子,门也掉下来啦,老婆儿也摔倒啦。

"哎哟!"

招弟儿不管她妈,一步就跨进来啦,沉着脸,屋里人就一楞!她就说:

"小瑞子!到这时候儿废话甭说,有用的话再说,你干什么来的咱们说什么。我就问你一句话:你要我不要?"

瑞子站起来说:

"我为什么不要?"

"要哇?要哇咱们俩走!"

到这份儿上,这瑞子,

"好,咱们走!"

"我走不动!"

"我背着你!"

这招弟儿说话就上炕,一上炕,这瑞子一转身儿可就把招 弟儿背起来啦,招弟儿一跪腿儿,瑞子拢着她磕膝盖。

李子清这么一看,一阵冷笑:

"嘿嘿,好好好!哎呀,儿大不由爷呀,不用说女的啦!走?走可不行!瑞子,我告诉你,如今我也没有主张啦!一个姑娘绝不能给俩主儿,到这时候儿没有别的,咱们官断民服!就这一个姑娘,官儿说给谁就给谁。咱们手拉手儿打官司去!"

这瑞子一听: "打官司?不能去呀!"他知道一经官他准输,可到这时候儿绝不能让啊!这儿背着:

"岳父,今天无论怎么我得把人背走。刚才您说的那话,也甭管对是不对,谁说转聘也甭管啦,反正我是要人!别人的话不听!您是老的,方才您说把这几间房、几亩地卖了,帮我娶媳妇儿,这份儿意思我领情啦!我把人接走了哇,我包赔那边几的损失!人算我接走啦!养儿得济,养女也得济,养活你们老两口子,养老送终全是我的事,我那儿还有一个妈,我把你们老两口子跟亲生父母一样看待。人不让我接走,咱们爷儿俩可就不是翁婿啦,可就是对头啦!我可不客气啦!"

"哈!"李子清一乐:"好小子啊,你跟我对头!你不客气!不客气怎么样哪?我就是不让走!你敢把我怎么样?" 招弟儿在后头: "你是娶媳妇来啦还是打架来啦?快走不完啦吗!" 这瑞子哪:

"好! 老爷子您躲开,我们走!"

"我不能躲开!"老头儿过去堵着门儿,"我不能躲开,你非把我弄死,我才能躲开哪!活着不能躲开!"

这瑞子急啦,这手拢住了招弟儿的磕膝盖,腾出这只手来一扒拉他岳父,老头儿六十多啦,身上没劲儿啊,他二十多岁,天天儿净练,老头子一歪就倒到桌子上啦,"呱喳!"桌子就躺下啦,凳子也趴下啦,连酒壶带茶碗"唏哩哗啦" 祷碎!

"哎哟!"

哎哟了一声,"咚!"老头儿就摔到那儿啦!

就在这么个工夫儿、瑞子背着招弟儿一步就蹦出去啦。

这老婆儿哪, 摔了个跟头起来之后, 在院子里 听 着, 不管! 这小丫头也在院儿里瞧热闹儿!

瑞子把人背走啦, 这老头子:

"哎哟,这不要命吗!老婆子,你追去,你追去呀!"

这老婆儿就追出来啦。按说老婆儿说什么也追不过年轻的啊,可就仗着这样**儿啊**:瑞子身上背着一个人哪,跑得**就慢多**啦!老婆儿在后头追:

"招弟儿,招弟儿!站住!我跟你们说句话!" 街坊哪,关门闭户,谁也不往这里掺合。

"招弟儿! 瑞子! 你们站住! 我跟你们说句话!" 这会儿可就追出不近啦。招弟儿一拍瑞子的肩膀儿: "放下放下,看她说什么。"

瑞子把招弟儿放下啦。老婆子走到跟前几直喘。

"哎呀,招弟儿,你放心啊,我跟你爸爸不是一个心气儿。你爸爸站不起来,他让我追;要不我不追,我追呀有我的事情:我愿意你们俩人走,可我不放心,我问问你们俩人上哪儿?"

"上哪儿?到我们家去呀!这您只管放心,您先回去。刚才我不对我岳父那样儿就出不来!往后我再给他跪着赔不是。 您回去把我岳父扶起来,看看伤着哪儿了没有?"

"我问你们上哪儿?"

"上哪儿?回我们家去,我们有家呀,这不快到了吗!"

"哎哟,傻孩子,我追你们来呀就为这个!你们家去可不成,你那儿有一位瞎妈,什么事也办不了!这媒人左大脚哇可就在北头儿住,这儿一闹她就知道啦,回头就给那头儿送信,那头儿赵三丰可有势力,他准带人抢亲来!到你们家里一抢,这不就麻烦了吗!"

瑞子一声冷笑:

"岳母,您只管放心,他们来了更好啦,哈哈,我弄死一个够本儿,弄死俩赚一个!"

"嗬! 傻孩子! 你是回家完婚来啦,是跟他们拚命来啦? 弄死人你得抵偿啊!即便你跟他们拚命,到那时候儿他们来的 人多,都有家伙,你跟他们一打,谁顾招弟儿啊! 七手八脚把 她弄走啦,你不是白落一场空吗!"

"嗯,不回家,我们哪儿去呀?"

"招弟儿,上你老舅那儿去吧!她那儿房子多,先在那儿 躲避几天,别出来。打听好了怎么回事,我给你们通个消息。 这场官司反正得打。先上你老舅那儿躲躲再说!"

招弟儿答茬儿啦,

"好吧, 您瞧我爸爸去吧, 我们上老舅那儿去啦, 您放心吧。走走走!"

这瑞子哪, 也不知道她老舅在哪儿。

"哎,上你老舅那儿去我就放心啦!"这老婆儿回去啦!

那位说:"她老舅是谁呀?"她这位老舅哇不是男的!那位说:"叫舅舅怎么会不是男的哪?老舅是女的,这怎么论的啊?"她老舅哇是个尼姑儿。当姑子的向例是这个毛病,你要说她是女的她不爱听,其实她是女的!比如说这位姑娘出了家啦,她哥哥兄弟要有了孩子,应当叫她姑姑哇,啊,她恼啦,得管她叫叔叔,叫大爷,她爱听;姐姐妹妹看了孩子应当管她叫姨呀,叫姨她恼啦,得管她叫舅舅,她算男的!

这刘氏呀有个老妹妹,这老妹妹出家啦,法号叫广顺—— 广姑子。在哪儿住哪?在南下挂子官菜园,官菜园上街有个白 衣庵,广顺是白衣庵的主持。

瑞子问:

"老舅在哪儿呀?"

招弟儿一瞧她妈走远啦, 轻声儿说:

"咱们不用听她的、听她的准砸!我老舅是姑子,叫广顺,住在官菜园白衣庵,她让咱们上那庙里忍着去,回头那头儿来人一通问她,她就许给说出来,她一说,那头儿抬轿子一抢亲,吃亏的还是咱们。咱们哪,家也不去,老舅那儿也不去!"

"那咱们到哪儿呀?"

"另找地方儿!"

"对,咱们住店去!"

那位说:"他们不会进城吗?"进城可进不去,这是在城外头,在光绪年间夜里关城,这时候儿进不去城。进不去城怎

么办哪?城外头西河沿,那儿有栈房。

瑞子背起了招弟儿就走。瞧见头里有人啦,放下慢慢儿走,没有人,就背着走。打那儿奔牛街,出牛街就是土地庙,再往那边儿走是菜市口,到菜市口有车,雇车到西河沿,西河沿那儿有旅馆啊,这一夜,他们就住旅馆里啦!

等到天亮了,进城到煤渣胡同,煤渣胡同有公寓,住公寓,让公寓掌柜的找一个老太太来给开了脸儿,这就算正式的夫妻啦。什么叫开脸儿? 老年间姑娘出门子得开脸儿——用线绞脸,一开脸儿,一梳头,这就是媳妇啦!

瑞子这头儿咱们先搁下,回头再说。咱们说这老婆儿。这 老婆儿回来啦,老头子就问:

"你追上了没有?她们上哪儿去啦?"

老婆儿说: "我追?我追不上!他那大脚丫子我哪儿追得上,早跑没影儿啦!这全是你办的好事,你瞧这可怎么办!"

老头子说:"你就别埋怨我啦,这不是要命嘛!我有什么 主意! 赶紧给媒人送信吧!"

老婆儿出来上北头儿,到北头儿找左大脚,这左大脚已经 睡觉啦!叫门:

"左嫂子! 左嫂子!"

"哎哟,谁呀?"

"啊、我!"

"噢、李嫂、我明儿给您道喜!"

"咳, 甭喜啦, 喜不了啦! 人已经没啦, 不能喜啦!"

"怎么回事?"

"你开门,我跟你说!"

左大脚把门开开啦,

"怎么回事呀?"

进门儿来怎么长怎么短这么一说。

"你跟我去瞧瞧吧!"

左大脚一想啊:"真糟,这不要命吗!"

"哎, 去吧!"

到这儿一瞧哇,桌子也倒啦,摔了好些个家伙,老头儿的腿也磕伤啦! 老头儿说。

"你瞧,这怎么办?赶紧给人家送信儿吧!人家有什么损失咱们赔吧。不然明儿轿子一来,娶不走人,这不更糟吗!"

"哎,哎,赶紧去,让我们孩子给备个驴。"

左大脚回家叫儿子给备了个小驴儿, 左大脚骑着, 他儿子牵着, 打这儿一直往北, 奔广安门大街, 到报国寺那儿就是王豁子家。

王豁子那儿,头里是绒线儿铺,后头挺大的院子。王豁子四十二岁,要成家啦,初婚儿,嘴! 他美的了不的呀! 把他姐夫穿剩下的那些衣裳,他拾掇起来穿,穿了这么一身儿宁绸奠本缎的大袍儿,猛这么一瞧哇是新衣裳,留神一瞧哇,就跟装裹差不了多少! 戴着个硬壳帽头儿,大红帽疙瘩,……就是豁子没法儿办! 来了不少把兄弟,人一有钱就有朋友, 什 么猫三、狗四、猪五、羊六、牛七、马八,这些人都是把兄弟,在院子里这么一要钱: 牌九的牌九、摇摊的摇摊!

头天晚上坐夜,大门口儿一亮轿子,三只轿子——一红两绿,二十四只金执事,嗬!门口儿有吹鼓手,吹吹打打呀!搭这棚讲究。起脊,过街牌楼,大鼓锣架,门口儿搭一大牌楼似的,上头写仨大字:"当大事"。写完一瞧不对,又拆了——那是死人才写这个!

院儿里头,他姐姐穿几件好衣裳,在那儿张罗女眷,赵三 丰也跟着忙和,厨子都是他们自己人,大伙儿吃完了喝完了, 这么一耍钱!

这 E 豁子乐得嘴也闭不上啦——原本就闭不上,豁子嘛! 东摇西晃满市街这么一瞧耍钱的!

就这工夫儿,门口吹鼓下这么一响,那儿有人嚷嚷,

"太太们到啦!"

院儿里人往外这么一接,一瞧,是媒人。这驴不能进来呀,她儿子拉着这个驴。女人得招待呀,他这姐姐穿着新衣裳过来这么一拜,

- "哟, 左大嫂子, 您请进来, 哈, 您大喜啦, 大喜啦!"
- "哎哟,姑奶奶,喜不了啦!"
- "您请坐请坐,明儿要去接您哪!"
- "甭接,我这不是来啦!"
- "驅」"
- "我这外号儿叫左大脚,这档子事又左啦!"
- "什么事呀?这有什么左的?大喜的日子!坐下,您坐下!"

往这儿一让,王豁子他姐姐在旁边儿陪着。

"姑奶奶,我对不住您哪!"

"怎么啦?"

左大脚由头至尾这么一说:

"他们这姑娘啊原先定下一个,六年哪没有音信,想不到 今儿回来啦,把人抢走啦,把李子清的腿也打伤啦,屋里家伙 也都摔啦!这事情啊我赶紧给您送信儿,明儿别发轿啦,发轿 娶不着人那不丢人吗!这件事情啊……您有什么损失您说出 来, 划道儿当河走, 让他们包赔!"

这王豁予在旁边儿这么一听啊,气得下嘴唇也要裂开,差点儿背过气去,"媳妇儿没啦,这事怎么办?"王豁予姐姐一甩手——没有主意。

这赵三丰啊在旁边儿站着——赵三丰穿着莫本缎子夹裤夹 袄、酱绒的套裤,酱绒大坎肩儿,这儿带着跟头褡裢,里头是 烟壶儿,小辫儿盘着,托着鼻烟盘儿,闻着鼻烟儿,

"家里的,家里的!"

"啊、干嘛?"

"给我引见引见。"

这赵三丰给他小舅子说媒的时候儿,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他 女人啦,他没跟左大脚见过面儿,到这时候儿得给引见引见。

"哎,我给你引见。左嫂子!这是我们那口子——赵三丰!"

"哎哟,姑老爷!"一行礼。

"左大嫂,请坐请坐,别着急,别着急。把酒 摆 上, 摆 上!"

"都睡了一觉啦,不吃饭,不吃!"

"不吃饭也摆上。上酒,多炒几个菜!门口儿拉驴那个小孩儿是谁?"

"那是我们孩子。"

"好,好,少爷。哎,把驴接过来,拉后头院儿给喂上。少爷!来来来,一块儿吃饭。哈哈哈……坐下坐下,我们两口子陪着!"

这就摆上啦!跟着就上了不少菜。

"掛上酒。"

"我喝不下去!"

"没有什么,您只管吃,只管喝,没有关系,别着急,哈 哈哈……小事一段, 什么叫包赔损失呀, 提不到。我们花了这 一个半礼呀,是李子清手紧等钱用,我们也不跟他要啦! 跟李子 清我们可是没见过面儿,世界上有没见面儿的朋友,没有没见 面儿的冤家,是朋友绝不是冤家,损失不用包赔啦 , 那 谈 不 到!这棚啊是朋友送的,轿子是朋友送的,厨、茶两行全是我 们自己人——除了我们师兄弟儿就是我徒弟,谁也不要工钱, 不但不要工钱,还都送份子,招待亲友哪,耍钱抽的这个头儿 钱都使不清; 我们办这棚事,哈哈哈……不但没有损失,还赚 了钱啦!一点儿捆失也没有,也不用李子清包赔。就是有这么 一点儿小损失。我们的面子不好看! 面子的损失他 怎 么 包 赔 啊?我们是明媒正娶,有三媒六证,龙凤大帖,这时候儿人没 啦,我们不好看!那么这点儿损失怎么办哪?世界上的事都明 摆在这儿啦, 您瞧瞧手心,瞧瞧手背,搁谁身上谁能咽得下这口 气!别人咽得下去,我们就咽得下去! 您千万别提 他 是 什 么 四品军功三品顶戴啦、什么刘坤一啦、这个别提、刘坤一我也 知道——南洋大臣、他要提刘坤一、我要提礼亲王、那不就大 啦吗! 刘坤 '给他支使着吗? 礼亲王听我的话吗? 绝不能的! ---老缝!"

王豁子在旁边儿:

"是!姐夫。"

"这事你是主角儿,我们是帮腔的,帮腔的上不去台,这就看你呀愿意爬着走不愿意爬着走啦!你愿意当王八,这没办法!我们两口子站起来一走,我们没有王八的亲戚!你要不愿当王八,你说,呆会儿我有主意!"

"姐夫,我不愿意当王八呀!"

"不当下八!好,罢了!这是我的兄弟!内弟——至亲嘛。好啦,你不用管啦,有我这口气,你当不了 下八!哈哈哈……这个……你们娘儿俩可得受点儿委屈!"把茶房叫过来,"给她们上酒,上菜。回头哇您随便添菜,您说添哪个菜,添一个,上四个。可有一样儿,对不住你们娘儿俩——不能走!可是呀,你们娘儿俩好意歹意我们不知道,哪怕回来再给您跪着哪!先不能走——众位老哥们儿,先别耍钱,有捧我姓赵的没有?"

嗬! 到这儿出份子的,除去猫三、狗四、猪五、羊六、牛七、马八那是老缝的把兄弟,剩下的全是冲赵三丰来的,大伙儿站起来,那位说: "三哥!"这位说: "三叔!我们就冲您来的!"

"好,好!是捧我的啊,到这时候儿,出了人命有我姓赵的顶着! 帮个忙,咱们把人接来! 拿家伙!"

赵三丰一说拿家伙,大伙儿唏哩呼鲁都站起来啦! 拿家伙?他这儿是娶媳妇儿,也不是预备打架的,哪儿有家伙呀?家伙铺倒楣啦:大伙儿把桌子弄翻啦,把腿儿拽下来啦!什么凳子腿儿呀,桌子撑儿呀,一人攥这么一条!

赵三丰打厨房抄了把劈刀, 甑光瓦亮, 往腰里一夹,

"老哥们儿,走哇! 抬轿子——不用三台,一台就得;八人抬的她不配,四个人,执事也不要,可是钱花啦,钱花啦不能那么办! 因为什么? 她不要脸! 要好好端端娶来,给她一个好看,这个我们抢来啦,就四个人的轿子! 要是用绿 轿 子 接 她去.我们不好看,用红的,四个人,一个鼓,一个号,别的不要!"

仗着夜里有顶班儿的, 叫来了四个人, 抬这顶红轿子。

"鼓号跟着,别吹,也别响,把人接到轿子上啦,大伙儿再吹打;吹一下儿,打两下儿就得!人不上轿,别吹打!走,走!老缝带路!"

王豁子拿着根棍儿,头里带着路,他这边儿熟畦! 赵三丰押着轿子,大伙儿都拿着桌子腿儿、板凳腿儿。

"到啦,到啦!姐夫,就这个门儿,就这个门儿!"

"就这门儿?好啦好啦,包围!"

这所儿房子四不靠,大伙儿几十口子,忽啦就把院子包围 啦!

"叫门!"

"岳父!岳父!"

叫了几声里头没人开门。

"踹!"

过来"嘡嘡"两脚,就踹开啦,门插关儿也折啦,人,呼响就进来啦!

老头子拄着棍儿:

"哎,怎么回事呀?怎么回事,黑更半夜的?"

"怎么回事呀?老东西!他就是李子清,打他!"

这一说打,过来"叭"一个嘴巴,老头子一趔趄,斜着身儿"叭唧"躺地下啦!

"捆上,捆上!哎,这老婆子也不是好东西,捆上!" 老两口子都让他们给捆上啦!吓得小姑娘儿直往被窝儿里 钻!

"把姑娘藏起来啦!翻!"

各屋都找遍了,没有!连炕带茅房都拆啦,没有!

"没有! 藏到别处儿啦,没在这院儿里!"

"问他,问他!"

"岳父,岳父! 你把姑娘藏哪儿啦?岳父,你说吧!你说 上哪儿啦?"

"不是给你们送信儿去啦?你们要媳妇也没有 这 么 娶 的呀!你把我捆上怎么回事?打官司!"

"你跟他说不行,我问问他!"赵三丰过来,攥着这把刀:"咳!李子清,你今儿是找死呀!你要说实话,咱们是亲戚,姓赵的手下留情,你要是不说实话,我宰了你!——把姑娘藏哪儿啦?"

这老头儿还真不含糊:

"哎,你就叫赵三丰啊?我耳朵里见过你这人,可是眼睛没见过!你今儿个这儿来啦,我不佩服你!"

"什么?姑娘哪儿去啦?"

"让人抢走啦!我就一个姑娘,你要说好的,咱们打官司,有什么损失我们赔!今儿个你拿着刀来啦,小子,你要不给老太爷来个痛痛快快的,我可骂你!你只管剁!来吧!"

赵三丰怎么样?他拿刀也不敢往下剁,杀人得抵偿!

"你不用撒赖,回头再问你。问老婆子,你说,你把姑娘 藏哪儿啦?剁她!剁她!"

这老婆儿呀吓得没魂儿啦!

"哎哟,不是我的事情,我不管!"

"不管? 剁啊! 先刺她耳朵, 先刺她耳朵!"一揪耳朵, 明晃晃的刀往这儿一比, 老婆儿就闭眼, 他用刀背儿在老婆儿耳朵上蹭, "说不说?说不说?"

这老婆儿:

"哎哟!大爷,大爷,饶了我!没在家,上她老舅那儿去啦!"

"啊? 老舅是谁? 老舅是谁? 快说, 快说!"

"她老舅哇,就是官菜园南头儿白衣庵 那 主 持 呀——广 顺。"

"广顺怎么是老舅?"

"她是我妹妹,我妹妹出家啦……出家就算男的……我们 孩子管她叫舅舅……在她那儿……她那儿房子多……"

"哦, 官菜园? 老缝, 有这么个庙吗?"

"有,有! 白衣庵,不错,那儿当家的叫广顺,我认得!"

"好啦,知道你姑娘在那儿就成啦!来,二位,你们二位帮忙,把他们俩人扶起来搁炕上,我们走了之后,你们俩把门关上,我们接人去,接人回来还打这儿走。你们要 听 鼓 号 小响,那是把人接来啦,鼓号没响,那是人没来。鼓号一响啊,把他们俩人的绳子解开,咱们一块儿喝喜酒去,明天再给他们道歉!走啦,走啦!"

大伙儿呼噜都走啦!

这俩人把老头儿老婆儿搁到屋里啦。把门对上,拿根棍子顶着。

大伙儿一直奔白衣庵, 到啦。这老缝认得呀,

"就这儿,就这儿!"

"好好!叫门,叫门!"

山门厚,踹是踹不开,赵三丰用刀背子拍门, "邦! 邦! 邦!"

"开门,开门!好,出家的姑子,庙里藏人!"

坏啦!怎么回事呀?这广顺哪有一个姘头,是个和尚,这 和尚啊是莱市口财神庙儿的和尚,叫德源——德源和尚,跟这 姑子相好,今天晚上正在这儿睡觉哪,俩人正在西配殿里甜甜 蜜蜜,一听外头叫门:

"……好,出家的姑子,庙里藏人!" 广顺一听。

"哎呀,这可糟啦!有人上这儿捉奸来啦!这可要命!咱们俩人全是出家人,你是和尚,我是姑子!"掀开窗户帘儿往外一看:"了不得啦,进来啦!"

怎么进来的? 外头踹门踹不开,上着栓哪,他们人多呀, 赵三丰那儿指挥着,挨着墙根儿蹲下俩人,肩膀儿上站上一个 人去:

"起!"

这儿一起,跨墙头儿,一骗腿儿,就进来啦!进来一个人把山门开开,这群人"呼"的就进来啦!

这广顺,

"这可要命!这怎么办!"

广顺慌手忙脚起来穿衣裳,一着急,她把和尚 袍 穿 身 上啦!这和尚也赶紧穿衣裳。

"没工夫穿啦,全进来啦,你别动!"

广顺就把和尚连被窝带褥子这么一卷,卷起来之后,弄根带子一系,顺着炕往下一出溜,就戳在屋门口儿啦!

"这儿先呆会儿, 千万别动!"

"嗯!"

这工夫儿人都进山门里来啦,进来一瞧,别处都没亮儿, 就西屋里有亮儿, "就这屋里,就这屋里!"

到西屋这儿, 一脚就把隔扇踹开啦, 呼噜就进来啦! 这姑子穿着和尚袍起来啦。

"众位施主,众位施主,有什么事?"

"什么事?"赵三丰攥着刀,过来就一巴掌:"说!姑子庙里为什么藏人!"

叭! 又一个嘴巴。

"哎呀, 施主, 我是出家人, 我庙里绝不能藏人!" "不能藏人?翻!"

大伙儿一翻,这和尚塞在铺盖卷儿里,在门后头戳着,吓得直哆嗦。门一开,这扇门正挨着铺盖卷儿,和尚一哆嗦,这扇门也打颤,门镣铞儿"呱啦呱啦"直响!

"哎,哎!哈哈,没藏人,没藏人这铺盖卷儿里 头 是 什么?"

"没有什么,哎呀,施主,这是怎么……" "打开!"

有人就过来要解这个带儿。这王老缝啊他不让打,因为什么哪?他知道里头是招弟儿,这屋里都是男人,要打开了大伙儿一逗招弟儿、招弟儿受不了、这王老缝他挡着:

"这个不能打开,打开了不合适,连铺盖一块儿 弄 走 得啦!"

"弄走?这份儿被窝褥子哪?"

"回头再给她送来!"

"对, 弄走!"

把轿子抬到屋门口儿,大伙儿七手八脚,连被 窝 卷 儿, **4路**!"就扔轿子里啦! "响家伙!"

鼓号一响,这姑子一听:"这是哪儿的事情啊?" "走,走!"

赵三丰手里攥着刀,有拿桌子腿儿的,有拿板凳腿儿的, 一窝蜂似的,"呼——"出来啦!打这儿奔姚家井,一边儿走 一边儿敲这面鼓,夜静,声音挺大,"咕咚!咕咚!"

花轿从李子清门口儿过,在这儿看着老头儿老婆儿的这俩人一听:

"行啦,解开解开!"一边儿解,一边儿乐:"亲家爹, 亲家娘,对不住啊,哈哈,明天给您道喜呀,明天 请 您 喝 喜 酒,给您陪不是!"

这俩人也就出去啦!

花轿来到报国寺大街,在王豁子家里呆着的吹 鼓 手 们一听:"嗬,赶紧得迎接呀!"连吹带打带举执事,往前这么一迎接。嗬!棚里头的人都出来啦!

"啊, 道喜道喜!"

到门口儿啦。到门口儿轿子落平,抽杆搭顶,往里搭轿心 子,搭轿心子是四个轿夫抬着:

"慢着,别碰着,别碰着!"

一进大门哪,得有一个火盆,这火盆于什么哪? 嗬,这里 头有讲究:这火盆里头搁点儿炭,一听轿子快来啦,这儿就摄 这炭,搧得旺旺的,把火盆端到大门道里,轿子打这上面一 过,过的时候儿茶房还得来个手彩儿:茶房手里拿一碗白干儿 酒,等轿子过来了,正打两个轿夫当中间儿把这碗酒泼过去, 酒得正泼到炭盆里,炭盆里的火一见酒,火苗子往上一冒,有 二三尺高,正扑这轿底儿。这叫什么哪?这叫,往后啡,日子 过得火火炽炽, 旺旺腾腾的!

到二门哪有一个马鞍子,上头搁一个苹果,轿子打上头一 过,这叫平平安安。

到了洞房啦,进洞房啊,新人不露天,轿门几得正对屋门儿,上头弄块红毡子遮着,王豁子哪就上洞房里头来啦。入洞房啊得射三支箭,这是怎么个讲究哪?这叫,"桃花女破周公"。

洞房里人是不少,可全是女的,除去王老缝,没有男的,这为什么哪?闹洞房嘛!老缝的亲戚,什么姐姐呀、姑姑哇、姨儿呀、嫂子呀、妹妹呀,每人拿一个碗,拿一个碟儿,里头盛着胭脂粉,把胭脂粉搁在里头,倒点儿凉水,拿手这么一合弄,这儿一掀轿帘儿呀,拿手指头往新人脸上这么一乱抹,抹得寒碜着哪!一道红的,一道白的……这叫什么哪?这叫添胭脂粉。为的是一会儿新媳妇儿洗完脸显着更漂亮。

这老缝拿着一张马、三支箭,冲轿子里头射了这么三下儿。 "老缝! 躲开,躲开!我们添胭脂粉啦!"

嗬,这些女的全过来啦,每人拿一个碟儿,一个碗儿,使 手往轿子里这么一抹!

新帘儿打开啦,女人们不能正脸儿对着轿子里头——怕里头有"煞气",往里抹得扭脸儿,一扭脸儿往里这么一抹,找这尺寸,新人腿帮子上、脑门子上这么一抹。女人们一抹,"哟,不象脸哪!"再往里一瞧,铺盖卷儿!

"哟! 豁子, 你怎么娶了个铺盖卷儿呀?"

"大姐,老妹妹!人在铺盖卷儿里哪!大伙儿帮忙,把她 先弄到炕上吧!"

女眷们过来, 七手八脚就把这铺盖卷儿搭到炕上啦。

"哎哟,还没穿鞋!不是小脚儿吗?怎么两只大脚?" 解开呀再这么一瞧:好,是这么一个大和尚!这下子,可 就把大伙儿吓着啦!

"哟!老缝,你怎么娶一个和尚来?"

碟子碗几也撒手啦,往外这么一跑,门框也折啦,窗户也掉啦,大伙儿这么一乱哪!

老缝也吓得动不了窝儿啦,

"哎,大师父,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?"

这么一乱哪,赵三丰:

"怎么回事?怎么回事?嚷什么?众位姐姐们,这怎么啦?" "哟,您哪,娶了一个大和尚来!"

赵三丰一听这个,急啦!进门儿一瞧这和尚!

"嗬! 你上姑子庙干什么去啦! 这不是要命吗!"

叭! 就是一个嘴巴,嘡! 就是一脚。抢亲没抢来,抢来了一个和尚,这脸没地方儿挂呀!

这和尚倒了楣啦! 您想情理: 把他弄在轿子里头一闷,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, 鼓号一吹一打, 和尚提心吊胆, 更胡涂啦! 到这时候儿女人们瞧见他一跑, 紧跟着让赵三丰一个嘴巴一脚, 哈哈! 西方正路, 这和尚算是"西方接引"哪!

"哟!"

这可就不好办啦! 因为什么? 人命关天!

虽说已经三更多天啦,这媒人还在这儿哪!

"左大嫂,对不住啊,咱们一块儿观音寺儿吧!"

观音寺儿怎么句话?北京土语,就是咱们一块儿打官司吧! 先报街面儿。他们这地方儿属菜市巡管,一报菜市巡,菜

市巡来人一瞧,拿筐就把和尚扣上啦。这是怎么 讲哪? 这 叫

"死尸不离寸地",得把菜市巡的师爷找来写这尸格。尸格是什么哪?这和尚怎么死的,怎么躺的,屋里头有什么东西,一切一切都得写明了,明天好验尸。

赵三丰哪,究竟有个面子,这和尚是他踹死的,可是他不 到案,让这老缝到案,他哪,在外边儿活动。

这老缝到衙门里头,就把一切一切的经过,打怎么定亲说起,直到怎么送信,怎么到姑子庙接人,把这件事说完了写完了口供。又问媒人左大脚,左大脚说的话跟老缝说的完全相符。

天亮啦,传人。传人传谁哪? 可多啦,头一个得传姑子庙的广顺,第二个得传李子清夫妻。广顺和李子清夫妻都到啦, 供词都一样。

传刘瑞子,到他们家传去啦,一传,他没在家,就一个瞎妈妈在屋里呆着哪,等儿子等一宿没回来,坐在那儿一宿也没睡。把瞎老婆子传来啦!把刘瑞子的大帽子、腰刀也带来啦!

一问刘王氏的口供,刘王氏就把儿子怎么定的亲,怎么偷他爸爸二两银子走的,直到回来的事都说啦。口供都对,可就是没有刘瑞子到案。刘瑞子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发 什 哈, 甭问,抢完人天亮进城啦!得传刘瑞子。

明知道刘瑞子在贤良寺,到贤良寺就把他传来,可就是不敢去。因为什么?这里头有个大官儿——两江总督,刘瑞子是他手下的——不敢去!

南城司的司官儿为难啦。这位官姓什么呀?姓齐,年纪不大,才三十来岁,刚到任,是个五品的御史。这位齐御史带着底下人,拿着手本,坐车,到了城里贤良寺,递手本,拜见两江总督刘坤一。

刘坤一接着名片,不知道什么事——他是南城御史,拜望 不着啊——下了一个"请"字儿:

"请!"

御史可就进来啦。小官见大官,规矩大啦!这几一说"请",进来啦,进二门,弯着腰,鞠躬而入,等到了书房,从人这么一城帘子,刘坤一在迎面儿坐着,御史瞧见刘坤一,赶紧请安行礼、刘坤一站起来,往前迈了迈步,一弯腰,用手往前一伸,这是赏面子不小:

"哎呀,贵官,免礼免礼。"

在前清的时候儿官见官,进门儿呀倒茶,"看茶。"这一说"看茶"呀,这位得谢茶,这茶来了之后,喝一口放下,再谈话。进门儿给碗茶喝,这就是很大的面子啦!进门儿要是没倒茶,说公事,这茶可别露面儿,再说"倒茶",这就不能坐啦,这叫:下逐客令——端茶送客,别管事情办完没办完,站起来就得说:"晚生跟您告假!"

刘坤一让这位齐御史坐下,没倒茶。这御史坐这个座儿才难受哪:得斜着身儿,拿屁股蛋儿找这个椅子角儿,手扶着磕膝盖儿,还得低着头,眼睛往上翻着,瞧刘坤一的嘴唇儿,他一说话就得站起来。

刘坤一可就问:

"贵官,今日光临,有何赐教?"

御史赶紧站起来:

"是,大帅来到北京,晚生早就应当拜谒,皆因公事过忙,抱歉的很!今天有一件为难的案子,请大帅您过目。"就把底案子拿出来啦,那个意思想让刘坤一瞧瞧。

刘坤一怎么样? 大官儿, 没工夫瞧这个! 把底案接过来,

往茶几儿上一放:

"我也不必看,究竟什么事,请您明白赐教。"

"是。"就把这个案子由头至尾说了一遍:"……这内中啊,有大帅一个戈什哈——刘瑞子,他是主犯,卑职不敢冒昧捕人,故此请示大帅!"

"噢——"又点了点头,"嗯,嗯,这是瑞子的事情,好,叫!"

这一说叫,就把瑞子叫进来啦! 瑞子进来,见刘坤一行完礼,在旁边几一站。

刘坤一就问:

"有这么一档子事吗? ……"由头至尾问了一遍。

这瑞子倒也不瞒着,知道出了事啦:

"是,接人这倒是有!"——可不敢说抢——"……皆因是从小儿定下的夫妻,这事求帅爷您恩典! 上姑子庙抢亲这档子事,我是完全不知。"

"下去。"

这儿一说下去, 刘瑞子请完了安, 下去啦。

刘坤一说:

"贵司,这个事情啊是事实,事实可是事实,贵司打算由我这儿把瑞子带走,这事可不成!既然这里头出了一条人命,人命关天哪,我可也不能护他,贵司请回,回头哇,我必把这个人给你送到你的衙门去就是啦!"

"是,多谢大帅!"齐御史站起来要走。

"贵司请留步。"

"是。"

"这个案子虽说是由瑞子那儿起的祸根, 可也正如贵司所

说的,一个姑娘给了两个主儿,那一方啊是一个气貌不扬的丑男子,年纪又大,常言说得好哇:'能拆十座庙,不破一门婚',刘瑞子跟招弟儿,他们俩既是先定的婚,两个人又心投意合,如今已经成了事实啦,要再把他们拆散了,未免于道德上有差呀!啊,我也不说别的话啦!倒茶!"

一说倒茶, 齐御史赶紧行礼:

"晚生跟您请假。"退出来了。退出来之后,回衙门。

顶到过午,刘坤一就派人把刘瑞子夫妻送到齐 御 史 那 儿啦。

人送到啦,这个案子也就更难办啦!怎么哪?这御史官儿小一五品,要按刘坤一这个主意办哪,不行,出了事啦!出了什么事啦?这赵三丰没到案,回到礼亲王府见了管家,羊羔儿吃奶——"咕咚"一跪,磕头掉眼泪。

管家一问:

"老赵,什么事?"

"这您得帮忙,我有个内弟……"如此如此这般这般,把 这个事情这么一说:"……这件事无论如何您得关照!您要不 关照味,我没有脸活着!"

"行,我给你办!"

见王爷一句话就得。这王爷是爱者欲其生,恶者欲其死, 赵三丰是他手下的红人儿,就叫管家给齐御史写个条儿:说什 么也得把招弟儿断给王豁子。这个案子麻烦啦!

这边儿是礼亲王,这边儿是两江总督刘大帅,御史 才 五 品,撞着谁,他也不敢。为难哪!只可打本人儿嘴里问。问这案子可不是一天的事,因为这里头有条人命哪!

这和尚,虽然说死得有点儿委屈,可是也得怪 他 不 守 清

规。

这祸头哪,本来是赵三丰,可不能找赵三丰抵偿,因为什么哪?他有人情;这条人命王豁子完完全全给应承下来啦!应承是应承啦,可罪名也不能搁他身上,得给他摘清了——那么就先把这和尚埋啦!

这姑子哪,交给僧录司——专管和尚、姑子的衙门——治 理她的罪,也就完啦!

齐御史过堂, 先问李子清, 李子清说:

"我就这么一个姑娘,不错,以先许的是刘瑞子,皆因他 走了六年毫无音信,问他母亲,他母亲主张让给另找主儿。"

"定礼退了没退?"

"我退定礼去她不要。"

"这就不好办。你把定礼退回去就好办了,你没退,人家 指誊定礼,这就是凭据,退婚的时候儿一草一木都得给人家退 回去。这是疏忽。"

问瞎老太太, 瞎老太太说:

"不错,是我的主张让人家退的婚,我儿子回来闹这个事 我不知道!"

"嗯!"

问刘瑞子, 刘瑞子说:

"我已经跟她成亲啦,我得要,我们夫妻不能分离!"

一问王豁子,王豁子说:

"说什么招弟儿也得归我」"

"她已经跟人家成亲啦!"

"大人恩典。她成过亲啦我也要,说什么我也要!" 两头儿都要这个人,这个事情不好办! 大堂前边儿站的人很多,内甲有刘坤一派来的人在这儿旁听,也有王府的管家在这儿旁听,赵三丰在旁边儿看着!这还不算,当地的绅上们在大堂头里都站满啦! 急得这位齐御史满头大汗,把大帽子摘下来往桌儿上一放,光着头站在这儿:

"这个事情啊,叫本司实在为难哪!问谁哪谁也是要,问 刘瑞子刘瑞子要,他们已经成了亲啦,王三哪也是非要不行! 定礼哪全在这儿摆着哪,刘家的是两个银镏子,王家的是四大 金,一女不能受两家聘啊!让我问这案子,我实在是学 疏 才 浅,我问不了!众位绅上,众位父老,看这案子应 当 如 何 办 理?哪位有学问能问这案子,哪位请升到这儿帮助学生我问, 如果能把这案子办妥了,我情愿辞官不做,推位让贤!哪一位 能帮忙?请说话!哪一位父老,哪一位绅士能帮助学生我把这 事办理完善?请说话!"

问了十来声也没人答茬儿,谁也不趟这浑水!

那位说:"这是干嘛呀?"啃,这御史高哇!可别瞧他年纪轻,他先把口舌压住啦!因为什么哪?这个地方绅士多,要是问案,哪句话出了规则,别人就答茬儿呀,一答茬儿就来个不好看!北京绅士多,绅士之外还加了这么种人更不好办,什么?宗室。宗室是什么哪?皇上的本家。腰里系着黄带子,有出奇的案子,他瞧热闹儿去,官儿问案子,他一答茬儿就不好办:"你这个案子问的不对,躲开躲开!"要是问:"你怎么答茬儿?""你做的是我们家的官儿啊,我怎么不答茬儿?"

今天在这儿瞧热闹儿的,宗室不少,这案子不好问,因此 先得把大伙儿的口舌压住了: "你们哪一位能问哪?哪一位帮 忙?"问了十几声,没人答茬儿,这位齐司官说;

"众位: 你们是全不管哪,这是瞧我的笑话儿! 没有别

的,我可就要问案啦!今天在我问案子的时候儿,要是问偏了,要说出了法律之外的话来,众位可要原谅!哪位要听我说的不对,哪位就上这几问这案来!"

谁答茬儿谁上来问这案子! 大伙儿谁也不答茬儿啦。

"今天,这帽子我不戴啦!为什么哪?因为我说话有离开法律的地方儿!——这么一个姑娘,你要,你也要,这怎么办哪,这么办:招弟儿啊!祸可是由你身上所起,现在哪,有两个法子:头一个法子是你不死的办法:打今天起,半月为期,这半个月呀你住在这边儿,下半个月让王三把你接走,在王三家里再住十五天,到初一那天哪刘瑞子再给接回来,一个月呀,一边儿过半个月,这是头一个法子。第二个法子是你死!你死也不白死,我给你抵偿!不但我这官儿不做啦,我连命也不要啦!你死之后我怎么断哪?把你由头至脚劈两半儿,归他们两家发送,全要好棺木、好装裹,还得入祖穴,按嫡妻待承,哪一头儿发送你呀,都得花两千两银子,一共是花四千两,因为什么?这里头还有本官一条命哪!这是第二个法子。我就是这俩办法,没有别的办法。你愿意活,愿意死,你自己挑!"

这不象话! 大伙儿听着都咧嘴呀 可是谁也不答茬儿,谁 一答茬儿,谁得替问这个案子!

这招弟儿呀,为人挺烈性,也不哭啦,站起来一挺身儿。 "大人,我愿意走第二条道儿,我愿意死!"

"噢, 你愿意死! 好吧, 你死了我给你抵偿! 预备!"

这几一说预备呀,跟班儿的就打屏风后头拿出这么一个小茶碗儿来,这茶碗里头通红——递给御史。御史把它接过来往桌子上一放:

"这是仙鹤顶上红,你把它喝了吧,喝了就死!"

这招弟儿走过来接过茶碗,"咚!"一口就喝啦!喝完了不大会儿工夫,伸腿咧嘴,大堂上一躺,气绝身亡——招弟儿死啦!

招弟儿一死, 嗬, 李子清这位太太呀前仰后合, 抱着尸体 放声痛哭!

御史当时一沉脸:

"不要哭!她死之后,本官替她抵偿!退!"

衙役把老婆子给拉一边儿去啦,紧跟着当差的过来用席子把死尸一盖,弄大篮一扣,就等劈两半儿啦!

御史说:

"人已经死啦。王三1"

这豁子过来:

"是!"

"招弟儿已经死啦,我把她劈开呀一人分一半儿,好好几 发送她,用什么棺木,用什么装裹,你当场说,这儿给你写, 到时候儿可得照办,最少得花两千两银子,还要入祖坟,入正 穴。"

这王豁子一点儿主意没有,回头瞧他姐夫 ——赵三丰。赵 三丰站在那儿呀冲他摇头,那个意思呀:活着要,死了还要个 什么劲儿!

王豁子摇头:

"跟大人回呀,她死了我就不要啦!"

"噢,她活着要,死了就不要?"

"死了我要她干什么呀?我不要啦!"

"啊,既然不要啦,这个定礼哪可得退回去。"

叫李子清把定礼连婚书都退回去啦。

"具结!"

"是」"

这儿把结具啦, 捺了手印儿, 这头儿算完啦!

"你没有什么反悔吗?"

"没有反悔。"

"嗯、退!"

退一边儿啦。

"刘瑞子」"

刘瑞子往堂边儿上一站,他不跪着,因为什么?他也是官儿。

"这招弟儿已经死啦,原本你分一半儿,王三哪不忍得把她劈开两半儿,这你算便宜了,你要发送就发送她整的啦!你用什么棺木,用什么装裹,你说,这儿给你写。你要是不要哪,官家发送她,发送完了,我再给她抵偿!要不要哪?"

刘瑞子往前一上步,请了个安:

"跟您回,我们俩是自幼儿定的亲,我走了六年哪,她等了我六年,这一次我回来完婚哪,她一点儿也没变心,不用说我们两个人已经成了婚啦,就是没成婚,她死了,我也愿意发送她!用什么什么棺木,用什么什么装裹,入正穴。"

"噢——好!都写上。"又叫王三: "王三! 他发送入他们家的正穴,你有什么说的没有?"

"没有,没有。他发送他的吧,与我一点儿关系没有,我不管啦。"

"好! 再具个结。"

又具张结。

"归他发送啊,你也没有什么说的,一切一切就算完啦。

嗯---揭筐!"

这几一说揭筐啊,当差的当时就把筐揭开啦,紧跟着把席 也揭开啦!御史吩咐!

"弄凉水喷!"

拿凉水一喷,这招弟儿活啦!

直到如今,这药叫什么名字我叫不上来,可准有这种药。

招弟儿这么一活呀,瞧热闹儿的人们一楞,真有想叫好儿 又不敢叫的!

招弟儿活了之后,当堂让两个人重新拜堂,拜堂之后就在 御史衙门后院儿入洞房!

这赵三丰啊,到这时候儿冲豁子一努嘴儿:"这可不成!死了他发送成,又活了不成!"赵三丰一嘀咕,王豁子又跪下啦:

"大人您恩典。死啦他发送、入他们家坟地我不反对,成 亲这不行!"

这御史就乐啦。说:

"成亲不行?要不成亲,怎么入他们家坟地哪?啊?他发送一定是他发送啦,等她再死二回之后,他一定发送她呀,这与你没有关系啦,你已经具结啦;具结的时候儿你不要,到这时候儿你又要,你这是成心打搅哇!我罚你二百两银子,让招弟儿拿这二百两银子买花儿戴吧!"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偷斧子

世界上的事万不能迷信,迷信耽误事。过去有人迷信神仙,什么事都去求神仙,没钱也去找神仙,说,"给财神爷烧香能发财!"这人多胡涂哇,你不劳动这钱打哪儿来呀?给财神爷烧香能发财?财神爷它是泥胎,你把脑袋磕破了它也不给你钱,它也没有钱,它让你捡皮包,你乐啦,丢主儿怎么办哪?

还有一种人,有病不吃药,上药王庙烧香去。这个 更糟心!有病得上医院,不愿意上医院哪,哪条街上都有中西医联合诊所,中西医都可以,千万别上药王庙去烧香,讨偏方,那不成。还有比这胡涂的,有病啊,他不找大夫,请瞧香的老婆儿吃点仙丹,什么仙丹哪?就是香灰!病人那儿躺着,他把香往那儿一烧,一磕头,一打嚏喷神仙就来,一打冷战神仙就走!瞧这个劲儿(作神仙状),神仙来了!"啊嚏!"神仙有这么缺德吗?您再听他说话,让你猜一半听一半,一边摸着病人,一边唱:"你这个病啊,真难缠哪,这边儿是火呀,这边儿是寒哪!"这家子的人跪地下一求:"大仙姑,您赏点,什么药哇?"您再听这药方:"仨红枣哇,两片姜啊,白开水呀,彻红糖啊!"您想这药能治病吗?纯粹蒙事。你说他蒙事,他说

是神仙说的。我有一句话专治神仙,一说,神仙准跑,不但我能成,哪位拿这句话说去,都能成,不信您就试验试验。多会儿您瞧见大杂院里有瞧香的,她在屋里正那儿跳哪!您站在门口喊一句: "查户口!"这个神仙准走。你说这神仙她怎么怕查户口哪!所以说,得破除迷信。

我说段笑话,是关于和尚的事。和尚里好的占大多数,可 是也有骗人的。指佛穿衣、赖佛吃饭、那年月没法子。都说和 尚吃素,其实不完全是这样,有的和尚表面吃斋,什么荤腥都 不动,可背地呢,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就遇见过这么个和尚, 人前连个小虾米都不吃,可背地吃大河螃蟹,一斤约俩的大个 圆脐,都这么大个(手势)。活的!先拿小刷子蘸上水刷、刷 干净了,搁笼屉里蒸,火炉子旺旺腾腾的。 他准备 好 了 酱 油 醋,来点姜末,再点上香油净等吃啦!可螃蟹是活物,上笼屉 一蒸,它难受啊,拿爪子挠那笼屉,和尚在旁边受不了啦; "哎呀!这可不行,出家人,扫地不伤蝼蚁命,爱惜飞蛾纱罩 灯,螃蟹大小是个性命呀,阿弥陀佛! 罪过! 舉过! 螃蟹难受 啊! 阿弥陀佛! 熟了就好了! 熟了就好了! " 可不熟了就好了 嘛!熟了他好了! 所以说他是骗人。还有死了人请和尚念经, 说和尚能把鬼拘来,这也是瞎掰。其实呀,这鬼也不去,鬼要 去,这和尚准跑。提起和尚拘鬼呀,我说一档事,是咱天津的 事,我说完了我负责,这是真事。有这么一家点心铺,他们东 家姓郑啊,有一年哪,他们家办白事。念经。正在夏景天。这 经台呀搭在院里葡萄架底下,十三个和尚念经,正在夜里十二 点钟嘛,招请亡灵。这和尚一摇铃铛,就把铃铛撒手啦,请亡 灵嘛,把铃铛扔台上!这和尚在台上乱蹦,颜色也变啦、把东 家都吓跑啦,当鬼真来啦哪!东家跑啦,和尚也跑啦,十三个

和尚跑了十二个,剩他一人在台上折腾哪!工夫太大啦,仗着 人多呀壮胆子,门外瞧着: "怎么那和尚直蹦哪? 过 去 问 问 他。"这和尚过来一问才知道,怎么回事呀?打葡萄架上掉他 脖子里头一个蝎子。把这和尚给螫坏啦!要真正能请亡灵他还 怕蝎子。这是咱天津的和尚还好哪,到我们那儿,和尚念经常 偷东西! 那位说: "哪的事情? 我不信。" 念经带偷东西可出 奇,哪的事呀? 北京啊。我是北京的,我可不是北京城里的, 我在西山住,在西郊。我们那村呀挨着山,山顶有个庙,这庙 离我们这村呀,有二十来里地。那山顶的庙是和尚庙, 老和尚 在旧社会的时候扎吗啡、抽白面儿,全来! 把这庙的产业折腾 没啦,临完他癫死了。他死啦,剩七个小和尚,这七个小和尚 都二十多岁,三十来岁,没有生活来源哪,产业都没啦,仗这 样好,山上的地没人管,有土有石头,耪耙耪耙种点粮食什么 的。种什么哪?别的粮食种不了,种棒子,种谷子,砍下来 呀,掰下来棒子磨了面,吃贴饽饽,砍下谷子来呀,碾成小米 熬粥。能吃呀! 你算, 贴饽饽都这么大个, 一个都半斤多重, 一个和尚一顿吃仨! 仨贴饽饽还不够, 另外还得饶 两 碗 小 米 粥! 早晚饭这么大铁锅贴三锅饽饽, 熬两锅小米粥, 做 五锅 饭。那位说:"我的老天爷,烧多少煤呀?"不烧煤。"不烧煤? 烧什么?"柴禾。柴禾也不用买,山上头,山后头,庙后头有 的是、山枣稞子、紫荆啊、荆条哇、弄些来就能烧哇。可就是 不好弄,拿手撅不行啊,没有劲头,拿斧子砍哪,斧子让师父 换白面儿抽啦。那么怎么办哪?拿切菜刀砍,切菜 刀 砍 倒 省 事, 一砍就砍下来啦! 过两天不成啦, 切菜刀净锯齿啦! 你不 用说切咸菜、连豆腐也切不开啦。没法子,就这么困苦,慢慢 克服吧。这天,我们村死了一个老太太,他们和尚 应 佛 事 去

啦,他们念经叫佛事,哥儿七个,到我们村里,太阳一落就上 座,一上座,院里搭一个经台,这大帽哇在正当中。什么叫大 帽哇? 就是七个和尚当间坐的那个。一看就知道, 脑袋上戴有 五张扑克牌的那个。怎么样, 我学您瞧。在座上坐着, 一眼瞧 见了院里西头, 东家预备的小碗儿面, 有桌子, 打 这 边 数, 一、二、三、第三张桌子叫"游桌",桌底下扔着一把斧子、 这么大斧头,这么长斧子把。和尚一看:"这合适啊,临走把 它捎着,劈劈柴不是正好嘛!"他下不来桌怎么拿呀?他告诉 那六个和尚。谁得手谁给拿起来。那位说:"怎么说?"这么 说: "师弟,那有把斧子,临走带着。"东家不就听见了吗? 别人听见,告诉东家也麻烦啊,丢什么东西也跟他要。和尚这 样高哇,他说出来呀就他们和尚懂,东家连他们亲友都听不出 来。那位说: "怎么回事?"他念着经告诉他们, 你愣一听和 尚念经哪,其实不是念经,是偷斧子这档子事。我学您瞧。还 不能张口念,张口念和尚没听明白、再念第二遍别入听见就坏 了。他先把六个和尚的眼神领过来,冲他们六个 人 摇 铃 铛, "当啷当啷……" 东家不懂, 和尚都懂啊! 两边的 和 尚 都 瞧 他,"怎么啦,吃多啦是怎么啦?贴饽饽撑的」还没到摇铃, 你摇铃干嘛呀?"眼神过来啦!眼神一过来,他放铃铛掐诀。 别人瞧着和尚掐诀,和尚瞧着不是掐诀。这儿'放铃铛(学), 这不手指头指那斧子了吗?手指头一指,这经就来啦啊,"众 位师弟, 顺着我手巴呵。"什么叫"巴呵"呀? "巴呵"就是 瞧瞧——和尚也说行话。"顺着我手巴呵呀,第三张游桌底下 有把斧子,拿回家去劈柴禾,你说得不得?南无阿弥陀佛!" 在犄角几坐的那和尚敲木鱼、一瞧铃铛,一瞧手指头,顺着指 头一看,瞧见那斧子啦。敲木鱼的明白啦。"这么档子事,偷

斧子,好,我偷。"他也念着经回答,他一边敲 木 鱼, 一 边 念: "交给我啦! 交给我啦! 回头再说, 回头再说。"可不回 头再说嘛! 不能马上就拿啊! 那位说。"张寿臣。 你 污 辱 人 家,胡说!他下不来台,台上坐着,他怎么拿去?下来拿完斧 子,上台再念经去,象话吗?"您别着急,有时候偷,趁着乱 那阵儿, 多会儿昕茶房一嚷, 就可以偷啦。可是百里不通风, 要是在这哪,叫"烧门纸"。它是在太阳落下的时候,东家、 亲友、和尚都到外面转弯去。在我们北京啊,那叫"送三", 送三得定更来天,都黑啦,茶房这么一嚷, "亲友们,点香啦 您哪,外请啦!"亲友们都点股香,一看这香都这么预、这么 长,点着外面这么一带,两条火龙似的。本家呀,是孝子们全 穿着孝、长子扛挑钱纸,捂着眼睛:"嗯嘿嘿嘿……"男的搀 男的,女的搀女的,俩人搀一个,全出来啦。和尚送三走在最 末、原来敲木鱼的和尚、这会儿打鼓了。他这鼓这么大、鼓环 子 : 拴着根绳, · 庹来长, 绳子头上拴着鼓棰。 F 嘛拴着呀? 他怕夜里打鼓蹦出去不好找。这拴着, 嘣! 鼓捶出去啦! 你不 用找哇,走着哪,这还得够鼓点呀。鼓棰出去怎么 弄? 他 摸 环、一摸环呀、一理绳、找头、头就来啦! 你瞧, 他到桌子那 儿一哈腰,斧子就拿走啦。手拿着鼓: 嘣、嘣、嘣……到桌这 啦, 手特别使劲, 嘣! 鼓棰出去啦, 理绳啊, 哈腰(学拿斧子 装袖子里)。斧子哪?这儿哪。那位说: "不对呀,他搁袖子 里掉出来哪?"掉不出去,诸位,独单和尚偷东西,装袖子里 掉不出来,他那衣裳跟我们的衣裳不一样,他那衣裳肥,袖子 都二尺来的哪。肥可是肥啊,它底下缝着哪,口袋式,你甭说 一把斧子出不来。本家粮食要多,把他们搁仓房里念去,只要 有力气,他一边装一袋面,不带掉地下的。到开洼这么一烧,

本家一磕头, 茶房这么一嚷, "本家磕头道谢您哪!"亲友们 各回各家,本家回来,七个和尚回本家,本家预备 一 碗 素 面 汤。七个和尚啊,回来六个,带斧子的那个小和尚不敢回来, 因为什么呢?那斧子没地方交待。手拿着犯案,掖腰里头也不 行,斧头冲上刺肉,斧头冲下掉下来啦! 揣着手, 冬 景 天 成 啦,这是夏景天!他也得自在的甩着袖子进去,一边走,一边 甩着,本家亲友多,孩子乱跑,他过来啦,后头来个孩子,和 尚不知道,这手一回,咣! 非给那孩子开了不可! 麻烦哪! 跑 庙里去吧!二十来里地,跑一身汗,跑到山门 哪 儿, 一 看, "哟! 坏啦, 山门锁着哪, 钥匙师哥拿着哪! 忘了跟他要。" 把斧子拿出来,推推山门,打算隔着门缝塞进去, 塞 不 进 去 呀! 斧子厚。搁台阶上不成,他们一念念一宿,天不亮放羊的 就过来了,他一看斧子准拿走。"得啦,扔庙里去吧!"攥住 斧子把,隔着墙一扔,哧——叭喳;"哟,什么呀?"方才阴 天,这阵晴啦,月亮出来啦,隔着山门往里瞧,"哟,坏啦!" 怎么回事呀? 斧子扔进去把铁锅砸啦! 就是他们贴饽饽那个, 这么大。那位说: "不对呀,锅砸啦,它在哪儿搁着哪?"锅 台里呀! "锅台里不是盖着锅盖吗? 斧子下去怎么砸锅底呀?" 他们出去不是阴天吗,他们一念念一宿,怕夜里下雨,一下雨, 回头锅里一锅水就糟啦,把这个盖拿下来呀,把锅抠出来,扣 着搁着,下雨不就流不进去啦!哎。斧子进来啦,正砸锅上, 这么大的窟窿。小和尚一想:"得!完!嘿嘿,明儿早晨吃什 么!哎呀,等锯锅的,二年也未必来一个,买,得多少钱?这 棚经钱不够!"回去吧!他不回去不成啊!一上座,这大帽啊 一眼瞧见啦,斧子没啦,你们谁拿去啦?你们拿去 得 报 告 我 呀、我是方丈啊、这是咱们庙里的公共财产哪、卖钱自己花可

不成,我得问问。他问问,还念着经问哪! "众位师弟,细听我说,第三张桌子底下那把斧子,谁拿了去,快对我说,别让我着急,阿弥陀佛。"这小和尚气大啦,小和尚拿着木鱼棰蹬他一眼,心说,好小子,你还问哪? 你这主意缺大德啦! 黯了本啦! 哎! 告诉你吧,让你后悔去吧! 敲着木鱼,念着经告诉他,嘡嘡嘡啦……一大套哇,谁也没听出来,听着是和尚念经,其实是偷斧子,我要按他那么念哪,你们各位也听不出来,怎么办哪? 我把它慢着点念,把字摆清楚点儿,声音大着点儿,各位就全听见啦。这儿敲着木鱼,瞪那大帽一眼,滔滔不断,这就来啦, "不要说,不要说,还不是你,信口开河,妄嘴扒舌,主意缺德,第三张桌子底下,有把斧子,拿回庙里劈柴禾,山门上了锁,钥匙你拿着,隔墙扔过去,砸了 大铁锅。不能贴饽饽,粥也不能喝,哪个值得多!"他都说出来啦!

(笑暇、仲之记录整理)

天 王 庙

旧社会有这么句话。"家有三担粮、不当小孩王。" 教学可 不易啊! 又受累,又生气,那阵管先生叫"小孩王",轻了不 是,重了不是。教四书五经的私塾分几种,有这样的,半工半 读,自己呀一半教着书, 半用着功,作文章,教几个学生, 这也是个老师。就有这个, 学生铺, 怎么叫学生铺哇? 管少爷 叫掌柜的,那叫学生铺。这老师呀,归里包堆念了一本诗书哇 就得教, 把孩子呀教的就会这个。您拿我们胡同呀 那 家 街 坊 --- 逢这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,那位说,你哪儿住哇?这您别 管, 姑妄言之, 姑妄听之, 就是我们街坊就完啦。 我 们 街 坊 —— 这老师呀在庙里教学,是南方人。南方,哪儿叫南方啊? 过山东就为南方,它是江苏的南边,浙江省南边,广东啊福建 还往南, 打越南国呀还往南, 离着菲律宾哪还有八万七千多里 地。那位说,它就不属中国管啦。越远越好,最好它不属中国 管, 说对地名您不爱听嘛。这老师呀教了四个学生, 在庙里, 那位说,怎么在庙里呀?逢那阵私塾都在庙里,住家户不成, 一早睡早觉,孩子一念书受不了,庙里就是光棍 堂 啊。 两 间 房,这两间房教四个学生,一个人三十个铜子儿,进一百二十 锔子儿, 抛去房钱没有什么剩头。这四个学生都是大学生, 都

念四书哇,念四书就叫大学生,其实都是小孩,顶大的那个上 六岁念《告子》,顶小那个十二三哪念《大学》。这老师不够 挑费的,仗着全管,什么给人看看信哪,写写信哪,你能白了 吗?你得送他点嘛呀!哎,吃吃喝喝呀,就来这一手。有什么 打官司的,给写个呈状哪,也能来一气,有买房卖房的,拉房 纤写个字呀,又吃又喝又来钱,全来着。这老师呀,这是夏景 天,一早学生上学来啦,这工夫正有人找,拉房纤的找他,有 一档拉成啦,让他给写字据,那阵文盲多呀,写那个买房字据 不能白写呀,又吃又喝,赚一份纤钱。他临走哇嘱咐这孩子。 "啊,有朋友请我吃饭,我去罗,你们好好念书,听见没有? 他们仨人哪这功课交给你,你是大学长,你给他们上课,他们 要不听你的话呀,回来告诉我,要重揍。"他走啦 , 吃 饭 去 啦。让这孩子看着孩子,您想那成吗?十六岁的孩子管孩子, 让他给看着给上课?打他领头先闹。"老师走啦,咱们玩呀, 唱戏,唱戏!""唱戏。把老师这桌子给拆了!"老师的桌子 给拆出去啦,老师那铺板给拆出去啦,被窝给卷出去啦,在屋 里这么一画脸,学房哪有颜色?反正是红的黑的,黑的是墨, 红的是老师判仿那仁朱,抹这么一脸,蒙块手巾, 拿 先 生 板 子, 这个拿着条帚, 四个孩子在院里就这么一蹦。正在蹦着, 老师没回来,和尚回来啦。和尚一瞧: "嗬! 你们四个孩子可 要造反啊?你瞧瞧给屋内拆的乱七八糟的!脸上抹的什么哪, 那红的? 仁朱吗? 就你们老师那份儿算计法, 给你们判仿他都 画半拉圈,他都舍不得,这一抹脸哪,一包仁朱不够,回来你 们就得挨打!快洗脸吧!"小孩害怕啦,这么一洗脸,弄了好 几盆水。和尚啊,怕他们挨打,帮着孩子抬铺、搬桌子,都安 排好啦, "好好念书,好好念吧。"和尚走啦。天热,这孩子 出一身汗。他念不了啊,怎么样哪,这孩子也得克服着,扇扇 扇子吧,就这么会儿,快晌午啦,门口来个做小买卖的。什么 哪?夏景天,卖凉粉儿的,门口那吆呼哪。这孩子出来,站在 门口, "卖凉粉儿的,卖凉粉的,过来过来!"卖凉粉儿的过 来。"怎么卖呀?"卖凉粉儿的说:"四个子儿一块。""我 要一个子儿的"。"先给我盛。""先给我盛。"乱抢。卖凉 粉儿的说: "别忙别忙,盛完了一个盛一个啊。"这大学长: "别乱,多麻烦?你想这个,四个子儿一块,咱们一人一个子 儿,一人一个子儿人家剧儿回碗哪?把钱交给我。"把仁铜子 要去,他添了一个,"一共四个子儿,你给我来一块,挨着冰 的那块,凉凉的,多搁点酷,我们四个人一分,你也省事,我 们也省事。"卖凉粉儿的说:"你瞧,还是大学长嘛,说话多聪 明,冲着大学长,我不赚你们小孩子钱,我给六个子儿的。"切 了一块半,挨着冰的,搁了一碗冰水,搁点酱油, 醋, 麻酱 汤、烂蒜、抓点胡萝卜丝、黄瓜丝。您根、做买卖 的 就 是 这 个, 谁递给他钱, 他交给谁碗, 大学长递给他钱哪, 他递给大 学长。大学长接过来啦,这手拿着筷子,这手拿着碗,"别乱 哪,按着次序喝,我先喝。"那小的不干:"你先喝?你凭嘛 先喝哪? 就你这大嘴呀, 出溜一下就半碗, 到他那儿 呀 第二 口,一喝,也不大离啦,到他那儿舐舐碗,我一样花钱,我连 碗都舐不着!要喝我先喝!"大学长举着碗, "不亏心,许我 先喝,你最未喝,给你留点。""不行,我先喝一口。"就这 么的,四个孩子乱抢,卖凉粉儿的说,"不行啊,这么乱抢, 回头把碗打了了不成!"正在嚷着,老师回来啦。老师扇着团 扇: "不念书跑出来干什么?" 小孩子怕老师,把碗放在那, 过来作揖, "没讨厌。" "没讨厌不念书, 出来于什么?"

"天热,直出汗,卖凉粉儿的过来啦,四个子儿一块,一块切 一碗,我们一人一个子儿,钱都给了,还没喝哪。""喝凉 粉儿? ……掌柜的, 讨厌了没有?""没有哇, 喝凉粉儿于嘛 讨厌哪?""钱哪?""钱都给啦。"他把这碗抱起来啦,这 碗挺凉啊,他给人家拉房纤,又吃又喝,弄这么一肚子烧酒, 这直烧膛,抱着这碗,"你们这念书哪,嗓子念热啦,要一喝 凉的可就激哑啦——哽,倒是好哇! 你们小孩子不能喝。"包圆 啦,一点投剩,他全喝啦。"给钱啦,你做买卖去吧,走吧走 吧。"卖凉粉儿的走啦。冲这四个孩子:"去去去,念书去, 念书去!"这还念嘛呀?这还念得下去呀?往哪一坐,这个大 的就拧小的腿一下:"讨厌,要不是你,咱全喝上啦!"小的 嚷, "你拧我干嘛?你拧我干嘛?""啊,你怎么拧他?" "我没拧。""没拧我腿都肿啦!""我站起来往那边一挪, 椅子碰他的腿啦,我没拧。""完啦,碰的,不是真意的,坐 下吧。"老师一转脸,那小的冲大的一咬牙。"你心不好嘛, 谁也没喝,他一个包圆!"老师听见啦,你说打他们吧,自己 亏心,一想,小孩只要一玩去,把什么全就忘啦,"得啦,放 半天学,去吧。"这孩子拾掇书包走啦。到门外,这大学长领 头不让走, "别走,咱们老师太难,把咱们凉粉儿都喝啦!" "这怎么誊哪?我们又不能说!""怎么誊?有主意,咱们在 墙上写首诗,让街坊打这一过呀,就知道他以大压小、喝咱们 的凉粉儿。谁也不许不写,咱们四个人一人一句。"孩子一起 哄, "写!写!"我们那阵念书哇没有铅笔,就是墨笔,每人 带一个笔袋——一个布口袋。拿出管笔来,拔出笔帽,往哪写 呀?往影壁墙上写。影壁上写什么?小孩子能写什么出奇的诗 呀?四言。这大学长写呀: "弟兄四人",这二的过来挨着 写: "共掏四文", 三的写呀: "买碗凉粉", 小的想了半天写了一句: "老师独吞"。您瞧这四句, 是不是挺合辙:

弟兄四人 共掏四文 买碗凉粉 老师独吞

写完了,这四个孩子玩去了。正赶上外村有一个近视眼, 打这边路过呀,看看风景、一瞧这个庙、嗬、好大工程、黄琉 璃瓦。一瞧这匾写的"天王庙"。嗬!一瞧这碑,打订代建造 的畦。这边这碑, 永乐四年重修。嗬, 重修那年到如今就六百 来年哪,这是个景致,我得看看。他进来啦。进了头层殿。头 层殿是四大天王,当中间过堂两边,对着脸一边俩。这四大天 王两丈八的法身哪,头脑呀正顶天花板,大爷琵琶二爷剑,三 爷龙头四爷伞,就是封神榜四将嘛,魔家四将啊。魔里青,魔 里红,魔里海,魔里寿。大爷举着琵琶,那琵琶就丈来高,手 指头有这么粗,手里把着琵琶。这四个叫"风、调、雨、顺", 这头一个叫"调"。脸的颜色各式各样,戴着五佛冠,那脑袋 呀比我们家的水缸还大。两丈八高,脚巴鸭子啊比 这 桌 子 还 长、穿着盔甲、那鱼鳞金甲是一层压一层、兽面吞口、扛着琵 琶。这位近视眼老先生一瞧,嗬! 好大工程,打重修那年到如 今六百来年哪,这个金——贴的大赤金哪,一点没 动 啊 , 哎 呀, 我是念书的人, 我要瞧见这么好的景致, 我要不题首诗, 可辜负这景致,得题首诗。一撩大褂,打笔袋里拿出管笔来, 他没地方写,这大殿往哪写呀?写了看不见哪,转悠半天出来 啦,钟鼓二楼也不能写,出了山门啦, 瞧影壁这干净,就写 影壁上吧、他一写影壁呀闹了差错啦!怎么哪?头一个是他近

视,第二个呀小孩写字写的矮,小孩子不成年啊生的矮,他不 就写的矮吗?成人身高就写的高。孩子的那首诗他没瞧见,他 就这写,这尺寸正合格,他不是越写越往下吗?打上面往下写 呀、最末一个字跟底下头一个字就连上啦、要不怎么说巧哪。 头一句写什么哪?"天王殿神大法身",天王殿的神像两丈八 大法身,第二句呀,"身穿盔甲似龙鳞",一片一片的,第三 句呀,这位老先生没有词啦,他这学问跟我差不多,两句就没 词啦,哎呀,写什么哪?第三句——哽,大法身好哇,站起来 得三丈多,脑袋俩人搂不过来呀,这嘴比我们家锅大,吃馒头 这么大馒头到他嘴里成了蹦豆,这一顿得吃多少? 噢噢,写吃 饭吧,吃饭怎么写哪?"顿饭吃米八九斗",对,它一顿饭吃 饱了哇得吃八九斗米!第四句写什么哪?一想,他吃的多拉的 多啊,写拉屎吧,"出恭拉屎二十斤",也对呀,一顿饭吃八 九斗米,这拉一次不得二十多斤?写完了他走啦。他走了这会 儿五点啦,不是凉快点吗?老师呀睡一觉酒也醒啦,出门遛达 遛达兜兜风,穿上小衣裳,拿上一把团扇,站在门这,一瞧影 壁黑乎乎一片,什么人写的诗?我看看。下台阶过来就看,一 看就要念,一念更难听。怎么啦? 它是两首诗,每首四句,一 首四言,一首七言,两码事,连了宗啦。他一念哪,照十一言 那么念啦,按一首诗念。瑾着小胡子,"天王殿神大法身弟兄 四人"——嗯,好!好!这事接近,天王殿神像弟兄四人哪, 魔家四将嘛,亲弟兄四人,好好好!"身穿盔甲似龙鳞共掏四 文"---不通啊,不通的很,怎么讲哪?不明白。"顿饭吃米 八九斗买碗凉粉"---岂有此理,吃那么些米,你买碗凉粉干 什么呀? "出恭拉屎二十斤老师独吞" —— 我独吞它干嘛!

(笑暇、钟之记录整理)

五人义

过去,在我们那儿住着一个财主,年轻的时候父母双亡,就剩下孤身一人。他父亲给他留下的产业可真不少,他一个人坐着吃,一辈子也吃不完。

您别看这主儿年轻,可好交朋友。交朋友可交朋友,他交的朋友全是财主呀、官面儿呀,就为到时候有点什么事,互相拉拢,互相利用。穷朋友一个没有,怎么呢?他怕穷人找他借钱啊!除了财主、官面儿以外,别的朋友有没有呀?也有。我今天说的就是他结拜过一回五个人的盟兄弟。那四个人是干什么的?大爷是教书的。他这教书的可不是真教书的,怎么呢?他这教书就是为混饭吃,归里包堆就念过一套蒙经、两本四书。教书要遇见学生呀,越笨越合格,念完了五年没把《孟子》念会,那是好学生,就怕机灵孩子,念了半年哪,《孟子》要包圆儿,要他命啦!为什么?教完了《孟子》上《诗经》呀,《诗经》他还没念过呢,要给人家讲错一个字那不糟心吗?他也能想办法,要有人请他教书,不管是什么孩子,他也能对付上一年多。怎么对付呀?他总留一本,最末这本应该上《告子》哪,他先不给上,让学生背书。他这背书不是"赵饯孙李,周吴郑王"这么背,孩子这背得好好的《百家姓》,

日——《千字文》上弄一句,孩子就得打《千字文》这儿向下背。孩子背半截《千字文》,日——《孟子》上来一句,这孩子就也得把《千字文》搁下,从《孟子》这儿往下背,来回一折腾,多聪明的孩子也叫他给折腾胡涂啦!这一胡涂就得了: "不熟,还得重新温半年。"他就这样教学。这财主怎么跟他拜了盟兄弟呢?财主这么想: 将来我的孩子要跟他念书,那起码我甭交学钱啦! 他也不想想,跟这主儿念书能念得好吗?

二爷哪? 二爷这个行业明显——是吃人的。什么哪? 命相合参、奇门遁甲、六爻周易。这二爷是相面的,姓王啊,叫王铁嘴。嗬! 铁嘴钢牙,你要叫他蒙上一句话,咬住不撤嘴,你就得把钱给他算完。这财主跟他拜盟兄弟也有企图,他要算算命、相相面不也方便吗?

三爷啊,是说评书的。说什么书? 《聊斋志异》。这财主 从小就爱听书,跟他拜盟兄弟,他想听听评书,不是甭花钱了吗?核算他就为占这点便宜。

这四爷是个挂牌的医生,把药名子背的挺熟,可就不会治病。他这牌子是在卫生局请了一回客,混了一个执照,蒙事行。这财主为什么跟他交朋友呢?他是想着他们家里谁病了,甭请大夫啦,叫他看就行啦。他全是为了占便宜。

等到交上以后,这财主的打算可就全落空了,怎么说哪?这哥儿四个想法跟他一样,看他有钱、年轻,好交际,跟他拜盟兄弟,一年就甭干别的了,吃喝全有啦,咱们说白了吧一就是想吃他。这小子呢?爱听捧,只要是旁边一捧他,得了,你说什么是什么。这哥儿四个呢,就全顺着他来,他最爱听戏呀,拿戏引诱他,他爱听书呀,拿书引诱他,爱下 棋 跟 他 下棋,三爷还老说这话:"到中年你有一步旺运。"表面上看,真

是投其所好。这就是吃人儿的本领——无孔不入,可还叫你看 不出来。就这样,这财主整整养活了他们三年。在 这 三 年 里 头,财主在外边也闯了不少地方,世态人情知道的也多了,就 有点"雏后生奸"。他们这一套他也全学会了,他一想:"大 哥是教书的,打跟我拜了關兄弟也不教书啦, 二哥相面的也不 相面啦, 三哥《聊斋》也不说啦, 四哥大夫也不瞧病啦, 全吃 我来啦! 这三年我太冤啦,一点好处没落着呀,我今后躲躲他 们吧!"这一来呀,他四天没出门,在家里呆着。又一想: "我不能因为他们老在家里呆着呀,我也犯不上呀,我外头遛 达遛达怕什么哪!"自己出门上车,告诉门房:"我上登瀛楼 吃饭去,有人找我,要看看是谁,有别人找我,给'登瀛楼'打 电话,要是我那四个盟兄弟呀,可千万别提登瀛楼,就说我上 上海啦,头年未必回得来。"他走啦。他走了咱不提,单提这 四个人。这四个人连今天四天半没见把兄弟,不是四天半没见 吗? 这四个人整整饿了九顿, 饿得这哥儿四个一点 精 神 都 没 有。这哥儿四个一想没办法,还是找这个把兄弟去吧,这哥四 个就来了。到这儿一叫门,里头人开门一见这四位,心里说: "差五分钟,早来五分钟就碳上啦!"这四个人见底下人这么 一行礼,大爷就一点头:"啊,甭行礼啦,老五两口子都起来 了吗?把他们叫起来,有要紧的事儿!"五爷刚嘱咐好啦,这 底下人说:

"我们大爷上上海啦!"

"啊! 多会走的?"

"啊,今天早车。"

"哎呀! 多咱回来?"

"大概头年未必回得来!"

大爷这么一听,凉啦,头年未必回得来,这就饿了四天半啦,打别的主意挣钱吃饭吧。大爷要走。吓! 二爷不走,这二爷是干什么的? 他是相面的,相面是最善于察言观色呀,一瞧这底下人说话浮浮飘飘,这里边透着假! 冲大爷一使眼神,心里说: "其中有诈,我要问不出他的实话来,我枉相面三十年。" 嘿,两句话就把登瀛楼问出来啦:

"啊,头年回不来呀!那可没工夫等,给你这个,让你们太太给打个戳,哎呀,不行!"说着往腰里就掏。底下人不知道是什么呀,底下人说:

"二老爷,什么事?您交给我吧。"

"也没有要紧的事,我有个朋友使他两千块钱,这话有半年多啦,如今才把这钱给归上。也没全归上,连本带利呀归了一千五。你说,我给送来支票,你也不知打哪个戳,你们太太也不知道呀!这么着吧,他去上海头年未必回得来,大哥,走,咱们取五百先花眷。"他说完了抹头就走,跟真的一样。

这门房吃谁向谁呀,一想这四个人,这一千五百块钱在他 们腰里带着,过十天八天的说什么也得少哇,后边就追、嘴里 喊:

"二爷,二老爷,您先别取钱,您上登瀛楼看看吧!" "好好好!登瀛楼!"他给诳出来了!

四个人一拐弯, 二爷说话啦: "怎么样, 把登瀛楼问出来了吧!"这四个人到登瀛楼啦。登瀛楼是山东饭馆子。往里头一走, 您瞧,门口有四个人。这四个人叫"门上的", 都是二掌柜的角儿, 一见熟人就让。一瞧啊, 刚来的那个年轻的总跟着这四位一块走, 他先来的, 随后这四位就到了, 一定 有约会。这四个人都站起来了: "来啦, 四位, 您往里请吧, 五爷

在楼上六号。""怎么样,六座不是!"

"六呕——"这儿一打帘子,这哥四个进来啦。一进来, 这财主正在喝着酒哪,一瞧,"吓!他们四个人啊,能掐会 算。啊,四天没出门没见面,今天刚出门就把我憋着啦!"赌 气把酒杯一放,他那儿装睡觉,不让他们吃。这四个人要有脸 就走了, 他们是吃人儿的可不能走, 要走啦没地方吃去。这大 爷六十来岁,教书的,这么一站一挺胸脯,手一理小胡子说: "哽,老五,睡啦?刚睡的还是早就睡了?真睡着了还是假睡 着了?刚才还抬着头哪,这会儿你就睡了?是哥哥得罪你了是 怎么的? 见面连起坐都没有! 我一个人得罪你啦? 是我们四个 人全得罪你啦?这有什么不明白的,也就是哥哥这两年事由不 好,吃你两顿饭,这没什么,把兄弟同患难同富贵呀!我们有 饭您照样吃我们呀,不许这样子!这还效仿桃园哪,桃园是这 个样子吗? 也就是哥哥比你岁数大, 让得过去。我 们 让 得 过 去,往后你这脾气可得改,你这脾气不改,别人谁让得过去? 你就得碰钉子, 嘬憋子, 你碰钉子我们也不好看哪! 把兄弟 嘛, 罚你, 精神罚呀, 今天吃饭不道谢, 罚他, 你们俩那边, 我们俩这边。"吓!四个人坐下啦,让跑堂的添上杯筷,这就 要吃。这个五爷说什么也不能装睡啦,你睡他们就吃啦。吃完 啦每人柜上支俩钱就走啦,你回头不给不行啊。这时他站起来 啦! "好,四位全来啦,好!告诉跑堂的,酒菜全摆好,先别 吃、今天咱们打回哈哈……"

"打什么哈哈?"

"咱们是席前有酒无令不成欢。"

"好,划拳!"大爷这要划拳。划拳 千嘛?划拳有他的好 处,一划他就输,输了他好喝呀,喝酒他不得就菜吗?连吃带 喝,越输越好哇,他先饱啦。这个事老五比他们明白:"划拳 不行,今天哪,咱们猜哑谜。我呀,先打个哑谜,我把哑谜比 在这,不说话,光拿手比划,你们哥儿四位猜猜。我要让你们 四个人全猜不着呀,那叫刁难你们,那就不对啦。你们四位啊, 有一位猜着就行。猜着我这哑谜怎么样哪?追我吃饭干什么? 是我去的饭馆子,咱们就打这说吧,全留下账,我到与不到你 们就吃,吃完了哇拿两块零钱,一辈子永远这样,要不信我给 你们写字据都成。可得把我这哑谜猜着。 要是猜不 着 这 个 哑 谜,不用说吃饭,喝我一口水也是万难,打这起,咱们算是划 地绝交,走到街上碰见谁也甭理谁。你们哥儿四个核计核计怎 么样? 你们赌不赌?"这三个人都瞧瞧大爷。这大爷坐在那几 靠着椅子,眼珠一转,心说:"成啦, 哽, 要转运! 你别瞧这四 天半没吃什么,好运不善交!老五,你今天算掉网兜里啦,敢 "盬这个?" 你可是有学问,你那学问是书本上来的,跟我们不适 用。我们这四个人干什么的,我就这个学问教书教了四十年。 我们老二外号叫铁嘴,通晓奇门遁甲、六爻周易。啊,我们老 三说《聊斋》,总上茶楼,见过多少高人! 我们老 四 挂 牌 行 医, 仨手指头往那一搁就要钱, 病人死活都不管, 钱 先 到 手 啦! 你还行?"想到这儿,一问那哥仨:"你们哥仨怎么样?" 这哥仁都听大爷的。"好啦,兄弟,一言出口,驷马难追呀! 你这话说完啦,咱把哑谜来来,来来来呀,我们猜猜,猜着了 哇,吃饭喝酒哈哈一乐,猜不着,你甭说你不让我们吃,你把 确宴摆上啊,都不赏你那个脸。你说吧?"五爷说:"我这不 是说的,得比,拿手比划。"

"那么你就比呀,回头我们猜。"

他是比划哇, 我得说, 要不大伙儿听不明白。这财主坐中

间、斟了一杯酒,伸出一个手指来,这手指头哇往上一指,往下一指,往前一指,往后一指,往左一指,往右一指,伸了三个手指头,又伸了四个手指头,捂了捂嘴,又拍了拍心口,冲这四个人一摆手啊,然后端起酒杯,把筷子抄起来往酒杯里头一戳,嗤、嗤、嗤,一砸这个底儿,比划完了。说:"得啦,就是这个,你们哥儿几个猜吧!"

这大爷这么一数啊,手指头往上下前后左右,三个手指头,四个手指头,捂了捂嘴,拍了拍心口,一摆手,一 戳酒杯,一共十二手。数完了说: "好啦,我先来,我猜着之后哇,你们攀好,我要猜不着,你们哥仨得有猜着的,全猜不着饿死认命!"他这一猜真有点意思。俗语说得好,干什么说什么,三句话不离本行。他不是教书的吗? 他猜的全不离四书,他一猜就往四书上转悠。说: "兄弟,你这手指头往上指呀,这是书里头一句:'天之所覆'哇,往下一指:'地之所载',往前指:'瞻之在前',往后指:'忽焉在后',往左一指:'所恶于左',往右一指:'勿以交于右',伸三个手指头是'三十而立',四个手指头是'四十而不惑',捂捂嘴是'口而 述',拍拍心口是'心而维',一摆手是'不可须臾离也',筷子一戳 酒杯呀:'不偏为之忠,忠者,天下之正道也'——得啦,咱们先吃饭喝酒。"

老五说: "吃什么?你这不对呀,满不对。"

大爷说:"这么好不对?"

"好啊,我这不是四书哇,你往四书那儿猜不对。"

"好好,不对。二爷猜猜,二爷。"

这二爷是相面的,命相合婚,代批八字,六爻周易全有, 他净往那猜。跟老五说: "兄弟,往上一指呀,你是天庭饱 满,往地下一指呀,你是地阁方圆,前一指。山根丰润,前辈的根基太厚,后一指呀,是脑骨宽阔,你主心灵性巧,左为凌云,右为紫气,伸三个手指头,你生的三山得配,四个手指头,你是四字海口,捂了捂嘴,你可记住,五十一岁那年你把胡子留下,拍拍心口。兄弟你是心地良善哪,一摆手。你不用给卦礼啦,这么一来,是把签子搁筒子里啦。这卦算完了——对不对?"

老五一听,说,"什么对不对,我也不相面,我也不算 卦,你这不对。你们往下让吧。"

"好啦,老三来。"

这三爷是说《聊斋》的,书说得不怎么样,他把目录弄得挺熟,他净往《聊斋》目录上说: "兄弟,往上一指,这段叫《下宫》; 哽,往下指,叫《地震》; 前一指,这段叫《丁前溪》; 后一指,这段叫《甄后》; 左一指,是《浙东生》; 右一指,是《西湖主》; 三个手指头,叫《荷花三娘子》; 四个手指头,叫《林四娘》; 捂了捂嘴, 这段叫《口枝》; 拍了拍心口,是《辛十四娘》; 一摆手, 是《张不量》; 这么一来呀, 这段叫《狐入瓶》啊。对不对?"

老五说: "不成呀,我不听《聊斋》呀! 你们往下让吧!" 大爷一听可急啦,他说话都变了音啦: "可就是老四啦, 你再娶猜不着可要命啦!"

这应该四爷猜。四爷是个挂牌的医生,不会治病,药名字背得挺熟,他开开药方子啦。他对老五说: "兄弟, 往上一指, 是天门冬,往下一指, 是地骨皮,前一指, 是车前子,后一指, 是后朴,左一指:关东人参,右一指:西藏红花,伸三个手指头,是焦三仙,伸四个手指头,是四川连,捂了捂嘴,

叫良药苦口利于病;拍了拍心口,叫心病还需心药 医;一 摆手,你不吃汤药;这么一来呀,把群药搁到乳钵里共为细末,炼蜜为丸啦。对不对?"

老五说。"我没病,汤药丸药我全不吃。"

全不对就该走啦,这大爷急得蹦起来了:"吓,老五畦!你真难斗啊!'铁嘴钢牙一样呀!啊,一个都不对?我们全不对?你把你对的说出来我们听听,你说的到底是什么,只要你说得有理,饿折了肠子我们一边儿接去;要你说的不对,或者我们听着没理,二辈归一,加倍罚你。说!"

老五说: "好!我说。往上一指,我是说当初咱们对天结拜,往下一指,我说咱们在地磕头,往前一指,是说我以前全错啦,往后一指,是说从咱们结拜以后,你们一直在吃我,左想,我一点便宜也没有,右想,我太吃亏啦,伸三个手指头,我这叫三十岁立志发家,伸四个手指头,是说决不能让你们四个人算计我啦,拍了拍心口,捂捂嘴,是今天可得把我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;一摆手,是说过去就算了,我根本用不着你们这样的朋友,今后你们再想吃我万难。这么一来呀,咱们是砂锅捣蒜哪,就这一锤子买卖啦!"

(笑眼、仲之记录整理)

属牛

如今跟过去可大不相同,旧社会那阵儿有些人老想不劳而获,如今以劳动为光荣。这年月,升官发财的思想是没有出路啦!在旧社会,逢是想发财的人都想做官,因为什么哪?因为一做官就发财。大人教育孩子,从小儿就给他灌输毒素。爸爸拍着儿子的肩膀儿:"好小子,往后可做官哪,给咱们家里改换门庭。"您想,他要不拿着耙子楼,这门庭怎么改哪?旧社会有这么一句话:"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。"做三年官哪要落十万两银子,这还是清官,清知府嘛!这要是做三年赃官,拿耙子一楼,还了得吗!"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",他怎么落的哪?是不是贪污哇?没贪污他就落十万两银子?知府是四品,他的奉禄不大呀。那这十万两银子怎么来的?有来钱的道儿。

知府管知县,这一个知府管几个知县。咱就拿知县说吧,都是知县,县跟县不一样:地上有薄有厚,有肥有瘦。要往远了说,有没去过的,就拿近的说,离咱们天津不几步儿有这么几个县,人人都知道,叫:"金宝坻,银武清,不如宁河一五更。"您跟四十岁的人一打听全知道。怎么讲哪?宝坻是个金缺,这个宝坻县管一千二百岁村子,是个金缺。这个知县进项

大啦! 银武清哪? 武清是个银缺, 武清县管辖是八百八十八个 半村,这要是一个好年月好收成,多大的进项啊!这俩知县怎 么样?不如宁河一五更。就五更天一早儿吽。宁河县知县的进 项啊,就超过武清县、宝坻县。怎么?宁河就是芦台呀,出盐, 就这点儿地方就成,这是肥缺呀,在这做上三年,他不是吃的 顺嘴流油儿吗?肥实呀!这全属北京顺天府管。顺天府管这几 个县:"通、三、武、宝、蓟、香、宁、霸、保、文、大、固、 永、东、大、宛、涿、良、房、昌、顺、密、怀、平"。北京 是五州十九县。全一样吗? 也不一样, 有苦有甜。京南有个保 定县、后来改名叫新津县、这个县管十八条村子、十八个村子 的进项连人家那零儿还不够哪,这个县进项小点儿,这就是知 府生钱的道儿! 知府不用去搂,叫知县搂去,给他 往 嘴 里 抹 蜜。宁河县不是进项大吗,你要不运动知府,他把你调动了。 这位知府把新津县调宁河去啦,把宁河县调新津来啦,新津县 愿意啦,来个肥缺,那宁河县受的了吗?到这时候,宁河县就 得给知府送礼,可不敢送钱,一送钱落个贪赃,让 御 史 一 知 道,全刷下来啦!怎么办哪?知府一年办两回事就得啦,办俩 生日,他一个,他太太一个、到办生日啦,是他的属员都到班 房那儿去打听:

"大人快办生日啦?"

"啊!"

"几几几几? 几儿?"

"啊,后儿。"

"大人想让我送点什么礼?"

"那我哪儿知道哇! 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呀!"

"大人高寿呢?"

"五十六哇。"

五十六送点什么合适呢? 得想想,一想啊,五十六岁属鼠的,嗯,上金店给打个金耗子,金子是一寸见方十六两啊,这金耗子一尺二长,这一根尾巴一根条子就不够,俩眼睛两块钻石,五克拉八一个。拿这个金耗子往寿堂上一摆,知县得在旁边儿盯着,好让知府看见他。这知府到时候得上寿堂里转悠转悠,理着小胡子,看看各样的礼物。一眼瞧见啦! 理着胡子,拿手掂掂。要是他一拿拿起来啦! 那是分量轻,就是一层皮,就搁那儿啦! 这一拿没拿动,看了看下款几,一看知县在旁边站着哪,一拍这知县肩膀儿!

"太好啦,太好啦,这个真可心,这个真可心!" 这就是告诉那知县:"你放心吧,你那儿坐着吧,我绝不 调你。"又说:

"这手工太巧啦!"

手工巧干嘛呀,他说那分量太大啦!

"哎呀,你怎么这么用心哪,你就知道本府我是晨晨的!哈哈,就打一个金鼠,好!用心!啊,下月太太生日,太太比我小一岁。"

弄去吧!小一岁,属牛的,你给弄个金牛得多少钱哪!老 : 百姓还活得了活不了!

(张奇埠记录 何 迟整理)

二十四孝

《今古奇观》上头有段《庄子休龄盆成大道》、楞告诉人 说庄周变了个蝴蝶儿, 人怎么能变蝴蝶儿呢! 这 出 戏 叫 《蝴 蝶梦》, 是庄周啊做梦, 梦见变了一个蝴蝶儿到处飞。这个事 情呀。据我想,那是庄子的想象。庄周呀、他羡慕 这 个 蝴 蝶 儿:"瞧,这蝴蝶儿飞得多自由呀,我要跟他一样那够多好!" 晚上做梦就梦见蝴蝶儿了,脑笛里头有这个印象啊。他就做这 个梦。古今中外一个理、做梦就是脑筋里头的想象。 比 方 说 吧,您啊到过广州。看广州的景致儿很好、您喜欢它、可是您 回来啦,在天津哪,离着广州有几千里地哪,晚上一做梦呀,就 许到了广州了。说近的吧、您瞧北京好、晚上一做梦就许梦见 北京,说您没到过北京,也没看过北京的像片,连听都没听见 过,做一辈子梦,您也梦不见北京,是一定的 道理。您要不 信,有这么两种梦,中外古今谁也做不着!什么呢? 男的一样 儿,女的一样儿。女的,做一辈子的梦,也梦不 见 留 胡 子、 "女不梦须"嘛!女人她没有那个想法儿呀!男的梦不见养孩 子,怎么?男的他没那个"手艺"呀!一定的。

《蝴蝶梦》,现在我们就说前边儿"庄子游春"这半段 儿,怎么哪?再往下说啊里面就有毒素啦!艺术这一门里,戏 曲也好,曲艺也好,这些老东西,要不改革,里头就许有毒素。您拿这年画儿说吧,到了年下,家家都要贴张年画,旧年画里头就有有毒素的,即便有人卖,咱们也别买它。 什 么 画呢? 就这二十四孝。这二十四孝完全是旧社会愚弄人哪,帮助那个皇上,帮助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,拿愚忠愚孝把人给闹迷糊了。里头有好些个是捏造的,别拿这个当真的。这二十四孝咱就不一一细说它啦,独单把其中的两孝一是,您就能知道二十四孝是什么玩艺儿啦。这两档子事,完完全全是捏造。什么事啊? 一个"卧冰求鱼",一个"埋儿得宝"。您要一研究啊,甭说不象话,还不象人话。

说"卧冰求鱼",那人叫王祥,家里穷,大三九天儿,妈妈想吃鱼,买不起鱼怎么办呢?正冷的时候,鱼都在冰里头哪,王祥把衣裳脱了,躺在冰上,他那意思是把冰焐化了好逮鱼。这工夫儿,太白金星看见了,叹息说:"真孝哇!"用手一指,从冰里蹦出两条大拐子来,王祥拿回家给他妈一熬汤。不对!太白金星在哪儿住?我们可以跟他谈谈。说找不着他,我们可以给他去一封信,他可以给我们来一封回信。说他不花邮票钱,我们连邮票都给他寄了去!绝没有哇,这是迷信哪!事实也不可能呀,三九天那么冷,零下十好几度,把衣裳脱了躺在冰上,一会儿他就跟冰冻在一块儿啦!说即便王祥这阵儿闹"热病",王祥发烧,烧得厉害,热身子躺在冰上,留 坦舒坦,那冰它得化呀,冰化了,什么托着他呀!王祥哪儿去了?掉下去了!您想这情理呀,冰化了他还不掉下去吗?掉冰窟窿里他还出得来吗?这不可能,也没这宗事,天底下也没这么个孝法儿,也没这么傻的人。

那个"埋儿得宝"呢,那人叫郭巨,家里头四口儿人, 赶上

收成不好,夫妻两口几吃点不济的,给妈妈做点几好的,孝顺哪!奶奶疼孙子,天下通情啊,老太太分给小孩儿一半儿,小孩儿愈吃愈胖啊,妈妈愈吃愈瘦。两口子一核计: "得啦,咱们把这孩子给埋了吧!活埋了之后哇,妈妈就吃饱啦。"两口子抱起孩子,到开洼里去刨土,一刨刨出个元宝客来。胡说八道!刨黄土刨出个元宝客来? 是卖黄土的全都打开洼里刨,哪位也没刨出个元宝客来。甭说元宝客,连一毛钱也没刨出来过。说这个是他孝顺,老天爷就给他一个元宝客,就让他发财!这个事情没有,要是真有这个事情呀,这个郭巨头一个罪名是摧残第二代——活埋孩子,这是血债!这个先把它搁在一边儿;他的出发点不对,怎么不对呀?他得说理,不说理不成!你把孩子埋啦,埋孩子是为了孝顺哪,让妈妈吃饱啊,这个老太太到吃饭的时候准找孙子,那是一定的道理,惯啦!奶奶疼孙子嘛!问:

"孩子呢?让他吃饭哪!" 两口子就得说瞎话。

"您吃吧,妈妈,孩子玩儿去啦!"

"他饿啦」"

"他吃饱啦,然甭管他啦,您吃吧!"

这一顿呀能成,老太太吃啦,到吃晚饭呢,还找哇,还得 说瞎话呀:

"您吃吧,他玩儿去啦」"

老太太蹿儿啦:

"象话吗?啊?出去一天啦,我也没瞧见他,他吃饭啦?" "吃饭啦!"

"早晨吃饭这阵儿还不饿吗?你不说实话我不吃!"

两口子没办法, 就得说实话:

"您吃吧,这孩子呀,您甭等他啦,我们把这孩子活埋啦!为什么哪?因为家里不够吃,您老疼他呀就老吃不饱,为了让您吃饱啊,把他活埋了!反正啊孩子也死啦,您就吃吧!"

这老太太那么大年纪,疼孙子,家里年月不好,营养又不足,老太太一着急,准死!老太太也死啦,孩子也埋啦,剩的粮食他们俩够啦!他们那不是孝顺哪,他们那是减挑费!您想这情理啊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携琴访友

《今古奇观》上有段儿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。俞伯牙是一个大夫,大夫可不是瞧病的,古时候三品官叫大夫,清朝、明朝叫九卿,这个官儿是御前的,在皇上跟前做事。钟子期哪,是一个打柴的樵夫。这两个人哪,不能平起平坐,按说交不了朋友,就因为这琴,朋友交成了,知音。俞伯牙抚琴别人不懂,携琴访友,俞伯牙辞官不做,带着琴上汉阳访钟子期,由打晋国——就是山西——到湖北。到那儿,子期死啦!死了怎么办哪?就在他坟前抚了一回琴。又有别的樵夫打这儿过,一听这琴声音挺好听,可就是不懂怎么回事,在旁边儿一听一乐,俞伯牙把琴摔碎了!这是为什么哪?"子期不在与谁弹!"琴可是好,琴好哇,可是没有知音的,不弹了!

提起弹琴来,倒退三十来年,我三十来岁的时候,我们那 儿有家街坊,住一个院儿,他这人附庸风雅,自命清高,本来 没练过琴,也要抚琴,表示自己不凡,一宵一宵的抚这个琴。 大杂院里的街坊起先倒爱听:"有意思啊!"听着听着,这院 儿里街坊就都搬家啦。他怎么样啊?"你们搬家搬你们的,我 这儿还抚。"房东老太太到半夜里过来一拍窗户:

"这瑟抚的真好啊,下月的房钱别给啦!"

这位一想,说:"老太太您一定知音哪!"

"什么叫知音哪!你给我搬家,别人都搬啦,就因为你! 人家嫌吵的慌,连我晚上也睡不着!"

他怎么样哪?"搬吧!不知音我走哇!"搬了之后一想: "上哪儿去找钟子期呀?哪儿人多哪儿去。"天津是繁华地 方,最繁华是南市呀,南市有市场啊!我上那抚去,我不要钱 哪!买块白布写上:"以琴访友,茶水足用,分文不取。"彻 上一壶茶,打家里提溜到市场,借张桌子,把白布往身后头这 么一挂:"以琴访友"。爱喝茶这儿喝,一个子儿不要。坐在这 儿他就这么一抚!刚这么一摆,这人哪圈得里三层外三层,风 雨不透。他心里高兴:"知音的不少,抚!"打这儿一抚哇, 越来人越少,就剩下一位在旁边站着。他一瞧:成啦,一人知 音,胜似百位!把琴往这儿一放,得跟他谈谈,这就是钟子 期。

"阁下一定知音哪?"

这人说:

- "我不懂!"
- "你不懂这儿站着?"
- "是得这儿站着」"
- "别人都走,你怎么不走?"
- "我不能走,我等这桌子哪!"

敢情这张桌子是人家的。打这儿他不在街上抚啦,在家里闷着头儿抚,闷着头儿抚哇,嗯,该着,都不懂啊,有个老妈子懂!这老妈子伺候他茶水,他这儿抚着琴,正抚着是悲调子,哪个调子?就是"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",正抚到这儿,一看这老妈子眼睛也红啦,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!嗯,有门儿!

别人都不懂啊,这老妈子懂,她哭!我这正是悲调子!把琴这么一收,不敢就问"你知音?"前者碰俩钉子啦!问房东老太太,房东老太太嫌吵的慌,让他搬家!那回在南市遇见个知音的,那是要桌子的!到这儿不敢这么问啦,他来了个引而不发:

"你为什么哭哇?"

这老妈子说:

"我怎么不哭哪! 大爷,您这琴的声音实在叫人惨的慌!" 有门儿! 有门儿! 她懂! 知音啦! 还不敢问,慢慢儿诓:

"噢, 你为什么惨的慌哪?"

"我一听您这声音哪,想起我爷们儿来啦!"

"噢, 你爷们在家?"

"哪儿呀,他死啦呀!"

"噢、他多大年纪死的?"

"三十三1"

这更对啦! 他跟颜回同岁呀,颜回也是三十三岁死的,满 对呀! "你爷们儿想当初做什么事呀?"

"我爷们儿弹棉花,我听您这声儿啊,跟弹棉花一个 味 儿!"

这哪儿是知音哪,她想起弹棉花的来啦!

(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)

草船借箭

有的人拿诸葛亮当神仙,这是个大错。世上没有神仙,诸 葛亮也是人。可是他怎么会算呢? 这是学问。草船借箭就包括 好几门学问,短一样,箭也借不成。有什么学问呢?天文学、 地理学、心理学、最重要的是数学。天文学用在哪里呢? 他许 了周瑜三天交箭,他知道第二天夜里有雾,箭准能借来。这门 学问不是迷信,咱们现在就有。什么呢? 就是气象学。明天什 么天气、今天就报告了。诸葛亮就有这门学问、故此许周瑜三 天交箭。地理学呢?下雾的时候瞧不见对方的营盘,他来到这 儿很多日子了,早就看好地点了,他这二十只船往敌人大营里 去, 天下着大零, 船在江心走, 是顺流, 是逆流, 哪边的风, 都有一定的时间,掌握不好就不行。离敌人近了, 敌 人 有 哨 船, 一包围就成了俘虏了。离远了, 敌人放的箭他 这 儿 得 不 着。不远不近,传令把二十只船停住了,一字排开,击鼓鸣锣, 这就是地理。心理学最要紧,就是揣度人的心理。周瑜的心理 是想法子杀诸葛亮。可是诸葛亮又不能躲开,躲开,自己的事 不能成功了。这叫居于虎口,稳如泰山。 派他造箭, 他 就 应 了。箭交上去你还能杀我吗! 鲁肃是什么心理呢? 他是个忠厚 长者,借什么有什么。曹操是什么心理呢?夜间下大雾,敌人

击鼓鸣锣,曹操怕偷营劫寨,所以准放箭。这三样学问,少一 样也不行,可是还有一样最重要的学问,就是数学。数学要是不 好,决不能成功。怎么讲呢?他得交给周瑜十万只箭,只许多 不许少、除去损坏的十万出头。那坏了的得去飞分之一、至少 总数也得够十五六万枝。再说一枝箭按四两计算,这十六万枝 得多少斤哪! 可有了重量了。这船是在水里, 对着敌人方面的 草人中箭了, 背着敌人这一面没有箭。如果十六万枝箭全放在 一面的话,这船就沉了,可不是吗!船一偏,水进去了,不就 沉了吗。故此得把算术掌握好了。这方面够八万枝了, 传令调 头。够上六万枝了,才能成功。这个怎么算呢? 《三国演义》 原文上也有。唱的戏, 《群英会》也有。大鼓上也有。可是谁 也没在这上头注意。诸葛亮在船舱和鲁肃喝酒的时候,这个账 就算完了。他给鲁肃斟了一杯酒,鲁肃害怕,一点也没喝,趴 在桌子上装睡觉。就以这杯酒,当作测量的标准,酒斟了七成 满,外边,对着敌人这一面,草人上中箭越来越多,船也越来 越偏、这船一偏、杯中酒也就偏了、等里边的酒偏 到 杯 边 上 啦,这八万枝箭就够了。再多了这酒就洒出来了。 酒 一 流 出 来,那水也就进船了,到这时传令船头拨回。带箭的这一面到 背面来了。空草人面对敌人。空草人中箭越来越多,酒杯呢也 越来越端正了。直到酒杯完全平了,十六万枝够数了。天亮雾 收, 传令回去。

(夏之冰记录)

相声艺术家张寿臣其人其艺

领 华

张寿臣先生的为人和他在相声、特别是单口相声方面的成就,深为广大曲艺工作者所称赞。他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北京。七岁起随父张诚甫(评书、相声前辈艺人)学相声,在严父的教海下,他一面刻苦读书,一面认真习艺。十二岁父丧,家贪辍学,拜焦德海为师,经过三年深造,掌握了大量传统节目。十六岁出师后,单独撂地演出,除继续钻研对口相声外,开始对单口相声下功夫。他熔合了一些评书的表现手法,对不少节目,进行了再创造。至十九岁,他在单口方面已有一定造诣,开创了青年演员演述单口相声的先例,以后从未间断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对社会上各类人物的观察,更细致深刻了,各种学识和表演艺术逐渐得到了充实。

一九二三年,张寿臣二十五岁时,开始与当时颇负盛名的相声艺人李德锡(艺名万人迷)合作。除对口相声外,李德锡还是演述单口相声的能手,他会得多,包袱脆,入物活,而且富有创造性。在二人合作的过程中,张先后向李学会了几十段单口,并且博采众长,融会贯通,使单口相声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如张的《五人义》,开始是从焦德海那里学来的,张经

过考察比较,觉得自己所说的活路太直,不及李的内容曲折丰富,并根据人物的不同职业,细致地刻划人物性格,把旧社会朋友间的尔虞我诈反映出来。张吸收了李的长处,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、理解,进一步做了丰富、补充,使节目的讽刺锋芒,不停滞在白吃的无赖这种特定人物身上,而是针对着整个剥削阶级自私、伪善的本质,使作品的思想性大大提高一步。

张寿臣从年轻时就形成了细致、深淳、谐趣的表演风格。晚年演出,更加注意发挥节目中的积极思想。如在《二近视》中,他通过神儿,象儿,区分了三种不同近视眼的特征和他们各自的心理活动,善意地批评了那种主观自信和护短的人。在他二十七岁时,与李德锡分道扬镳,另约陶湘茹等合作,主要演述对口相声,创作、改编了不少节目。解放后,张已年过半百,曾一度改演评书。一九五四年到天津曲艺工作团工作,主要演述单口相声,在有关同志的支持帮助下,积极整理单口节目,并口述了表演经验,在课徒传艺、提供曲艺史料方面,也做了不少工作。

熟悉相声的同志,都说张寿臣说单口"让人咂滋味",同品尝优质食物一样,经得起咀嚼,余香满口。单口有着耐听与不耐听的区别。耐听即是有滋味,也即是深沉的表演,不耐听即是没滋味,也即是浮泛的表演。张说单口总是从容不迫地细致描述,从不往包袱口赶,使听众精神紧张,也从未在入底时力竭声嘶。他注重语气、声调上的高矮音、大小劲、快慢尺寸,所用的包袱,大多经过铺平垫稳自然形成。既突出重点,又不露痕迹地逐步开展情节,到包袱抖开时,听众恍然大解,复感余味无穷,使整个节目显得于自然中见巧妙,于变化中求

和谐。

张寿臣演述的单口中,有些小包袱是"嘀咕"出来的。他 细腻地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,以传神的表情动作,用神秘的语 调预示矛盾的发展,使听众从浓郁的生活气息中,自然地加深 对人物和故事的蓬解,产生亲切、熨贴之感,这就密切了演述 者和听众的关系。如在《小神仙》中,用叙述口吻交待药铺掌 柜打赌后的心理。"小神仙、今天你非栽跟头不可,你算我准 卖两块钱哪、豁着这倒霉的买卖不进人,即便进人,我这儿没 东家、自己做主、该收一块钱哪、我收六十子儿,顶多不过一 毛钱,一过四毛钱我就舍,说什么我也不让卖上两块钱……" 使人如闻心声。再如《偷斧子》中,主持僧重登法台,不见了 斧子,张先生是这样描绘人物心理的,"斧子没了,谁拿去 了?怎么不告诉我一声,我得问问,这要卖了自己花可不成, 这是我们的公共财产哪!"几句话使人物鲜明起来,在这里使 用"公共财产"四个字。以幽默的手法、给人物以 有 力 的 嘲 弄、很有滋味。这样的心理描写。也有力地烘托了故事的思想 内容。

张寿臣常说:"说相声要象和老朋友说闲话似的,说着说着,叭! 出个包袱。不能故意告诉人家。这可是包袱,我要逗乐了,这可到底了,我得卯足了劲……"对! 他说单口,有包袱的地方吸引人,没有包袱的地方也能找人,他通过说闲话做到于平淡中见新奇,每演一次都有新的创造。如《小神仙》中,豆腐房老头本来已被卜士骗得不亦乐乎,吃过药就泻肚,而当他看到驴误打误撞回来后,不禁兴奋地说出。"好先生,给先生传名!"后又发现驴没带笼头回来,他固执地要吃二煎药。这时老婆子才说出药只煎了一半,他不禁勃然大怒:"你要是

全煎上,连笼头也丢不了哇!"张通过表演展现了人物迷茫的精神状态,省去了明面交待,深刻、幽默地表现了人物的愚昧落后,把夸张的喜剧情节处理得切实合理,很有说服力。

在《三近视》的收底里,张巧妙地运用了相声 铺 垫 中 的 "三翻四抖"。三个近视眼看匾后的话是垫好三翻,和尚的插话,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。四抖是和尚揭底,"你们来得太早啦,这匾还没挂呢!"他学和尚说话,缓和、沉静,语调劲头适当,辅以似笑非笑的神情,对三个近视眼的护短作风起到了揭穿作用。这本不是太响的包袱,张却说得耐人寻味。他演述的节目,大都做到了叙事清,形象真,不瘟不火,给人以意犹未尽的美感享受,他的艺术风格是值得珍视、借鉴的。

张寿臣不仅在艺术上勤学苦练,取得了优异成就,同时他还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。在魔怪横行的旧中国,他刚直不阿,洁身自好,多次拒绝参加反动组织,立志作一个正直艺人,用相声艺术启发民众,锐意求新。在旧社会,他常用"垫话"旁敲侧击地讽喻时事,对旧官僚、军阀进行揭露和讽刺。"九一八"事变后,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北四省,蒋介石却跑到峨嵋山上鼓吹"攘外必先安内",眼看着国家危亡,张寿臣无限愤慨,开始在演出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,表扬抗日军民英勇杀敌的事迹。为此,曾引起吉鸿昌将军的重视。一九三三年秋,吉两次从塞外秘密返津,多次去歌舞楼(后改名小梨园)欣赏曲艺,对张的思想、艺术颇为赏识。一九三四年八月,吉将军领导的西北抗日联军因乏后援,遭受挫折,张借演出之机抨击反动当局,为吉将军鸣不平。时吉正在台下,乃派人约张在泰康商场楼下小食堂会面,进行了亲切谈话。吉嘱

以卫国之道,并慨然赞张"是有气节的艺人,是我的知己"。 临行,将冯玉祥将军记述考察西北的一本书赠张。后,吉将军 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,壮烈牺牲。张闻讯万分悲愤,以后常用 "与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"来纪念同吉将军的会见。

可惜的是,这位热爱党、热爱人民、拥护社会主义的老艺术家,已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离开了我们。在十年动乱中,有关方面不得已而中辍了纪录整理他的节目与艺术经验的工作,致使不少宝贵遗产没有抢救下来,张老逝世时,甚至不能进行任何悼念活动。今天,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,相声艺术生机勃发,《张寿臣单口相声选》得以重编出版,张先生泉下有知,当会不胜欣慰了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[General Information] 书名=张寿臣单口相声选 作者=张寿臣 页数=267 SS号=10124419 出版日期=